武俠小説

集 1

國家至上

民族至上

內政部登記證警臺業字第四五九號

自由文壇突起異軍

全國唯一武俠讀物

歡迎投稿

歡迎訂閱

目錄　第一集

前言

中國小說，起於東周，秦漢繼之，盛於唐宋，浸至近代，則如雨後春笋，實佔文學史上重要地位！蓋稗官野史，往往有補正史所不及載之參證價值！如「封神榜」之於武王伐紂，「列國志」之闡述王綱失緒，諸侯割據，吾人觀今鑑古，乃知民國初年軍閥割據，實與五霸七雄混亂局面，如出一轍，幸有北伐統一！挽此狂瀾！否則，其結果將遭列強瓜分！較之東周爲嬴秦兼併，更不可同日語矣，而「三國演義」，則更見漢代人才倍出，遂使鼎足三分，不相伯仲！其他歷代作品，大都具此作用。

國父說：「社會之隆汚，繫於人心之振靡」，武俠小說爲不平則鳴，振奮人心，與啓導青年思想行爲之說部；誠以末薄世俗，人慾橫流，非此，不足以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惜爲數不多！過去僅「七俠五義」，「七劍十三俠」，「小五義」等點綴而已，幸其間尙有「濟公傳」，「施公案」，「水滸傳」等等，名稱上雖都非武俠小說，但其內涵則均注重「俠、義」兩字，也就類似武俠小說，可以補其不足！而近代作者，更能殫精竭慮，着眼於補助教育之不及；即所謂「忠告而善導之」，使人有「殷鑒不遠」的警覺！因此，雖然汗牛充棟，實在各有千秋！這樣，使廣大的讀者們，雖然他自己認爲看小說是消遣，其實他已獲得了爲家庭，學校，社會所不及的教育！由於武俠小說能夠引人入勝！所以擁有讀者之多，實堪驚人！無形中使我們達到了「與人爲善」的理想。

本來一個能創造其自己文化的民族，它的



文化工作者，到了近代，尤其是現代，對於作品的內涵，是極具重要性的，它不僅負有「移風易俗」，與「潛移默化」的使命，更必須要使中國文學自己的民族形式，其價值斷乎超過任何外來的形式；雖然責任如此，若就品質與題材及作家的技巧而論；即令是博學多聞的創作巨擘；也不免感到時至今日，武器由戈矛而鎗彈；戰爭由平面而立體；戰場由陸地而海洋太空；我們要使武俠小說寫得生動有致，已不容易！縱是能手，亦不能不使江湖豪傑之士，仍以刀、劍、箭、鏢，從事俠義行爲，這未免不合時宜而遺笑大方？其實這個觀念是錯誤的；我們知道，西洋小說在世界文壇上，久負盛譽，然而也不容諱都是寫實，如希臘小說，則以神話著稱，其他西洋說部，亦僅以結構和表現的技巧令人神往，固未嘗競競以符合現實爲依歸也！尤其是西洋武俠小說，不倫不類，若以之與中國武俠小說相較，眞是小巫見大巫矣，希望武俠文學的創作家，及時奮起！排除萬難！毫無顧忌的爲武俠文學工作而服務！

「武俠小說集」，是自由中國歷史上第一份武俠小說讀物，它將義不容辭的負起時代使命！適應時代需要！配合國家政策！滿足讀者期望！

前文摘要

名鏢師羅九峯，厭棄江湖風險，携愛妻雷湘蘭，女寒瑛、兒雁秋，及弟子玉虎兒隱居衡山雁鳴峯下，遭遇昔年仇人，馬百武夥同、川、湘、黔、滇、四省綠林大盜，苗疆三魔尋仇衡山，九峯得好友周冲，傳警助力，和群寇激戰，不想又遇廿年前苦戀湘蘭情人，胡天衢，現身刼持女俠，湘蘭貞烈，自戕身死九峯亦爲胡五鬼陰風掌所傷，寒瑛，被胡天衢刼走，雁秋遭胡打下懸崖，幸逢奇俠悟玄子，救到峨嵋山摩雲峯，傳授絕技，玉虎兒則隨周冲投師太湖。

雁秋技成，得師伯贈一前輩俠隱遺物白霜劍，離山尋訪仇踪，無意中救得義僕李福，偵知雪山派成都分堂惡跡，隨一劍前往懲兇，又結識武當派兩位小俠，結伴東行，異旅逢舊和蕭俊等五人結盟通江，進探大巴山，羅雁秋追賊遇險巧逢俠女凌雪紅，青靈谷定情證盟，蕭俊等亦有凌雪紅女俠之助脫險離山，巴東義拯孤女余棲霞，又和雪山派黨徒交手，幸得羅雁秋及時趕到，力挫李英白，和余棲霞結伴赴徐州定遠鏢局探視舅父雷振天、劉氏荒園中紅衣女司徒霜，剖心示愛，雁秋力誅尋仇鏢局群寇後踐約武當山，中途窺得仇踪，一劍追索而去，……余棲霜，小白猿飛馬報警，鐵書生小乞俠等八人分批入魯東，萬翠蘋，余姑娘，私下武當山，追賊失踪，蕭俊賭命鬬金剛，沉鵝潭畔弔盟弟，巧遇羅寒瑛，江南神乞掌傷碧眼神鵰，羅寒瑛私離靈水崖，和蕭俊等結伴西行，夜過沂山，遇得乘鸞仙女…………。

第卅一回：纖手驚四兇蛇鎚鬼手鬥勞山

蕭俊等八人，因爲急於追尋萬翠蘋、余棲霞二女下落，錯過了宿站，夜過沂山，巧遇乘鸞仙女，回憶身歷經過，恍若夢幻，那白衣女的飄忽仙踪，和那自稱小婢綠雲的驚世武功，如果不是親眼看見，實在無法令人相信，人世間眞的會有這種，臻入武家玄境的仙俠人物，八人一路上邊談邊走，誰也說不出所以然來，誰也猜不透白衣女出身來歷，但這離奇的遇合，却在八人心底留下了無限的敬佩和懷念。

經過了半夜急趕，次日上午已出了沂山，這正是陽春三月，和風拂面，柳綠花紅，官道上行人不絕，車馬成行，幾人曉行夜宿爲查訪萬翠蘋、余棲霞二女下落，一路上處處留心，但二女消息始終杳如黃鶴，毫無線索可尋，經過了七天行程，到第八天薄暮時分，已到達濟寧。

濟寧府位於山東西南，交通便利，商旅雲集，蕭俊等八人進城時候，正趕上夜市初展，街道上行人如梭，接踵擦肩熱鬧異常，幾人衣着裝扮跟本不同，走在一塊兒極不相襯，蕭俊、歐陽鶴、梁文龍、玉虎兒，一個個英俊瀟洒，氣度高貴，疾服勁裝，佩帶兵刃，又騎着健馬，看上去頗似保鏢的鏢頭，加上黑羅漢三寶和尚，破僧袍赤足草履，和滿身油汚蓬髮鳩衣的小乞俠諸坤，兩條腿跟着四條腿，這些人一塊兒走，見的人就够糊塗，如果再加上瘦小如猴的小白猿李福，美麗絕倫的羅寒瑛，二騎馬一先一後，怎麽不引得行人駐足，萬目齊注呢？

蕭俊等久走江湖，還不覺得怎樣，可是羅姑娘就不同了，她初解人事就被父母帶到衡山雁鳴峯下翠竹村，一住五年，羅家遭逢慘變，九峯夫婦戰死雁鳴峯下，她又被碧眼神鵰胡天衢帶到勞山靈水崖住了七年，這次隨鐵書生等離開勞山，是寒瑛成人長大後第一次涉足江湖，現在驟然間這多眼光注視着她，那就不知道是羞是怕，粉臉上一陣紅，一陣白，說不出心中是什麽滋味。

鐵書生走在最前面，馬穿過一條大街，到了濟寧府城鬧市中心，擧目燈光如晝，商店林立，靠左首矗立一座巍巍高樓，四盞垂蘇風燈，照着三個斗大的金字「雙英樓」，做的是酒飯兼營着客棧生意，蕭俊心中剛覺着這店底名字取的有點怪道，裏面已跑出一個店夥計，左手在蕭俊馬前一横，陪笑說道：「幾位爺！住店吧，敝店中有廳有院，房大屋寬，還有三十年白乾老酒」店夥計話未說完，小乞俠諸坤已接口嚷道：「好啊！三十年白乾老酒，小要飯的口福不淺，蕭師兄下馬住店啦。」

店夥計回頭看諸坤鳩衣蓬髮，一皺双眉，還未來得及張口說話，蕭俊已跳下馬笑道：「雙英樓店名別緻，又有三十年白乾老酒」說這裏略頓一下，轉頭對着諸坤笑道：「小要飯的·今晚上一定要讓你喝够，」說着話，店裏又連着跑出四、五個夥計來，替蕭俊等接過馬繮，鐵書生領先進了双英樓，這種大客棧裏夥計們招子（眼睛）很亮，看蕭俊們一群人有男有女，騎馬的，步行的，有和尚還有要飯化子，或明或暗的都帶着兵刃，就一直把他們帶到最後一所清靜的獨院中。

這所獨院靠近花園，清幽廣潤，几淨窗明，房子是三環對立，正中大廳，兩邊都是套間臥室，夥計把蕭俊等八個帶入正廳笑道：「幾位爺，是不是先吃點酒，這所靜院雖說不上堂皇富麗，但還清靜。」鐵書生笑道：「你先替我們整一桌上好酒席送來，這所靜院我們包下了，不要再留別的客人。」

店夥計點着頭堆上一臉笑答道：「客爺吩咐，我們自是遵辦！不過小的有幾句話不得不說明白」店夥計囁嚅着說不出來，黑羅漢三寶和尚已听得不耐，瞪着眼問道：「你吞吞吐吐的幹什麽，和尚吃四方，但決不會白吃你們開店的，我雖然窮的只有身上一件破僧袍，但別人可有的是銀子，和尚窮朋友不窮，是不是怕不給你們酒賬房錢。」店夥計搖搖頭笑說：「佛爺有靈，小夥計可沒敢這樣想，我看得出幾位爺都是財神，要不，我也不會把各位帶到這所靜院裏」店夥計這一說，連鐵書生也感到有點糊塗了，他追着問道：「什麽話，你說清楚，要是住這裏不方便，我們可以另換一家。」

店夥計急的躬身一個長揖答道：「客爺，你可別誤會，我是說，我們花園裏住了幾個客人，他們吩咐過，不管什麽人都不準擅入花園一步，幾位住這所院子，就靠在花園旁邊，要是幾位爺酒後一高興，到花園中去散散心，恐怕要引起爭執，小夥計靠客人賞賜吃飯，自然不希望客人們在小店中出什麽麻煩，所以我告訴幾位一聲，最好不要到花園中去。」店夥計說話神色相當鄭重，鐵書生等八個人都听得心中犯疑，小乞俠第一個忍不住問道：」我小要飯的走遍了大江南北，什麽店全都住過，可是沒有遇上過這種規矩，那花園裏住的是不是皇帝。」

店夥計搖搖頭答道：「住的什麽人，小的實在弄不清楚，定這房子的是位年輕的爺們，第二天又來了一位滿臉虬鬚的大爺，看到的人只有兩個，送飯却要送五份，另外每天還要送四十斤生牛肉，有時候一點不剩，有時間完全沒動。」歐陽鶴皺着眉道：「你們不會借送飯的時間，看看究竟住的什麽人嗎？」

店夥計又搖搖頭笑道：「官有官法，行有行規，我們開店裏完全遵從客人們吩咐，客爺們叫我們把飯送到花園中凉亭裏放着，我們自是不敢硬送到客人房裏，他叫小的們告訴其他客人，不要到花園中去，我們自然得轉告各位客爺，如果各位一定要去，小夥計自然不敢強行擋駕，幾位看樣子，都是常在外面走動的爺們，江湖上什麽怪事都有，小的把話說明白就行了……」說到這裏，店夥計躬身一禮，逕自退去，小乞俠緩步走到後窗邊，打開一扇窗向花園中看去，夜色中園內景物依稀可辨，花園佔地約有二畝大小，四周圍牆環繞，中間有一座人工堆砌而成的假山，假山旁邊有一座兩間大小的亭子，隱約看到假山旁邊透出的幾間屋角，一陣夜風吹進來陣陣花香，園中沉寂無聲，看不出一點毛病，小乞俠站了半天，搖搖一頭蓬髮，轉過身子，又緩緩走到自己坐位上仰起頭，翻着一双眼，出神呆想，大家都似乎為店夥計留下的悶葫蘆，別扭的難受，一時間房中的空氣靜極了，猛的小乞俠右手在桌子上輕輕一拍，點着頭自言自語說道：「是他們，一定是他們……」

諸坤夢囈似的兩句話，蕭俊亦似有所悟的啊了一聲，這一下引得歐陽鶴等幾個人的眼光，全都投落在兩人身上，看看小乞俠，又看看蕭俊，黑羅漢三寶指着諸坤罵道：「你這小要飯的，裝模做樣的給誰看，你先把一肚子狗寶掏出來，讓我們看看是眞是假，不定你猜得準不準，倒先活神活現的做作起來啦，我就不信你比我和尚能高明好多，你要在裝神氣，我可要眞罵你了。」

小乞俠笑答道：「和尚拜佛唸經，你怎麽出口傷人，像你這種出家人早就該蓄髮還俗。」黑羅漢答道：「無我無皮相，佛在自心頭，我和尚就不信不吃狗肉，不喝酒，能眞的成佛，你別給我裝糊塗磕閒牙扯東拉西，究竟你說的是誰，你要再把我裝到悶葫蘆裏，我可眞的要成佛升天……」小和尚話到這裏，店夥計已送上了酒菜，小乞俠先給三寶倒了一杯酒，笑說：「你先吃着酒，等一下自然要告訴你，你要眞死了，小要飯的也不能一個人活下去，我們兩塊寶生死同命，如果你眞的不怕，今晚上我們一塊去探視隱秘，要是我想的不錯，也許我們兩個人要拉着手同登極樂」邊說着，一連喝了三大杯酒，歐陽鶴深知小乞俠諸坤的為人，鐵膽俠心，義薄雲天，喜笑中常含着眞正心意，看他認眞樣子，頗不似在說着玩笑，知他心中一定想到了什麽，他說同登極樂，說不定眞有危險，再看蕭俊也是一臉嚴肅神色，看着酒杯出神，黑羅漢三寶和尚，也收斂嬉笑神態陪着諸坤吃酒，兩個人你一杯，我一杯旁若無人，好像眞的只有這一次吃酒機會似的，這種吃悶酒的神情，形成了一種緊張空氣，不由歐陽鶴心中發起急來，他望着諸坤問道：「諸兄弟，你說，那花園中究竟住的什麽人，如果和我們毫無關係，又何苦冒險去探人隱密。」

歐陽鶴一連問了兩次，小乞俠只是舉杯狂飲，微笑不答，鐵書生搖搖手不讓歐陽鶴再說下去，却兩目凝神注定着後壁上第二個窗子，這當兒天氣已完全黑了下來，廳中高燃着兩枝兒臂粗細的巨燭，光照正廳，耀如白晝，窗外面却夜色沉沉，蕭俊目釘後窗的異樣神情，使大家都警覺到他一定有什麽發現，一時間幾個人全都轉過頭，十幾隻眼睛，隨着蕭俊的眼神向後窗看去。

幾人目力都異常人，已經留神細看，果然發現窗外面，沉沉夜色之中似乎有一團黑影晃動，小乞俠冷笑一聲說道：「朋友還不過是剛剛入夜，你怎麽來這樣早，吃黑飯也應該講點綠林道上的規矩。」

小乞俠剛說完，後窗外飄進來一聲輕藐的冷笑，笑的聲音雖然很小，但听去却似附在耳邊發出，陰森森的懾人魂魄，八個人不自覺都打了一個冷顫，鐵書生听師父松溪眞人說過，有一種內修氣功，叫「獅子吼。」，是武門中一種極高功力，如果練到爐火純青的時候，一聲長笑，可以使敵人膽破魂驚，全身癱軟，失去抵抗力量，剛才窗外飄進來的冷笑，分明是「獅子吼。」一類的氣功，所幸笑聲瞬間即住，而且聲音極微，蕭俊第一個躍起身子，飛撲窗外，抬頭看繁星滿天，夜風拂面，陣陣花香撲鼻，那兒有半點人影。

跟着小乞俠、歐陽鶴、三寶和尙等全穿出窗外，躍上屋面，看四週燈火閃爍，不斷傳來吵雜人聲，夜市正鬧，天色還不到初更，鐵書生搖搖頭嘆口氣道：「回房吧！人家早已走了。」

幾人重回大廳就坐，望着酒菜出神，只有諸坤和黑羅漢連連舉杯狂飲，小乞俠一面吃酒一面笑道：「你們發的什麽呆，三十年老白乾，味道不錯，吃幾杯死而無憾。」蕭俊等勉強吃幾杯，店夥計已送上飯來，八個匆匆吃罷，分室安歇。

單說小乞俠和黑羅漢同住一室，這兩人心性一樣機智百出，又都是從小在江湖中走動，不管什麽邪門，都很難騙過他們，只是有一點，兩個人同樣的最怕受悶，黑羅漢剛才吃酒時听小乞俠幾句話，已然想出了一點眉目，所以就沒有再追問下去，已入臥室，黑羅漢就低聲問道：「小要飯的，你說那花園中住的是不是，我們夜過沂山遇到的三個乘鸞少女。」

諸坤笑答道：「不錯還有那個虬鬚大漢，和白臉少年，五個人一個不少，四十斤生牛肉喂彩鸞，兗強够吃，今晚上我想到花園去看出個所以然來　我知道相當危險　那兩個漢子就足够我們應付，兩個女娃兒如果動手收拾我們，那就不過是舉手投足，乘鸞白衣女更是高不可測，我說不是神大概總是劍仙，說不定我們怎麽死都不知道，你要是怕登極樂趁早別去。」三寶和尙笑說：「我和尙被師父罰了兩年面壁，說佛法早就該脫凡證道，俗語說一人成佛九祖升天，你和我死在一起福份不淺，咱們這叫一條線兒拴兩個螞蚱，飛不了你，就迸不了我。」，兩人鬬趣了一陣，各人靜坐養息精神，大約二更過後，小乞俠拉拉三寶和尙，一推後窗，躍入院中，足點實地，身子一個「巧燕翻身」登上屋面，月黑星朗，後園中夜色沉沉，小乞俠施展開提縱身法，直向花園中撲去，黑羅漢緊隨身後急起直追，四、五個騰步飛躍，已到假山旁邊，小乞俠一長身「平步青雲」，飛上假山，黑羅漢跟踪飛上，兩人隱身在一塊大石後面向下探視，夜色中窮目力搜望，見對面兩株大樹下錯落着二座房子，門關窗閉，毫無燈光，諸坤看了半響，仍然沒有動靜，不由皺下眉輕聲對黑羅漢說道：「看樣子如不冒險到那幾間房子跟前看看，恐怕守到天亮，也看不出什麽名堂。」三寶和尙搖搖頭答道：「不行，如果眞是住的我們在沂山夜遇的三個少女，半夜三更，探視人家閨房，那還像話。」小乞俠一抓頭上蓬髮道：「這個我小要飯的倒沒有想到……」

諸坤話未說完，遙見正北方飛馳來幾條人影，穿房越屋，疾如流星，不大工夫已停在假山不遠處一座屋脊上面，諸坤黑羅漢合了眼神看去，只見站在屋脊上的，是四個勁裝疾服的夜行人，其中一個顎下留着鬍子的老者，其餘三人看上去都似中年，兩人看人家剛才飛行輕功，就知道比自己高明的太多，看他們手指花園中那兩座房子低聲交談，好像也是爲探視園中隱密而來，既然有這四個人代爲開道，樂得站一邊看看熱鬧，兩人隱好身子，全神貫注四個夜行人的行動，片刻工夫，那老者首先双臂一張，從屋面飛登假山頂上，這距離少說也有七、八丈遠近，只看這份卓絕的輕功就知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

老者身子剛剛站好，屋面上三個人接連飛登假山，而且每人身法快捷，似都不在那老者之下，小乞俠心中暗暗納悶，想不出濟寧府中，怎麽會有這樣多的頂尖好手，四個夜行人，併立山頂，毫不隱藏身形，黑羅漢和諸坤隱身所在，離四人就不過是五尺左右，所幸四人只顧注視對面靜室，並未留心到假山上另藏有人。

四個夜行人在假山上站了一陣，中間一個四旬左右的大漢似是已感不耐，回顧三人說道：「不管是不是，我們去看看」大漢話聲未落，忽聞前面一座房中傳出一陣笑聲說道：「什麽人，敢夜闖禁地，是不是不想活了。」說話聲中，房門大開，併排躍出來了兩條人影。

小乞俠一看，果然自己的猜測沒錯，這兩人正是沂山夜遇的虬鬚大漢，和那英俊後生，兩人已出房門

，那虬鬚大漢立時兩腕疾揚，四道銀光電射而出，挾着一縷尖風向假山上四個夜行人打來。

驀聞剛才發話大漢一聲冷笑道：「微末之技，竟圖賣弄。」右掌呼的打出一陣勁風，竟把四隻暗器迎空劈落，接着身子由假山上飛躍而下，脚落實地，指着虬鬚大漢等兩人問道：「你們兩個是什麽人，那個打傷本派堂下弟子，刼放本派要犯的小丫頭是誰，快點叫他親自出來見我。」

虬鬚大漢，被來人打出內功掌力，擊落自己四隻蜻蜓鏢，感到又驚又氣，帶怒答道：「你是什麽人，配問這些。」中年大漢又冷笑一聲道：「我不但要問，而且還要管，你們究竟是不是和那小丫頭一道的人，快些說出來，免得自誤。」

這時，那白面後生突然冷冷接口道：「你說的是不是半個月前，在兗州郊外被一位小姑娘刼放的兩個少女還打傷了三個押送大漢？」中年漢子答道：「不錯，那小姑娘現在那裏？」白面書生双眼一瞪，淡淡說道：「你還不配見她，她也不屑見你。」中年大漢，驀的一聲怒吼，舉手一掌向那白面書生劈去，掌挾勁風力量奇猛，白面書生縱身一躍，避開掌風，借勢凌空下擊，「蒼鷹搜燕」猛向中年大漢抓去，大漢一長身，双掌疾推，白面書生身子懸空，後力不繼，全身被震飛出去一丈多遠。

中年大漢，身隨掌起，跟着飛撲追去，驀然斜刺裏寒光飄風，虬鬚大漢一把厚背開山刀「翻雲覆雨」横掃直劈，一刀藏兩式，虛實並用，中年大漢左掌反打，「手揮琵琶」震開厚背開山刀，白面書生已脚落實地，翻腕抖下背上萬字梅花奪，搶攻上來，這時，站在假山頂上的老者和另外兩個大漢，全都躍下，老者身法奇快，人未到掌風先到，右手一掌「亂推彩雲」震開梅花奪，立時揮掌猛攻和那白面書生打在一處，老者功力深厚，掌風勁猛，白面書生梅花奪招術精奇，出手狠辣，一時間打了個半斤八兩，但那虬鬚大漢一把厚背開山刀，戰那中年大漢，却有點相形見拙，中年大漢不但掌力渾猛，而且出手全打要穴，一双肉掌，忽打忽點，每一掌必套幾個招式，七八個照面之後，虬鬚大漢已感到有點手忙脚亂起來，何况旁邊還另站着兩個敵人，虎視眈眈。

小乞俠和三寶和尙，隱在假山背後看的暗暗心急，剛才听人對話，已大致明白今晚這四個夜行人，分明是爲綠雲在兗州解救了二個少女，打傷押送人員，有意尋仇而來，目前雖不敢斷定二女就是萬翠蘋和余棲霞，但料想不會有錯，眼看那虬鬚大漢和白面書生漸落下風，尤以虬鬚大漢更是險象環生，仍不見沂山所遇白衣女和二婢現身，如果任其再打下去，恐怕兩人全要遭對方毒手，明知自己武功和來人相差甚遠，但及於義忿，已不能在顧及利害，小乞俠黑羅漢一樣心意，不約而同，躍下假山，諸坤一現身飛索五芒球立即搶攻中年大漢，黑羅漢二尺六寸降魔杵直取長鬚老者。

兩人不過各攻一招，另兩個隨來夜行人，亦各自出手，分截諸坤和三寶和尙，這一來變成四對動手，可是同來夜行人，無一弱者，諸坤、黑羅漢原想助人，但一接上手就自顧不暇，自是無法再分神照顧別人，轉眼又鬪七八個照面。

這時，忽听那中年大漢喊道：「徐堂主，夏兄、唐兄、放手幹，先把這四個收拾了，再追尋那賤婢算賬。」他一面講話，一面加緊搶攻，呼呼兩掌，把對手逼出去七、八尺遠，正想借機會猛下辣手，突聞假山上一聲斷喝，接着人影翻飛，鐵書生、歐陽鶴、梁文龍、玉虎兒、羅寒瑛五個人全撲過來，蕭俊仗劍領先，一看虬鬚大漢形勢最險，立時一領劍鋒。「平沙落雁」猛刺中年大漢肩後「風府穴」，蕭俊意在救人，出手劍招如電光石火，可是那中年大漢武功實在太高，好像背後長有眼睛一樣，看也不看，反手一掌横切脈門，逼的蕭俊不得不撤劍救招，那大漢一個騰步跳出圈子，喋喋一陣怪笑後指着蕭俊等問道：「你們是什麽人，爲什麽要蹚這次混水，替人賣命，就憑你們這幾個人難道還想管別人閑事。」

中年大漢喝問鐵書生時，大家都暫時停下了手，似乎這中年大漢是這四人中的首腦人物，蕭俊横劍答道：「你們寅夜中打刼客棧，非奸即盜，爲什麽不許別人揷手過問。」那中年大漢又一聲狂笑道：「好横的口氣，你是誰？」鐵書生亦厲聲應道：「我叫蕭俊，你要怎麽樣？」鐵書生報了姓名，那中年大漢突然仰面打個哈哈說道：「你就是鐵書生，吳某人在雪山絕峯已听到中原道上有這麽個人物。大巴山你僥倖脫危，不想今晚上又撞到我的手裏，姓蕭的，你听着，我叫吳兆麟，死也得讓你明白死在誰的手裏，……」說這裏，回頭，對那老者和兩個同來大漢吩咐道：「鐵書生爲武當派後輩中一枝獨秀，本派叛徒余棲霞就是他在巴東所救，和他同來的大概都是武當門下，徐堂主、夏兄、唐兄、亮兵刃動手，不能活捉格殺無論。」說完話，首先從腰中抖出一條奇形的軟兵刃，通體烏黑，似鞭非鞭，尖端分成兩個八、九寸長的叉子，形如蛇頭，驟然看起來，和江南神乞尙乾露用的軟索蛇鎚有點像似，不過軟索蛇鎚尖端只有一個蛇頭，後面軟索是用髮絲合銀線做成，軟索只有小指粗細，但吳兆麟用的不但尖端多出一個蛇頭，而且六、七尺長的把柄亦粗如兒臂，發出黑油油的光華，不知是用什麽東西做成。

鐵書生行俠江湖有年，不知道見過多少奇形外門兵刃，但竟認不出吳兆麟怪兵刃叫什麽名子，一怔神

間，吳兆麟已搶先發招，怪兵刃帶起來一股冷風，兩個蛇頭閃着黑色光華點向蕭俊前胸。

鐵書生仰身翻閃，手中劍「廻風弱柳」反斷吳兆麟左臂，吳兆麟怒喝一聲，手中怪兵刃「潑風八打」勁風起處，兩個蛇頭嗚嗚作響，霎時間光影如山，勁風吹飄起蕭俊衣帶，鐵書生自出道以來初次逢上這種高手，一照面已被人圈入一團烏色光影之中。

幸得白面後生飛身搶入戰圈，萬字梅花奪舞的光如瑞雪，合蕭俊長劍双戰吳兆麟才勉強抵住，三合之後，鐵書生只覺對方一條蛇頭怪兵刃威力大的出奇，自己長劍每每被勁風震的脫手欲飛，兩人合力搶攻仍是落在下風，鐵書生一咬牙，展開太極慧劍，果然武當派絕妙劍法威力非常，綿綿不絕的陰柔之力，竟能化解了吳兆麟凌厲雷霆的速猛搶攻，這一下不但吳兆麟感到驚奇，就連施用萬字梅花奪的白面書生，也覺着鐵書生眞個不凡，憶沂山明月之夜對人家那種傲慢神態，不由油然而生愧咎之心，全仗蕭俊太極慧劍的神奇招數，兩個人才能和吳兆麟纏鬪不敗。

鐵書生狠鬪中，回顧圈外，見幾個同門師弟，好友，也都打到了緊張關頭，歐陽鶴兩支判官筆和小乞俠飛索五芒球，黑羅漢二尺六寸降魔杵，三個人抵住那老者手中一支鈎連拐，諸坤飛索五芒球忽長忽短，專取双目及上盤要穴，黑羅漢二尺六寸降魔杵專攻下盤，歐陽鶴双筆飛舞上中下到處遞招，老者雖然拐風疾勁，力量奇猛，無奈小乞俠等三個人配合良好，彼退此攻，處處避開硬接老者單拐，一時間竟也可以支持不敗。

玉虎兒，金絲鎖龍鞭，羅寒瑛的長劍，合力抵住了吳兆麟帶來十二連環峯內三堂中的好手夏耀慶，虬鬚大漢和梁文龍双刀聯壁，力戰雪山派總堂另一高手唐宗山。

双英樓後花園刀光劍影，鞭飛筆走，打的天動地搖，雪山派來的四個人都是一等一的好手，吳兆麟綽號黑神君，是雪山派祖師紫虛道人親傳大弟子 功力深厚，火候老練，手中奇形兵刃双蛇扎更是怪招百出，力戰蕭俊和白面書生兩個人仍是一味搶攻，如非鐵書生一套太極慧劍精妙異常，根本就沒法支持，同來老者是雪山派江南總分堂堂主龍湖居士徐子眞，手中一支鈎蓮拐廿年前已名滿大江南北，他和現掌雪山派外三堂，地虎堂的堂主神火眞人邵文風昔年並稱江南雙怪，後來邵文風被雪山派掌門師祖紫虛道人羅致大雪山十二連環峯上，躍登上外三堂堂主寶座，雪山派擴充實力到處籌設分堂，邵文風力薦徐子眞出山，掌了江南七省總分堂，直接听命於十二連環峯總堂，說武功徐子眞已算是爐火純青，功力深厚不在黑神君吳兆麟之下，鈎連拐左蕩右決，迫得小乞俠、黑羅漢歐陽鶴三個人團團亂轉。

夏耀慶、唐宗山都是雪山派內三堂，玉皇堂屬下的高手，夏耀慶一支三截虎尾棍，獨戰玉虎兒、羅寒瑛軟鞭長劍仍佔上風，唐宗山一條亮銀軟槍抵住虬鬚大漢，梁文龍兩把刀也是處處搶攻，總之，蕭俊等九個人分戰人家四個人，仍是落在下風，這一場狠鬪火拚，爲武林中罕見惡戰，塵土飛揚，花葉飄舞，戰圈內五丈方圓寒風透體浸肌，暗淡星光下只見一團團銀芒飛旋，轉瞬工夫双方已拚到三四十個回合。

黑神君吳兆麟打出眞火，驀然一聲虎吼，手中双蛇扎猛然急攻，招發風雲色變，廻旋石破天驚，眨眼攻了七招，把蕭俊逼退了一丈多遠，兩人一分開威力驟減，吳兆麟左手一掌打出內家罡力，震飛白面後生的梅花奪，双蛇扎「穿雲取月」，兩個蛇頭帶着嗚嗚怪叫直點蕭俊前胸，快的如電掣飛矢，鐵書生閃避不及，只得橫劍招架，長劍剛剛接到蛇頭，立時覺着手酸臂麻，虎口發熱，趕忙翻身撤劍，「金鯉倒穿波」退出去八、九尺遠，耳聞吳兆麟一聲冷笑道：「鐵書生，你還想走麽！」双蛇扎一抖，如影隨形，跟踪打到，蕭俊不過剛剛挺起身子，双蛇扎兩個蛇頭，已到「玄機」「將臺」兩個要穴，蕭俊再想揮劍接架，已來不及，閃避更不可能，只有閉目等死了。

那知就在這生死間不容髮之際，驀聞破空傳來一聲嬌叱，昏暗星光下捲來一陣急風，聲未到，人已落在蕭俊前面，鐵書生只覺一陣眼花，全身被人一帶，鼻息間聞到陣陣幽香，黑神君双蛇扎從身側打過，吳兆麟自忖蕭俊必傷手下，發招勢急力猛，如今準頭一偏，再想收招，已然過遲，一個身子不自主向前了兩步才拏樁站住。

黑神君吳兆麟拏住樁後定神一看，只見鐵書生前面俏生生站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女，頭梳双辮，辮纒白綾結蝴蝶，一身玄色短裝緊裹着玲瓏嬌軀，兩隻圓圓的大眼睛裏閃動着逼人神光，吳兆麟內功精湛，目力異常，雖然夜色濛朧，仍把那少女看個上下無遺，覺得小姑娘氣定神閑，秀美絕倫，剛才搶救鐵書生的身法，快的連自己都看不清楚，不由心中暗暗納悶，正想喝問她姓名來歷，那玄衣女已嬌聲喊道：「大家住手。」

她這一喝，聲雖不大，但却清脆異常，在刀光鞭影中，每個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此時，小乞俠，玉虎兒，虬鬚大漢等，已被徐子眞、夏耀慶、唐宗山三名雪山派中高手逼的祇有勉強招架之功，迭遇險抬，眼看落敗，他們都全神貫注，連蕭俊遇險全不知道，但少女一聲嬌喊竟似響在耳邊，清音臬臬之中似含有無

上威力，在場的人全都一怔神，小乞俠、玉虎兒等借機跳出戰圈，這當兒，那虬鬚大漢和被吳兆麟震飛梅花奪的白面後生，已然看清楚來人是誰，荒忙對那少女躬身一禮，小姑娘目凝神光，略一轉動大眼睛，掃射了全場一下，笑問那白面後生道：「施鳳傑！這是怎麼回事，你們這些人打的烏烟瘴氣，叫人分不清敵友！」姑娘童心未退，說完了兩句話偏又指着蕭俊等說道：「這些人我還記得，是那夜在沂山捉住翠奴不放的人，怎麼今天好像又在給你們兩個人帮忙。」

施鳳傑很尷尬的笑了一下，對蕭俊點點頭，才回那小姑娘的問話，道：「今晚上多虧這幾位朋友帮忙，要不然我和左大哥早沒了命，」話到這裏回身指指吳兆麟等四個人繼續道：「這四個人，二更過後闖來客棧，說是要找綠雲姑娘，責問半月前在兗州郊外被綠雲姑娘㧞放兩位少女的一段公案，話說的很難听，因而動上了手，我和左大哥正在危境當兒，多虧蕭兄帶着他幾個朋友趕來相助。」

小姑娘啊了一聲，回頭望着蕭俊等莞爾一笑，眨眨大眼睛，浮現出一臉稚氣，驀的回頭，笑容全歛，小臉蛋緊緊綳起，如罩寒霜，兩個嘴角向下撇，柳眉上浮現殺氣，對着吳兆麟等喝道：「你們四個人很膽大，不管那裏就敢闖，是不是不想要命啦！不錯，綠雲㧞放過兩個少女，可是她現在沒有工夫見你們，你們想怎麼辦，對我說照樣可以。」

吳兆麟見玄衣少女一出口，就是咄咄逼人的話鋒，不由心頭火發，雖然剛才少女搶救蕭俊的身法，快的連他就看不清楚，但他估計對方年齡，就算她一出娘胎就開始練武，也不會有多深的功力，剛才也許是自己一時失神大意，爲她乘機得手，再看她美的如含露芍藥，一臉慍色薄怒，但不減天姿國色，確爲生平僅見的絕代尤物，吳兆麟本不好色，此時亦不覺怦然心動，暗想：這女娃兒美秀已極，如能生擒帶回大雪山十二連環峯上，足可壓倒總堂中所有美女，色迷心竅，那還會想到利害，立時冷笑一聲答道：「小姑娘，妳好大的口氣，妳是什等人的門下？……」

吳兆麟話還未完，那玄衣少女已嬌聲叱道：「誰有時間听你囉嗦，你們既然是專門爲打架來的，就請四個人一齊上吧！」小姑娘說完話，不待回答，立時柳腰一挫長身發招，姑娘動作如閃電流星，吳兆麟來不及舉手招架，小姑娘掌已飛到，黑神君左肩頭着實挨了一掌，一個龐大的身軀不自主退後了六、七步，坐到地上，耳聞小姑娘嬌笑道：「你們怎麼這樣濃包。」話未落又是噗通一響，唐宗山中姑娘一脚，摔出去五、六尺遠，玄衣少女一出手快的出奇，眨眨眼雪派兩個高手當場栽倒。



第一回：俠女酬舊恩書生痴情　風雪走蓬車群匪躡跡

寒風如剪，雪花紛飛，使整個的世界都變成一片茫茫銀色，河南省湯陰縣境內南下的官道上，正行駛着一輛黑蓬馬車，隱隱從那黑色蓬布裏透出兩聲病人的輕咳，和女人長長的嘆氣聲，馬車冒着那凛烈寒風沿着滿積盈寸厚雪的山道上走着，兩匹健騾也似耐不住這寒風侵襲和長途跋涉的勞累，有氣無力的喘息着，慢慢的馬車走上了一座突起的脊嶺，這情景和車上主人已往煊赫的身世成了強烈的反比。

這當兒，突然在那脊嶺上右面一片枯林裏，飛鳥似竄出來兩條人影，在那一片粉白的雪地上兎起鶻落閃電似飛馳而來，兩個都有着非常快速的身法，前面的一個看去異常嬌小，一身青布短裌，長褲，梳着兩個小辮子，一雙天足穿着薄底小劍靴，雖然她一身粗布衣服，但却掩不住那國姿天色，只是秀眉微蹙，似帶着滿腹幽怨，後面是一個六旬開外的老者，白鬚過胸，身材修偉，一張清瘦的臉上交錯着幾道風塵侵襲的縐紋，這一老一少，在那滿舖白雪不平的野地裏，展開了迅靈的身法，活像兩隻疾飛蒼鷹，一起一落就是二丈多遠，不大工夫，他們已到脊嶺的官道路中停了下來，那老者遙指着正向嶺下行駛的那輛黑蓬馬車，他用略帶沙啞而低沉的聲音對少女道：「鳳蝶，前面那輛馬車裏的主人，就是昔年救過我的恩人王御史，他這次遭人陷害，弄得削職罷官，我本意想和妳夜刼天牢救他們出險，誰知吉人天相王御史已得三部尚書保奏，總算免去死罪，可憐他一生廉正竟落個丟官歸籍，但願妳此去能了我心願，也不虧我苦心教養妳一場，王公子年少英俊，滿腹經綸，也不能算屈辱妳。」那少女聽完老者話後，立時粉面一變，妙目裏淚水盈盈的答道：「爺爺，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孫女兒我這顆心早已成了冷冰枯槁，我只願終生能追隨你老人家身邊，略盡孝心，此外，我一無所願一無所求。」修偉老者不等那少女把話說完，立即發出警鐘似的一聲長笑道：「鳳兒，妳這話我明白，不過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爺爺我已到了行將就木的年齡，說不定那一天就嚥了最後這口氣，四十多年來，我雖然在江湖上闖出了一點名氣，可是妳看到妳娘和妳爹爹是怎樣子死的，武林中冤怨相報，可說是永無休止，這一生喪命在我劍下的綠林盜匪不知凡幾，可是我也把自己的兒子媳婦的命塡了上去，十五年前不是王恩人鼎力相救，我不但無法替你爹娘報仇，連我也早已



少女走後不久，從北京來路上，飛馳來三匹快馬，馬上面三個帶着兵刃的勁裝大漢。

魂遊地府了，我這樣作一則是感恩圖報了我夙願，再者我不能跟妳一輩子，更不願妳以清白女兒之身混跡江湖盜匪群中，鳳蝶 妳明白我的話吧！」少女聽完 抬起粉臉兒望望老者悽然說道：「我明白，爺爺你是好意，可是孫女兒我有我的想法，王家是我們的大恩人，我們固然要感恩圖報，可是你也不能硬逼着我嫁給王家的人，爺爺，這幾年我隨你走遍了名山大川，我這顆心早已變的四大皆空，我不願下嫁任何人，爺爺你不是怕我以清白之身混跡江湖麼，孫女我情願尋一個清靜的尼菴，落去一頭青絲，終生伴佛，你老人家總該答應我吧……」那少女說着竟簌簌的落下來兩行淚水，這時，老者倏的怒目圓睜，低聲叱道：「妳膽子是越來越大了，妳眞敢和我抬起槓子來啦，好吧！妳是長大了，我這個老頭子也管不了妳，妳還認我這個爺爺做什麽」，說完話，他轉身就走，這時，那少女突的双足一點，驚鴻似的直竄老者前面，双膝向雪地一跪，兩臂環抱住老者双腿，一邊哭一邊說道：「爺爺，爺爺，孫女我知罪了，你老人家不要生氣吧，我一定照爺爺的心意去做……」少女嗚咽輕啼，婉轉動人肺腑，那老者悠然一聲長嘆，一伸手挽住少女玉臂顫着聲道：「鳳兒，妳起來，不是爺爺硬逼妳如此作，我的心比妳更痛苦千倍，快去吧！這邊的事妳不必管了，到時候爺爺我自會去看妳。」那少女一抹淚痕，霍然起立，嬌喊道：「爺爺保重。」然後她突轉嬌軀，施展開飛行輕功，箭一般向那輛黑色蓬車追去，嶺脊上，白雪裏，只餘下那個身材修偉的老者，他望着雪花裏一道青烟似的人影，漸漸的消失了，不由他抬起衣袖抹去含在眼裏的兩滴老淚，嘴角浮現出一絲痛苦和愉快混合的微笑。

就在那少女走後不久，從北京來路上又飛馳過來

三匹快馬，馬上面三個疾服勁裝的漢子，全披着一色黑的棉披風，青帕包頭，馬鞍上掛着三種不同的兵刃，他們急馬如風，只踏得地上積雪橫飛，一陣工夫已登上嶺脊，這時，馬兒忽慢，三個人同時抖了一下身上積雪，其中一個年紀較大的漢子說道：「昨晚上我們所見那輛黑色蓬車，就是瓢把子（盜首）嚴令追殺的王御史了，聽說這老兒作過二任道台，爲官時很有點政聲，只是做事有點過火，塞外冀北綠林道上很有幾個朋友毀在他的手裏，瓢把子的弟子和愛妾，也被他在遼東任上斬於塞外，那時瓢把子正赴約江南，無暇顧及，回來後才知道這件事情，這老兒也調了京官這才一怒進京想追討弟子和愛妾命債，誰知這老兒因爲冒犯了哈努親王，反落了個陷害皇親的罪名問成死罪，瓢把子一看這情形，心想也好，讓他自己也嚐嚐這個味道，落得叫他得個現眼報，誰知這狗官命不該絕，竟有人出頭替他奔走保本，把死罪開脫成削職罷官，瓢把子得信二次進京，這狗官又携眷歸籍，這才派我們兄弟三個沿途追殺，務必要得手而後已。」另一個突然截斷了他的話說道：「我說瓢把子這件事也有點小題大做，就憑一個削職歸籍的文弱官員，派上一二個精明的兄弟不就料理了，竟還要我們哥三個冒着風雪趕來辦這種小事。」靠左一個矮漢子這時也插嘴道：「楚老二，你這話就有點說的不對，瓢把子他老人家兩度進京，還不是爲着要手刃親仇麽，現在他把這件事交給我們，這就是瞧得起我們兄弟三個，這狗官既然兩任道台，還能說沒有油水可撈麽……」那第一個發語的漢子似已感不耐的說道：「你們兩個是辦事來的呀 還是抬槓子來的 前面蓬車沒有影兒啦，我知道這段路土嶺起伏，幾十里內沒人家，正是下手的好地方，我們緊趕一陣，得手後，好趕回湯陰縣喝几盅，別盡管閒磕牙。」說完，三匹馬急如風掣，蹄蕩雪飛，急急的向前追去，也不過一頓飯工夫，已看到那黑蓬車遠遠的停在那裏 而且隱約的看出車旁邊人影晃動，這情景全出三寇的意料之外，不由他們勒住馬趑趄不前，這樣等了約一盞茶的時間 前面那輛黑蓬車才又繼續前進 馬上的三名盜匪相互招呼，立時各把當勁一緊，三馬如箭，直向那輛黑蓬車衝過去，馬行原比車快，三寇的騎術又精，十二隻馬蹄兒只蕩起一片片白雪，不大工夫已追個首尾啣接，這時 三個盜匪的殺機已動，各把馬鞍上掛的兵刃抽出來，雪花裏寒芒一閃，他們兩匹馬左右一分，斜刺裏就往前闖，想先把馬車圍起來然後下手，那知三名盜匪剛一發動，猛聞身後傳出一聲極輕微的冷笑，笑聲裏一連飛出三點寒星，疾逾電閃，三個盜匪只覺着肩後「風府穴」上一麻，接着眼前一黑，連喊聲都未叫出來，像約好似的一齊從馬上栽下來，那輛黑蓬馬車却趁這陣工夫走的沒了影兒。

三寇醒來時，見自己都躺在雪地上，好像作一場夢樣，他們知道遇上了武林高手，吃人家用暗器打中穴道，總算來人手下留情沒有要他們三條命，而且手法極有分寸，不需解救兩個時辰內自行醒轉，可是這苦頭也够受的了，大雪天寒風刺骨，三個人在雪地上睡了半天，雖然他們都有着武功比常人健壯，但着凍的有些直打冷顫。

這三人，都是北五省綠林道上當代盟主神手追魂方元濟手下的得力頭目，平時仗首領淫威及自己一身武功，橫行在黃河以北無惡不作，積案如山，殺人無算那個年紀較大的叫金毛虎賀天雄，矮個兒叫矮脚虎丁勝，另一個叫青面虎楚二福，江湖上稱他們冀北三虎，這次他們奉了神手追魂方元濟之命，來追殺罷官歸籍的王御史，不想晦星高照遇上高人，鬧個灰頭土臉的大敗而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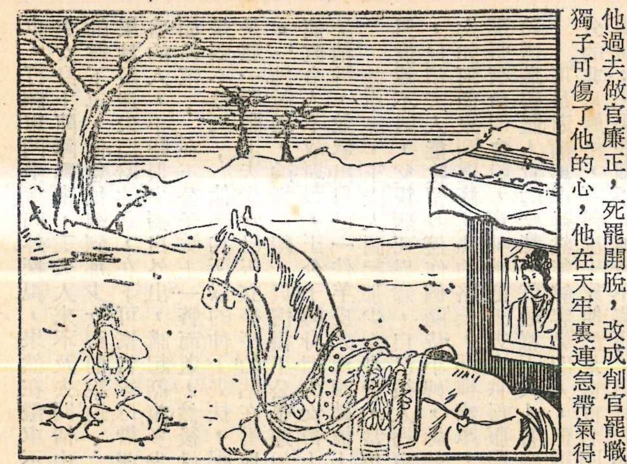
提起神手追魂方元濟這個人，在當時江湖却算得上是一個傑出人物，誰也不知道他的出身來歷，只知他有着一身出神入化的武功 一手子午追魂針更是獨步武林 只可惜他生性怪僻陰沉，面和心辣，和人動上手決不留活口，神手追魂因而得名，他出沒在北五省綠林道上不過是七八年的工夫，但他仗一身超人的武技造詣和那令人聞名喪膽的子午追魂針，壓服了北五省所有的綠林人物，在方元濟剛入江湖橫行北五省時，確有不少同道朋友想下手除掉他，可是凡和他交過手的人就沒有一個能好好的回來，十之八九是送了命，最輕的也要把你弄成殘癈，他這樣黑心辣手的放膽一做，引起了北五省綠林道上的公憤，隨由當時兩個在北五省極負盛名的匪首叫飛叉天王許劍鳴，七星神鞭邱仲衡出頭露面，用快馬飛函邀集北五省綠林中的名手三十多人，在保定府清風堡設下鴻門筵，派人邀請神手追魂方元濟赴會主盟，實則想借機下手除掉他，那知方元濟一身是膽竟匹馬隻身如約而來，一支靈蛇槍，一連打敗許劍鳴，邱仲衡和冀北三虎，子午追魂針又連斃七人，技服群寇，針破群膽，本來是想借主盟之名而除掉他，這樣一來他倒眞的做了北五省綠林道上的瓢把子了，大家對他畏多於敬可是誰也不敢違拗他的命令，兩年後他又在永定河濱風景絕佳的白楊堡開莊立窰，嚴然一個名紳大戶，實則他指揮着北五省綠林道上的全部活動，白楊堡也變成了北五省吃黑飯人物的樞紐了。

方元濟這個人還有一個毛病 他愛女色，但非有絕代姿色的他不愛，如果一旦被他看上的女子，不論妳是王侯公卿的妻妾，或是富戶名門的千金，他必設法把她弄到手而後已，他和王大人結下的仇恨，就是爲了他一個女匪出身的愛妾和他的一個弟子在遼東作案失手被擒，那時王大人正任遼東道台，隨把男女兩匪斬於遼東

，他當時，因事到江南未返，這件事一拖數年，如今這位廉正的王御史，削官爲民，他仍不放過他，這才派冀北三虎沿途追殺，他想一個文弱的老頭子還不是手到人頭來，何况冀北三虎又都是兇狠善戰的老江湖呢？誰知吉人天相，王御史一生廉正，竟有當代名俠銀鬚叟白公亮圖報舊恩暗中維護 把冀北三虎弄得狼狽逃回，引出俠盜較技一場血海風波 也製造了江東俠女白鳳蝶和王公子一段旖旎 纏綿，悱惻感人 的兒女情史來。

且說冀北三虎因追殺王御史遭一武林高人暗中打穴示警，不敢再追下去，他們匆忙的趕回了白楊堡，把經過詳細的報告給神手追魂方元濟聽，這個北五省綠林盟首聽過以後，只見他臉色微變，双目緊閉，沉吟良久，突然間他兩眼怒睜，射出逼人的神光，閃電似橫掃一下冀北三虎，這目光簡直似兩道寒鋒，看得三個殺人無算江湖匪冦機伶伶打了個寒顫，接着方元濟冷冷的兩聲輕笑道：「你們冀北三虎也算是北五省中有名氣的人物，這點事竟辦的灰頭灰臉，以後如何還有顏面在江湖立足，很好，既然有人要和我姓方的故意爲難，說不得我倒要看看那位暗器打穴的人物，你們三個人此刻立時再動身南下，釘準那姓王的狗官落脚的地方，我在近日內也親自趕去」，他說完，一揮手，冀北三虎像獲到大赦似的退出來，說起來也好笑，這三個綠林盜匪中午到了白楊堡，連晚飯也不敢吃，立時三人三馬又動身連夜南下，三虎走後，神手追魂方元濟也開始緊張的佈署，因爲他知道暗器打穴是武門中一種極高的工夫，用的人第一必須要有精純的內功，第二必須精通點穴的工夫，那人具此身手，決非庸流，他立刻派人通知飛叉天王許劍鳴和七星神鞭邱仲衡，叫他們各帶幾個武功好的人晝夜南下協助三虎，追踪躡跡，他還派人通知北省中部份有名氣匪盜，一齊動身南下，然後他自己也動身到大沽青云寺，請他一個方外知交金風禪師，聯袂南行，按下神手追魂方元濟這樣大擧發動群冦下巢湖，轉筆交代一下王御史他們的行踪。

王御史名叫正芝，他出身耕讀世家，少具才名，那時明朝已亡，河山易主，正芝本不願出爲韃虜鷹犬，更無意於宦海名利，但是正芝的父親認爲愛子才異常人，力主應試，正芝父命難違，只得免強從命，誰知三場會試過後，正芝榜榜高中，文冠同儕得了第七名進士，他父親在高興之餘又替正芝定了劉擧人的女兒秀蘭姑娘爲妻，這劉姑娘不但生得漂亮，而且又溫柔又賢慧，就在他們定婚那年又完成了洞房花燭，夫妻們恩愛的油裏調蜜，次年王正芝又奉到聖旨實受鳳台縣令，正芝雖不願出仕宦途，可是那時代皇帝的話就是法律，誰不聽就算大逆不道，那就要禍誅九族，他只得攜愛妻走馬上任，從此他竟官運亨通，宦海裏扶搖直上，廿多年來他確替老百姓解除不少疾苦，可是中國的地方太大，王正芝不過是杯水車薪，九牛一



王夫人打開車簾向外探視，果見遠處雪地上坐一個青衣少女，掩面哭泣。

毛，何况還有數不完的惟利刁吏從中和他作對呢？他做過縣令知府，直升到二品御史，按理說做了這俸優責輕的御史，正應該閒散閒散才對，千不該萬不該他竟參了哈努親王一本，說他倚仗王勢霸佔民女，這一參不但參掉了二品御史紗帽而且還落個陷害親王的罪名，結果是三司會審問了個秋後處斬的死罪，哈努親王沒事，因爲他是皇帝的兄弟，後來多虧三部尚書合力保奏，皇帝也動了仁慈，念他過去做官廉正，死罷開脫，改成削官罷職永不錄用，王正芝他對那二品紗帽倒不留戀，可是連累了愛妻獨子可傷了他的心，他在天牢裏連急帶氣得了一場大病，直到他減罪釋放病還沒有好，他不願在京裏多留一刻時間，抱着病軀連夜和妻兒僱車南歸原籍安徽巢湖双溪村，可憐這一代賢臣廿年宦海浮沉，罷官返里時仍是兩袖清風，好在他故里有一份不小的產業，那產業是他父親血汗拚來的，如今他父親雖已死去多年，但是那產業仍有王家的兩個老僕人照看着，這就是王御史他的出身來歷，筆者簡略的交代出來。

那輛冒着大雪寒風南下的黑蓬馬車裏，就坐着王御史一家三口人和一個車夫，那馬車由北京出發，沿道南下，王御史病體未愈，不時由蓬車內傳出幾聲輕咳，可是他心境倒非常輕鬆愉快，廿年宦海如夢，今後如能優游林泉歡渡餘年總算是一件快事，可是他那裏知道，剛擺脫官場恩怨，又遭到綠林匪徒的尋仇追殺呢……。要不是當代大俠銀鬚叟白公亮感報舊恩仗義援手，恐怕這一生廉正的王御史全家三口早已血濺蓬車，魂遊九泉了。且說那黑蓬馬車，行馳在河南省湯陰縣境一道荒蕪的山路上，爲了遮擋那透骨寒風，四週都落了黑色蓬布，突然一陣淒惋悠長的女子哭叫聲隨冷風飄入蓬車，那聲音如泣如訴，只聽得人柔腸寸斷，王夫人竟不禁悽然心動，她叫車夫停好了馬

車，打開車門垂簾向外探視，果然在離車不遠處雪地上坐着個青衣少女，那婉淒欲絕的動人輕泣，正從那少女身上陣陣飄來，王夫人來不及去問情由；立時吩咐王公子去把少女扶上車來，王公子領了娘命，匆匆的跳下車，他急忙跑到那少女跟前說道：「姑娘，這裏的雪大風冷，家母叫姑娘暫上蓬車以避風雪，如果姑娘迷失道路的話，在下可稟告家母借蓬車送姑娘回家去，現在就請姑娘……。」王公子是個讀書的人，平時很少獨自外出，講起話來多少總帶些書生氣味，他這邊在說着，那少女輕泣忽止，秀目裏光如冷電，在王公子臉上一瞥而逝，然後她徐徐的由雪地站起，這當兒，王公子見少女體態輕盈，好像是弱不禁風，他忘其所以的伸手去扶，那知少女柳腰微擺身上積雪片片飛起，正打在王公子的臉上，就是這一眨眼工夫少女已玉立亭亭的站在雪地上，她點點頭道：「承蒙夫人公子如此美意，小女子先謝大恩。」她說過，襝衽一禮，只慌得王公子連說不敢，一抬頭見她面肅色嚴，白雪裏恍似一尊玉觀音，那神態簡直令人不敢逼視，王公子轉身把少女帶上蓬車，王夫人是個仁慈賢淑的人，她慌忙帮着少女拂去身上殘餘積雪，並挐出自己一件羊皮大襖讓她披上，這才吩咐落了車簾，繼續向前趕路。

蓬車裏，王夫人問起那少女身世，當然她預先編好了一套說詞，她說她姓白，小名叫鳳兒，和父親千里投親不遇，父親病死異鄉，自己被人拐賣，夜裏偷着逃出來，這茫茫天涯自己算是個無家可歸的弱女子，只望夫人能收留身邊作個隨侍小婢，她就感恩不盡了，這番話當然有很多漏洞，試想，這樣大雪一個弱女如何能來到這條荒蕪的路上，那種嬌嫩，柔弱的身體在寒風大雪中凍了大半天如何能熬得住呢？可是她那張嘴伶俐會說，竟叫她把王夫人哄得服服貼貼，大半也是王夫人愛上她那種清秀若仙的絕代姿容，和剔玲透瓏善體人意的聰慧，就這樣王夫人答應了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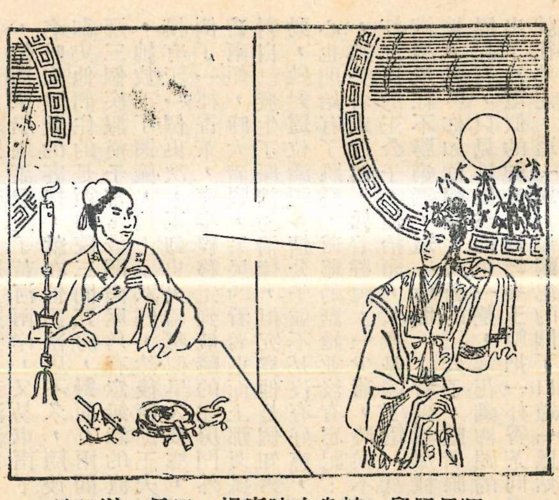
可是這輛馬車雖然能够容納四人，但這樣的男女混雜一起有很多不便的地方，因那個時代男女界限劃分的非常嚴格，更何况王家他們是官宦名門，但這種地方你縱然有錢也是無車可僱，王夫人只得安慰着鳳兒說：「現在前不靠城後不臨店，只好先屈辱妳姑娘一下，等到了鎮店上我們再僱馬車吧！」鳳兒她答的更妙說：「難女旣承夫人收留，已是感恩莫名，事實如此也只好不講這種世俗禮法了，再說難女從今天起已是夫人的小婢了，對老爺，對公子自應盡到奉侍伺候的本份。」她這一說，只笑的王夫人合不攏嘴來，自己王御史雖然在病中，但他人沒有昏迷，雖然他對這個鳳兒的來歷感到有些懷疑，可是夫人做了主，自己自不便再反對，這時間，最高興要算是王公子毓麟了，他過去隨父母輾轉任上，家裏面也用過不少清秀的婢

女，可是他從沒有見過像鳳兒這樣美的出奇的女孩子，只見她，秋水爲神，梅花作骨，櫻唇菱角，瑤鼻通樑，彎月似的兩道秀眉，再加上雪也似的一身柔肌，和那一口細小整齊的白牙，雖然她只穿了一身青布衣褲，但看去却秀麗如仙，另一種超凡不群風姿，奇怪的是鳳兒給王夫人談話時，只覺着她如嬌花吐蕊，美媚已極，可是目光一落到王公子他的身上，立時面如寒霜，神色肅穆，尤其她那一双眼神好似挾刺霜刃，使人有點凜凜然。

那馬車連日奔走，這天來到了黃河渡口，王御史的病，這幾天在王夫人和鳳兒的照料下也好了大半，他們乘船過渡登上了黃河南岸，又易車南下，經開封，陳留，大康，而抵淮陽，那晚上他們投宿在一家名叫來陞號的客棧，就在他們落店不久，隨後有三四快馬騎着三個疾服勁裝的漢子也投到了來陞客棧，王御史他們住的是西跨院三間瓦房，對面有兩間瓦屋住下了那三個勁裝漢子，這時天已到了快掌灯的時候，那三個疾服漢子常常借門窗屋角有意無意的直向王御史他們住的屋子裏偷瞧，這情景鳳兒早已看到眼內，她放下了窗簾，掩上了双門，然後帮助王夫人服侍王御史吃了藥，這才回到自己住的那間房裏休息，約摸有了一個更次，王御史夫婦都似早入夢鄉，只有毓麟房裡尚露着灯光，鳳兒輕輕的一聲長嘆，溜下床倒了一杯香茶，蓮步輕移走到毓麟的住房門外，她還認爲這個痴情書生是在深夜看書，那知他竟一双手托着兩頰，睜大着眼，呆呆的看着桌面上那盞孤灯，鳳兒聰明透頂，這半月多同行同坐，她已看透了王公子對自己發生了纏綿的情愫，但究竟他是個知書達禮的人，雖然如此他還能自持自重，並沒有一點輕浮的舉動，她對這位瀟灑多情公子並不是沒有好感，但她只是好感而已，她捧着茶佇立良久，她這顆冷如冰霜的心也開始有了跳動，爺爺的話她並沒有忘記…………最後她終於推開了那扇半掩的門，捧着茶含笑而入，她笑着走近他，低着聲說：「少爺，時候不早了，你也該休息啦！」這幾句話，像一聲警鐘，震醒了對灯沉思的王公子，他抬頭，又像是觸了電一樣立即又目瞪口呆，他這樣驚魂失魄的一怔，可也把鳳兒弄個滿臉飛紅不勝嬌羞，這一瞬間，才看到她那種少女別緻的醉人風韻，淺淺的笑，淡淡的羞，那媚態，那神情，眞叫你如飲醇酒，可憐的王公子，瞪着眼，看着她，不知是愛是怕，他想說話不知道如何開口，好狠鳳兒呀，只見她倏然面色一整，那花嬌柳媚的一張俏臉，立即罩上了一層寒霜，兩道拘人魂魄的秋波也射出了冷電似的神光，她輕揚玉腕把一杯香茶向桌子上一放道：「少爺，你請用茶吧！」說着，扭轉嬌軀就往外走，這一遛，毓麟忽的開了口道「鳳姑……」下面的話還未說出來，猛見鳳兒一轉身右腕疾揚，

恍忽裏似飛出一道銀線，直向窗外打去，接着就聽道一聲「哎喲」的慘叫後又歸寂然，這變故太快了，王公子跟本沒看清楚，却聽到那聲慘叫了，只嚇得他全身抖顫，嗦嗦的有話說不出來，鳳兒却倚着門送過來一個淺笑道：「少爺，你好好的睡吧，別驚醒了老爺夫人。」她說完帶上門，人自去了，只餘下那個驚疑各半的王公子，他想不通是怎麼回事，但他却聽了鳳兒的話上床睡了。

次日，王御史們照常上路，在車上王公子低頭回憶着昨夜的事，可是鳳兒仍如往昔，像是沒有事一樣，他只好仍把這個悶葫蘆留在肚裏，說起來也可笑，鳳兒是王家的婢女，少爺對婢女應該是威風十足的任意呼喚才對，可是王毓麟一見鳳兒就像老鼠見猫一樣，他老早想好的話都說不出來，他感到這個異於常人的女孩子，有一種無形的力量震懾了他，他有時連看她一眼的勇氣都沒有。



猛見鳳兒一轉身右腕疾揚，只見一道銀線，直向窗外打去。

王御史的馬車離了淮陽不過二十里路，前面是一片一望無涯的平原，兩旁麥苗葱綠，冬日裏碧空萬里，一輪暖陽逐走了那侵肌寒風，這時，突然由王御史馬車後面蕩起了陣陣飛塵，八匹健馬如箭飛馳而來，不大一陣工夫，從車後已可看到那馬上端坐着八個急裝大漢，那群人裏面有老，有少，有肥有瘦，而且每個人都佩帶着兵刃，車上的人只有鳳兒肚裏明白，這些人八成是衝着自己這幾個來的，小姑娘立時面色一變，櫻桃似的口角上浮現出一絲冷冷的笑意，秀眉中隱起了一片殺機，她心裏在想着，今天我要不教訓你們這般寃魂纏腿的匪徒，你們也不知道江東女俠白鳳蝶姑娘的厲害了，她在想着，八匹馬已追上了馬車，小姑娘暗探柳腰，手扣五支小巧飛魚刺，兩道眼神注定車外邊群匪動靜，這時八匹馬中忽然衝出一個年紀四旬以上的匪徒，好像是這群人的首領模樣，他襠勁一緊已然超出了群匪數步遠近，這個人馬鞍斜掛着一柄厚背鬼頭刀，腰中又微微隆起，紫色臉，趁着獅鼻海口，半寸長的短鬚滿繞着頰顎，他輕輕一帶轡繩，坐下馬斜刺裏向右偏去，鳳兒已按不下胸頭怒火，恨不得跳出馬車去和他一決勝負，可是她一回頭見王御史等三人六隻眼都在靜靜的看着她，她只得羞答答的報給他們一個微笑，這時馬車外傳進來幾聲狂浮的冷笑，接着聽道一個粗嗓門的口音道：「我就看不出這馬車內有一個像樣的人物，楚老二他竟會遭人暗算還弄瞎了一隻眼，你說這不是怪事嗎？」另一個男子口音答道：「楚老二中了人家的暗青子（暗器），連對方什麼人都沒看清楚，據他說那人手法很快，暗青子又無破空之聲，所以吃了大虧。」這時，群匪的馬都已繞道馬車右面向前搶去，忽又聽道一個聲音應道：「許大哥，丁老弟，你們別儘管嚷嚷，我可親眼看到楚老二中的暗青子是江南道上聞名喪膽的飛魚刺，我看這件事還眞有點辣手哩。」接着似是第一次發話那個聲音笑道：「說你們冀北三虎是叫人赫破膽了，我就不相信這輛馬車裏面會有能打飛魚刺的人，楚老二晦星高照，說不定是遇上了什麼舊日的仇人，吃了大虧……」他說至此處猛然提高了嗓門道：「偏是瓢把子，他要小題大做的親自趕來處理，我還以爲是什麼樣子的三頭六臂大人物，不過是個臭老頭子罷了，我奇怪瓢把子他過去做事那種快刀斷亂麻的手法，魄力，那裏去了，這件事竟如此愼重，要是傳出去，一個堂堂北五省綠林道上的盟主，這樣畏前慮後做事，不讓人家笑掉牙才怪哩，要不是瓢把子他再三交代，我今天就下手做翻他們，就憑車裏面那幾個文弱男女，我就不相信他們還有什麼邪門。」幾個盜匪說着話人馬已搶到馬車前面去了，他們可沒想到這些話全落入鳳兒的耳裏，小姑娘年紀雖只有十八九歲，可是她已受過兩位風塵怪傑的陶冶，一柄上好緬鐵精製的銀虹軟劍，一袋純鋼打造的小巧飛魚刺，闖遍了江南七省，江東女俠白鳳蝶的大名震懾着江南綠林，這次她遵從祖父銀鬚叟白公亮之命，來保護王御史他們一家安全，兼而感報舊恩，準備委身以侍毓麟公子，這是她爺爺的心意，鳳蝶姑娘是一百廿個不願意，可是這些天來她和王毓麟朝夕相處，她冷眼看這位多情書生，斯文文一派秀氣，瀟灑中透出那爾雅溫文，比那種江湖人物又廻然不同，何况他又是那樣神痴情深的暗戀着自己，雖然他沒有告訴鳳兒，可是這位神目如電的江東俠女，已看透王毓麟的心，鳳姑娘也被這位多情溫雅的書生鬧的沒了主意，她的心開始動搖了，意志也逐漸在改變，她由同情而漸生愛憐，這是她心裏的事，不去說它，單講鳳兒聽到剛才那群匪徒們一段對話，她知道王御史和自己已被大批匪徒

釘上，聽口風這般人似乎在等待着他們的首領，尙不致馬上下手攔𠮟，這使她芳心略寬，因爲鳳姑娘雖然不怕這般匪徒們，但究竟她是一個人，難免要顧此失彼，萬一要讓他們這般人傷了王家的任何一個人，自己就無法向爺爺交代，她知近日內爺爺必邀助手趕來帮忙，只要爺爺他們一到，王家就算安全了，目前這般傢伙既無下手之心，自已也落得裝糊塗，等爺爺他們到來再說，她有了這樣個想法，隨又把扣在右手的五支飛魚刺，暗藏入柳腰中的鏢袋裏，可是他這種心口相商的異樣神情，已落入王御史的眼裏。

王正芝雖然沒有鳳兒的神目聰敏，但他對那八匹急馳而過的快馬也動了懷疑，而且那般人講的話他也斷斷續續的聽着了幾句，雖然他對全盤的詳情尙不清楚，但憑他廿多年的宦海經驗，已猜測到一點端倪了，同時他也看出鳳兒這女孩子不是一個平常的姑娘，她生得看去秀麗柔弱，但那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裏，不時放射出威稜逼人的光芒，令人有一種凜凜然的感覺。

鳳姑姑娘聰明透頂，王御史這種神色如何能瞞的過她，只見她展柳眉，含淺笑，神態一變，立時又恢復那種嬌媚如花的少女本色，和王夫人有說有笑，偶而，也和王公子談上兩句，這就是鳳兒她與衆不同的地方，她的美媚，直令人心醉神迷，又使你心神震蕩，有時，她熱情奔放，直似春水一般的溫柔，有時，她冷若冰霜又像鋼鐵一般的堅冷，不要說鬧得毓麟公子又愛又怕，就連王御史夫婦對她也有點莫測高深了。

那馬車又經過數日行程，已進入安徽境內，他們過臨泉，阜陽，取道正陽關南下巢湖，這一路一片平原，王御史歸心似箭，一大早就催着車夫上路，車離正陽關奔馳南下，中午時經過一片枯林旁邊，突然間林裏傳出一聲尖銳悠長的哨音，鳳兒聞聲色變，也顧不得在王御史他們面前現露眞實面目了，霍然搶到車門前面，吩咐車夫停下車子，她回頭對王御史等說道：「老爺，夫人，前面枯林裏恐有強盜，你們守在車上不要亂動，待小婢到前面看看。」說完話，也不等王御史他們回答，一翻身就下了馬車，一溜烟似向林中迎去，可笑王御史等和那個車夫，八隻眼沒有看清楚鳳姑娘是怎麽樣下了車子。

中篇
武俠
創作

玉環緣

臥龍生撰

在距北京城廿里的姚王莊上，住着一位退休的官員，名叫姚文逸，他是個廉正的人，所以在他數十年宦海浮沉中，仍然是兩袖清風，他祖籍宛平姚王莊，幾十年官場生活後，他又回到他生長的地方住了下來。

姚文逸雖然不算富有，但靠祖上遺下的百畝良田，日子還過的不錯，加上村人都對他敬重異常，無形中他成了姚王莊上說話最有分量的紳士，很多困難糾紛，只要經過姚文逸幾句話，立刻可以平息下去，漸漸的他成姚王莊居民們崇拜的偶像，不管發生什麽重大的事件，都請他出面作公正的評判，每次他都能作公正裁決，使双方當事人感到滿意，因此，自他歸隨原籍以後，三年來姚王莊再沒有發生過一件訴訟案件。

這是個隆冬臘月，一夜西北風帶來了滿天大雪，把北京城週圍數十里內，裝扮的遍地瓊瑤，茫茫無涯，變成了一片銀色世界。

天亮了，大風雪也變成了強弩之末，斷斷續續的飄飛着零落的雪花，姚文逸雖然過慣了宦海生活，但他仍保存着早起的習慣，這是他歸隱故鄉來，所過第三個冬天，天已亮他就起身，緩步出室，看天地一色銀白，雪飄雲封，景物幽麗，家人長工都還在酣然夢鄉，姚文逸慢慢的走到大門跟前，打開兩扇黑漆大門，冒着迎面冷風，縱目四顧，興致勃勃的欣賞着雪景。

隆冬晨寒，姚王莊一片寂然，鄉人們一年辛苦，難得遇到這年關季節，農作清閑，誰不願多睡一時懶覺呢？

姚文逸雖然已是五十三歲的人，但身體還很健壯，他被這醉人雪景引誘，忘記了凜冽寒鋒，信步向村外的走去，每走一步，就在那白色雪地上，留下一個深深走脚印。

驀地裏，冷風中飄來了一陣斷斷續續的呻吟聲，雖然微弱，但却嬝嬝不絕，似乎那呻吟中還加雜着忿怒和感嘆，姚文逸怔下神靜靜的站那兒，分辨出傳來的方向，然後皺皺眉頭，順着傳來的呻吟聲，向一座破廟走去。

那座廟小的可憐，供奉着一對久絕香火的土地公婆，香案上蛛網盤繞，積塵盈寸，斷簷殘瓦，滿目破落，在那間僅可容人的廟裏，橫躺着一個滿身血污的老人，從頭到脚負滿十餘處傷痕，血在他身上凝成一片片紫色冰塊，双目閉着，不時發生陣陣呻吟，看樣子只餘下噓氣的份兒了。

姚文逸看到這慘絕的情景，不由打了一個冷顫，慌忙蹲下去，右手摸摸那老人前胸，覺着心臟還在跳動着，這時姚文逸不再遲疑，狂奔着跑回去，叫起來兩個長工，帶着軟榻，希望能救回這垂死的老人性命。

當他們又趕回小廟的時候，老人已唵唵一息，連呻吟聲都沒有了，姚文逸讓兩個長工把老人抬回自己家中，悉心爲他治療，不過老人負傷太重，姚文逸雖盡了最大的心力，仍然沒法使老人好轉。

這樣過去了半天，姚文逸一上午都呆坐在老人病榻前，一張太師椅上出神，室中燒着一盆炭火，暖暖的毫無寒意，老人身上傷處血水結凝冰的塊，都換上了白色紗布，忽然他睜開了垂閉的双眼，姚文逸很快站起來低聲問道：「你現在怎麼樣……」老人臉上浮現出一個淒涼的微笑，那微笑混和着疼苦和感激，他對姚文逸道：「謝謝你一番好意，不過，我自知沒有希望了，總然有靈丹妙藥，也不能使我活過今天。」

姚文逸搖搖頭嘆了一口氣問道：「你是那裏的人，是不是遇上了土匪，可是我們姚王莊附近，一向是很清靜的，幾年來從未發生過這樣事情。」

老人苦笑一下答道：「他們從很遠的地方追我到這裏，這不是一般搶刼的案子，你不要去報官，那樣會使你招致極悲慘的後果，以後自會有人代我報仇，不過……我死後，你必需把我裝在一個很好的棺材裏，最少在五年中它不被虫蟻毀壞了我的屍體，還有我身上所有東西，那怕是一寸破布，亦必需和我一起埋葬，這些事你必需做到，不然你一樣會遭到悲慘的後果……」

老人話說到這裏，房門外面，忽然進來了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一身黑綢子棉襖，生得異常清俊，尤其是兩隻又大又圓的眼睛，黑白分明，透着超人的聰明，老人噓下去沒有說完的話，指着那孩子問道：「這孩子是你的什麼人？」姚文逸聽那受傷老人一席話後，他數十年宦海經驗判斷，知道：老者不是一個平常的人，他說的話，決非故作驚人之言，這時見他又問到自己的孩子，只得答道

「是犬子，他叫姚玉琪……」老人不等姚文逸說完話，拚扎着對那小孩子點頭笑道：「小娃子，你過來……我有東西送你。」玉琪幼年隨文逸宦海升遷，走過了很多地方，又聰明又膽大，見老人喚他，隨走近病榻邊，恭恭敬敬施了禮才說道：「老伯伯，你有什麼吩咐嗎？」

那老人看着玉琪點頭微笑，忍着右臂傷疼，從懷中取出一個雕刻精緻的白玉環，送到玉琪面前說道：「孩子，好好的收起來，將來她自然會來找你……」老人說到這裏，一陣急喘，不住的連聲咳嗽！姚文逸看那隻玉環色擬羊脂，雕刻着精緻的花紋，知是名貴寶玉，不由吃了一驚答道：「這怎麼可以，如此名貴的東西，他怎麼敢受？」老人搖搖頭，斂去了笑答，說道：「我老頭子一生做事，說了就算，從沒有人取違背過我說的話，這東西又不是我偷來的，他爲什麼不能要……」老人幾句話，簡直是有點不講理，姚文逸皺皺眉道：「琪兒，你收下吧！謝謝你伯伯的恩賜，」玉琪見父親說叫收下，才敢伸手接過玉環，又對那老人深深一揖，老人臉上又浮現一絲笑意，對着姚文逸說道：「剛才我講的話，希望你都要做到。」姚文逸點點頭，老人帶得一份痛苦的微笑，全身一陣抽動，人也跟着絕了氣。姚文逸再伸手摸他心臟，脈膊，都完全停止了跳動。

老人死了，姚文逸果然照他說的話辦了，除老人送給玉琪的那隻白玉環外，其他的物品，和老人的屍體，一起裝在一口上好的棺材中，埋葬在姚王村西邊一棵高大的白楊樹下面，那老人身上究竟還帶有什麼東西，姚文逸沒有檢查過，自然也不知道，他又替老人立一個石碑，因爲他不知道老人的姓名，只在上面寫着：

「無名老人之墓。」

他想，以後如果有老人的家屬找來，就讓他的家屬，把老人的屍體運回他的故鄉。

可是一年二年三年過去了，老人的死，就像消失的雲烟，除了偶而看到老人送給玉琪那隻玉環，還能追憶起這件事外，差不多白楊樹下，那片埋葬老人地方的野草，快要掩蓋住石碑了。

第四年，玉琪已經十八歲了三年多來他雖然每天佩帶着老人送他的玉環，可是始終他沒有詳細的觀賞把玩過一次，這夜裏，也一個人在書房裏做功課，無意中摸到了胸前佩帶的玉環，立時取出來在灯下把玩，初看只不過覺得那是一塊美玉做成的指環上面刻有很好看的花紋，可是細心觀賞以後，立時吸引了玉琪全部的心神，只見那指環上精緻的花紋，在灯光映照下，變成了翠綠的顏色隱約顯出起伏的山水，翠綠色的花紋受燭火照射後，愈來愈明顯，漸漸的全室中都變成一片碧光，玉環上景物也

逐漸擴大，…………一座突立的巨峯上，倒垂一條瀑佈，在峯底集成了一片湖波，湖水中浮沉着一個半裸少女，那少女秀美絕倫，微翹着嘴角，笑的像百花怒放，…………幽美的境界，絕世的玉人，看的姚玉琪眼花繚亂，他忽然長長的嘆口氣，自言自語說道：「啊！這一定是天宮中的瑤池了，這女人一定是偷吃后羿靈丹升入月宮的嫦娥了……」

他正在心馳神往，喃喃自語的當兒，突覺着一陣涼風襲面，吹得桌上燭光搖擺不定，姚玉琪再定神細看，不由嚇的連驚叫也叫不出聲了，只見桌前面站着兩個黑色衣服大漢，每人手中都握着一把明晃晃的單刀，兩人都長着一寸多長的鬍鬚，掩住了下顎和嘴吧！四隻眼睛像電一樣，閃着忿怒的光輝，左面那個大漢用手指着玉琪手中的指環問道：「你從那裏得到這隻玉環，希望你能老老實實的說出來，如果有一句慌話，立刻把你斬為兩段。」說着話，手中單刀在玉琪面前一搖，立時有一股寒氣吹在玉琪臉上。

姚玉琪本來心裏非常害怕，聽了那大漢的問話後反而變得鎮靜起來，他知道此刻是生死的關頭，老人所贈玉環，是一件稀世珍寶，而且和這兩個大漢必有着深切的關係，突然他耳邊響起三年前，老人送他玉環時的遺言說：「孩子，好好的收起來，將來她自然會來找你……」這她是誰呢？是不是就是眼前這兩個執刀大漢呢？……。

玉琪只管出神回憶往事，一時間忘記了身制虎口，只要那兩個大漢任何一個手中單刀一揮，玉琪立刻就身首異處，他這份出乎常情的鎮靜神態，反而使那兩個大漢也變得溫和起來，站在靠近玉琪的一位大漢把單刀還入背上鞘內笑道：「小兄弟，你不要害怕，也許你是無意中拾得這隻玉環，這玉環雖然是一件稀有的寶貝，但我們主要的是查訪那位帶着玉環的主人，只要你能詳細的告訴我們事情經過，我們自然不會加害你，如果你說一篇慌言，就是現在能把我們蒙騙過去，可是以後我們也會查明白事情經過，到那時不但你要受到極慘酷的懲罰，就是你的家人，同樣的要被你帶累的濺血慘死。」說到慘死二個字，大漢眼睛中忽的放射出兩道奇光，尤如冷電中挾着利劍，直刺入玉琪心的深處，可是那眼光一瞬間又完全消失，代之而來的是渴望和期待……。

玉琪是個非常聰明的人，他知道日前的形勢自己的生與死，完全繫在兩人的一念之間，剛才人家怎麼進來的自己一點也不知道，那麼這兩人一定不是平常的人，說不定就是小說裏寫的俠客，或者是江洋大盜，不管怎麼說，這兩個人都有着了不起的本領，殺一個人，在他們眼睛中就像踏死一個螞蟻，老人的死和自己毫無關係，自然不需要欺騙人

家，他心裏風車般一轉，決定據實告訴人家無名老人死前贈送玉環的經過，立即點點頭說道：「好吧！我告訴你們得到這隻玉環的經過，那時三年前的一個冬天，已經到了快要過年的時候，我父親在一個下雪的早晨，救回來一位滿身血汚的老人，他身上到處都受着刀傷，我們雖然盡了最大的力量，請了很多大夫代他治療，可是沒有辦法挽救他垂危的性命，經過大半天的時間，他終於死了，這隻玉環就是他在死前一刻時間中，贈送給我的。」

玉琪話說完，那兩個大漢的眼中同時滾下來黃豆大小的淚珠兒，兩個人同時平伸左手，跪下去一隻右腿，右掌橫在胸前，像是在祈禱一樣，玉琪自然搞不清楚他們在做的什麼，過了半響工夫，兩個人又站起身子，同聲問道：「那老人的屍體呢？」玉琪答說：「老人死前告訴我的父親說，用一口好的棺材把他所有的東西，和屍體一塊成殮起來……」右邊的一個大漢追着問道：「那老人的屍體埋在什麼地方你知道嗎？」玉琪點頭答道：「在我們姚王村西面一棵白楊樹下，我父親還特的給他立了一個石碑，因為老人始終未說他的姓名，所以那塊石碑上只寫着無名老人之墓，我們希望他的家人，將來能把老人的屍體運回到他的故鄉。」

兩個大漢點點頭，左面一個又問道：「老人在送玉環給你的時候，對你講過什麼話嗎？」玉琪沉吟了一陣，好像是在回憶老人死時情景，過了一陣，才指着桌上的玉環說道：「當時老人送我玉環，我本不敢接受，後來他生了氣，我不忍看他生氣，父親又吩咐我受下，我才接了過來，他讓我好好的收起來，說以後她自然會來找我，這個她是誰，我跟本就不知道，如果你們是老人的家人，這隻玉環自然應該還給你們……」玉琪的話還未說完，猛然又是一陣勁風，從窗口裏飛進來一個全身黑衣的少年，那少年看上去大約有廿三四長像英俊，背插長劍，和這兩個大漢迥然不同，他落在玉琪跟前說道：「那麼你是不願意要這隻玉環了，我以千金黃金，十顆明珠收購如何？」

這時，兩個大漢的臉上都浮現出莊嚴不忿的神色，四隻眼都瞪着玉琪看他怎麼回答，姚玉琪本想問清楚兩個大漢，如果是老人的家人，就把這玉環送還給人家，現在又飛進來一個黑衣少年，而且一開口就出千兩黃金，十顆明珠收購玉環，這證明他們都非老人的家人，最低限度他們都沒權利繼承為玉環的新主人，他人本聰明，心裏頭打個轉，立時覺着事情有點蹊蹺，這當兒他的恐懼心已逐漸消失，再看兩個大漢滿臉不忿神氣似非對己，而那黑衣少年兩隻眼不停的望望他，望望玉環，那神情貪婪中帶着焦急，姚玉琪壯着膽答道：「這玉環是老人死前指明贈送給我的，除非他是老人的兒子，家人

，我可以送還他以外，即是在多的黃金珠寶，我也不能出賣。」姚玉琪幾句話，那黑衣少年的臉上完全變成了慘白的顏色，他失望的望着那隻玉環，目瞪口呆的講不出一句話，右邊的大漢很溫和的對姚玉琪說：「今晚上的事情，你不要告訴別人，最好連你的父親也不要講，好好的收着玉環，她會來找你的，」說完又拉拉黑衣少年的衣袖道：「十二郎，你要幹什麼，走吧！」黑衣少年無精打彩的和兩個大漢退出了姚玉琪的書室，房中又恢復了一片沉寂，玉琪望着書案上玉環發楞，想起剛才的經過，好像是做了一場夢樣。

玉琪果然遵照大漢臨行的吩咐，連父母也沒有告訴，只是對那隻玉環珍視起來，他想到玉環除了本身的價值之外，另外這牽引着一個人，只是這個人是誰，和玉環有着些什麼關係，他却想不透澈，每天夜裏他都在燈下把玩玉環，那突立的巨峯，那倒垂的瀑布，尤其那個半裸嬌軀秀逸絕倫的少女，都印留他心的深處，他每天期待出現奇跡……可是兩個大漢和那個名叫十二郎的黑衣少年走後，尤如一去黃鶴，一直沒有一點消息……。

一天兩天過去了，一個月又一個月過去了，姚玉琪仍和往常一樣，平靜的像一湖秋水，只有姚玉琪的心中却翻起萬丈情波，他被玉環隱現的圖案中那半裸少女，吸引了全部心神，自從他發現玉環中少女的倩影後，就覺着天下所有的美女都不足和她相提並論，玉琪幼小隨父親宦海飄浮，在他記憶中確實見過不少很美的女人，可是沒有任何一個女人的美，及得那玉環中少女的千分之一，漸漸的他懷念加重，雖然他還不敢相信那玉環中少女眞的是人，也許那只是巧手名匠精心雕刻的一個幻影，但玉琪已被那玉環中少女的幻影所迷，每天夜裏，他必須把玉環拏出來，玩上很長的時間才能够入睡。

這樣整整的過去了半年，姚玉琪入魔漸深，人逐消瘦，姚文逸夫婦都是半百以上的人了，只有玉琪這一個孩子，父母天性那不關心，二老雖然苦苦追問愛子病源，但玉琪只是微笑搖頭，稱辯無病，二老一時間也找不出原因何在，空自發急，就在姚文逸夫婦追問愛子病源的第二個夜裏，奇跡終於出現了。

那晚上，玉琪仍然和往常一樣，在自己書房中把玩玉環，這是他半年來每夜必修的課程，從未間過一次，天氣約到二更左右，玉琪還在對着玉環發呆，忽然長長嘆口氣，搖搖頭，正想收起玉環，回臥室安歇，驀覺一陣醉人幽香，隨風送來，玉琪回頭一看，書室後壁一扇窗子，不知何時已被人打開一個絕世無倫的美麗少女，站在他身後三四尺遠的地方，不住望着他微笑，一身白衣，秀髮披肩，明眸皓齒，艷光照人，玉琪被那白衣少女的美麗，震懾住全部心神，望着人家說不出一句話來。

倒是那少女相當大方，姍姍蓮步，走近玉琪身邊笑道：「你是不是怕我，要不，為什麼不說話呢？」玉琪搖搖頭答道：「我不是怕，我是在想我好像見過妳。」少女微笑着點點頭道：「不錯，你是見過我，不過那不是我的人，而是玉環上雕刻我小時的圖像。」少女說完話，笑容突斂，粉臉上立時罩上一層哀愁，兩個圓圓的大眼中，也含蘊着兩包淚水，她緩緩伸出一双白玉般的手從玉琪手中取過玉環，另一隻手握着玉琪左手，把玉環套在玉琪左手無名指上，笑道：「從此時起，我就變成了你的妻子，這是我父親的遺命。」說着，她把一個玲瓏柔軟的嬌軀緊緊依偎在玉琪身邊。

書室內一隻高燃紅燭，後被窗外透進來陣陣冷風，吹的光影搖曳不定，玉琪却被那白衣少女身上幽香，熏的意酣神醉，不自覺握着那少女一隻軟綿綿的玉手，白衣女本來是嬌軀依偎在玉琪的右側，微揚着頭，枕靠在玉琪右肩上面，兩隻大眼睛却注定着後窗外面，臉色嚴肅，柳眉微蹙，好像在回憶一件極痛苦的往事……。

玉琪握住那少女手後，白衣女的神態亦漸漸的開始轉變，她慢慢的回過頭來，搖擺燭光一明一暗，照着她嬌艷欲滴的粉臉，點漆双瞳，閃閃生光，不住在長睫毛裏轉動，嘴角上含蘊着淺淺的笑意，明麗中另透着一種高尙透逸的風範，那像雪山中湧開着一朵白蓮，雖然她溫柔的如一池春水，但玉琪確感覺那溫柔中潛藏着一種至高的尊嚴，令人不敢稍涉遐想，凜然難犯……不由徐徐的放開握着那少女柔嫩的手……。

白衣女看出來玉琪的恐懼神色，望着他笑道：「你總是有點怕我對嗎？這也難怪，像你這種出身名門的貴公子，怎麽能和一個做強盜的女人處得來呢！」說着拉玉琪在椅上坐下，自己回身去關上窗子，也搬一把椅子，坐在玉琪對面，很鄭重說道：「我父親在死時送你那隻玉環，是我們渤海幫幫主的信物，只要持着這隻玉環，我們渤海幫的人都得接受你的命令，玉環上雕刻的山水景物，就是我父親生前靜居的地方，那浮戲水中的女孩子，是我兒時的頑皮像，十年前，我父親請一個雕刻名匠，費了兩年的工夫，刻在玉環上，我父親有十二個弟子，他們都對我很好……」說這兒，微微一頓，看玉琪瞪大着兩眼，滿臉焦急神色，知道這位出身宦門的貴公子，已完全心動，不由微帶羞意淡淡一笑，又道：「我父親看透了他們的心事，知道他們都喜歡我，隨借一年一度，渤海幫的大聚會上，當衆出示玉環，並宣佈不分幫內幫外將來玉環落在誰的手，誰就是他的女婿，並聲明只憑緣遇不准強奪

，這隻玉環本來只是我渤們海帮帮主的信物，經過那次豖會之後，又變成了我一生的命運的枷鎖，當時我雖然不願，但我父親一向言出法隨，從不悔改，又是在帮會上宣佈，無疑成了定局，我鬧了幾天幾夜，並幾次尋死，父親也被我氣得，老淚紛披，到最後仍是無法挽回，就這樣我的終身幸福算和這隻玉環結連在一起了，不過我想得這隻玉環的人，可能是我十二個師兄的其中一人，做夢也想不到，會落在你的手中。」

白衣女一口氣說出玉環的來歷，姚玉琪只聽得又驚又喜，看對面玉人美如嬌花，的是塵寰中絕代尤物，不由心中一陣迷糊，囁嚅着說道：「姊姊嬌擬天人，又有一身本領，我想姊姊一定是小說上記載的紅線，聶隱娘一流的人物了，我姚玉琪不過是一個凡夫俗子，怎麽能配載這隻玉環，我……願意把這隻玉環還給姊姊……。」

白衣女被玉琪一陣恭維，心中很高興，臉上不斷的露出媚笑，秀目深注，脈脈含情，微微一搖頭答道：「我父親一生從沒有一句話說了不算，這是他最後遺命，我這做女兒的怎敢違抗，再說他老人家選中的人決不會錯，我也……」我也怎麽樣，她不說了，只是用含滿着熱情的眼光注視着玉琪，兩頰上飛起來一層紅暈。

四目互注，凝視了良久，白衣女忽然變成了一臉嚴肅神色，慢慢的站起身子，走到窗邊，回頭招招手，玉琪那裏還有一點的抗拒力量，乖乖的走到人家身邊，少女偎在他左邊懷中，右手打開了一扇窗子，望着窗外滿天繁星，說道：「父親在天之靈，翠兒決定遵照你老人家遺命委身相侍你選中的女婿，……」隨着這幾句話，大眼睛裏滾下來兩行淚水，玉琪只覺着白衣女吹氣如蘭，中人欲醉，看她一臉憂傷神色，不自覺輕聲說道：「姊姊，妳不要再傷心了……」玉琪話未完，白衣女倏的回頭望着他問道：「你怕不怕死？」玉琪一怔神隨口答道：「能和姊姊在一起，我什麽都不怕，白衣女微笑下點點頭說：「那很好！殺死我父親的仇人，已被我們查到，約定七天後三更天，在我父親墳墓邊決一死戰，我們渤海帮的重要頭目都要參加這一場慘烈的搏鬭，仇人是關外黑道上的首領，叫飛稍大王，本領很大，並且也帶來他很多部下，也許我會在這爲父親報仇的決戰，被人打死，這樣自然不能再遵一場守他老人家的遺命，就是我們僥倖獲勝，你是他選中的女婿，必需要手捧仇人的首級，奠祭岳父亡靈，事過之後，另選出繼掌渤海帮的帮主，我才能和你成親，盡我作人媳，妻子的本份，如果你不怕，七天後和我一塊去參加這場搏鬭，如果你害怕，今晚上我就把清白的身子交給你，以慰我父親在天之靈的願望，然後你交還我玉環，從此後永不再見，這些事你想想再答應，不要到時後悔，因爲你和我一起去，如果我們打敗了，恐怕飛稍大王也不會讓你活着離開那裏……」白衣女話到這裏，倏然而住双目光似冷電，釘着姚玉琪靜待答覆。

這當兒，不知玉琪那來的勇氣，兩眉一挑毅然答道：「奠祭岳父遺體亡靈，是我應該盡的本份，就是刀山油鍋我也不怕，何况還有姊姊和我守在一起。」

白衣女聽完幾句話，點頭微笑，笑的一臉上柳媚花嬌，她握着玉琪一双手，輕聲問道：「告訴我，你叫什麽名字，今年幾歲，」玉琪說：「我叫姚玉琪今年十八歲姊姊，妳的芳名可不可以告訴我？」白衣女把櫻唇靠近玉琪耳邊說：「我叫葛小翠，比你大四歲，玉弟弟，等着，七天後我派人來接你，不要把今晚上的事告訴爹娘，免得他們受驚。」說完話，把櫻唇送在玉琪嘴邊輕輕一親，立時一縱身躍出窗外，姚公子慌的把頭伸出窗外四下探看，可是那裏還能見到葛小翠一點影子……。

七天後那夜裏月黑風高，姚玉琪滿懷着異樣心情，不住在書室中往來徘徊，他說不出是喜是怕，一顆心就像要跳出胸腔，大約有二更左右，後窗突然大開，一陣急風過處，書案上燈顫復明，兩個青衣美婢，垂手侍立玉琪身側，上首一個含笑問道：「你是不是姚相公。」玉琪點點頭，還未來及開口說話，下首一個女婢已搶先說道：「現在時候已經不早，小姐已在恭候大駕，既是姚相公，就請即刻動身吧？」玉琪迷迷糊糊的站起身，出了書室，又迷迷糊糊的被兩個青衣美婢挾持着飛上房子，外面早備好三匹健馬，二婢扶玉琪上了馬，一前一後擁護着急馳而去。

無名老人的墳墓，距姚王村不過里許路程，那消一刻工夫，已然到達，玉琪下了馬，被二婢帶着走到老人墳前，只見盈尺野草中孤立起一座青塚，兩邊雁翅般分列着四十名高矮不等的大漢，青塚前面另有四個大漢高舉着氣死風灯，葛小翠仍是全身白衣，對青塚肅面卓立，身後站有十二個全身黑色勁裝，背揷兵刃的武士，玉琪隱約認出，半年前，到自已書室的兩個大漢和那黑衣少年也在其中。另有一個長衫布履的老者，全都是面含怒色，眼蘊淚水，小翠回頭對玉琪微一點頭，兩個美婢立時把他推到小翠身側站着，長衫老者從右邊隊中一個大漢手中接過一束燃燒的檀香，交給小翠，葛小翠接過香盈盈下跪，玉琪回顧見別人都跪到地上，自己不自主也隨着曲膝，耳聞小翠充滿沉痛的聲音對青塚祝告道：「爹爹陰靈歸來，看女兒手刃殺父仇人：……」

葛小翠一語方畢，夜風中飄傳來兩聲凄厲的長嘯，她起身回頭，柳眉一挑，嬌聲喝道：「飛稍大

王來了，今晚上深望各位盡力殺敵，替帮主洗雪血債。」衆人躬身齊聲答道：「姑娘望安，我等萬死無恨。」葛小翠痛苦的臉色上浮現出一絲微笑，回頭又對兩個青衣美婢吩咐道：「妳們照看着他。」立時率着長衫老者，和十二個黑衣武士，在四十多個大漢擁護下，向西面疾行而去。玉琪也在兩個美婢仗劍保護下跟踪追去。

姚王莊西邊是一片亂墳墓地，野草叢生，青塚疊起，沉沉夜色中陰風森森，玉琪在兩個美婢衛護下西行里許光景，已達這片亂墳盡處一個空場上，兩邊的人已碰上頭，對方亦不下五六十人，爲首大漢，長像兇惡，身高約八尺左右，手橫一隻飛稍左眼已瞎，只餘一目閃動着神光，指着葛小翠等說道：「不錯，你們帮主，確實傷在我王某人手下，我和他仇深似海，殺死他傷一目夫復何恨。」說過話放聲長笑，其聲難聽已極，尤如荒野鬼哭。

葛小翠厲聲叱道：「你們以多打少，又先隱身暗中，用絕毒暗器把人打傷，才合力加攻，你們這種卑劣行爲，將爲天下武林朋友所不恥，……」

葛小翠一語未完，飛稍大王狂笑一聲答道：「老狗既死，江湖道上惟吾獨尊，諒爾黃毛丫頭，能有多大作爲，不如下嫁王大爺作妾，饒爾不死如何……：」飛稍大王話落口，小翠已氣的粉面變色，未及說話，身後十二名黑衣武士已各仗兵刃搶步飛出，齊聲說道：「姑娘何須和這種無恥小人多費唇舌，我等願打頭陣，替恩師復仇。」這十二個黑衣武士都是小翠父親的徒弟，小翠微一點頭，十二個人齊向飛稍大王撲去。

飛稍大王身後一陣嘩然，也搶飛出十二個勁服大漢，兩方面一語不發立時交上了手，霎時間兵刃飛舞，展開了一場血戰，十二個黑衣武士勇武絕倫，又都含恨發招，手底下狠辣異常，不大工夫，飛稍大王部下已五六個負傷送命，這以來，飛稍大王身後的人全都紛紛出手，小翠這面的人也都一湧而上，百多人展開了一場混戰，陰風森森的亂墳旁邊，一時間肉血橫飛，慘叫不絕，只看的玉琪心驚膽顫，混身發抖。

渤海帮方面的人，都存了替帮主雪仇的決心，人人奮勇，受傷不退，而且又都是百中選一的好手，十二個黑衣武士，更是狠猛異常，下手絕情，左蕩右決，兵刃飛舞處必有人應聲而倒。

飛稍大王看自己帶來的人，傷亡慘重，不由大怒，狂吼一聲，躍入戰圈，飛稍出手，只似風捲殘雲，渤海帮方面的人，四五個人的兵刃應聲脫手，十二個黑衣武士捨了對手合力圍住飛稍大王一個人猛攻，但仍是不能取勝，纏戰一刻工夫，有四個黑衣武士的兵刃被飛稍震飛，兩個虎口出血。

這時那長衫老者，從腰中抖出來一條軟鞭，長嘯一聲喊道：「你們閃開，讓我會會關外的綠林盜首飛稍大王有多大狠勁。」十二個黑衣武士應聲而退，連双方混戰的人都暫停手，老者軟鞭挾風獨鬪飛稍大王，鞭舞銳風勁吹，稍起斷草飛揚，老者身爲渤海幫副幫主，武功已達爐火純青之境，無奈飛稍大王造詣亦深，勁力奇猛，兩人火雜狠拚百餘回合，仍是半斤八兩，飛稍大王殺的性起，大喝一聲飛稍「神龍攪尾」，迎軟鞭一迎一絞，長衫老者運足臂力一拉，軟鞭應聲而斷，飛稍大王趁勢進步一掌，老者閃避不及，正中右肩，踉踉蹌蹌退幾步，吐出來一口鮮血。

飛稍大王戰敗那老者後，兇焰更長，渤海幫人相顧失色，猛聞一聲清脆的嬌叱，葛小翠仗劍急出，直取飛稍大王，看的人都替葛小翠揑把冷汗，因爲飛稍大王比起來葛小翠要高出一二尺，手中飛稍重達百斤，長有九尺，舞起來呼呼生風，捲起斷草沙石，聲勢確實驚人，葛小翠却是嬌小玲瓏，手中寶劍長不過二尺七寸，重不三斤多點，不要說接架人家飛稍，即是稍一接觸，恐怕寶劍不脫手飛去，就要被震斷，渤海幫方面的人故然擔心葛小翠的安危，就是飛稍大王帶來的人，也覺這樣秀美的大姑娘，如果死在飛稍下，實在可惜，所以双方的人瞪都大眼睛注定兩人拚鬪，渤海幫的人更是緊張異常，每個人都握着兵刃，準備隨時搶救小翠，玉琪呢？他這個時候爲擔心葛小翠的危險，反而忘記了自己，一步一步向前移近，貫注了全神，看着小翠在飛稍中，跳來縱去。

這時戰場圈外高挑着八盞氣死風灯，葛小翠衣袂飄風，和飛稍大王苦戰一百多個回合，猛然聽她一聲嬌叱，手中寶劍劃出一圈銀虹，人也飛起來二三丈高，跟着一揚手腕，只見灯光中幾十條銀線飛舞，接着就聽到飛稍大王的慘叫，他抛掉手中飛稍，双手蒙住臉，大跳大叫，葛小翠趁勢落下，一揮寶劍，割下來飛稍大王的人頭，這時，渤海幫的人，立時搶上去圍住飛稍大王的殘部斷殺，葛小翠手提着飛稍大王的人頭，喝令部下放走飛稍大王的敗兵殘將，掩埋死亡，才緩步走到那長衫老者跟前問都：「關叔叔，你的傷怎麽樣？」

長衫老者右手拂着顎下長髯，笑答道：「不要緊，這點傷我還能支撐得住，想不到妳已學得了老幫主的神針的絕技，看來只有妳能承受老幫主的衣鉢了，我已帶理近三年幫主，今天應該交還給妳了。」

小翠搖搖頭苦笑一下，拉着玉琪，走向老人的墳前，長衫老者，十二個黑衣武士，及渤海幫所來的人，都跟在兩人身後，那兩個衛護玉琪的美婢，早已先到了老人的墓邊，供上了祭品，小翠把飛稍大王的人頭，供放祭品中間，拉玉琪一同跪下，拜

了三拜哭道：「父親啊！女兒已替你報了大仇，我從現在起，就遵照你的遺命，委侍姚郎。」禱畢起身，回頭對長衫老者等大聲說道：「葛小翠遵幫主遺命，以玉環爲憑，下嫁姚郎，渤海幫就請關副幫主承任爲新幫主，老幫主的遺體就暫安息此處，有我每年和姚郎奠祭，現在，此地事已辦完，請各位立時和新幫主一同返回吧！」葛小翠說完話，渤海幫所來的人，立時一陣喧嘩，紛紛勸請小翠就任新幫主。

葛小翠舉起玉琪左手，把玉環遍示衆人後又道：「老幫主生前，宣佈以玉環決定我終身的時候，各位都在座親自聽到，難道你們不遵從老幫主的遺命嗎？……」衆人一見玉環，果然不敢再鬧，小翠痛苦的笑笑，又道：「現在我已決定實現老幫主的諾言，盡人媳妻子的本份，以後你們如沒有得到我和我丈夫許可，不准來這裏看我，時間不早了，各位就請動身吧！」

大家見葛小翠心志已決，知道多說無益，只得對着葛小翠躬身一禮，轉身離開了這片荒涼的墓地。

這當兒十二個黑衣武士中，有一個最年輕的，走在衆人最後，一步一回頭的看着携手併立在老人墳前的葛小翠和姚玉琪。

猛然聽到葛小翠充滿着痛苦的聲音叫道：「十二郎，你回來。」這一聲叫喊，使所有渤海幫的來人全都暫停了沉重的脚步，回過頭來。

十二郎緩緩走到小翠玉琪跟前，帶着滿眶熱淚笑道：「翠師妹，姚先生，祝你們幸福快樂。」

葛小翠也不自主流出來兩滴淚道：「十二哥，我們雖然青梅竹馬的一塊長大，但這是父親的遺命諾言，我是他的女兒，應該完成的心願，你恨我嗎？」

十二郎搖搖頭答道：「不恨……」

小翠點頭說道：「這樣才是我父親的好徒弟，我的好師哥……」說這裏回頭望望身後兩個美婢又道：「她們兩個都是從小和我在一起長大，平常對十二哥都很敬慕，我到別人家作媳婦，必須要親操洗炊，已用不着她們兩個，現在我把她們送給你，這樣可以趁了她們平日對你敬慕的心願，也可慰我一份愧咎，十二哥，我希望你不要推辭。」

十二郎還未來及答話，小翠已招呼兩個美婢，隨十二郎一同歸去，兩個美婢同時含淚對小翠下拜道：「姑娘，請妳好好的保重自己……」話到這兒，已泣不成聲，葛小翠揮手催促他們快走……。

夜風呼嘯，墓地荒凉，渤海幫的一群好漢，逐漸在夜色中消失，葛小翠含淚望着父親舊屬，和十二個師兄走的沒了影兒，她把一個嬌軀緊緊依靠在玉琪懷中，英風盡失，溫柔的如一隻依人小鳥……
……。

（完）

前記

新聞記者是一個被人仰慕的職業，而我，一個領有記者公會會員證的老牌記者，曾經咀咒過我的職業，也曾憎恨我的職業。

我所經歷的這個故事并不是最驚險、最詭異的，但是，它使我深深難忘，我常常想，讓我把這個故事寫出來吧，這樣，糾纏着我靈魂的事情或者會由文字裡發洩出來，使我從此以後得到謐靜。

於是，我決定把這故事寫出來。

我會向人家說這件事是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可是，我內心知道，這件事是我生平所遭遇到的不易忘記的事情之一，它使我神經痊癒，使我身體顫抖。

雖然我現在還拿着筆在寫稿，雖然你在許多大集會場上會發現我在採訪新聞，可是，我曾經發誓過：「我永遠不跑新聞了，不然，我這兩條腿斷了吧！」

我違背了誓言，不但是現在，自從我脫險以後回到報社時，我差不多立刻拿起了筆，一個愛報紙的人，一個愛看編輯先生染滿漿糊的手指的人，除了幹新聞記者之外，又有什麼好做呢？

我重新拿起筆來時，是應誓了的，就在我第一次領薪水時，摔了一跤，睡了四天，兩條腿的傷勢才復原。

我爲我的故事受過很大的折磨，在我以後的故事中你可讀到，讀者，如果你希望做個新聞記者的話，我的故事，或者會對你是一個好的經驗呢！如今，我已經快樂了，我在一個有溫暖和歡笑的房子裡的一角來寫這個故事，我的所遇是驚險的，是詭異的，但是，請不要爲我的安全當心，我現在是很平安的。

第一章　重逢

我是金山自由日報的記者，我的工作就是把許多聽到的、看見的稀奇事兒寫出來，交給編輯先生刊出在第二天的報紙上，供讀者閱讀。

我的這份差事，有苦也有樂，苦的是風天雨天都要在外面跑，還要挨採訪主任和編輯先生的官腔，不是這個字用得不妥，就是那一條新聞漏掉了，他們說來頭頭是道，弄得我老是啞口無言，樂呢，當然也是來自採訪主任和編輯先生，他一聲：「棒！」總使我高興得了不得，稿寫得使他們中意已經不容易，還會說我好，這是太了不起的事。

因此，我是常常希望能寫出傑作來的。

我還忘了說，不但是採訪主任和編者先生的好評，更重要的是讀者的讚美，在火車中、在咖啡室裡、在茶座上、在公共汽車候車站等地方，我常常听到讀者以我所寫的新聞作爲談論的話題時，我心中的高興，是可想見的，那如同一個很醜的女人，她從來沒有被人家讚美過，第一次被人稱讚她很美是一樣的，第一次的讚美，是使她終身難忘的。

由於這個原因，我經常單獨採訪，我遊過金山市的鬼屋，在那傳說有鬼的房子裡，我住了三天三夜，助手在第一個夜晚就跑了，人們都以爲我被鬼駭死了，三天後，我安然離開，在自由日報上，我發表了我的「鬼屋探險記」，在金山市轟動一時；一個殺人的兇手，被關在死囚的黑牢裡，我和他一起在牢中住了十天，發表了我名噪一時的「獄中作客記」，金山市的旁邊金山，有一座山洞，許多人都說裡面有石桌、石椅，原是修行養道之所，也有人說裡面都是毒蛇猛獸，我探險以後，發表了我的「幽洞」，指出裡面空空如也，什麼都沒有。

我并不是想以詭異，古怪的事情來迷惑自由日報的讀者，在我的職業上，就是新奇的，我需要滿足讀者的新奇感，況且，我還覺得新奇是一種知識，使讀者多知道一些東西，那麼，對於他做人做事或者都會有帮助的。

這是我工作的性質，也是我做事的藍本，從這裡可以明白兩點，一點是我不是一個怪人，我對於稀奇事情有興趣是屬於職業方面的，就像一個教師不能離開黑板、粉筆、書本，工人不能離開鐵砧、鎚、刀、

鐵等理由是一樣，另一點就是我接受一次挑戰，也是屬於職業的冒險，不是血氣方剛，一時的感情衝動，貿然的把生命拿來開次玩笑，如果有人作這種想法，不但是侮辱了我個人，同時，也侮辱了我的職業，他是應該為此歉疚不安的。

時間是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五日的上午九點鐘，這個時間，我終生難忘。

金山市的八月，已經是秋天了，氣候漸漸嚴寒，楓葉紅了，天也高了！

那天九點鐘我去自由日報，報社在自由路上，我剛從另一條街跨上自由路時，碰到我們的採訪主任，他向我兩手一攤說：

「老畢，糟了。」

我看他那樣緊張，心中一動：「什麼事，主任，是漏掉新聞嗎？」

「大新聞，」主任說：「我剛剛從保安團出來，馬團長親口告訴我，黑囚被人刼走了。」

「大新聞。」我重覆一句。

我們幷排向報社走去，這時，陽光照着我們倆人，氣候很怡人，主任邊走邊告訴我：「昨天黑囚起解送到保安廳去，走到黑龍嶺的時候，押送的十幾個人被繳了械，黑囚和他的同黨跑了。」

「是黑龍嶺嗎？」我問。我想這個不可能的，黑龍嶺距金山市八里路，這樣近的地方，匪徒敢刼人嗎？

「是黑龍嶺，」主任說：「你可以知道匪徒多麼厲害，他們知道在遠處動手是不容易的，因為押送人員會防備，可是，他們近在城郊，押送人員心想這附近當然沒有問題，不料問題就出在附近。」

「保安團派人去追了嗎？」我問。

「馬團長說他的部隊昨日立刻奉派出城，可是，沒有消息，因為他們把新聞封鎖了，所以我們沒有知道，今天一定發稿。馬團長還請我不要發，我才不管那許多。」

我說：「我在『獄中作客記』中曾經說過，要是黑囚不在金山市處決，那麼，解送時千萬要小心，那人是個恐怖的傢伙，他殺人眉毛動也不動的，不料還是被人刼走了。」

「馬團長告訴我是七個人幹的，」主任說，他的話說得很快：「當他們到黑龍嶺的時候，七個人突然從樹林中走出來，他們都是短槍，押送的人一點辦法沒有，黑囚就這樣刼走。」

我拆開那封信時，使我大吃一驚。

「那一定是他同黨幹的。」我猜測。

「當然，」主任說：「黑囚這傢伙本身充滿了危險。」

話說到這裡，有一個熟人走過，他有事要和主任談，我獨自去報社。

我剛走進報社大門，門房叫我：「畢先生，你的快信。」

「我的快信？」我心中奇怪，那來的快信？因為我一天到晚要寫新聞，要跑新聞，我是很少寫信的，因此別人也很少寫信給我，除了舉行記者招待會的通知外，一年當中，我不會有幾封信，有人寫快信給我，這還是破題兒第一遭哩！

那封信的封面上寫着：「金山市自由日報畢珍先生收」這十二個字，後面沒有地址，字體歪歪斜斜，不會比一個讀過初中的學生寫得更好，寫這封信的人，最多只有讀小學的程度，那字體我不認識，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那樣蹩腳的字，我有一個印象，就是寫這樣的字的人，是沒有資格寫信給我的。

回到辦公室坐下來，我拆開那封信時，使我大吃一驚。

記者先生：

我們兄弟讀了你關於我的報導後，大家都感到快活，要是你有勇氣，請你到我們那裡去作客，那不比在獄中好些嗎？監獄中那些賊崽子的臉，也可眞不好瞧。

要是你有勇氣，就請來吧，你可從金山市到林口關去，在路上某一個地方，兄弟們擺隊歡迎。

黑囚　八月十四日

我是一個有勇氣的人，也是一個不會被一般凶殺案件驚動的新聞記者，但是，黑囚的來信，卻給我一個困擾，這個傢伙爲什麽垂靑到我這個拿筆桿的呢？他怎不投書給馬團長，和他決一死戰呢？我想，他的兄弟們大約是不喜歡我的報導，打算要我去殺掉我洩憤吧！

那篇「獄中作客記」，我寫得很賣力，我把黑囚描述成一個罪大惡極的人，他受審判時，曾經供認殺死二十個人，強姦無數個婦女，四十歲的人，已經做了二十五年的強盜，當他被送進死囚牢之前，他向審訊他的人說：「我會再殺一、兩個人，那個人就是你，假使你判處我的死刑的話。」他頓了一下：「第二個我要殺死的是—報信的人。」

我和他在一個牢裡度了兩天兩夜的時間，他戴着脚鐐手銬，而我祇是和他在一起，觀察他，評論他，看一個強盜爲什麽會做強盜的，我和他相處了兩天一夜，他沒有說一句話，問他的話，他也不回答，他的那双三角眼，凶惡的帶着獸性望着我，在那光線黯淡的囚房中，那是可怖的，如果換了另外一個人，他決不敢在裡面呆兩天兩夜。

我也怕他會謀害我，監獄人員也反對我和他同居在一起，可是，我非要和他在一起不可，由報社擔保我不會和他串通逃跑，又利用了新聞記者許多特權，我才進入死囚牢，一進去我就向他說：「朋友，在庭上我曾經聽到你說過祇打算再殺兩個人，那是審判長和報信的，我是自由報的新聞記者，我叫晕珍，我是怕死的，你不能殺我，如果你殺了我，我的朋友會在報紙上發表你殺死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化人，你會受到江湖上的每一個人的嘲笑。」

他聽了，祇盯着我瞧，一句話沒有說。

死囚牢是可怕的，鐵門，高窗戶，窗欄也是鐵的，四週都是天滑的水泥，堅硬得像鐵一樣，到處是稻草，沒有別的東西，走廊上一盞吊得老高的電燈，發着昏黃的光，日夜都亮着，黑囚鐐銬的響聲，特別動人。沉默了兩天一夜後，他沒有開口說話，我知道採訪不到東西了，打算在第三天出去，那夜，我正在好睡，忽然被黑囚推醒。

他双手舉着，低沉的吼着：「小子你聽着，叫一叫，我就劈下來。你馬上想辦法把我弄出去，我的辦法是你向那些賊崽子要火抽煙，他們會給你，他走後把那些稻草燃着，當做失火，他們必會救我們出去，換一間牢房，這裡不好受。」

我鎭靜的問他：「你打算換一個牢房逃跑，是不是這裡你沒有辦法想？」

他不理我，說他自己的：「要不聽我的話，你的狗命是不長的！要是我老子有命了，你他媽的也有辦法，聽着，我有你挑也挑不動的鈔票和黃金，你要多少都有，要是不答應，姓晕的，你……。」

他的話沒有說完，一道手電筒的電光射進來，看守看到他打算行兇，喝着：「該死的東西！」

黑囚听到說話聲，滾到一邊去躺下來，看守打開門，迫着我離開死囚牢。

黑囚，是一個陰險的人物，他和我相處兩天多的時間裡，一句話沒有說，他明知自己一定會判處死刑，一點也不沮喪，他似乎有充份的把握，一定能在最後逃走。他的名字叫朱黑，他的外號叫大黑，這個名字在幾百里路之內，是響噹噹的，黑囚是我加給他的名字，因爲他是一個囚犯，叫他黑囚是適宜的，在「獄中作客記」的特稿中，我就這樣稱呼他。

他生成一張黑色的臉，絡腮鬍子、三角眼：大嘴吧，看起來是陰沉沉的，他似乎祇有憤怒，或者是說他生成一個一天到晚在生氣的人，冷酷而無情，孤獨而暴虐，我起初的觀察，和以後所見相印證，沒有多大差別，我們幹新聞記者的，有時係是需要一双新聞眼的，我的職業使我嫉惡如仇，因此，我在「獄中作客記」的文中，稱他爲「獨夫」，稱他爲「早就該死的人」，稱他爲「兇手」，說：「我們這個美好的社會受他的害太深重了」，我也建議說：「殺了他，替死去的人復仇。」

「黑囚搶刼、殺人、姦淫，無所不爲，壞事做盡，」我在特稿中說：「這種人，多留在社會一天，便給社會增多一分趾辱，讀者當還記得，他在法庭上還咆哮說要殺死審判的人。」

迄今為止，我重讀我的「獄中作客記」，我的信念依然如此，像黑囚那樣的人，是該處以極刑的。

我收到他的信，心中萬分驚奇，這個殺人犯會記得我的名字，幷且邀我去會晤他，他是太張狂了，我相信像他那樣的人，如果我落在他的手中，還會有活下去的機會。，那就是奇談了。

我反覆讀他的來信，心中對他的狡滑由衷的欽佩，從金山市到林口關有一百五十多里路，那條路都是叢山峻嶺，出名的強盜窩，馬團長的保安團曾經多次出擊，都沒有收獲，我如果去了，那眞是像羔羊投進虎口；黑囚說在這段路上有人接我，是怕我知道他的窠穴，報告了馬團長去剿滅他和他的黨羽，他這樣說路上有人接我，我是沒有辦法報告的，我不知道究竟在那個地方有他的「兄弟」等着我，報告給馬團長，他也沒有辦法，那一百五十里長的路途，誰知道那個地方潛伏着人呢！他的打算是使我去上他的當，然後砍掉我的腦袋，郵寄給自由日報的社長。

他自稱爲黑囚，可見他已經憎恨我了，如果我去了，毫無疑問的他會殺掉我，新聞在一個新聞記者是重要的，生命在一個新聞記者也是重要的，沒有了生命，也就無法再跑新聞了，兩相對比，當然是生命的價値大，於是，我決定不理這封信。我說他是封信，祇是最初的印象，到以後，我覺得這不是一封信，而是向我挑戰的文書，我這種想法，是在我離開報社以後。

當時我決心不理這封信的，我把信放在口袋中，逛到金山咖啡室去，在那裡我有一個長長的沉思，我推翻了原先的決定，決心應約。

我想：「我怕什麼呢？我是一個新聞記者，我應該爲了新聞犧牲自己，就是死吧，爲了新聞而死，也是光榮的，像是一個戰士，他爲了保護人民和敵人作戰，和匪徒作戰，受傷、死亡，這不都是自己的職業嗎？爲什麼我不能？我懦弱嗎？我怕死嗎？我够一個新聞記者的資格嗎？」

當我想到這些的時候，我感到侷促不安，好像有人在罵我一樣，我的臉發熱，心中也跳得比從前快了，自責，一個人是受不了的，那是一種「靈魂的鞭打」啊！

我立刻掛了一個電話給採訪主任：「我要離開金山市一個時候。」

「有大新聞嗎？」主任問我。

「是的，我收到黑囚的信。」

「噢！」主任在那邊驚呼。

「他邀我去作客，」我說：「最初，我怕死，不敢去，現在我想穿了，決定去看看黑囚的兄弟們，說不定會找到大新聞呢！」

主任在那邊說：「聽着，畢珍，我以主任的身份命令你，不許你去冒險，懂得不，你是以自己的生命冒險。」

我說：「主任，我已經決定了，你阻止已經來不及了，在一個小時前，我自己也決定不去呢，可是，現在我決定去了，我—已—經—決—定，無可後悔。」

「聽着，畢珍，」主任說：「你說話的聲音在顫抖，你是害怕的，那麽，就不要去了，一定不要去，我以代表社長的身份和你說話。」

「我決定了。」我短促地回答他。同時解釋說：「我是怕的，因爲這個冒險，拿我生命作冒險，但是，這是我願意的，我們要爲自己的讀者，找點他們要看的東西，主任，你說是不是？況且，我仔細研究黑囚的來信後，我發現他似乎沒有殺掉我的意思，我去看看，或者沒有關係，如果我能見到他，並且能勸說他投降的話，那麽，在新聞史上，又可大書特書了。」

主任連聲說：「不行！不行！」

「我決定了。」我重覆說。

「聽着！聽着！」主任在那邊大叫：「從現在開始，你已經不是自由日報的記者，你不能採訪任何新聞，听清楚沒有？」

「主任，不要怕我生命受到威脅，」我說：「沒有關係，我是有計劃的冒險，其實，呆在金山市還是有危險的，譬如說我走在街中，被車撞死了，我呆在屋子裡，忽然牆倒下來壓死了，人死的機會太多了，我去那裡，幷不一定會死啊！」

「聽着，」主任厲聲說：「你已經被開革了。」

「你不能隨便革我的職，即使如此，我還是要去的，」我說：「主任，你想想看，養在玻璃缸中的金魚，牠的命運是怎樣的呢？除了死之外，牠沒有別的命運，由我去一趟，說不定我會找到驚人的新聞。」

主任沉吟了，他半響才說：「那麽，我和你一同去。」

「不，我一個人去。」

「等我來談談，」主任說：「一定要等我，畢兄，這件事太重要了，我們不能兒戲，你等着我來，我和你仔細討論一下，然後再作決定，還有，我們須向社長報告，你等我，一定的。」

「我勸你不要來，」我說：「你來時，我已經走了！」

說完，我放下電話筒。

我住的地方靠近咖啡室，我立刻回去加穿一件大衣，提了一個手提包，託鄰居照顧門戶，買了點吃的東西，，便開始動身上路。

我在金山市是一個人，我的父親早年去世，母親還在鄉下，她很少管我的事，在沒有牽掛的情形下使我具備了冒險的本錢，舉例來說，如果我結了婚，或者我有愛人，我是不是能够提起勇氣來從事許多冒險的採訪，是可以想見的。

最初，我對於未來的事情完全無知，如果我知道以後所發生的事情，并且要吃那樣多的苦頭，我是不是會從事這次冒險，也會愼重攷慮的，當然，如果我沒有這次旅行，我也沒有辦法得到這個寶貴的經險了，我也沒有辦法來述說這個故事了。

我離開了金山市通過一條狹隘的石路後，便是一條綿長的山道，那條山道是樵夫走出來的，他們爲了挑柴上街來賣，人多走得久了，就走出那條山道來。

山道在山脚下蜿蜒着伸了開去，在山道的遠處，隱約散佈着小小的孤獨的人家，那些地方都是樵子的住屋，從外表看起來已可知都是簡陋的，山道是泥土和碎石的混合，被雨水冲刷以後，石頭尖尖的立在路面上，有紅的、白的、黃的、灰的，小的、凹凸不平，已顯示未來的不祥。

秋天的季節，天氣很好，近午的時候，陽光照射在山上，樹枝發出「必剝，必剝」爆炸的聲音，草都變成土黃色，樹葉「嗖」地一片落下來。

我走得很慢，在林口關的中央有一個，小鎭，叫濤城鎭，我今天祇要到那裡去住一晚，明天就可到林口關了，如果沒有事情發生，那麼，我就可以從林口關坐車到鎭仙市，由鎭仙市轉回金山市，我這打算是不錯的，是一條通路，而我却沒有走通這條路。

一個人走那樣一條路是很沒有趣的，那可說是完全的孤獨，除了看到幾頭山羊在山上跑過之外，便沒有見到別的動物，我雖然看到幾個人，他們都是樵夫，看我一眼便低頭做事去，我走過了回頭看的時候，他們正指點點的說我什麼。我最初離金山市時，心中還有點怕怕的，可是，到現在我不怕了，因多我已經心定了，好像是我決心去死，而得到一種很高的榮譽一樣，這種榮譽，在我是合算的，他可以補償我死的損失。

走了四個小時，我到了一株大樹下，那時，我覺得自己有點餓了，便坐下來吃點東西，旁邊有一個小塘，塘中貯滿清水，水是從山上流下來的清水，水色清冽，綠色的苔蘚長滿水塘，水聲嘩嘩的響，細碎地，悅耳的。

我坐了一會，繼續再走。

路的形勢險惡起來，它緩緩的斜上去，成爲一個夾縫，我已經走在夾縫中，兩邊都是竹林，由於沒有人清理，竹林下面積滿竹葉，長滿野草，如果是在夏天，眞怕會藏着什麼野獸和蟒蛇，秋天是沒有的，牠們都已找到洞去冬眠了。路是曲折的，路面沒有石子，祇有淺淺的蔓草，走的人很少，看樣子再走下去，也更荒凉了。

這裡，馬團長曾經率部隊來剿匪，可是，一無所獲，在這叢山峻嶺中誰知道匪徒隱藏在那裡，不要說一個團，就是一個師的部隊，除了能防止那些匪徒不下山去爲非作歹之外，對於他們是無可奈何，沒有誰知道他們躲藏在那裡。

下午兩點鐘，我走完一段斜坡後，到了一座松樹林。

那座松樹林是陰沉沉的，刮着小風，松樹林發出一片嘩嘩的響聲，聽來使人心悸。進入樹林後，我聽到一聲鳥叫，「吱一響」的，使我一怔。

我聽出來那不是眞正的鳥叫，我曾對動物學有過研究，沒有任何鳥像那樣叫，我立刻想到可能暗地有人監視着我，他們的鳥叫聲，不過是「告警」罷了，如果我所想的不錯，那麼，黑囚的人或者就要出現了。我也懷疑這可能眞的是一聲鳥叫，「吱」一聲，聲音梅長，帶着警覺的意味，如果確實是的，我所料想的不差，那麼，黑囚就不祇是我所看到的那個三角眼，大嘴吧的簡單了，他們有組織的，有規律的。

我想到這裡，後面猛的有人叫：「站住。」

聲音來很太突然，使我一怔，脚步也就停住。一陣驚詫過後，我想：「來了！」

我沒有回頭去看是什麼人，這時，前面已經有三個人出現，他們都戴着黑眼鏡，穿着灰色的短衣服，

有人叫站住。



有穿着長衣服的，疊起來束在腰下，個子有高有矮，穿着很華麗的，是緞子的面子，也有棉布做的，稀奇古怪。

「那裡來？」後面的人問我。

「金山市。」我答。

他走近我，混身摸了一陣，我想，他是怕我身上帶着武器，摸過後，轉到我面前，我看到他是一個高大個子，長像還不壞，一双寬濶的肩膀，大臉、大眼、大耳，使他變得特別大，具有一種吸引人的生動，他的那些都代表了一種不凡和一種力量，可是，他不是慈善的人，他臉上佈滿了風霜，使他變得陰狠，那双眼睛也發射看兇殘的光亮，好像對每一個人都仇恨着，當這種光亮隱藏起來時，他又是內較溫和的。

「去那裡？」他問。

「林口關。」我答。

他陰狠的一笑，大眼一轉：「找我們黑哥的，是不是？」

「是了，他們是黑囚的部下。」我心中想，便點頭。

「走吧！」他向旁邊的小路指了指，接着「吱」的一叫，四週和遠處都有聲音應和。

我向松樹林四週看一眼，看到許多人影，都是神秘的，咄咄迫人的。

畫溪雜俎

野叟

沅　沅

昆明田儒沅，世家子，風流倜儻，聰顥異常！惜身軀矮小，二十歲，望之猶十一二歲童子；顧又稚氣特甚，人皆以孩童目之，故呼以沅沅，形其稚也。妻雲英，同邑趙侍郎女，家學淵源，頗嫻詩書，婚後，魚水甚歡。姨父某，官於長沙，沅沅屢試不第，父命遠遊三湘，以廣見聞！於是涉花江河，踰關索嶺而達貴陽，登黔靈山，覽甲秀樓，遊南明河，黔中山水之勝，人文之盛，無不瞭然於中。出龍場驛，輾轉抵銅仁，舍陸而舟，觀五溪形勢，尋桃花源，弔春申墓，泛洞庭波而達長沙。出父書謁姨，留寓署中，姨無子，三女皆及笄，長碧霞，次韻霞，季晚霞。姨使與沅共讀，從此質疑問難，色授魂與，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愈年，沅捷於鄉，三霞自作小饌，宴沅閨中，倩父母作陪，雖賀而實戲耳。相與樂甚！姨母撫沅曰，吾姊妹三人，大姨早世！汝母無女！我竟無兒！曩年遠別時，原欲以碧霞妻汝，轉念兒女皆在襁褓，稍遲亦無妨！何意兒已婚娶！否則；小姊妹中獨無一人當爾意者？沅見三女，早已心醉，今聞姨言，乘便言曰，兒亦欲與表妹結成連理，在滇爲田氏子，在湘爲阿姨兒，庸何傷？姨曰，汝意良佳，但亦不可草草，尙須與汝父母熟商。而碧霞姊妹，自見沅後，早已各懷私心！今聞母言，父亦首肯！沅又願作入幕之賓！各於暗裡送暖噓寒，曲意體貼；以冀百年好合，獲得如意郎君。未幾，諸霞皆私於沅，晚霞言於母曰，兒已委身表哥，之死靡他！願得終身奉母！不離膝下也。母怒曰，兒何孟浪至此，婚姻大事，必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癡丫頭如此膽大！辱沒門楣！汝父知之，打殺矣。女聞母訓，泣不成聲，第曰，兒恐阿母先嫁兩姊？使兒不得長侍，

二老，一念之差，鑄此大錯！願母矜全！否則惟有死耳。母喚碧霞韻霞，窮詰究竟；二女亦頓首認過，皆與沅私！且願效英皇，不忍生別離！母駭曰，兒輩若此，閨訓何存？老身之過也。明日，告夫曰，碧霞姊妹，皆已長成，久與沅兒耳鬢撕磨，恐有踰越？不如嫁之？翁曰雲南尚無還雲；不識三姨丈肯以沅兒兼祧吾家否？汝使三女共事一人，亦不甚妥！曰，兒輩意自如此，翁曰，此一時之見也，他日將怨父母矣。無何，田翁書至，閱沅兒高捷，備致感謝之忱！兼祧兩姓，重之以婚姻，更無異議，惟盼婚後使佳兒佳婦回滇一行！議既定，擇日行大禮，有情人都成眷屬，樂可知也。翁將遣兒婦西行，以新婦均有身孕，必待分娩，於是先報田翁，仍使沅讀。書樓面臨後園，隔巷有民間花園，較署園尤大，主人何氏，縉紳也。老而無子，有女筱翠，年華双十，猶待字閨中，一日，沅沅偶感不適！蓋自諸妻懷孕，日處書齋，抑鬱無聊所致，母喻此故，囑晨夕出外散步，不廢學業即可。沅在樓上遠眺鄰園，常見女子遊憩園中，今聞母言，盥沐以出，意在一探玉人，出西側門，轉向北走，抵園，則墻高門扃！無從窺伺，再轉至正門，有蒼頭司閽，坐而假寐，沅沅跨門逕入，直抵後院，有小佛堂，何夫人偕女閒話家常，見沅入，問曰，小郎何來？沅呼媽媽，我在書齋頗感苦悶，偶出散步，見後園寬敞，意是花圃？特來玩賞！母曰兒幾歲矣？答以十三，何母抱置膝上，愛不忍釋，沅呼女曰，姐姐帶我看花，好否？女喜應之，即於母懷牽其手而去，時値初夏，姹紫嫣紅，迎人欲笑，姊弟遍歷諸勝，小憩假山後，涼風習習，吹髮如蓬；沅沅故作倦態，依女懷假寐，既而，夕陽在山，傭媪呼女晚餐，始欲辭去，女猶携入香閨，親爲梳洗，堅留共食，老夫婦顧而樂之，華灯初上，女給羔餅 盛以小花籃，堅囑明日必來！沅應之，拜母而後去。由是或晨或夕；日必一至，一夕，女問沅曰，弟岳家伊誰？答以無之，女曰，惜哉！弟年太幼，否則姊願嫁汝爲婦！天壤間，舍弟而外，寧有美男子耶？沅曰，姊既願嫁我，何又慮我稚？曰，世俗習慣，只有男長於女，絕少女大於男，即或有之？亦不過大一二歲或三四歲而已；我長弟七八歲矣！勢所不能也。言已太息！沅慰之曰，待我稟告父母如何？女曰，不可造次！翌晨，天氣大熱，沅沅着熟羅衫，例去女家，見母呼曰，媽媽，姐姐起未？母曰，日上三竿，阿翠尤未起；汝自去覗之！沅款闢曰。姐姐起來，今日天氣大好，女披睡衣，着短袴，拔關逮沅入，而仍扃焉。兩人並坐床上，女，酥胸微露，沅曰，如此悶熱，姊尚着睡衣耶？女笑曰，本可去之，以弟在，不敢逾禮也。沅曰，姊已許嫁我矣！更何禮數可拘？女笑卸之；沅撫摩備至，女笑而仰臥

沅亦臥女右則，以一腿置女腿間，双手捧其頰而吻之，女心大動；謂沅曰，惜弟齒稚，使好事難偕！既又戲探袴間，則觸手盈握！驚曰，弟已成人矣！沅沅乘勢得效于飛。女頗委頓；沅慰藉之！臨去，女挽沅泣曰，我已委身事弟，願常來往，以慰我心！沅曰，弟當設計使歸永好，若行雲流水，姊何取焉？無何，女竟有孕，不數月，凡所飲食，必然嘔吐，又喜食酸物，母問曰，汝近來行動，頗有異狀；食酸嘔吐，皆孕婦之症，爾處深閨，何來此病？女泣曰，兒與沅弟結不解緣矣。彼已歸告父母，將娶兒作婦！望母爲兒作主！得遂心願！否則，是置兒於死地矣。母曰，彼年太少，與汝不成配偶，即我允之，彼父母不允，又將奈何？沅歸，以筱翠事告諸霞，愬爲玉成！晚霞曰，何小姐我嘗見之，雅是美人，既與郎好，又懷身孕，事不宜遲，我姊妹應盡力說服老母，母首肯，父不敢違矣。否則一旦臨盆，何家固難爲情；何小姐又何顏偷生於人世，我輩若不援手，中心安忍！回顧沅曰，此事只可一，而不可再，願郎自愛！於是晚霞愬母週旋！幸不辱命！媒使往還，何翁初擬不允；既知個中底蘊，只好遷就事實！洞房花燭，沅仍贅於何家。明年，四妻皆先後生子，而晚霞竟孿生兩兒！報喜到滇，田翁遣健僕來迎，姨及何家又各派人護送，一路平安，直到昆明，沅沅居家一年，雲英亦生子焉。

孽緣

文登胡孝廉，家僅中資，性磊落，好交遊，人多敬重之！夫人李氏，生子女各一，女僅五歲而殤！子名彥保，聰穎絕倫，顧不甚讀書，日與鄰兒嬉戲，孝廉痛失愛女，故對彥保學業，不甚拘束，師亦無奈之！更放縱，效父結小友，好勇鬪很，所在滋事！家本不豐，數年中落，彥保年事漸長，性尤揮霍，取用不足，輒窃家中雜物，質錢挹注，孝廉偶爾呵斥，則怒目相向，家有祖遺黃金一錠，歷代相傳，不肯動用，孝廉什襲藏之，一夕，被彥保窃得，興奮異常，操換銀錢，數月耗去！孝廉失金，意必彥保，問之，搖首不答，苦研詰之，掉頭竟去，若無其事者。孝廉尋思，兒雖頑劣，當不敢窃鉅金，未幾，兒語父曰，前言失金，是否色若銅而重倍之，秤之約可得十兩者與？父曰，正是此物！汝置何處？曰，此無用之物，在屋後土堆中，汝自往取之，父無奈，自荷鋤往，翻掘幾遍，迄無踪跡，孝廉老且弱，操勞半日，週身大汗，而又無所獲，憤而歸，怒呵曰，不肖兒，竟誑父耶？將撻之？兒笑譏之曰，汝作孝廉，尚不明理，幾曾見有以黃金擲泥土中者？只怨自己利慾薰心，賺得一身臭汗，豈非自作孽，不可活乎？母亦大笑！孝廉竟無如

之何也。其他類似事件，指不勝屈，孝廉固已憤極！夫人亦不若前此之袒護！彥保失所憑藉，稍稍知檢點！然猶數數小竊財物，後年餘，日坐書齋，足不出戶，父母謂兒已識時務，將爲論婚，以續宗祧！兒曰父母曰，我非汝家人，娶妻何爲？可以錢三百，市雞魚，恣我醉飽！我行且去？父曰，是何言歟？曰，汝眞不知耶？我與汝前生合資經商，汝司會計，侵蝕千餘緡，以致折本，我資盡而汝成富家翁矣。今茲之來，爲索債耳！月來總計所耗，僅只欠我七十二串三百矣。今再耗三百文，只餘七十二串，作我死衣衾後棺槨，及道場陰宅等費，我若再留？將反欠汝矣！孝廉無語，爲市雞酒，彥保一醉而絕！葬畢，綜計所費，恰好七十二串。

武俠小說 第一集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五月十一日出版

發行人 黃玉書

編輯者 本社編輯委員會

社址 臺中市自由路一號之一九號

直接訂閱郵局帳戶 六九四號 本社經理部

定價

零售 每冊三元

長期定閱 全年三十六期八十元 半年十八期四十三元 三月九期二十四元

承印：中英印刷廠 臺中市臺中路十三號



國家至上

民族至上

徵稿啓事

一、本社歡迎下列稿件

(1)長篇武俠技擊小說

(2)長篇神奇劍俠小說

(3)八千至一萬四千字武俠短篇創作小說

(4)關於武俠文字源流考辯的論著（以一千字到三萬爲限，特有價值者不受字數限制）

(5)凡屬長篇稿件，一次至少寄足三萬字以上。

二、來稿一經採用，版權即歸本社所有，但爲顧及作家之收益起見，如出單行本時，銷數在一千本以內無版稅，一千本以上每增加一本另付作者版稅實售價百分之十再版亦同。

三、來稿已經採用，稿酬從優·每一月結奉一次。

四、來稿請書眞實姓名及地址，發表筆名聽便，如需退稿請另附郵資。

五、來稿本社有刪改權，不願接受刪改者，請在稿件上註明。

六、來稿請寄臺中市自由路一號之十九，玉書出版社武俠小說集編輯部收。

內政部登記證內警臺業字第四五九號

第二集目錄

短篇武俠小說

俠女柳鶯兒……竹林散人撰

開封城南，二十五里之葛氏三莊，橫倚於虎尾山下，清映河邊。莊外頗多柳桃桑李之屬，居民多半習於士讀，是亦山明水秀，靈氣所鍾有以致之，入春，萬象更華，莊之四週，夭桃含笑，翠柳迎人，萬紫千紅，如在畫圖之中而春山如黛，春水如苔，若干雅士騷人，或携琴載酒，或信步乘輿，激賞春光賦詩尋句，尤以百雲觀內，游客如雲，該觀位虎尾山之二層坡上，蒼松古柏，翠竹碧梧，別有一清幽氣象也，三莊大戶葛福增之長公子葛漢臣，亦爲該觀游客之常至者，緣該觀係五十年前之葛氏家廟，旋因子孫不肖，思掠奪山產，據爲己有，遂爲福增制止，檢點繳呈於邑宰，請代召僧道等空門中人，主持此事，而藉以保留古跡，於是由邑令轉荐雞公山雲下觀之女僧清風來觀主持一切，清風年已五十許，猶如二十許人，蓋彼自幼即入空門祝髮矣，性極仁慈聰明，渠來時携來徒弟四人，未一稔，即有新收弟子十餘人之夥，清風頗善處事，八面圓通，深得葛施主之信仰，葛漢臣幼時曾讀於該觀之後園別室中，深愛該觀之幽靜閒雅，不染纖塵，故每當夏季，即移讀於該觀後院中矣，清風爲有道之女尼，精研道學，思想純正，待人接物，尤覺溫和冲厚，更擅星卜之學，當葛氏未曾進學時，清風即語漢臣，此生功名當至四品黃堂，須三妻，唯僅得一子，五十外宜即勇退，切勿浮沉宦海，自尋苦惱也，當時漢臣猶未置信，二十二歲領鄉薦，越年會試，即得進士及第，初任章邱邑宰，政簡刑清，民歌載道，其時漢臣已娶姑父潘毓才之令嬡爲室矣。然結褵三載，未夢羆熊，福增夫婦，抱孫心切，且富貴如此，安能絕後，於是千方百計爲子求孫，始則聘請名醫爲子婦合配種子丸散，繼則聽信星相之言，修庵建橋，廣作公德善舉，爲兒子造福，然亦不生效驗，某日，子媳病，延東村郎中薛子珍來，與之診治，切脈問症狀，阿婆乃代答曰，「吾媳自歸吾家，瞬已三載於茲，尚未生育，近復因天癸失調，寢食不安，腹痛異乎尋常，奈何」子珍仔細切脈畢，又詢問關於經水不調之其他屑事，遂搖首歎曰，「少夫人之子宮經冷 久滯不行，縱設法疏通，胎孕恐無希望矣，」阿婆憂形於色，而潘氏則殊不以薛氏之言爲是，冷笑曰，「吾年尚未屆花信，眼前縱有症病，焉知即不能生養耶，先生之言，終嫌太早耳，」薛郎中遭此搶白，絕不動怒，反而向渠陪笑曰，「能生養，則爲無上佳事，下走亦極願望早日可以討得喜蛋吃也」言訖，立開方單一紙告辭而去，葛太夫人至此，乃商之于葛翁，非爲子納妾不可矣，然又恐子媳醋心太重，節外生枝，勢必家翻宅亂矣，乃復忍耐，俟待至二年之

後，依然無孕珠之吉兆，不得已翁姑就乃媳潘氏商酌曰，「吾家四世一脈，關係宗祧至深，賢媳常有疾病糾纏，且天癸從無準確之時，何時可得喜孕，實不能預料矣，爲後嗣着想計，吾將爲吾子納籉室矣，然此事絕非吾子主動，汝其勿生誤會，而致夫婦勃谿，此乃係我等之意旨， 特來通照與汝耳，」潘氏爲人，奇悍又極善妬，渠常語人曰，「甯願領受無後之不孝名，不教妝眉弄目者，氣憤人也，」其實渠欲獨覇丈夫，不得不以此爲擋箭牌耳， 今聞公姑爲子納妾之志已決， 即亦不便反對，佯笑曰，「兒有此意久矣。唯恐公婆不准，故至今不敢毅然出齒耳，今舅姑既然有此美意，媳婦豈敢有異議哉，」葛公夫婦，聞潘氏之言，如斯中聽，當亦深信不疑矣，遂遍託戚友，以及官媒，一體注意凡屬有宜男相者不論出身如何，祇須本身具有賢慧資質 ，均可作伐，漢臣爲一邑之名士， 在未婚潘氏之前，若干大家閨秀，皆倒請冰人，登門作伐也，此項消息傳出後，即有一蘇孝廉之次女名瑞舫者，自動言於伯母之前，懇代執柯，願爲漢臣之妾，蘇父以爲恥，不許， 女竟憤而絕粒，父母大憂， 遂如其請，幾經請媒往返，好事成矣，漢臣之娶潘氏也，完全由於父母之命，無法反對者也，其實渠對於潘氏一無好感，潘雖有姿色，而輕佻妖冶性極淫蕩，而也不知書，雅愛吃醋，平時漢臣在外稍晏歸來， 必怒形難晝，漢臣苟怒以色， 夫人則怒以聲，惡言狺狺，無可理喻者也，故漢臣處於鬮孱之鄉，無異乎羅刹鬼窟也，納籉之念，亦久蓄於心，唯恐潘爭風潑醋，奪寵拈酸，鬧出無限笑柄，亦不能驅此惡婦，脫離家庭，是故遲遲不敢冒昧從事，聞之父母云，渠已願意丈夫納籉，當無問題也，議成之日，涓吉迎小星入戶，起始頗甚相安，不久，潘氏漸露猙獰面目，指桑罵槐，時予蘇氏以難堪， 瑞舫究屬大家兒女，逆來順受，絕無怨容， 未幾，蘇氏有孕，翁姑已悉潘復萌故態。恐其暗之施用毒計，則孕婦與胎兒，均將不保矣。遂置蘇於另一室中，使之不與潘遇，藉以避免衝突，一面力囑漢臣，竭力籠絡潘氏，必使其感化，始可無慮也。

光陰易逝，十月滿足呱呱，臨蓐者、竟得一男，擧室歡騰，老幼互慰，漢臣亦喜出望外，取名天彪，因是歲適逢寅虎之年也，漢臣體弱多病，嘗見一般武將，腰廣十圍，聲若洪鐘，身如鐵塔，竊羨慕之，且本朝武士抬頭，氣焰萬丈，渠決定待此子成丁，敎渠習武，唯此際竟有一人，對於蘇氏產子，視爲不利於已之最大表現，不禁醋火中燒，不能遏抑，伊何人歟，亦即讀者意料所及之潘大夫人也，但不知何故，蘇氏，在產後第八日之晚間， 忽然腹痛如絞，急延醫治，迨大夫入門，而蘇氏夫人，竟撒手西游，魂歸樂土矣，上至公婆，下而婢僕，靡不歎息流淚， 此皆由於蘇氏平日，賢明渾厚， 上奉翁姑夫壻，下臨婢僕使女，無疾言，無厲色，人緣極好也，阿公與丈夫，皆以蘇氏死得蹊蹺，初請名醫查察致命病根，然後復召忤作周身細驗有無受傷或被害之痕跡， 然據醫生曰，「死者，面目均暴現青筋， 生前似誤食某種毒物，因以致命者，」忤作回報，並無皮肉傷痕，福增老夫婦老淚橫流不忍使愛媳翻屍倒骨，縱有可疑之處，而家醜亦復不可外揚也， 漢臣傷心涓目，揮淚遵從父母之命，安葬蘇氏，延顧奶娘， 善撫天彪，從此誓不與大婦同房矣，潘氏始大悔失計，渠之意，滿以爲謀斃蘇氏，則本人可以寵佔專房，無人分潤矣，蓋蘇氏在日，漢臣每臨宿於其房中者，至多不過十日，餘均留宿大婦房中，實亦避免大婦爭風吃醋，節外生枝。鬧出意外之笑柄也，初不料蘇氏被害身死，漢臣已慘恨入骨，終身不再與渠同榻矣，潘氏弄巧成拙，殊非始意所料及者，從此漢臣即獨宿於衙署中，不歸私第矣，父母唯恐愛子，思婦成疾，乃復爲之另行物色佳人。

居住於葛府寓後之破屋兩椽中，有母女二人在焉，終日營營逐逐，洗衣織布，賴以糊口，其女年已破瓜，平時未嘗一出外，而豔如桃李，冷若冰霜，葛母有時至後院外閑眺時，輒喜與女母交談家庭屑事，久之漸稔，乃悉女母姓柳，丈夫業古董，去世最早，僅遺一女芳名鶯兒，年十八矣，以家貧孤弱，無與論婚者，縱有一二媒婆，登門說合。 女雖窮而心高眼闊， 對於若儕浮蕩兒， 儇薄子， 寧願丫角終此身，亦不願貿然下嫁也，某日，葛母又啓後院之門，往探柳母，則見鶯兒愁眉淚眼內外奔波，蓋其母病疽臥倒床第間，女遂輟工奉母，湯藥親嚐也，葛母廉其情。急命小婢返家，取紋銀一封來，計重十兩，授與女曰：「汝母我之良友也， 渠病，我應解囊相濟，不望報也，請姑娘受收，速爲令堂延醫爲之診視也，」自柳母與太夫人結識後，葛憐其貧，時有餽贈，唯令人奇怪者，即柳氏母女，雖累次受葛母照拂，向無申謝之詞，竟似應當如此者， 葛母之役婢等，皆憤憤不平，獨葛太夫人喜渠母女誠篤謹厚不善浮諛也， 女自此銀收到後，急託鄰屬老吳，爲之延請張孟爺名醫診治之，旬日，疽大瘍，醫生束手曰，「意外之變，不可以救藥矣，」大悲，女偎母慟至昏厥， 幸葛母遣僕婦與小婢二人來，助女服事， 見狀咸大驚，即施以急救，女蘇，即聞乃母呼渠至榻前？又請僕婦返家，速太夫人至，柳母泫然謂之曰，「吾死之後，遺此孤女，乞夫人收爲侍婢，苟令郎不棄賤微者，正不妨列爲添香之女侍，果能如此，則老朽雖在九泉，亦無微憾矣，」言至此，復顧女囑曰，「吾與汝均受太夫人覆蔭深恩，自當感含圖報，汝至葛府 ，須禮事大婦，孝事翁姑，敬事夫子……」語未竟，痰湧腔中，嗚呼逝世矣。

柳母下世，身後一切事宜，皆由葛太夫人爲之照料也，鶯兒亦不言謝，擾擾數日，喪事大定，葛母乃勸其隨之返，鶯兒泫然泣涕曰。「老母尸骨未寒，女雖不孝亦應俟其七期終了，然後始能報命也，」太夫人亦不之強，僅命婢女加意服事而已，當葛母返府後，西隣張二嫂與夫東隣李大娘皆來向女作說客矣，二嫂曰，「葛家大婦悍聲震動一邑 行爲毒辣，心田尤黑如鍋底，阿誰不知何人不曉，姑娘若往，無異乎飛蛾投火也，」李氏亦接口曰，「蘇家娘子，三從四德，式式俱全。事之如母，猶不免產後一死，潘氏之狠毒，實爲世所罕見也，且葛大人懼內實甚，當時蘇與氏極爲好合，竟亦無法阻止大婦之毒手侵害，我儕爲小姐前途着想，甯爲雞口，無爲牛後，可嫁一家無家室之男子，較爲自由舒適也……」柳鶯兒意不爲動曰，「婚姻之事，早已預定，非人力所能挽回者，多承二位之美意相勸，不勝含感，唯不知我與亡母生受葛太夫人之盛情高誼，無以相報，我嫁葛氏，非涎羨其財勢實係感恩報於萬一耳，」李張復以語勸之，無奈鶯兒終不採納心如鐵石，絕不動搖，張李先後敗興辭歸矣，光陰迅速，轉眼七終之期已屆，葛母又來延請僧道，擺設道場，兩日一夜，始將靈位焚化入火，太夫人便對鶯兒徵詢曰，「汝喜至府中合住者，則將主宅對面之臥樓騰出，以供汝居處。設汝不願見大婦者，則亦可在外間另租一宅，使汝與潘，作尹邢之避面，亦大佳事，……汝意如何，可以告我，……」女爽然曰，「當然隨婆歸去爲是，渠雖強悍暴鷙，以兒度之，亦係戴髮含齒之人，渠逆來，我順受，一次如此，二三次莫不如此，則天下集不可感化之人也，「葛母欣喜曰，」吾兒眞賢慧人也，得媳如此，安得不謂修到耶，」至是遂偕之回府。入府易衣，僅着淡色孝服，易去衰麻，登堂先拜翁姑，然後至大婦房中，盈盈下拜，潘氏即親扶之起，含笑語鶯兒曰，「人皆誰我酸且妬，悍潑煞人，其實風傳塗說，射影含沙，是眞氣憤人也，妹與我共事一夫，積久自可見得吾之爲人也，」言已亟於箱中取出珍珠一對，彩綢四端，以及羅襪荷包等物事，賜贈鶯兒作見面禮儀，並囑鶯兒曰，「吾年已逾四十，苟有子，則早作教人之阿婆矣，尙有閑情逸興，與人爭奪男子耶，老爺誤聽他人挑唆，竟棄我如糞土，終年未嘗一顧，已終夫婦之情矣，吾妹來，愚姐忻喜無似，蓋老爺自與愚姐發生齟齬後，性情大變，一味厭舊，常在青樓北里，整宿停眠，此等事，我已無法向之規勸，惟願妹善事吾夫，能使之絕跡於勾欄中，則我之願遂矣，」鶯兒檢衽曰，「姐姐賢慧，妹亦知之稔矣，此後吾當以事母之禮，以事吾姐，妹年幼，不知事務，皆欲吾姐教吾也，」……雙方初次見面之影象，十分良好，漢臣頗愛鶯兒慧美且賢孝，果然按日歸寓，不再以官衙作客邸矣，翁姑亦喜出望外，鶯兒苦勸漢臣，多往大婦處，以免感情愈趨惡劣也，漢臣礙於鶯兒之以情相縛，不得已始至大婦處，稍與溫存，以軟其悍鷙之心，孰知潘蛇蝎其心，豺狼成性，時日一久，故態復萌，初猶打婢叱僕，繼漸隔窗痛罵，鶯兒狐媚，獨據丈夫，鶯兒佯作不聞，婢婦均氣憤不能平，紛紛往激鶯兒，起而與鬪，吾儕願爲臂助，置渠於死地，鶯兒搖手正色曰，「諸位之言，雖屬人情之常，然渠終是大婦，我實不應與之爭長論短也，且渠又未當面辱我，爲大人之體面計，亦不應掀起風波，徒將家醜宣泄於外也，」衆皆搖首嗟咤而退，某日清晨，潘氏來召鶯兒往，爲之梳髻。鶯兒亦方梳洗，急切束髮前往，入室先請早安，初不料潘氏目赤筋靑，不問情由，遽摑鶯之粉頰，赤目哆口大罵曰，「賊賤貨，汝以爲老娘可欺耶，老娘辭不當夕，汝亦知之乎，良人難得一至吾室，汝猶以爲未足，膽敢於吾夫之前攛掇是非，鼓掉如簧之舌致使良人與我失和，而視我如眼中之釘瘡，是而可忍，孰不可忍，自今而後，老娘不再與汝客氣矣，」鶯兒忍痛受之，仍執梳爲之櫛髮上髻，僕婦，使婢等，目睹此擧，咸憤憤不能平，然在大婦之前，亦祇有敢怒而不敢言也，鶯兒爲潘氏梳裝既竣檢衽拜曰，「賤妾入府，受夫人之恩惠深矣，人非木石豈得無心，老爺每夜至妾房中，輒留連不肯他去，妾則使盡方法，甚至屈膝哀告，但願渠與夫人和好如初，則妾之願遂矣，若謂賤妾在私下撥弄口舌，則不獨賤妾無此大膽，且天良尙在，實不容我毀謗夫人也，」潘氏冷冷然作鷓鷟之笑曰，「天生一副好唇舌，婉轉動聽，無怪良人迷醉若此，即我爲男子，亦爲狐媚騙死矣，男子入房爲祈求不得之美事，焉有餓狗不食燴肥肉之理，復又能下跪哀求，必欲將求之不得之人，攆與他人受用，天下之大，正恐無此好人也，我非三尺童子，可以任爾哄騙者，以後還請勿再施展此種手段，來鈎起老娘心火也，滾……滾，「鶯兒立足不得，祇能陪笑向之施禮退去，由此次起，鶯兒遂無日不受潘之夏楚，而於丈夫之前，絕口不提一字，一日，潘又藉端生事，竟將端硯一方，劈面擲去，幸鶯兒避讓極快，乃從右手背擦過，頓時暴起靑痕一塊，大如盃口，高腫如出籠饅，遂不復能作事矣，午飯時，漢臣由衙歸來，睹傷，詰之，鶯兒倉猝無對，亂以他語，益疑，而追究益切。鶯兒乃僞託取物不愼，爲重物所壓傷，又問是何重物，鶯兒復不能對，鶯兒復不能對，漢臣大疑，嚴詰之，鶯兒仍不答，一貼身婢女，憤憤不能平，乃告主人曰，「太太欺凌姨娘已屈指難計其次數矣，今日姨娘循例前往，請彼早安，爲渠梳洗時，渠竟無風起浪，初則毒罵不絕口，繼則揎拳擄袖，終則以端硯一方劈面對姨娘腦袋擲來，姨娘無法躲避，不得已伸手護頭，乃被擊傷矣，此事僉目所睹之事，我儕婢役，累睹此不平之事，心臟幾乎氣炸，苟爲人類，而具所心肝者，莫

不爲姨娘抱屈含寃也，」至此，又一婢曰，「姐姐幸勿多言，多言適足以增加姨娘之罪過也，」漢臣大怒，立即趕至潘氏房中，喝令婢婦，將潘氏綁起，預備立斃杖下，唯漢臣之令，竟不能發生效果，若輩口中唯應而手脚不動，實懼潘氏之淫威，無人敢到太歲頭上動土也，漢臣已悉其隱，遂自攫一長木棍來，飛起一拳，將潘打倒地上，木棍如雨，夾頭夾腦，亂打一陣，潘氏初猶咬牙怒目，作不屈之色，後因棍及肌肉，如中斧刃，痛入骨髓，大號，哀告饒命，漢臣且打且罵曰，「賊娼根，賊淫婦，汝之生性，如此淫悍刻毒，祇合入青樓賣笑，日日易夫，朝朝薦枕，汝必安之若素矣，否則，汝即不應生存於世間也，然而世間，亦不需要如爾之無恥婦也，害群之馬，論罪不祇一殺可償也，汝能忍心辣手謀斃蘇氏，便勿怪我處汝以亟刑，我二次納妾柳氏，又成汝眼中之釘，恨不立時拔去，以固個人之寵耶，爾亦計左甚矣，即速滾回娘家去，休再入葛氏之門。」漢臣在往日，雖與潘氏不睦，然亦未嘗稍稍見諸形色也，此次實因忍耐至爆肺程度，遂一怒之下，不顧一切，訴諸武力矣，直至潘氏力竭聲嘶奄奄一息，行將垂斃之時，彼此始環請主人息怒，漢臣棄杖罵曰，「淫婦，立刻去，……否則，我不擊汝至斃，誓不爲人矣，」此際葛翁夫婦，已聞聲趕至，見狀大驚，急將漢臣之大棒奪下，擲於門外，葛翁婉言勸乃子曰，「妻子縱有不是處，亦應互相勸勉，否則以正義嚴詞以譴責，亦無不可，何苦效世俗蠢漢之所爲，須知同衾共枕之人，日間吵罵廝打，宵來又復同衾共枕矣，仔細想，能毋羞愧耶，」漢臣向父母叩頭謝罪曰，「小誡潑婦，不圖驚動二老，兒知罪矣，但潑婦萬惡，兒決休之，令渠重嫁一如意郎也，」福增大聲喝曰，「不孝子，竟敢任所欲爲耶，媳婦係汝父爲汝討來者，不能任汝支配，汝必欲如何如何，則不獨汝身負不孝之名，且退休髮妻，爲不祥之事也，汝敢冒此不韙，則吾先不允汝也，「蓋福增夫婦，亦未嘗不知乃媳之悍潑淫蕩，因憚於外間人士，不知內幕，必予漢臣以不良印象也，且人言可畏，衆口爍金，不如令愛子儘力忍耐也，一方面葛翁又語潘氏曰，「爲人妻室，應具有三從四德，汝自入吾家，嫉妬潑辣，無一善狀，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汝本身不能生育，固已負咎良深，且更覇持夫壻，百般阻撓其納簉，蘇氏生一子，汝竟視若眼中之釘，既施毒手，害斃其母，又敢陰損其子，要知渠子即汝之子也，何不三思乃爾，歲月如流，汝與汝夫，轉眼年華老大，將來膝下空虛，依靠何人，且葛氏一脈，勢將爲汝所斬矣，汝究竟是何居心，不妨明白告我，汝苟不願與吾子作白頭之伴侶者，亦可爽直言之，不必如此無理蠻橫也，汝更當明白汝之丈夫，非引車賣槳者流，可以任爾無法無天，爲所欲爲也，今而後，汝敢復萌故態，老夫當即命吾子翻起蘇氏案

，非置汝於身首異之，則不足以對泉下蘇氏也，如何之處，尙希汝自三思。」潘氏至此，猶思抵頼蘇氏非彼所害，葛翁厲聲曰。「汝之所作所爲，皆以爲吾儕天聾地啞毫不知悉耶，實告汝，汝之一擧一動，均在吾夫婦冷眼旁觀之中，苟依照吾兒之性情，早已置汝於死地矣，」潘氏聞言，面若死灰，不敢復言，低首頹喪，翁復向之警告曰，「此而後，汝當自思，苟願在吾家過活者，則須嚴守婦德，倘再萌故態，不啻自尋死路矣，」言之，拂袖而出，葛母則做司做鬼，兩面勸說，直至廚丁來請進午膳，漢臣始憤憤出房，此後未及三日，陞官之旨已到，超任三湘之長沙太守，因前任知府，因病西逝，要缺不能久擱，限於三日內即行出發，葛氏遂辦移交手續，第三日登程南下，闔家共乘一官舫，深秋時候，西北風勢最多。行程極快，五日即抵夏口，折入洞庭南下，第一日，駐泊於佛頭巖下，晚膳時，船中忽起擾動，船夥四人各執利刃，揷入中艙，長面匪徒，大聲喝問曰，「汝儕之金銀財寶，現藏於何處，火速取出，獻呈於大王之前，可免一死，苟稍遲挨，管敎盡作刀下之鬼也，」漢臣老幼皆大驚，即做夢也未曾料到若輩係作惡之匪徒也，然事已如此，闔家性命均已操在彼輩之手中，蓋人爲匪，無論客人願否傾囊獻與，均必殺之於山坳水涯間，以圖滅口也，故漢臣明知命在須臾，然猶作萬一希望，所謂強盜發善心耳，遂向彼等懇以告曰，「我爲官雖近十年，然書生積習，不善聚錢，更不願受民間不義之財，按月所得俸金，僅足供闔家度日而已，故十年宦海，兩袖清風，對於列位適間之命令，非常抱憾，除一肩行李之外，別無長物、可隨諸位之望也，奈何，……」長面匪大聲曰，「無錢乎亦佳，亦佳，汝先命汝之小妾出艙，爲吾儕頭領侑酒也，」所謂頭領者，亦即榜人杭鐵頭也。漢臣未及答言鶯兒已嫋嫋婷婷，由後艙出，向諸匪檢衽而前曰，「謹求諸位大王，勿傷吾一家老小，並請出艙，所有金錢盡爲妾所管轄者，我當一一獻諸大王前也，」諸匪聞之，色然而喜曰，「娘子能作悅人語，吾儕自不過份相迫也，來……暫退出艙……」庸知最後一賊，冷不防有意外之事，起於俄傾間也，鶯兒一手揪彼之後領，右手奪下渠之寶刀一柄，左手一起，早將此賊擲入湖中，衆賊驚且怒，反身與鬭，鶯已躍至甲板上才，舞三四刀，五賊已傷仆其三，另有二賊及一首領，被鶯兒之刀鋒逼至船頭，退無可退，不得已，跪下求饒，詞至卑醜，鶯兒按刀笑曰，「毛賊輩傷害行旅于此湖中者，爲數必不在少矣，今夕汝儕猶思性命耶，」三匪叩頭如鵮蒜，首領萬大才，急央告曰，「吾儕作此忍心害理之勾當者，尙爲第三次也，未嘗誤害一人，祈太太饒命，高抬貴手，則沒齒不忘大德也，」另有負傷之三匪，其一耳朵與頭顱爲刀尖削去一塊，鮮血淋漓，呻吟欲絕，又一則傷右手，拇指與食指不知

如何，一併爲刀鋒削去，其三則左臂露出透明窟窿，鶯兒之武技驚入，由是可見矣，伊對萬賊厲聲問曰「，要性命乎，」曰「務求太太開恩，螻蟻尚且貪生，爲人豈有樂死之理，」伊復曰，「旣願活，須從我吩咐數事，（一）人各借手一隻與我，（二）明日清晨汝輩登岸，僅留汝一人在舟上，迨抵長沙之後，准汝將空船放回，（三）從此之後，不准再作此種喪天害理之行爲，洞庭湖爲我長行之地，苟爲我訪出，則置汝儕以凌遲棄市，愼毋後悔也，」萬賊再三央告曰，「活生生斬掉一手，便不送命，亦當痛死矣，」鶯兒笑曰，「此點汝儕且勿憂，我自有藥，可以使汝等不知疼痛也，不信且先試之傷臂者，」言已探囊出硃紅葫蘆一具傾出白藥粉少許敷之傷處。轉眼即聞此匪忻然躍起致謝曰，「妙哉太太眞神仙也，傷藥如靈丹仙草，痛楚若失矣，」衆匪睹狀，咸低首無詞，結果，各人均爲鶯兒將右手截去，隨砍隨敷以藥末，故無甚痛苦也，事竣，鶯兒向若輩點頭囑曰，「人若爲善，天必佑之，人若爲惡，天必誅之，汝等任意作此犯法生涯，越貨殺人，早視國法如弁毛，以故天假我之手以儆汝儕也，此而後，右手已失，應當回頭懺悔過去之罪惡矣，」一傷耳匪泫然曰，「吾入夥，此尚係第一次也，分文未獲，竟成殘廢矣，吾母及妻子寧不生生餓斃耶，」鶯兒聞言，惻然心動，面允若輩曰，「此後汝輩倘愁生計無法維持者，則不妨到長沙府署來，我必爲汝等籌措衣食之來源也，」衆匪至是，始環跪拜謝不已，鶯兒，復囑曰，「我之原意，本預備將汝儕齊趕至岸上去，但汝等旣已殘廢回心，一致悔過，我自不爲已甚，仍命汝等留於舟上，勿再生事肇端，自速其死。」衆唯唯，鶯兒又往艄艙中檢視，尚有五人，本爲內應者，旋見匪徒等一敗塗地，早已嚇癱矣，瞥見鶯兒握劍來，一齊直跪於艄艙中，環乞饒命，鶯兒把劍問曰：「汝儕亦與甲板上之匪徒聯絡否，」彼等齊聲答以「絕無此事」鶯兒便在艄中抄出刀劍五柄，亮靑子（即七首別名）三把，均一一擲之湖心曰，「不聯絡則需此物作麼生，」若輩目瞪口呆，罔知所對，僅有泣叩饒命而已，鶯兒憤然曰，「依吾之憤火，汝儕實無人可活矣，唯因此間距離長沙尚遙，須要汝等行船也，姑將五顆首級，暫行寄存于汝儕眉胛之上，限於十月內，須趕至長沙，倘錯誤工遲，則罪上加罪矣，」若儕諸聲一片，跪拜謝恩，鶯兒始回到中艙來，乃見丈夫與翁姑，均已面無人色矣，尤可笑者，平時悍潑異常生死不怕之潘氏，此際竟亦雖威盡失，匍匐中艙，不敢外望，初聞群盜向鶯兒作揶揄聲，不久即聞諸盜呼痛聲，哀告求饒聲，大駭，不信一弱女子如柳鶯兒者，竟能有若是之驚人武事也，雖然，亦自奇矣，渠之以往屈服於自身之淫威之下，竟不思反抗，此何故，」潘氏之設想如此，而漢臣與乃父及若母亦無不作如是想也，漢臣起始疑何處之劍俠光臨，拯救渠一家老幼也，旋聞鶯兒嬌聲喝責時，始知爲鶯兒無疑，及鶯兒入艙，老小猶縮瑟至面無人色，鶯兒入艙先含笑慰翁姑繼及丈夫，坦然笑曰，「二老與丈夫，均勿驚惶，有妾在，若輩跳梁，不足懼也，且彼等均被我剁去一臂，皆成殘廢，今世不得再作惡矣，」葛母咸視鶯兒，爲天人化身者，非然者，則一轉瞬間，絕不能收服如許匪徒也，至於漢臣，則更肅敬欽愛，重換一副目光視伊人矣，福增曰，「今日無賢媳在，則葛氏之三代無噍類矣，以往吾等，皆昧於物色，以尋常賢淑之女子視賢媳，殊不知吾兒之智勇動靜，實堪與紅線聶隱娘映輝先後也，」漢臣亦曰，「我在往日，對於賢妻，亦深自懷疑，有若干行徑，實爲冷靜僻異，不同乎凡響也，然則卿身懷絕技，可以隱瞞任何人，實不必隱瞞床頭人也，」鶯兒亦含笑檢衽曰，「些末微技，僅足防尋常之禍患耳，正不必自爲誇獎也，」由是闔家上下，對於鶯兒，均敬愛懼畏矣，尤以潘氏，時刻惴惴於心，惟恐鶯兒報復前仇也，庸知鶯兒對於潘氏，恭執婢子禮，晨夕問安，一如往日，潘氏乃如坐針氈，力辭不敢，推辭不得，遂相對同跪，互相敬禮，甚至潘氏長跪不起曰，「我之貞操性命，非妹則早已不在人世間矣，論我應時時向賢妹致敬，於理始當，賢妹反來敬我，實非敬我，乃係所損我之壽數也，」鶯兒猶曰「妻妾大小，自應禮序判分，何能廢免。」經潘氏再三央懇，始允取消每日定省之禮節，抵湘之後，潘氏性情大變，端莊嫻靜，與以往判若兩人矣，每值漢臣入渠臥室時，輒婉轉謝之，勸入鶯兒臥樓，漢臣對渠之觀感亦變，不似往日如生死冤家也，潘氏頗自懺悔，日夕茹素誦經，撫蘇氏子天彪若己出，意者，伊母爲我所害，後悔不及，亦惟借經咒消寃，厚視死者之子，以安死者之心，初不料天彪入渠房中，未及兩旬，突於某一秋月之中宵，潘氏夢初回，便覺枕簟生涼，正思爲天彪覆衾，忽覺床裏，空空如也，大駭急坐起，惺忪睡眼，猶疑天彪下床便溺、挑剔銀燈，遍照室中絕無影響，驚急愈甚，乃至捶胸大哭，婢婦等聞聲，疑渠之蠻橫脾氣，又自爆發，但細聽之，則又不類，而兒天兒地，且哭且呼，聲嘶欲嘎，彼輩知有變卦，但祇疑天彪忽膺急病，衆至房門外，伸手敲門，渠大哭不應，衆敲甚，如布雷門之鼓，潘氏始啓門納衆，即問婢女曰，「汝儕亦曾見到小公子天彪否，」衆答不知，渠又呼天搶地，大聲曰，「我此番須活不得也，但至泉下，則又有何面目與蘇家賢妹相見乎，蒼天不仁，實不容我再生於人世也，哀哉，天彪吾兒，何處去矣，」衆至此始明白潘氏之狂哭大叫，實因天彪不見也，少間漢臣與鶯兒以及太爺太太先後到來，聞耗均極悲詫，要知葛氏一門之血統宗嗣，皆在天彪身上，安得不悲，又安得不急耶，獨鶯兒力囑衆人不必聲張，經渠仔細查察一過，遂向潘氏問曰，「姐在入

眠之前，對面之窗戶亦曾關上否，」對曰，「未曾，」鶯兒又問，「姐在在入夢時亦聽到若何響聲耶，」又曰，「無之，鶯兒乃執燭臺親至窗口，注目察看，竟被渠尋到一種痕跡，雖無明顯之履印。但有一撮紅泥，碎散窗檻之中，而新髹未久之湖色油漆，已被踏破矣，鶯兒點首曰，「得之矣，姐且勿悲泣，天彪失蹤，非汝之罪也，婆婆亦勿憂急，至多一兩日間即可將孩子奪回矣，跳梁小醜，至爲可惡，敢將虎鬚耶，管叫認識鶯兒姑姑之手段也，」漢臣聞伊話有來因，遂放懷不少，鶯兒即謂漢臣曰，「汝且下一命令與白參將，即命將日前所薦之七名殘廢人，即拘捕送來，須當夜辦好此事，更不可泄漏一點風聲，若儕手雖廢，而双足固完好也，」漢臣當即密令侍役，持親筆手諭，立送白參將之寓所，參將得悉，即起身召親兵二十名，携帶鐐枷鐵索，趕至合衆大營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腕，立將七人捕捉，押入府署，連夜昇堂，審訊一切，南面而坐者，非葛漢臣而爲夫人柳鶯兒也，七賊倒剪下跪，各均叩首、鶯兒問曰，「太尊待汝等之恩典如何，希即告我」若輩均叩拜曰，「再生父母不是過也，既赦我等斷頭之罪，復令我等入合衆大軍營服務，事簡薪重，吾儕身受者，實非言詞可以形容萬一也，」鶯兒至此，忽作冷笑曰，「汝儕之所言，由衷乎」若輩又曰，「何敢作誑語」鶯兒一拍驚堂厲聲曰，「汝儕以德報怨，豺狼之心，終不可測也，汝儕之暗中行爲，猶以爲吾不知耶，實則吾早派人暗地監視汝儕之言語動作矣，今有一語，欲問汝輩者，即在此五日內汝儕自問亦會作過虧心之事乎，」若儕又皆答曰，「無之，」鶯兒大怒，即令三班動用大刑，彼儕又自齊鳴寃苦，鶯兒至此，始命人先自押下六名，獄卒監視于其傍，不準交一語，否則立則殺却不貸，吩咐去訖，渠乃取出宣紙一方，簡單繪畫一飛行強盜挾一小孩，自潘氏房中躍出之狀，即令三班將此畫傳與留堂之一賊曰，「汝亦識得此幅畫否。」此賊瞪目視良久，莫明其究竟。乃叩頭對曰，「小人不知奧妙，未敢隨口亂對也，」鶯兒乃呼三班，拘此人入另一內室，復提第二人至，亦以此畫與之觀看晌，彼瞋視片晌，不能對答，於是易第三名，直至第六人上堂，此賊名黃大耳朶者，一見此畫，頓露不安之色，詢之，抖戰不知所對矣，鶯兒乃料定刼孩案與此入攸關，遂命用刑，黃抵死不招，最後熬刑不過，祇得大呼曰，「寃哉，非我所爲也」，復加細審時，則又咬緊牙關，不肯招認矣，鶯兒忽有所悟矣，急令將黃暫繫於階下，提第七名顧得標者上堂，見畫亦若黃之驚惶失措，神色大異，鶯兒曰「免動大刑，即速招出，汝之好友黃大耳朶已經完全招認矣，汝倘不悟，是眞自尋苦惱矣，」顧得標聞黃已招承。誤信爲眞，遂和盤託出矣，先是群賊被鶯兒一律斬去右手之後，即隨之至長沙府署，由漢臣推薦彼等任低級武教頭，以維持其生計，不料個中竟有黃顧二賊，懷恨不已，竟在城中元興酒館與一鶴山之強徒首腦孟雄相値，彼等向爲素識，且有相當交誼，乃僞言新太守之家資百萬，富埒王侯、僅此一子，倘設法綁之，雖令其傾家贖子，亦極願也，孟雄被惑，竟親自入府，將天彪刼去矣，鶯兒詢明原委，遂親自化裝携帶助手二人候於元興酒家，而約定與顧黃接洽事項者，午前巳牌，匆匆入館，遂爲鶯兒所執，一名張老四，一名黑皮小李，係孟雄屬下兩助手，刁狡異乎常人，鶯兒細詢之，始悉天彪在山無恙，由孟之寡妹撫養，絕未加以虐待也，不過一鶴山懸崖倒壁僅有一徑潛通，三層旋路，暗藏若干殺人機關，稍有一不愼，即有斷頭碎身之危險也，鶯兒胸有成竹，恩結張四與李黑皮二人，備作入山嚮導也。做成圈套，令漢臣昇堂，詢得原委，大怒曰，「毛賊大膽，既刼朝廷命官之子，復敢差遣爪牙，公然入城，直視官府如無物，抑何可惡，三班，速綁縛即赴市曹，斬首示衆，尅日發兵往征一鶴山………」黑皮與老張，魂不附體，叩首哀求免死，願爲官府作前導，用破賊巢云云，漢臣不准，飛擲硃籤，喝令行刑，三班一齊動手，早將二賊，縛細如端陽粽子，背插草標，牽下大堂之際，鶯兒此刻始匆匆由外至，見狀佯驚訝曰，「如何，已判死罪耶，」三班齊聲答曰：「是，」渠立即向三班囑曰，「汝等且慢，容我爲彼等求情也，」三班止於階下，即趨堂上再拜而言曰，「此案純由此間黃顧二賊等作內線，勾通一鶴山之首匪而出此者，其罪固應由彼等負也，黑皮小李及張某雖亦非良善之輩，然迫於匪首之淫威，實逼處此，應請太尊暫予彼儕以自新之路，將功折罪，庶幾上體天帝有好生之德也，」漢臣始命人將二賊赦回，厲聲問曰，「汝儕願如柳夫人之說否，」二賊叩首唯唯，至是始命解去枷鐐交柳夫人帶出，鶯兒當即語二賊曰，「人無天良，天必誅之，汝儕苟無我早來一步，則此刻早身首異處矣，汝輩宜如何報我乎，」二賊立誓，必將夫人導引入山，生擒匪首也，次日午後，夫人化裝男子，隨二賊返一鶴山，重門疊戶，防守極嚴，幸得二人爲前驅，一路無阻，入大寨前，則已萬家燈火之時矣，孟雄方大醉臥於聚義廳之木炕上，無一衛兵，遽爲鶯兒劍傷其双腿大吼不能起，部下聞聲畢集，則鶯兒與兩導人已闖入內宅，將天彪從孟妾愛仙手中奪下，緊縛於背上，提劍出室，而群賊擁至，鶯兒不怯，施展寶劍，力鬬諸賊，唯一鶴山最厲害之孟雄傷不能起，餘子碌碌，實不足溷乃姑也，頭斷肢殘，紛紛逃散而山下之官兵大至，燈球火把，喊殺震天，群醜無奈，亦祇有低頭就縛矣結果，僅將孟雄與內應二賊斬首棄市，以儆來茲焉。………（完）



無名俠劍氣如虹

劍俠之事，爲世樂道。客顧談者每涉詭異無足徵信，友人江某，昨日過余，酒酣耳熱，爲述衛生遇劍俠事，顛末甚詳，江君誠篤士也，其所言當非妄，則信夫世之有劍俠，而談者爲不盡誣矣，衛生者，字玠如，浙西世家子，美丰儀，能文章，浙西號多盜，巨室富戶，恆有戒心，衛氏故多資，慮爲盜覬覦，則延力士工擊刺者，主其家爲衛，生少從諸鏢師遊，亦精技擊，尤善小彈弓，發無不中，稱絕藝也，生嘗與友人飲於市中，有男子着敝衣，狀貌猥瑣，負酒家錢不能償，爲肆人所窘，將加毆辱，生憐之，爲代償其値，其人視者再，始掉臂逕去，生亦未之奇也，逾年生以事至都下，囊中挾巨金，惟一僕隨馬，道出山左，往謁父執虞將軍，將軍嘗爲總兵官，以好客聞，座中多異人，有敝衣客據末座，生視之似曾相識，就詰其姓氏，客不答，嗣乃恍然悟，蓋疇昔受窘酒家之男子也，客不答，生亦置之，詰且，生更以驟車北征，行數日，過枯柳窪，夜宿逆旅，地殊荒落，旅邸有少婦，服飾縞素，容貌妖冶，生入，婦數目之，又有一小女子，年十三四，挽雙髻，跳盪戲庭中，生初不爲意，中夜，生方就燈下讀書，少婦忽潛入，以游詞挑生，生怒斥辱之，婦懷慚去，生正欲滅燈臥，而窗忽陡闢，一偉丈夫從空飛入，捷若鷹隼，生大駭，拔劍欲擊之，其人握生腕，低聲叱生，生不能動，諦視之，則曩所遇受窘酒家之男子也，生駭問客何得來此，客曰，「我以君故，跋涉數百里，此間實盜窟，主者一少婦，嬙妹也，客衆欲掠君資，而婦則愛君，戒盜衆勿發，頃婦來調君，我在窗外悉睹之矣，君若欺暗室，我亦捨君去，不復相顧。今君能絕婦，守正不汚，我不能不助君矣，婦受斥辱，不甘心於君，君宜速爲備，勿墜賊手也，」生攘臂曰，「盜若至，我當以彈丸饗之，」客曰，「不可，君藝遠不若盜婦更而婦有妹通劍術，出法空大師門下，頃在庭中戲，我窺之審矣，法空出我上，其徒當不弱，未可輕敵，我意君宜速遁，勿與對壘，彼若迫君，我當以劍術止之，不則但颺去，毋妄動，我亦不欲結怨法空也，」生乃呼僕起，客引至窗外，以兩臂挾生主僕，飛躍登屋頂，越牆而出，更爲取行李至，使僕荷之奔，急馳里許，少婦果率盜數十人來追，列炬通明，呼聲震山谷，小女子亦雜盜中，盜且近，客命僕伏莽中，戒勿妄動，自挾生登道旁大樹之顛，視盜益近，客忽掀其衣，白光一縷自衣底出，夭矯若長虹，直射群盜，盜衆所持兵刃。爲白光所繞，一時皆斷折不可復用，群盜驚而呼，旋有青光一縷，出小女子袖中。與白光盤旋，飛舞空中，閃爍可觀，久之青光漸不敵，群盜始各鳥獸散，生欲以彈丸擊，客止之乃已，越日抵直隸境，客欲別去，生問客此去將更歸虞將軍耶，客嗤曰，「虞將軍徒負好客名，彼以鄙夫目我，我甯爲彼用，君於我有一飯恩，故來報耳。」長揖而去，終不知其姓氏，此清季咸同間事也，江君與衛氏有世誼，故知之極詳，江君學貫中西，神怪之說，素所不談，獨於劍俠，則言之鑿鑿若此，其必信而有徵，蓋可知矣。

前文提要：

御史王正芝，因參哈努親王，倚仗王勢霸佔民女，含寃天牢三司會審問罪秋後處斬，幸得三部尚書合力保奏，改成削官罷職永不錄用，正芝携眷離京，乘蓬車南下，歸籍安徽巢湖，那知，剛擺脫官場恩怨，又遭北五省綠林盟首，神手追魂方元濟挾怨尋仇，欲報正芝任遼東道台時，殺妾之恨，幸得奇俠白公亮感報舊恩，暗中護衛、並派其孫女江東女俠白鳳蝶，隨車保護，正芝有子王毓麟，一見鳳蝶，驚爲天人，不自主涉足情海。

王御史蓬車行至正陽關郊外一片枯林旁邊，遭群寇攔刼………。

第二回　荒林挫敵銀虹一劍懲群寇　重重疑雲旅邸深宵驚怪客

鳳兒急奔如電，嬌小的一個身形晃似驚鴻掠燕，她這裏剛入林內，一眼見七八個疾裝的漢子也正向林外跑來，兩下裏一照面，鳳兒看出那天追越馬車那個紫面短鬚的人也在其中，小姑娘橫身一站，粉面上罩一層寒霜，俏目裏湧起一片煞氣，櫻唇微啓發出兩聲嗤嗤的冷笑道：「你們這般人，像寃魂纏腿似的跟着你們姑娘的馬車，究竟是什麼意思，今天又在這荒野枯林中用竹哨傳音，讓妳姑娘的馬車停下來，你們準備着怎麼辦呢，現在妳們姑娘來了。」她這話剛一住，猛听對方那個紫臉短鬚的大漢哈哈一陣狂笑道：「好利害的小姑娘，我姓許的在江湖上走了這麼多年，就沒有碰見過這樣發橫的人，妳要問我們來幹什麼的嗎？那我得先問問姑娘，妳和那車上姓王是什麼關係，爲什麼妳跟他們一道兒走，在淮陽客棧夜用飛魚刺打傷靑面虎楚二福的人可是妳麼。」他一連的問着話，可是那雙貪婪的眼却緊釘在鳳兒她的臉上，不只是他，另外的七個人都在飽餐秀色，本來嘛，看人是不犯法的，誰要我們的鳳姑娘她生得太美呢？鳳兒被那十六隻賊眼看的有點兒冒火，她倏的柳眉一豎，小臉蛋緊緊的繃起，含着威稜的秀目，閃電似向群寇一掠而過，吐聲如簧的答道：「你問這個麼！我和姓王的是主僕關係，說明白點我是姓王的家裏的小丫頭，當然我要跟着主人走，這些事你們都管不着，那個什麼虎呀楚呀的人，他受傷那是活該，誰讓他半夜裏偷着瞧人呢，我的說完了，你們這般人安的什麼心，不妨也說出來吧？不過我得告訴你們，姑娘我雖是隻身一人，可還沒有把你們這些人看到眼裏。」鳳兒的話一完，就听對面群匪中一聲怒叱道：「好個俐口狂妄的丫頭，妳倒眞是目空四海眼中無人，我就不信憑妳這點年齡也敢說出這種狂語，好，我們楚兒弟旣是傷在妳的手裏，沒說的，殺人償命，欠積還錢，我金毛虎賀天雄來領教妳幾手高抬。」說着匪群裏槍出一個三旬以上兇眉暴目的大漢來，他手中握着一柄分量極重厚背開山刀，他往上面一槍，開山刀「五丁劈石」銀鋒一閃當頭落下，鳳姑娘一聲嬌笑道：「憑你這蠻牛樣子的人物也敢和妳姑娘動手。」她說着柳腰一挫，輕飄飄的閃到了賀天雄身後，右手一起駢食中二指向金毛虎後肩風府穴點去，鳳兒她一出手就找穴道，不看的對面群寇不由一驚，暗想道，這小妮子可眞不含乎，竟出手就用點穴招術，那邊賀天雄一刀劈空，不見了鳳姑娘的影子，心中這才一驚，猛覺着背後風聲颯然，慌忙一墊步縱前八尺，那知鳳姑娘如影隨形

跟踪而至，口中嬌喝聲：「那裏走。」右手疾伸「金豹露爪」砰然一掌，打在金毛虎後背上，賀天雄只覺着眼一黑，全身的血氣向上一湧，踉踉蹌蹌的向前一栽，不由主的走出去四五步才拏樁站住，人雖然是沒有躺下，可是一張臉全變的鐵青，要不是鳳姑娘手下留情，這一掌就要了賀天雄的性命，鳳兒她得理不讓人，一轉身對群寇說道：「就憑你們這些膿包也敢出來丟醜現眼，識相的趕快走開，要惹起妳姑娘火性，我把你們這群人全擱在這枯林裏。」鳳兒出手身法手法，確是驚震了群寇，她如果要不說這幾句話，也許群賊懾於她的雌威不再有所舉動，她這拏話一逼，誠心是叫人下不了臺，只氣得飛叉天王許劍鳴仰首狂笑道：「好狠的丫頭，妳竟步步逼人拼命，我姓許的也要領教幾手。」他說完，又回頭對群匪喝道：「這個賤婢由我和丁兒弟擋住，你們還不趁機下手，料理了那姓王的，也免得瓢把子他親自南下了。」他這一說，匪群裏立時分四個人向林外停車的方向搶去，同時飛叉天王一抬手打出一柄八寸多長的飛叉，挾着一片冷風向鳳兒前胸飛去，鳳姑娘一听許劍鳴說分人下手搶車，心裏可眞急了，正想翻身，攔截那往林外闖的四個人，就在她心念初動，許劍鳴的飛叉已快近前胸，好鳳兒，猛然一仰身施展出鐵板橋工夫，全身平貼地面，那柄八寸長的飛叉掠着頭頂打過去，鳳姑娘一挺身人已站了起來，她粉面帶怒，右手向柳腰一探，鬆開銀虹軟劍扣環，向外面一抖，只看到一道寒光一亮一閃，鳳姑娘手中多出一柄銀芒耀目的長劍這支劍寬不過二指，厚不過粒米，但確冷森森鋒利異常，這柄劍不用時可以像軟鞭一樣的圍在腰裏。用時一鬆扣環立時取出。不過這樣的軟劍非常難用，必須由極好的內功能把勁力貫到劍身，方可收發隨心，軟硬如意，鳳兒抖出了銀虹軟劍，立施展一招：「八步迴空」連人帶劍飛起來，捲起一陣風，向那往林外闖的四寇橫掃過去，小姑娘急怒攻心，一下手又狠又辣，那軟劍晃似活蛇飛舞，靠左的一個人逃避不及，銀芒一閃，立時鮮血四濺，一顆頭滾滾的飛出去七尺多遠，接着她左手一揚，三道銀線似的白光飛出，鳳兒施展出打暗器中最利害的手法，一連打出三支小巧飛魚刺，這暗器形如魚刺，細小鋒利，發出去迅疾如電又無破空的聲音，比白虎釘等又自不同，鳳兒以此物威震江南，博得江東女俠的美號，果然是百發百中，只听到三聲連續慘叫往外闖的另三人各中一支，只痛的他們滿亂地滾，這當兒，飛叉天王也施展出飛叉絕技，双手疾揚，兩支八寸的短叉向鳳兒背後襲去，鳳姑娘劍劈刺打，眨眼工夫收拾了四個欲出林行兇的盜匪，一緩氣兩支飛叉已襲到背後，她乍感到金風近身，慌忙向前一伏身。就這樣略慢一着，一柄叉劃破她右肩青衣，而且擦破了皮肉，雪樣的肌膚上泛出鮮紅的血來，小姑娘出世以來就沒有吃過這種苦頭，一咬牙

鳳兒一招「八步迴空」一個匪徒血濺頭飛。



，忍住了傷痛，轉倏然身嬌叱一聲，手中軟劍「天女揮戈」冷森森一團寒光，連人帶劍向許劍鳴撲過去，這身法太快了，許劍鳴他驚忙中向旁一閃，一抬手抽出背後的厚背鬼頭刀來，這時八個盜匪傷了四個，死了一個，餘下的三人把鳳姑娘往中間一圍，這般人也不講什麼江湖上單打獨鬬的規矩了，兩柄刀，一條軟鞭，三般兵器，像狂風驟雨，向鳳兒一味猛攻，小姑娘技高膽大，忍着傷痛力戰三盜，只見她長劍如虹，倏而如匹練繞體，倏而如瑞雪舞空，銀濤駭電的劍風只逼得三個人團團亂轉，他們才知道這小姑娘大言不慚，她確有着非常的本領，別看三人合力對付一個，再打下去準要吃虧，他們都起了逃走的心，各展絕招向鳳兒猛攻過去，飛叉天王的鬼頭刀「旋風掃雪」向鳳兒下盤一掃，丁勝的軟鞭却用了「橫掃千軍」向她上身平打，鳳姑娘見他們情急拚命，兩招又是一齊襲到，她只得向後一撤身，躲開刀鞭，許劍鳴，丁勝兩個人趁勢跳出圈子双双向林裏逃去，

另一個施刀的略慢一步，他要走時已晚了，鳳兒的銀虹軟劍「穿星摘月」挾一道銳風襲來，他只覺眼前一亮，想招架那裏還來得及，冷冰冰的劍身透胸而過，鳳兒一收劍，胸前噴出一股鮮血人便倒了下去。

這一戰，鳳兒是大獲全勝，雖然她也受了些微傷，但八個匪徒叫她傷四個，殺死兩人，落了個大敗而逃，這也足寒賊膽了，鳳姑娘她園好銀虹軟劍，看看那橫臥枯林的兩具屍體，那些受傷的却一個也不見了，她微感到傷處有些兒疼，從匪徒屍體上撤下一塊布擦乾淨右臂血跡，取出身上攜帶的「金刀鐵扇散」敷好了傷口，她這才急急的趕出枯林，那馬車仍在原地上好好的停着，她匆匆的登上車，王御史、王夫人、王公子等都仍然好好的坐在車上，可是六隻眼都對她流露着感激的目光，鳳兒她一上車，王夫人扶着她坐在自己的身邊，用手拂拂她飄散在額前的幾許秀髮道：「姑娘妳辛苦了。」鳳兒嬌媚的一笑道：「不，夫人，你們跟着我去看了。」王御史點點頭說：「鳳姑娘，我們很感激妳，我一見姑娘就感到妳不是一個常人，不過我沒有想到姑娘竟是有着這樣大本領的人，我王某有何德能，竟承姑娘妳這樣的幫助。」鳳兒她又是一笑道：「老爺，你不要這樣說，這是小婢我應該如此的呀。」王夫人慌忙攔住了她的話說：「鳳姑娘，妳以後千萬不要再這樣老爺夫人的叫了，妳是我們王家的大恩人，大救星，如果妳不嫌棄我們，我沒有一個女兒，妳姑娘就算是……………」王夫人她還要說下去，可是王御史接着說：「好了，妳不要再說下去了，鳳姑娘是俠女，是巾幗奇人，是我們王家的恩人，妳這意思就不怕屈辱人家姑娘嗎？」王御史這一說，王夫人不敢再說了，可是聰明的鳳姑那肯放過這個機會，她立時對着王夫人說：「夫人，我明白夫人的意思，我自小就沒有了娘，如今夫人妳這樣待我，叫我死我也甘心，如果你們不嫌我出身微賤，你就收下我這個苦命的人吧！」鳳兒她這樣一說，太甜了，只喜得王夫人合不攏嘴來，鳳姑娘知道打鐵趁熱這句話，她立時在車上跪下來，對着王御史他們叩了三個頭，她又親親熱熱的向着王御史喊聲爹，向着王夫人叫了一聲娘，最後她看着毓麟公子，兩隻眼射出異樣的光彩，毓麟被她看的有些心跳，可是鳳姑娘的臉也紅了，但她終於叫了一聲：「麟哥。」她叫過，一翻身倒在王夫人的懷裏，王夫人笑了，王御史也笑了，毓麟呢？他呆呆的睜着大眼不知在想什麽　忽然他一聲驚叫道：「血　鳳妹，妳受傷了。」這一叫，王夫人慌忙把懷裏的鳳姑娘一扶道：「鳳兒，孩子，妳……………傷在那裏，快給娘，看看。」鳳姑娘慢慢抬起頭，看着王夫人道：「娘，不要緊，右臂上一點皮傷，女兒已自己敷了藥，很快就可以好了。」她說着話，兩眼却轉到毓麟公子的臉上，她見他，驚魂不定，痴痴的望着自己的右臂傷處，看他那神情恨不得過來替自己分點疼痛似的，這公子太多情也太痴情了，這就不由她不感動，她望着他嬌羞的一笑，眼神裏不是威稜震人的光輝，而是感激，是愛戀，…………是告訴他我知道你的心了……………。

王夫人他沒有注意這些，她只把鳳姑娘攬在懷裏，好孩子，好女兒的叫個不停，鳳兒她也眞正的嘗到了人間暖情，這些是她過去十八年中從沒有領受過的。

剛才那些都是車裏子面的事，那馬車可仍在南下的道上飛馳着，到天快黑時他們又趕了四十多里路，車夫對這條路很熟悉，他知趕過金家集前面幾十里沒有鎮店，他對王御史說今晚上應該歇在金家集，王御史當然沒法子反對，可別看金家集這個小地方，實際上相當的熱鬧，幾家客棧酒樓並不比正陽關差好多，他們住到金家集最大的一家客棧裏，那客棧名叫進興發，店面大，字號老，王御史爲了避免再生麻煩，就包了最後一進小院子，這院子分一正兩廂一共七間房子，店伙計見四個人加上一個車夫，就包了一進院子，那一定是闊客人，所以在伺侯上也加倍週到，這是我們國家傳統的風氣，如果讀者住過旅館的話，就看到現在的服務生對客人也劃分着嚴格的等級，如果你錢不方便，或者忘了給小費，服務生那付嘴臉一下就拉長了四五尺，他雖然沒當面罵你，可是你看着他那嘴臉比挨罵還難過，古今一理，不過老規矩傳到現在又進步多了，這是閒話，且說王御史他並不是錢多，而是怕麻煩，不過他這一聰明又弄錯了，他不知綠林中盜匪們最歡喜你和別的客人單獨住開，這樣他們下手既可避免驚動別人，又不致於弄錯目標，鳳姑娘她是明白王御史的意思，但她沒有說什麽話。

晚上，王御史分付店家弄了一桌上好的酒席，一家人圍坐一桌，說是一家人也不過就是四個，當然是王御史王夫人坐了上下正位，毓麟公子和鳳姑娘他們倆面對面打横，這席酒算是祝賀鳳兒逐匪的慶功宴，也算是王夫人替義女設的家宴，酒筵上王御史又問起鳳姑娘的身世，聰明的鳳兒又編出一套美麗的謊言，她說她父親是個名武師，在自己很小的時候被仇家殺死，自己被一位風塵中異人救去，傳了一身很好的本領，那位異人過去受過王御史的幫助，他最近探听到王御史蒙難京都，本來準備親赴北京刼牢相救，後來又知道王御史已脫難歸籍，但又有一部份過去受王御史正法的匪黨朋友，準備趁火打刼，替死去的匪徒報仇，自己奉了那位異人之命，特趕來相助，誰知竟蒙垂靑收作義女，今後都是一家人了，並請王御史夫掃以後有什麼事盡管分付她去辦，她這話說她是謊話吧，到有一部份是實話，當然另外的事，我們鳳姑娘雖然是俠女，也不便出口，王御史他搜盡枯腸想不起受過自己救助的異人是誰，也問鳳兒這位異人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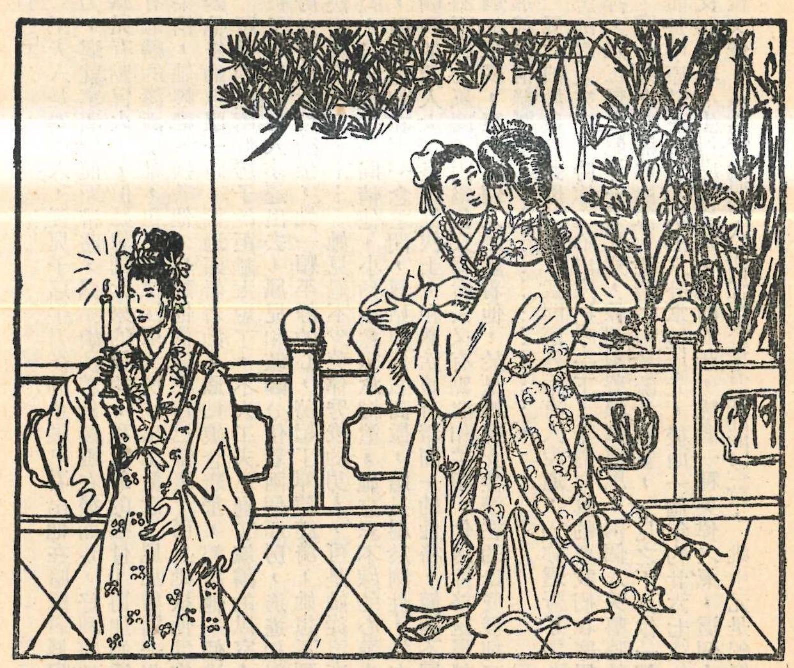
名，自己又如何救助過他，可是鳳兒答覆是這位異人近日會親自趕來拜見，他是長輩，自己未奉命不敢擅自說出，勸王御史忍耐幾天，並且隱隱的提到今後和匪徒還要有幾仗惡戰，王御史見鳳兒不願直說，當然定有苦衷，也不便再追問下去，也就不提這件事了，四個人對坐清飲，沒有猜拳行令的呼喝聲，但確另有一種歡洽的氣氛，這要歸功王御史的豪放脫俗，王夫人的賢淑溫婉，鳳姑娘的慧心甜嘴，最苦的就是我們的毓麟公子，他到處插不上嘴，他也沒話可說，但他却有着一肚子的痛苦，滿腹幽怨，對面天人般的義妹，竟是身懷絕技的女俠，女俠是不會愛上平常的人，他是個文弱的書生，這一生自己算是永無希望得到鳳姑娘的愛情了，他只管一個人悶在肚裏想，不自覺一杯一杯的喝了八分酒意，酒壯膽氣，毓麟他也說話了，他說：「鳳妹，我常從說部上看到紅線聶隱娘一流人物，我還認為這是著書人的憑空揑造，可是我一見鳳妹妳這樣的好本領，我相信了，鳳妹，妳不就是現代的紅線聶隱娘麽，啊！過去我只知道讀死書，寫文章，以後我也想學武藝了，這還得請鳳妹妹妳教我才行。」他借着酒鼓起了最大勇氣，說出這幾句話，可笑壞了鳳姑娘，她說：「麟哥，你太過獎我了，我不過是一個略通武技的江湖女子，怎麽能和紅線聶隱娘可比呢，麟哥既然願意學武技，我當然願意教你，只不過武技是件很苦的事，你受得了麽。」毓麟一听鳳姑娘肯教他，心裏一高興慌忙說道：「我決不會怕苦，只要鳳妹教我，就是苦死我也願意。」他這一高興說溜了嘴，他忘了左右還坐着他的父母，王御史一听不像話，不過他是個豪放開明的人，沒有當面斥責他，只含着怒意瞪他兩眼。這兩眼像兩支利劍樣，刺傷了毓麟，他低下頭不敢再抬起來，鳳姑娘她外形仍裝着沒事人一樣，可是她的心也在激蕩着，她想毓麟痴得太可憐了。這席酒吃到定更以後才散席，別人雖都有了酒意可是都沒醉，只有毓麟他酒量本差，又喝的多點，再經肚子裏一悶氣，一站身只覺覺着頭昏欲嘔，免強支撐着走兩步，猛的他感到天旋地轉，眼一黑全身向前栽去，鳳姑娘眼明手快，一頓足飛鳥樣搶過去，這時她顧不得男女之嫌了，玉臂一横擋住他前栽的身子，右手向他右肩頭輕輕一抓，扶正了他的身子，王夫人早端來一碗冷茶，鳳兒接過茶向毓麟臉上一潑，這一凉毓麟清醒不少，他一看自一個人半倚在鳳姑娘的懷裏，這就索性撒次賴，他不但不站起，反而把双目一閉全身向鳳姑娘懷中倒去。王御史是早進了內室，王夫人一看不成樣子，可是她不知道這是兒子故意鬧的鬼，她放好碗忙着過來扶毓麟，鳳姑娘早已看出毓麟的用心，却輕輕的說道：「娘，他醉了，妳扶不動，妳還是掌着燈我們送他回房去吧。」

王夫人是過來人，從兒子這半月多神色裏已看出他在暗戀着鳳兒，既然鳳兒願扶他，自己也樂得省點氣力，這就掌着燈前面帶路，鳳姑娘扶着毓麟跟在後面走，好利害的毓麟，他竟全身賴在姑娘身上，這可是鳳兒有點冒火了，但她想到此來的目的，和爺爺的囑付，再加她這幾天對毓麟的痴心油然而生的同情，還有毓麟的瀟洒溫雅，也使這位江東女俠生出了愛意，鳳姑娘這一想，便把那快要發作的怒火，化成了一片柔情，她輕輕的扶着他，也讓他依偎在自己懷裏，而且她扶他的右手也加重了些力量，兩個心都在跳，毓麟他倏的双眼一睜，偏過頭看着她，鳳姑娘含着羞，報給他一個淺淺的媚笑。

可惜的是兩個房子的距離太短了，不大工夫已進了毓麟的臥室，鳳姑娘扶毓麟上了床，王夫人又替他蓋好被子，母女兩人才退出去，鳳兒和毓麟分住着兩個廂房，遙遙相對，不說毓麟他胡思亂想，單說鳳姑娘回房以後，對燈獨坐，她一顆平靜的心，蕩起了陣陣漣漪，她想不到廿多天竟會對毓麟生出情愫，這不是太快了嗎？……她見過不少英偉秀俊的男人，可是她從沒有對他們有過情感，為什麽會對毓麟如此呢！是愛他還是同情他，小姑娘愈想愈糊塗，她立志不嫁的心發生了動搖，說起來男女之間的事非常奇怪，微妙處就在那一念之間，鳳姑娘倔強高傲，這是屬於剛性，她在江湖上縱橫馳騁，所向無敵，但她所接觸到的男人大部是英雄俠士，和鳳姑娘有着同一的性格，毓麟不同了，他是個文弱書生，處處帶着書生瀟洒不群的風度，因為他文弱看去又有點溫和柔順，他這性格是屬於柔性，柔能克剛，鳳姑娘她感到毓麟柔弱的可憐，應該有個人保護着他，於是她那女性潛在的母愛發揮了作用，由同情而逐生愛意，不自覺她被那綿綿情絲纏緊了……。

鳳姑娘她只管對燈深思，猛聞窗外面有人說道：「妳這野丫頭，這深的夜還不睡覺，只管對着燈出神，怎的客人來了多時妳也不出來招呼一下，難道你眞的要我們在寒風裏凍上一夜麽」。鳳姑娘一听，立時起身，她正想出屋外一看究竟，驟聞兩聲颯颯輕風，兩個人笑嘻嘻的對着她走過來，前面一個年約卅旬開外，穿一身土布棉襖棉褲，留着幾根稀疏的短鬚，乍見之下眞像一個鄉村的土財主一樣，但他不是土財主，而是中原道上馳名的俠士八卦掌姚中元，後面一個年約廿六七歲，穿一身黑色緊身夜行衣，背上交叉着兩支判官筆，生得虎背蜂腰，玉面銀牙，透着一種英偉之氣，這個人也是江南道上有名的人物，叫飛天玉虎藍文俊，說起來這兩人和鳳姑娘都有點同門之誼，姚中元是銀鬚叟的記名弟子，飛天玉虎藍文俊的師

毓麟偏過頭看着她！鳳姑娘含着羞，報給他一個淺淺的媚笑。



父叫笑面閻羅申子明，鳳姑娘也跟着申子明學過兩年武功，她那柄銀虹軟劍還是申子明送給她的，論輩份鳳姑娘向姚中元叫叔叔，向藍文俊叫師兄，她一見兩個人心中異常高興，慌忙搬過來兩把椅子請他們坐下，姚中元笑對鳳姑娘說道：「這樣深夜妳還不睡，只管呆坐那兒想什麽心事。」鳳姑娘一听，不由她一怔，想什麽，這如何能說呢！她聰明透頂，這一怔神被她想出一套話來立時答道：「姪女今天已和江北道上的匪黨們照了面，正愁着姪女兒一個人怕顧此失彼沒法子應付，姚叔叔，藍師兄來的正好，就留這兒幫我個忙吧。」說着她把今天和賊人動手的經過說個大概出來，姚中元笑道：「不幫忙我們也不會找到這邊來，詳細情形我都听師父他老人家說過了，我們這次來也就是專程爲這件事，據師父他老人家說，神手追魂請到了幾個歸隱已久的老賊出山了，這幾個人都是昔年很有名的綠林怪傑， 想不到爲這件小事又引起武林中若大風波，而且他們已經陸續南下，神手追魂方元濟人已到了正陽關，大概近幾天就可能追來，師父他老人家和申老前輩因還要請個人，所以命我和藍小俠先趕來助妳，明天妳們只管照常上路，我們暫時不想露面，只在暗中保護妳們。」姚中元說完話，鳳姑娘柳眉輕挑着說：「眞的，這個神手追魂方元濟也太狂妄了，他縱橫北五省中無惡不作，別人不找他也就算了，他竟橫行到中原道上來了，姪女兒我定要見識見識那譽滿江北的靈蛇槍，和那綠林道上聞名喪膽的子午追魂針，究竟有多利害。」小姑娘口帶不服的一說，藍文俊却接口道：「蝶師妹得天獨厚，銀虹劍，飛魚刺，並絕江湖，江東俠女，北國盜魁，到時定有一場熱鬧戲看，小兄拭目以待，不過，我猜準是那神手追魂必敗無疑。」他這一恭維，鳳姑娘臉紅了，笑着對藍文俊道：「師兄，你不用損我，到時候我敗了，你還能袖手旁觀麽。」藍文俊忙答說：「蝶師妹！妳要眞不行，我上去可準得送命，妳這不是誠心挖苦我麽。」藍文俊這句話不是客氣，論武功他可眞比不上鳳姑娘，鳳兒一出娘胎就被她爺爺用藥水洗練筋骨，一懂事就開始習練工夫，她爹娘在她三歲時双双遭仇人毒手，鳳姑娘她可以說是爺爺養大的，正因爲如此才造就她一身出衆驚人的武技，銀鬚叟對兒子媳婦的死，引咎很深，他認爲如果自己不傳他武技,他就不會在江湖上和人結仇,並且也不會遭人毒手，他這一想，兒子媳婦的死因在自己，這個仇當然要報， 他一怒之下隻身一劍殺了仇人一家七口， 可是他也是萬念俱灰了，他想找個深山一住渡此餘生就算了，鳳姑娘這孩子怎麽辦呢？他以祖父的身份兼任了慈母，這時銀鬚叟徘徊在兩條路上，他想不再傳授鳳姑娘武功了， 讓她平凡的過一生吧， 但他却又愛着鳳兒的資質超人，這樣太可惜了，終於他又決定傳授鳳姑娘武功了，但是要傳她就要把她造就成一身驚人的本領才行，他這樣一想，隨把鳳姑娘帶到絕峯之頂，把自己一身本領全傳授她， 小姑娘資質既好， 人又聰明秀慧，她先從內家調息合神化氣上着手，這樣苦練了十年，銀鬚叟見自己苦心沒有白費， 鳳兒已得了他十之七八的工夫， 這才帶着她到江湖上走動，增長她的經驗閱歷，半年後銀鬚叟白公亮又遇上他一個多年的好友，這人就是笑面閻羅申子明，這個江湖怪傑一見鳳姑娘就愛上她的聰慧可人，隨把她留在自己身邊兩年時間，申子明把他連弟子都不傳的飛魚刺傳了姑娘， 這暗器使申子明博得笑面閻羅的綽號， 他又把自己心愛的銀虹軟劍也送給姑娘，銀鬚叟以劍術，內功，點穴法，提蹤術馳名武林，笑面閻羅申子明以氣功，棉掌，飛魚刺稱絕江湖，鳳姑娘兼得兩人之長無怪她一出世就打遍江南無敵手， 江東女俠白鳳蝶成了綠林盜匪的克星， 所以藍文俊的話並不是捧鳳姑娘，姚中元，藍文俊和姑娘談了一陣就告辭而退，鳳姑娘送到門外面又問藍文俊道：「

藍師兄，你們怎麽進到屋裏來，我一點也未聞聲息呢。」飛天玉虎笑答道：「這要怪師妹妳太大意了，爲什麽連房門都不關上呢？要不然我們得叩門了。」鳳姑娘才想到今夜被毓麟他鬧亂了心，連房門都忘記關上了。」鳳姑娘她想着，不由的双頰飛紅，含着羞對藍文俊淺淺一笑道：「這眞是，我太大意了。」她這一笑，粉臉立時柳媚花嬌，看的藍文俊心裏怦然一動，他連話也不敢再答了，一頓足飛上房去，消失在夜影裏。

鳳姑娘送走兩人，心裏覺着輕鬆不少，有他們兩個暗中跟隨保護，自己不致有顧此失彼之感了，她想着，心裏一高興，一個人站在院裏傻笑一陣，看看天色快到三更了，她注視毓麟的房中已沒有了燈光，想他大概是睡熟了，鳳兒一翻身就往自己房裏進，猛聞一聲極輕微的響聲，似乎發自毓麟公子房中，鳳姑娘心中一動，一長身就飛上屋面，她看四外並無異兆，心想大概是毓麟房中老鼠作的怪，也就回房休息去了，可是那響聲不是老鼠，而是人，這人就是毓麟公子。

原來毓麟在鳳姑娘扶送下上了床。王夫人掌着燈，這就不得不使他裝睡了，後來，王夫人和鳳姑娘都走了，毓麟本來是裝着睡，這一下就翻身坐起來，他熄了燈，一個人坐着呆想，他想鳳姑娘對自己未始無情，要不然她爲什麽任自己倒入她那軟玉溫香的懷裏呢？他回味着鳳姑娘那美媚含羞的淺笑，那如蘭如麝的幽香，那玉潤珠圓的豐肌柔骨，那滑膩溫的玉手…………………他想着想着睡意全消，黑夜裏不知道去了多少時間，忽然听外面有人說話，他就悄悄的溜到窗邊，用一隻眼貼着窗縫往外看，鳳姑娘房裏點着燈，兩個人一前一後的進了屋，毓麟見鳳姑娘房裏沒有動靜，知道這兩個人是她的朋友。王公子可眞有耐性，他一直等到鳳姑娘送客出來，這時天上薄雲遮月，一陣淡濛濛的月光照着天井院，毓麟和鳳兒兩人的臥室相距也就不過是一丈多遠，他看到鳳姑娘和一個黑衣英偉的少年在門外輕輕的談話，但他沒有听清說的什麽，恍忽裏什麽兄呀妹呀的滿親熱，最後她笑了，那黑衣人也飛上屋面走了，走了後她還一個人站在門外笑，這一下像一柄利劍刺透了王公子的心，毓麟頭一暈差一點摔倒地上，這聲音驚動了鳳姑娘，但她沒有想到那是多情的王公子，毓麟摸索着上了床，只覺着萬縷情愁湧上了心，今晚上鳳姑娘給他那點柔情慰籍，一霎時就如同東逝江水，毓麟傷心到極處，他竟伏枕哭了起來，誰說丈夫不彈淚，只因未到傷心處，他哭哭想想，最後被他想通了這個道理，鳳姑娘是俠女，俠女一定是愛俠士，自己不過是個文弱書生，鳳姑娘如何能愛上自己，他恨這一生自己爲什麽不是俠士，但這是沒有法子的事啊……

鳳姑娘笑道：「這眞是我太大意了」她這一笑粉臉上立時柳媚花嬌，藍文俊心裏怦然一動，連話也不敢再答，一頓足飛上房去。

……他想到了天亮，也哭到了天亮，直到王夫人來叫他上車趕路。

在車上，毓麟像是失去了魂魄一樣，紅着一双哭腫的眼圈，那神情可眞够可憐，王御史同王夫人兩夫婦何嘗不瞭解愛子心事，但這是沒法出口的啊，鳳姑娘不是平常的女子，又是王家的恩人，今後還要仗她保護自己一家的安全，可是他們不知道鳳姑娘內心裏比他們還急，「情」字這件事可眞是妙不可言，鳳姑娘愛毓麟的溫雅柔弱，他愈表現出可憐柔弱，她也就愛他愈深，小姑娘不自覺的已跌入情網了，鳳兒看到毓麟那種戚楚幽怨的樣子，她一顆芳心不自主的也籠罩上一層愁雲，她恨不得把毓麟攬過來問問他爲什麽這樣傷心，讓自己一片似水柔情滌除他那幽怨煩惱，可是王御史夫人都在車上，鳳姑娘雖然是武林俠女，但她究竟是個大姑娘，無論如何得保持她姑娘的身份。

鳳姑娘終於無法克制自己，妙目裡蘊藏了無限憐惜的輕叫一聲：「麟



哥，你怎麽啦，是不是昨夜吃酒多啦受了凉，小妹有藥，你吃點吧！」她說着從懷內取出個羊玉白瓶，伸玉掌輕輕的倒出一粒黃豆大小的白色藥丸，鳳姑娘是眞情已動，把銀鬚叟遍走名山，採得奇藥煉製的「九轉小還丹」挐出來一粒，這丹藥功能補神凝氣，延年益壽，練武人吃一粒足可抵一年苦功，鳳姑娘她也不過只有五粒，她挐着藥移身到毓麟跟前，不自主伸出左掌摸摸毓麟額角，這一摸姑娘心裏一跳，只覺他額角熱的有些燙手，她一慌回頭對王夫人道：「娘，麟哥發燒了。」王夫人本來是別過頭直往車前看，聽鳳兒這一叫立時轉了過來，她也移身到公子身旁，用手一摸毓麟頭立時縐眉道：「麟兒，你怎麽啦，是不是昨夜酒醉後受了凉。」毓麟苦笑一下答道：「娘，不要緊，我想是受點凉，大約休息下就會好的。」王夫人嘆口氣道：「你父親剛剛病愈，你又病倒了，這眞是………」下面的話還未出口，鳳姑娘却接着道：「娘，妳不要愁，麟哥不過是酒後受了凉，女兒我這粒小還丹是靈藥聖品，吃下去保管他馬上就好。」王夫人看着那粒白色小藥丹，心裏可不信有那樣靈效，無奈他們已把這位義女，看做了天神一般，她的話當然沒錯，王夫人慌着對公子道：「麟兒，快把你鳳妹妹的藥吃下去，別再給娘我加煩惱了。」王夫人這一說，只聽得毓麟心裏一震，慌忙伸手去接鳳姑鳳手裏的藥，那知鳳兒的手比他更快，只一送那粒藥丹已到了毓麟嘴裏，他只覺一股淸香直入丹田，精神不由一爽，下面的是鳳姑娘一個淺淺的媚笑，知趣的王太人早已轉過頭去。

車子不停的向前走着，經過荒凉的郊野，熱鬧的城鎭，白天走，晚上休息，又是四五天的時間已到了巢湖，這幾天車上店裏，毓麟因爲有了成見，對鳳兒總是躱躱閃閃，他不敢責問鳳姑娘，只有苛待自己，他已是萬念俱灰，生趣索然，對什麽事都是不理不問，王夫人也在暗裏問過他，但他每次總是苦笑下閉口言，他這樣一鬧，可給鳳姑娘也增加了不少痛苦，她幾次都想找機會問問他，但他那閃閃避避的態度，使不鳳兒欲問又止，她也有些氣他冷淡無情，這就增加了兩人的誤會，本來鳳兒這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女魔王世界上沒有她不敢做的事，只是她願不願做而已，但她因爲對毓麟有了情愛.有了情 人就不像無情時那樣爽朗，所以這個生龍活虎似的女俠，因情所困也變或一個平常的女人了。

前文摘要

名鏢師羅九峯，厭棄江湖風險，携愛妻雷湘蘭、女寒瑛，兒雁秋、及弟子玉虎兒隱居衡山雁鳴峯下，遭遇昔年仇人，馬百武夥同、川，湘、黔、滇、四省綠林大盜，苗疆三魔尋仇衡山，九峯得好友周冲，傳警助力、和群寇激戰，不想又遇廿年前苦戀湘蘭情人，胡天衢，現身刦持女俠，湘蘭貞烈，自戕身死九峯亦爲胡五鬼陰風掌所傷，寒瑛，被胡天衢刦走，雁秋遭胡打下懸崖，幸逢奇俠悟玄子，救到峨嵋山摩雲峯，傳授絕技，玉虎兒則隨周冲投師太湖。

雁秋技成，得師伯贈一前輩俠隱遺物白霜劍，離山尋訪仇踪。無意中救得義僕李福，偵知雪山派成都分堂惡跡，隨一劍前往懲兇，又結識武當派兩位小俠，結伴東行，異旅逢舊和蕭俊等五人結盟通江，進探大巴山，羅雁秋追賊遇險巧逢俠女凌雪紅，青靈谷定情證盟，蕭俊等亦得凌雪紅女俠之助脫險離山，巴東義拯孤女余棲霞，又和雪山派黨徒交手，幸得羅雁秋及時趕到，力挫李英白，和余棲霞結伴赴徐州定遠鏈局探視舅父雷振天、劉氏荒園中紅衣女司徒霜，剖心示愛，雁秋力誅尋仇鏢局群寇後踐約武當山，中途窺得仇踪，一劍追索而去，余棲霞，小白猿飛馬報警，鐵書生小乞俠等八人分批入魯東，萬翠蘋，余姑娘，私下武當山，追賊失踪，蕭俊賭命鬪金剛，沉鶖潭畔弔盟弟巧遇羅寒瑛，江南神乞掌傷碧眼神鵰，羅寒瑛私離靈水崖，和蕭俊等結伴西行，夜過沂山，遇得乘鸞仙女。回首經歷，恍若夢幻，夜宿濟寧双英樓，救助天山双傑，和雪山派四名高手交技，鐵書生不支遇險，幸得素婢素月及時趕到…………。

徐子眞、夏耀慶那裏還敢輕敵，鈎連拐，三截棍，連着出手，兩件兵刃挾着雷霆萬鈞之勢，一齊襲來，小姑娘一閃身，竟從拐棍交飛中閃電穿過，回手一掌，打中夏耀慶右後肩頭，虎尾三節棍應手落地，人也打個踉蹌往前跑十幾步遠才拏樁站住。

徐子眞半生江湖闖蕩，會過高人不少，就是沒有遇到過這等身手，不由心中又驚又怕，鈎連拐迴旋疾掃，「神龍掉首」猛打姑娘中盤，一招中暗套着三個變化，不管玄衣少女、躲、閃、縱躍，自己都可以跟踪追打。

那知少女不閃不躲，竟欺身直進，搶到徐子眞跟前，左掌一晃，右手食中二指猛點他肘間「曲池穴」徐子眞悚然一驚，趕忙沉臂翻滾，幸得小姑娘並未趁勢追擊，徐子眞翻滾出去一丈多遠，才敢挺起身子。

玄衣少女双手叉着腰笑道：「這樣打法不行，你們四個人商量好再一起上來吧！」說過話，昂然而立，兩隻眸子轉動着，臉上浮現出一種不屑的冷笑。

這當兒、吳兆麟、唐宗山，都已由地上爬起，夏耀慶也拾起了地上的虎尾三節棍，三人雖吃了虧，但幸得那小姑娘手法並不很重，三人又都有很好的功力，經一陣調氣運行，大致都不礙事，四個人站成一排，八隻眼望着那小姑娘出神發楞，誰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玄衣少看四人呆站着都不說話，不由一挑柳眉又道：「你們都是死人嗎？怎麼都站着不動手，平常我很少有機會跟人打架，難得今夜裏有你們四個人陪我玩玩，你們快點動手，我決定不傷你們，如果再站着不動，惹我發了脾氣，把你們全捉住送給白妮當點心。」

玄衣少女人雖剔玲透瓏，但她久居深山，很少和生人接觸，清靜無塵的生活，自然養成她一種天眞無邪的嬌憨之氣，她說的話听去似給人莫大難看，其實她倒完全是出於心底說的話，不過這時吳兆麟等四人，已完全被她驚世的武功，快捷的手法震住，她越這樣說，四個人越不敢動手。

玄衣少女見四人仍是呆站着不動，立時眨眨大眼睛笑道：「你們不動手，我非讓你們動手不可。」就說聲中，嬌軀一晃已到四人跟前，四人中三個人剛才已吃到苦頭，徐子眞雖未被點中穴道，也驚出了一身冷汗。

現在見少女又搶攻過來，不由一齊舉起兵刃迎了上去，剎那間金風雷鳴，四個人連手併攻，吳兆麟双蛇扎更是凌厲無匹，兩個蛇頭上發出嗚嗚怪叫，配合着徐子眞鈎連拐。帶起的陣陣勁風，直似波翻浪湧，光影如山。

但那玄衣少女不知用的什麼身法，一個嬌軀，在四件兵刃交飛中滾來翻去，有時她整個身體似貼到鈎連拐上，隨着兵刃翻舞盤旋，四個人空自發招如風，竟是沒辦法傷着她一寸衣角。

大約有一盞熱茶工夫，玄衣少女似已玩够，猛的嬌軀揉進，把徐子眞右臂一撥，鈎連拐不自主迎着吳兆麟双蛇扎一撞，嗆的一聲，激射出一串火星，兩個人都用足了勁力，彼此都當堂震退數步，小姑娘却趁勢又飛搶到夏耀慶跟前，如法泡製，把夏耀慶的虎尾三截棍，迎着唐宗山亮銀軟槍一擊，軟索纏在三截棍上，兩個人同時用力一拉，毫銀槍軟索，和虎尾三截棍中間連接的鐵環，同時扯斷，兩個人也同時退了五六步遠，各挈着半截兵刃。

玄衣少女動作如電，擺佈四個人不過是剎那工夫，她却跳到圈外，指着四個人笑道：「好啦，我已經玩够了，你們現在可以走吧！再不走，我就不客氣啦。」四個人連受挫辱，雖然忿怒異常，但少女武功似已達仙俠之流，簡直高的不可思議，那裏還敢再說什麼，立時帶着羞慚，呼嘯一聲躍上屋面，急急退去，沉沉夜色中連着幾個飛縱，已走的沒了影兒。

花園中激烈的打鬪，聲震全園，有幾個客人和店伙計已被驚醒，不過他們看到那種刀光劍影的驚人聲勢，那裏還敢出頭找死，也就看到裝做沒看到，噤若寒蟬。

玄衣少女看雪山派四寇走遠，轉身向蕭俊等幾人走去，夜色中浮動着一臉嬌笑憨態，那裏像剛剛和人打架動手的樣子，她在鐵書生面前二三步左右停住，轉動着大眼睛笑道：「我平常只是和綠雲姊姊打着玩玩，從來沒有眞的和人打過架，今天還是第一次和人眞的動手，誰知道他們四個人都是濃包，還不如我和綠雲姊姊打着玩的熱閙呢……」鐵書生聽得暗暗心驚，看她嬌憨神態，又似非故意賣狂，這就是趕忙接口答道：「姑娘武學，出神入化，端的令人佩服極了，我等今夜算開了一次眼界。」

少女聽蕭俊稱讚自己武功，不由高興的揚起了兩條柳眉兒笑道：「我那裏有什麼本領，每次和綠雲姊姊打着玩時，總是我輸，其實綠雲姊姊的本領，也不及我們主人的十分之一，有時我們主人高興時，叫我和綠雲姊姊兩人聯攻她一個人，我和綠雲姊姊兩個人，沒有一次能够支撐到十個回合，就被我們主人制了穴道。」

蕭俊心中一動，趁勢接口問道：「姑娘小小年紀，已有這等超凡入聖身手，令主人自然更是一位了不得的前輩奇人，敢請姑娘能見示令主人仙號尊稱……」鐵書生話未說完，玄衣少女突然把一張笑的柳媚花嬌的小臉蛋一綳，冷冷接道：「你問這個幹什麼，我們主人最不喜別人知道她的姓名，更討厭你們男人，那晚上在沂山是你們運氣好，碰上她心裏高興，要不然就憑你們捉住翠奴不放這件事，就得要吊起來打頓籐鞭。」小姑娘說完話，嘟着小嘴吧回頭就走。

鐵書生碰了玄衣少女個軟釘子，說不出心中是氣是苦，看她說話時嬌憨神態，天眞無邪，處處逗人喜愛，怎麼這樣一個可人的小姑娘，會有一付喜怒無常的性格，一時間弄得尷尬異常，站那兒瞪着眼發楞。

那白面後生，心中似感過意不去，搖搖頭走到蕭俊跟前，低聲說道：「各位請回去休息吧！小弟如果今夜不走，明天當和左大哥一同去拜謝各位援手之恩，屆時當可詳談詳談，」說過話，揮手示意，讓蕭俊等即時退去。

鐵書生苦笑下點點頭，不再答話，帶着小乞俠等六人離開花園，回到自己臥室，這晚上，他想了一個整夜，看玄衣少女力戰四名雪山高手，所用的身法，繁雜異常，而且又快的使人沒法看出來她的門派，這就把一個見多識廣的鐵書生，弄得苦苦沉思，猜不透人家來路。

這一夜鐵書生可以說眼未交睫，直到天亮仍是毫無睡意，看窗上日光透映，也不再睡，披衣起床喚店夥送來臉水，匆匆盥洗完畢，步入敞廳，這時，歐陽鶴，小乞俠等都已集聚廳內，吃着早茶聊天，看蕭俊進來都起身讓坐，小乞俠搖着一頭蓬髮笑道：「小姑娘嬌的可人，可也辣的够瞧，蕭師兄，你大概一夜沒有睡好吧？」蕭俊點頭笑着坐下，說道：「我在想昨夜裏一場經過是不是做夢……」鐵書生話未完，三寶和尚擠擠眼接道：「阿彌陀佛，我和尚面壁功深，到處有羅漢護佑，蕭師兄你發的什麼痴。」說完話合掌當胸，微閉双目，晃動着光腦袋，裝一臉肅穆神色。

黑羅漢這一做作，嘔的大家都笑了起來，小乞俠一面笑，一面指着三寶和尚罵道：「你這無廟無產的野和尚，那裏學來這種怪樣子，小要飯的活了廿多年，就沒有聽說過羅漢有女的？」三寶和尚猛的一睜眼哈哈大笑道：「佛法無邊，包羅萬象，象化人間善男信女，昨夜小姑娘纖手懲四兇的非凡身手，我和尚就

看不出她用的什麼功夫，如果說她不是羅漢化身，難道她會眞的是人？」

蕭俊嘆口氣道：「小兄自年前入蜀中一次之後短短數月之間，所見所聞就叫人如同經歷一場夢景一樣，誰知道這次東來，又遇上這件事情，看起來武功一道永無止境，也許仙道之說，並不是齊東野語，欺人之談了。」鐵書生幾句感慨的話，全室中立時一片沉寂，每個人心中都泛起了一種無法說出來的感覺，……。

這當兒，敞廳外突然傳來了一陣步履之聲，鐵書生回頭一看，廳門口併排站着兩個人，正是那白面後生和虬鬚大漢，今天兩個人似乎是特爲答謝昨夜鐵書生等相助之恩而來，每個人都穿着藍綢長衫，蕭俊趕忙起身，還未來得及開口說說，那白面後生已搶先一禮，帶笑說道：「承幾位昨夜裏仗義援手，使愚兄弟得免於難，我兄弟特來謝恩了。」鐵書生拱手還禮，把兩人迎入廳內，落坐後笑道：「二位兄台言重了，小弟昨夜中如非那位姑娘及時救助，恐早已罹難濺血了，說起來實在使人慚愧。」

那虬鬚大漢聽完話，高聲嚷道：「你這話就說的不對頭了，如果你們不是爲着幫助我兄弟，自然不會也和人打起來，兄台所受驚險，全爲我兄弟所起，你要再說慚愧，我百足蜈蚣可要你叩頭了？…」大漢話到這裏，白面後生已截住他的話，對蕭俊笑道：「小弟姓施，草字鳳傑，我這位大哥叫左明堯，愚兄弟一向留店邊陲，很少涉足中原，此次隨白仙傲游中土，不想由綠雲姑娘出手管了一件閑事，引出這場風波，幸得諸兄援手，使愚兄弟保得性命，憶前數日三度巧會，我等對各位諸多失禮之處，說起來實在汗顏無地了。」

蕭俊口裏謙遜幾句，也替兩個引見了歐陽鶴，小乞俠等諸人，左明堯端起前一杯茶，笑對玉虎兒道：「我左明堯幾度對你失禮，鏢打坐馬，雖出無心，但沂山動手，罪不可恕，這樣淸茶代酒，算我給你兄弟陪罪啦。」說過話擧杯一飲而盡，慌的玉虎兒也站起來陪着喝了一杯茶，左明堯放杯大笑道：「我和施兄弟在新疆當強盜，縱騁大漠十餘年過着無拘無束的生活，別人稱我叫百足蜈蚣，施兄弟外號叫神行飛燕，誰知兩年前碰上了綠雲個女娃兒，三拳二脚把我和施兄弟打得落花流水，從此後脫了強盜皮，百足蜈蚣，和神行飛燕變成了替人巡山瞭哨的下人僕役，邊說邊放聲大笑起來。

施鳳傑一面笑一面接道：「這次白仙子帶綠雲，素月二婢東遊，我兄弟亦隨駕東來，果然中原風物和大漠不同，到處一片繁榮，此行使愚兄弟開了不少眼界，又交到幾位好友，總算不虛此行了。」幾人經一陣交談之後，愈覺投機，鐵書生吩咐店夥計擺上酒菜，左明堯，施鳳傑也不推辭，立時就席入坐，大吃大喝起來，百足蜈蚣酒量極好，他和小乞俠，黑羅漢三個人，一連拚了百盅以上，只吃的左明堯大叫痛快，幾人鬧了一陣酒，小乞俠實在忍不住了，端着酒杯對左明堯道：「左老大，你乾了這杯酒我有話問你。」

左明堯捧杯笑道：「小要飯兄弟，你不要問，我知道你要說什麼，白仙子的一切事情，我和你兄弟差不多、一樣悶在葫蘆裏，不過我施兄弟和綠雲，素月二女還談得來，你問他也許有點聽頭，我除了和彩鸞白妮合得來外，連那鸚哥翠奴就不願見我，可惜彩鸞白妮不會講話！」

小乞俠一仰頭喝乾了手中一杯酒，哈哈大笑道：「蜈蚣百足，死而不僵，看你渾呢？你倒是滿聰明呀！」左明堯陪他一個乾杯笑道：「小要飯兄弟，我說的都是實話。咱們雖是初見，看起來最合得來，你要是不信我的話，左老大敢對天立誓。」

這時候，施鳳傑揷嘴笑道：「諸兄弟，他說的確是實話，白仙子爲人行事，直似雲霧中隱現神龍，小弟等留住天山梅花谷達兩年之久，就無緣一睹廬山眞面目，綠雲、素月兩位姑娘，雖然是白仙子貼身婢女，但她們對主人一切來歷身世也知道有限，何況她們又都避而不談，就小弟兩年多來，在綠雲、素月二女口中無意透露所得，只知她是個胸羅萬有，技入玄境的仙俠人物，除綠雲、素月隨身二婢之外，小弟和左大哥在天山梅花谷守了兩年門戶，就沒有見任何人登山造訪過她，二女平時總是稱她主人，却叫我和左大哥稱她白仙子，據素月說白仙子愛白，所以天山梅花谷十里梅林，不下百萬株梅樹，沒有一株不是白梅。」神行飛燕話到這兒，略一停頓，搖搖頭嘆口氣又道：「小弟所知也就是這些，我和左大哥昨夜中已得素月傳言，近日內即動身西返，梅花谷僻處天山萬峯深處，以後我們能否再見全憑緣分，諸位援手之恩，只有留在肺腑深處，待機答報了。」說完話，離席而起，笑對左明堯道：「你還吃個什麼勁，我們該動身趕路了。」

左明堯，一仰臉喝乾面前酒杯答道：「酒逢知已千杯少，小要飯兄弟，異日見面，咱哥倆不醉不休。」說完推杯起身，逕自離席，蕭俊猛的憶起萬翠蘋和余棲霞二女，趕忙搶一步攔住兩人問道：「綠雲姑娘在兗州郊外刼救二位少女形貌是什麼樣子？」施鳳傑沉思一下答道：「二女年齡相當，都很秀美，一着藍裝，一着青衣……」小乞俠截住神行飛燕的話接道：「你們在刼放二女時候，可見有像琵琶一樣的奇形兵刃嗎？」

百足蜈蚣笑道：「不是你小要飯兄弟一提，我眞還想不起來，綠雲刼救兩個女娃兒時，確見過這麼一

個玩藝，不過當時我等行色匆匆，綠雲點了幾個押送大漢穴道，替兩個女娃兒斷去縛身索繩後，並未追問兩個女娃來歷，其實綠雲管這場閒事，無非是一時高興，她那裏是眞存了救人救命的菩薩心腸，我初見那東西，還認爲押送強盜帶的琵琶之類樂器，心裏還在罵那幾個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傢伙冒充斯文，搶了人家大姑娘還背着琵琶，……」左明堯話未說完，遙聞空中傳來一縷柔細哨音，和那夜沂山呼叫翠奴哨音，如出一轍，聲雖不太，但却清晰異常，施鳳傑聞聲笑道：「素月已在招呼我和左兄趕路，我們兄弟異日有緣再會了……」說着話，拉了左明堯急步如飛而去。

蕭俊本來還想追問二女去向，但見兩人慌急行色，沒法子再說出口，事實上也不容他開口，兩人已走的沒了影兒。

鐵書生既知二女遇救，心中略安可是二女遇救後行踪何處，是否會再遇上危險，還難預料，想這裏又發起愁來，計算時日距二女遇救已過半月，再到兗州查訪，自是無望尋獲芳踪，昨夜一戰，自己八人又露行藏濟寧自是不宜久留，遲走恐怕又遇大變，眼前只有自己八人先行離此，避開四名雪山高手耳目，否則幾個兄弟好友，恐怕全要埋骨魯西，……蕭俊心念一動，只覺着目前處境，危機四伏，衡量利害，只有暫時放棄追尋二女下落，也許二女早已脫險西返，而自己八人却正處在生死之間，想這裏，立時高叫店夥計準備馬匹，一面又催幾人收拾東西，連早飯也顧不得吃，立時動身，蕭俊等剛剛走出靜院，迎面過道上走過兩個四旬左右大漢，全身穿着無一不同，面貌身村也差不多。

兩個人在路中一站，較前一個把左手裏兩個鐵膽轉動一陣，笑道：「愚兄弟今晨歸來，听夥計說起昨夜中本店鬧事經過，多承幾位助力，才沒有鬧出人命案子，我兄弟心感盛情，特備薄酒以壯行色，各位如肯償臉，就請吃一杯再走如何？」蕭俊看兩人手中各挐着兩個鐵膽，眼中神光充兄，一望即知，決非常人，猛然憶起，江湖傳言中的鐵胆双英來，這座店名叫双英樓，可能就是鐵胆双英所開，立時拱手一禮笑道：「二位盛意，本應從命，不過我等急於趕路，異日有緣再會時，定當叨擾一餐，兩位老前輩想必是盛名遍傳四海的鐵胆双英了。」

這兩人，正是山東綠林道上最難纒的人物鐵胆双英，兩個人本是孿生兄弟，所以身材面貌無一不像，較前一個叫宇極北，是老大，後面一個叫宇極南，是老二，，兄弟二人二十幾歲在江湖露面，憑兩把鋸齒單刀和十二個鐵胆打遍中原道上十餘年未逢敵手，後來兩兄弟遇上武林高手，双双受傷，養息經年，始才痊

癒，因此棄邪歸正，退出綠林，在濟寧府開了這座双英樓，不過鐵膽双英的名頭仍是震蕩着山東綠林道上，兄弟兩人的功夫，也沒有擱下，反而因安居苦練進境更速，如果兩兄弟就此擺脫江湖恩怨，作一個安善良民，或可落個善終，無奈漸漸的兩兄弟野性復發，又拘結舊日綠林同道，當起坐地分贓的盜首了，表面上仍裝出一付僞善面孔，擠身濟寧府名紳群中，近年中雪山派野心渤渤，欲橫掃武林各派，到處羅致人才，鐵膽双英宇氏兄弟，亦爲雪山派收羅門下，奉派爲魯西分堂堂主，在双英樓內另闢密室，廣結綠林盜匪，兩人所爲，除幾個心腹店夥知道內情以外，大多數夥計並不知店東人是魯西匪首，萬翠蘋、余棲霞二女被綠雲等刼放之後，幾個壓送二女受傷黨徒，立即飛鴿傳書報告奉派下山追查羅雁秋行踪的吳兆麟，當時吳兆麟已會合了雪山派江南總分堂堂主徐子眞，正在徐州一帶尋查羅雁秋和定遠標局雷振天等行踪，初接靈鴿傳書，聞得擒獲叛徒余棲霞和另一同行少女，心中異常高興，即用靈鴿傳書指示壓來徐州，當時動手擒挐二女的人，是雪山派掌門師祖紫虛道人的第三個弟子追魂手魏英，亦即黑神君吳兆麟的三師弟，他是奉了師父密令，到勞山靈水崖去拜訪六指仙翁白元化，企圖說服白元化加入雪山派中，那知寃家路狹，偏讓他在縈陰境內碰上二女。

魏英擒獲二女之後，即交有隨來三個黨徒看守，讓他們用飛鴿請示大師兄吳兆麟處理辦法，雪山派中所用靈鴿都經過特殊訓練，總堂中負責訓練飛鴿奇人特技，在當代武林中稱爲一絕。

吳兆麟和魏英離山時所帶飛鴿更是上品，只需指定方向里程，他們自會在一定時間中互飛空中取得連絡，魏英交代過隨來三個黨徒之後，單人獨馬帶着禮品自赴靈水崖去拜訪白元化，三個黨徒在放出飛鴿後第二天夜中已得到黑神君吳兆麟的飛鴿傳諭，着把二女立即押送徐州，三寇壓送二女至兗州境內，被綠雲遇上。

小姑娘一時間動了慈悲心腸，也許因爲萬翠蘋余棲霞也是女人吧！她下手打傷三個押送黨徒 放了二女後，不問情由立時和左明堯，施鳳傑匆匆而去，二女被救，本想問人姓名，誰知對方不容講話立時走去，也就只得罷了，回頭見三個押送黨徒，兩個被人點了穴道不能動彈，一個功力略高者受創後逃逸而去，萬翠蘋發了火，殺了兩人，才和余棲霞搶過兩匹馬急馳而去。

那個負傷黨徒逃了一陣，見無人追來，才停下來書明二女被刼經過，放出飛鴿後，自己就在附近住下養傷，那知綠雲所用內家手法極重，他又在傷後亡命狂奔，一住下來，即吐血不止，不過一天時間竟也死

去。

黑神君吳兆麟接獲飛鴿傳書，知二女被刼之後，震怒異常，隨親和江南總分堂堂主龍湖居士徐子眞，及下山所帶內三堂，玉皇堂屬下高手唐宗山，夏耀慶等四個人兼程趕來晉西，一方面又飛鴿指示濟寧分堂的鐵膽双英，叫他們訪查萬翠蘋和余捷霞下落，並注意下手刼放二女的人，綠雲等行踪，誰知施鳳傑，左明堯等又投宿到双英樓，鐵膽双英一見左明堯施鳳傑形貌，和吳兆麟飛鴿傳諭中所示相像，隨暗中派人通知黑神君等四人，恰巧又趕上鐵書生八人也投宿双英樓客棧，徐子眞夜來探道，偷听鐵書生等談話，被蕭俊出破綻，不過龍湖居士並不認識蕭俊等幾人，听他們所說和後園施鳳傑等亦不相識，也就沒有放在心上，這看才演了一手內家氣功「獅子吼」，示驚後飄然退走，吳兆麟自負武技，並不讓鐵膽双英露面幫助，另方面也是顧及到鐵膽双英在濟寧擺的僞善面孔，恐怕一旦揭穿，難免麻煩，隨自和徐子眞，唐宗山，夏耀慶四人裝出強人夜襲客棧，才演出双英樓後園夜戰，美婢素月纖手懲四兇一場經過。

吳兆麟等四寇雖然敗走，可是却知道了蕭俊一行八人的身份，但震懾於素月的驚世武功，不敢再冒昧動手，這才指令鐵膽双英借機查詢蕭俊八人是否和素月等結伴同行，好準備再下手攔截蕭俊等一行。

所以鐵書生八人動身之際，鐵膽双英出面相阻，托詞昨夜幾人代逐強人，備酒以壯行色，蕭俊借急於趕路推謝，鐵膽双英却執意堅留非吃一杯再走不可，小乞俠冷眼旁觀，見鐵膽双英留客留的有點過份，心中忽有所感，立時冷笑一聲說道：「承二位店東盛意，我們心領就是，只要我小要飯的死不了，三年內必再來你們双英樓叨擾一頓。」

宇極北聞言變色，忽而仰面一陣大笑道：「幾位心中既然犯疑，我們自是不便強留了。」說完話，往路邊一讓，放過八人，蕭俊等離開双英樓，縱身上馬，一陣緊趕走出去七八里路，小乞俠一面走一面笑道：「鐵膽双英兩兄弟留客情熱的有點過份，我猜他們必然有所圖謀，說不定這兩個傢伙也是雪山派的人物，…………」小乞俠話未說完，驀聞身後馬聲長嘶，回頭看，兩匹快馬捲着一道塵烟急奔而來。

馬上面坐着兩個短裝勁服大漢，刹那工夫已趕上蕭俊等八人，鐵書生看馬上兩人竟是鐵胆双英，不由一怔神，双英馬快如飛，從蕭俊等身側一閃而過，他們好像沒有看到蕭俊等幾人一樣，連頭也沒轉一下，鐵書生心中剛覺奇怪，突又聞頭上一陣翔翱劃空之聲，兩隻白色健鴿振羽急過，小乞俠伏身檢起一塊小石子，大喝一聲，縱身而起，一揚腕小石子疾如飛矢，猛向較後一隻白鴿打去，小乞俠發動的够快，誰知這兩隻健鴿飛行更速，諸坤打出小石子勁道十足，但仍是差寸許沒有擊中要害，石如流星打在白鴿尾上，白鴿子頭一沉跌落下三四尺高低， 兩根白尾毛隨風飄落，白鴿却在下跌中一抬頭又破空直上， 振羽向前飛去。

小乞俠脚落地搖搖頭道：「這兩隻白鴿廻異尋常，必又是雪山派所用信鴿，鐵膽双英急奔如飛，信鴿又劃空急過，也許前面有什麽特殊事故，蕭師兄，我們該趕緊下到前面看看去。」說完，他也不等鐵書生答話，一伸手抓住黑羅漢說道：「走，小和尚，晚了也許要錯過眼福。」兩塊寶拉着手放開了脚步，施展出輕功飛縱身法，大白天晃似兩隻掠波海燕，猛往鐵膽双英去路上急趕直追。

兩個人放腿一跑，鐵書生等六個人自是不便不追，蕭俊放馬當先，口中喊聲：「趕上去。」一霎時六匹馬如出柵瘋虎，廿四隻鐵蹄蕩起了滾滾埃塵，馬雖然急行如離弦弩箭，但仍然是追不上小乞俠、黑羅漢兩人的飛行輕功，一陣狂奔趕下去十幾里路 六匹馬全跑個通身是汗，這一段路雖說不上荒蕪，却也十幾里內沒有村落人家，蕭俊等登上一道土嶺，遙見左面里許外一座廟宇，隱聞馬嘶聲從廟宇方向傳來，這時已看不到諸坤和三寶和尙的踪影，鐵書生縱目前望一片平原，如果兩人一直向前趕去，總可看出點跡像，蕭俊略一沉吟，撥轉馬頭，馬蹄兒踏着亂草，向左面那座廟宇趕去。

六個人趕到廟外，只見廟門緊閉，寂無異聲，蕭俊一皺眉頭，翻身下馬，正想推門入廟，驀地兩扇廟開大門，迎出來小乞俠和三寶和尙 兩人身後面跟一個豐神如玉的美少年，六個人一見那少年齊聲驚叫，小白猿李福更是慌的撲跪地下瞪着眼講不出話，鐵書生怔下神搶前兩步抓着那少年一隻手搖撼着說道：「秋弟，你……你怎麽會在這裏…………我們是不是在做夢…………」羅雁秋拉起李福，閃動着一双明亮星目笑道：「我差一點就死在沉鷺潭中，不想遇到了我的師祖，他老人家伸助援手，小弟才得不死，只是爲小弟的事，又勞幾位哥哥們跋涉風塵，我心裏感愧極了。…………」羅雁秋說着話，一轉眼看見蕭俊身後的羅寒瑛，這時她兩目蘊淚，滿臉戚楚，一個身子也搖搖欲墜的向下倒去。

羅雁秋顧不得再和蕭俊等講話，一個騰步槍到寒瑛身邊，扶住她欲倒嬌軀，急喊道：「姊姊，姊姊…………」羅姑娘妙目微張，淚若泉湧，反臂抱住雁秋哭道：「弟弟，我幾乎害得你葬身潭底，…………姊姊慚愧死了…………」羅雁秋也不禁悲哭出聲，流淚答道：「姊姊，這不能怪妳，都是怨我沒有把話說清楚，姊姊 現在我不是仍然好好的活着嗎？妳不要再爲這點小事氣苦吧！」他口裏雖在勸着寒



瑛，其實他也哭的和淚人一樣，羅姑娘那更是哭得哀哀欲絕，本來姊弟們七年未見，骨肉情深，一見面難免傷心，何況父母又濺血慘死，茫茫人世間只餘他們姐弟兩個親人，姐弟倆越哭越傷心，一時間誰也收不住悲泣。

鐵書生等本來想勸，可是看他們姊姊相抱而泣的悽愴神態，誰也沒法子開口，正當姐弟兩人哭的不可開交，猛聞一個洪亮的聲音喊道：「兩個沒出息的孩子，怎麽哭起來就沒個完，快點住聲，不准再哭啦。」聲若長風震林，恍似古刹晨鐘，兩個人心裏一震，同時住聲，寒瑛瞪着一双哭紅的大眼睛，循聲看去，只見兩個人併排站在大殿臺級上，左邊是一個道裝老人，長眉入鬢，鬚髮似銀，看風標如蒼松古月，令人油生敬仰之心，右邊站的是江南神乞尙乾露，他這時面色微黃，倦容隱現，似是大病初愈不久。

羅雁秋低聲對寒瑛道：「姊姊，那位道裝老人，就是爹爹生前恩師，天南劍客散浮子老師祖，快上前去，叩頭見禮。」羅寒瑛慌的用衣袖一抹淚痕，急急跑到老人面前，盈盈下拜道：「徒孫兒羅寒瑛，叩候老師祖金安。」老人袍袖微拂，立時有一種極大勁力捧起寒瑛嬌軀，笑道：「妳這個丫頭最沒有出息，動不動就要尋死，我問妳，那天妳要眞的沉潭送命，父母亡靈誰祭。」羅姑娘一听話風心知那天相救之人，必是此老，那裏還敢答腔，垂手侍立，不敢再看老人一眼。

這當兒 蕭俊等都趕了過來，依序拜見散浮子和江南神乞，尙乾露老毛病，誰給他叩頭就挨罵，雁秋俟幾人見過禮後把他們引入殿內，在神案前席地而坐，蕭俊看殿內神像彩漆剝落，牆壁破損，但却打掃的異常干淨，看樣子三人似乎在這裏住了不短時間。

幾人坐好之後，蕭俊再也忍耐不住，不由開口問道：「尙師叔，你老人家身體看上去好像有點不很舒服……………」鐵書生問話未完，江南神乞面色一變，繼而哈哈大笑一陣，說道：「窮師叔這一次兩世爲人，如非散浮子老前輩，和你們秋弟及時援手，老要飯的恐怕要曝屍荒野，埋恨勞山了。」幾句話，尤如迅雷擊頂，听得蕭俊等幾個人緊張異常，十幾隻眼神齊注着江南神乞，每個人神色中都帶着點驚愕，期待！尙乾露微微一笑，說出他血戰勞山靈水崖的一段經過。

前文提要

一個新聞記者接受一個大盜……黑囚的挑戰，前往盜窟作一次採訪旅行，這個記者和那個大盜曾經在牢獄中住在一起，記者離開監獄後，發表一篇「獄中作客記」，主張將大盜黑囚處以亟刑，大盜黑囚以後逃逸，記者那篇特寫稿觸怒了他，黑囚欲得之而甘心，那位記者，前往應約之際，在一座樹林中碰到黑囚的弟兄………………。

先出來的那三個人走在我前面，一個矮子，大約是三十歲左右，生着眨巴眼，眼角紅紅的，還有眼睛屎，不停的眨着，穿着藍色的長衣服，然後又疊起來束在腰中間，使他變得很擁腫，像個冬瓜一樣，他的臉譜和他那紅眼角一樣，非常難看，他的鼻子很大，嘴却很小，像是天生成的這個怪物，這是他在取下眼鏡後我看到的。

另一個人是中等個子，詳細的臉譜我看不清楚，另一個人的個子和他差不多，走在最前面，高個子走在我後面。

隨他們走着時，我心中很不安，我不曉得這次去是禍還是福，也可以說是沒有福必然會招來不幸，福，是發財囉，我是不能够「入夥」隨着他去搶刼的，那麼，我祇有禍了，是什麼禍呢？被他們殺死呢？還是被他們凌辱呢？這個時候，我覺得住在城市裡那種爲了一條人命而轟傳，眞是大驚小怪，如果現在匪徒向我背後一槍，不就完了麽？人在這種時候，價値實在太低了。我沒有洩氣，鼓着勇氣繼續和他們一同向前走去，我想，冥冥之中，生死是註定了的，如果我要死，我想逃也逃不掉，不該死，送來死也死不了的，在金山市我向採訪主任所說的話是我的哲學觀，車禍死了許多人，我如果留在金山市，說不定在今天上午已經被車撞死了。

他們所走的路，都是很難走的，但却走得很平穩，一步步的走着，而我不時會打個蹌踉，幾次幾乎跌倒。

「我走不動了，」我不禁說：「我要休息。」

說着我停下步子，後面的大個子踢我一脚喝着：「走！」

我被他踢痛，心中很懊惱，我回頭看看他，他那張大臉陰凄凄的嘲笑着。

以後的行程，愈來在我愈艱辛，我們五個人的行列已經走在一個山坳裡，太陽已經偏西，秋天的凄凉景色，被塗得更深。

轉過一座山頭，我們又爬上一座小山，到山腰中，大個子在我後面又「吱」的叫起來，他的聲音一停，遠處也傳來一聲「吱」的回聲。

我吐口氣，心想：「到了。」

我抬頭看山頂，山頂上是樹林，除了松樹之外，還有楓樹，在太陽光下很耀目，松樹林的氣氛是陰鬱

的，像藏着許多危機和醜惡，走近樹林，在一個斜坡上，我看到一排四個人站着，都是黑色衣服，拿着長槍，威風凜凜的，他們雖然那樣神氣，可是，我看得出來他們內心裡都有強自鎮定的成份，虛僞的表示着他們的不凡，還有一種隨時可置我於死地的不屑，他們也都懷疑的看着我。

「老大，」一個匪徒問：「沒事吧？」

大個子答：「沒有。」接着問一句：「黑哥在嗎？」

匪徒點點頭，望望我：「是誰？」

大個子短捷的一句：「票。」他的聲音充滿得意和狂妄。

他領着我向山頂走去，後面傳過來一陣說話的聲音，那個矮子說：「好了，黑哥回來了，你們可以回家去抱老婆睡覺了。」

聽到矮子這樣說，我心中又疑惑起來，家？難道說這些匪徒還有家嗎？那麼，黑囚他是一個什麼組織呢？他無疑問是匪徒，但是，他又是一個什麼樣的匪徒呢？他比報紙上所記載的，比金山市所傳說的還要神奇嗎？我想到這些的時候，對於黑囚的興趣增加了。

不過，我心中還是不安的，從我和那個被他們喊「老大」的人見面開始到現在，已經有幾個小時，他們不但不和我說一句話，連他們自己也不交談，我奇怪那些最初我在松樹林所碰到的匪徒現在到那裡去了，因爲和我一起來的，祇有四個人。

大個子領着我穿過松樹林後，我看到太陽已在西邊沉落，夕陽的餘暉，射落在山上，在那平坦的山頂看到一個破落的土地廟隱藏在松樹林邊，有一個匪探頭探腦的張望着，他看到大個子時，走過來迎着：「老大，是你回來了。」

「黑哥在嗎？」大個子問。

「在。」那匪徒說，他望我一眼。

「好小子，」土地廟裡傳來一個叫罵的聲音：「眞的來了！」

隨着聲音，黑囚快步走出來，他到我面前站住，望着我，三角眼是兇殘的，眼光動也不動。

我听到自己的心跳，我是怕了，我想到「獄中作客記」那篇特寫，對我面前這個殺人犯我曾經狠狠的咀咒過，我在寫那篇稿的時候，曾經希望立刻把他槍斃，爲社會除害，我的目的沒有達到，如今我落在他的手中，他會怎樣對待我呢？我知道是鞭打、凌辱，然後是槍斃，像黑囚這樣的人，你不得罪他，他對你已經充滿敵意和仇恨，巴不得把世界上的人殺光他心中才高興，我竟然和他作對，向衆多的人要求殺死他，這還了得麼！

果然，他有動作了，我看見他握起拳頭，用無比的快速向我臉上劈來，我曾經學過不短時間的拳擊，我丟下手提包，偏過頭躲避他的第一拳，然後握起拳頭向他還擊。

今天我想起來還有點不信，我竟然敢和黑囚打架，那時我的生死已操在他的手中，我那時是爲了一種榮譽，我想，人死是死定了，何不在強盜面前稱一下英雄擊？

黑囚不妨我會打他，我那第一拳就狠狠的打在他的臉上，跟着，我又飛起一腿，我踢中他，但他站得穩穩的，動也沒有動，他眼睛裡的光芒變得更兇殘了，古怪的看了我一眼，接着他揮起第二拳，結實而迅速，我覺得臉上一陣熱辣，金星直冒，他打得重極了，我已經沒有力量還手，認清了他站的地方，我一頭撞過去。

我沒有撞到他，我被他扳住了，接着，我覺得他又在打我，起初我感到痛，以後什麼都不曉得，他打昏我才放手。

當我被打得無力還手時，我想到我的報導，黑囚不喜歡我的報導，他打算殺掉我洩憤，在我昏倒之前，我仍然想：「我的報導是對的。」

第二章　曹豹

當我醒來時，我感到自己混身疼痛，我才要呻吟一下，忽然聽到一聲慘叫忍住。

「黑哥——不要這樣呀！饒了我吧！」

一個陰冷的笑聲傳來，接着是黑囚冷酷的聲音：「你這隻烏龜，現在想命嗎？哼！」

「哼」聲剛過，一聲「哎——。」人像是昏死了。

「澆水！」黑囚的聲音：「讓他醒來。」

接着，是澆水的聲音。

一個新聞記者，有時候眞是不可思議的，在這時候，我不覺得疼痛了，我在判斷這是什麼地方，被黑

囚折磨的是什麼人，此念才罷，我聞到一陣肉的焦味，我知道他們是在做什麼，他們是用一塊燒紅的鐵板在炙燒他所俘獲的俘虜。

「黑囚會不會這樣炙我呢？」我害怕的想。

好久沒有聲音，像是黑囚已經離去了，神經一鬆，我身上的傷使我再也忍不住呻吟起來。

我呻吟兩聲，心中舒服一點，試着坐起來，坐起來後最初感到頭很脹，過了一會神經安靜一些，伸手摸摸臉，拿下來看，手上都是血，臉孔裂痛着。

「哎——。」這處有一個人呻吟，我知道是昏過去的人醒過來。

我熬住痛，打量一下房子，起初還以為這是山上那個破土地廟，等我看清楚時，完全不是的，我竟然被關在監牢裡。

這裡是個牢獄是沒有問題的，我所住的就是一間牢房，上面是石板，地上舖一些草，一床破棉絮，四週是堅硬的牆壁，有一道門，門是木欄的，有碗口那樣粗，外面有一道走廊，廊上吊着一盞很明亮的灯，有一個短打扮的中年漢子，佩一枝短槍，走來走去。

我判斷這是個監獄後，心中不安了，黑囚是個可怕的人，他必然有所圖謀，所以才有這樣週到的設置，連監獄也有了。

我的腦袋繼續在痛着，身上也在痛着，我後悔起來，我為什麼要接受黑囚的挑戰呢？竟眞的到林口關去，我自己有什麼力量和黑囚為敵？這次旅行，對一個新聞記者說來，有什麼益處呢？我寫出來我從金山市到林口關時，在一個松樹林裡被匪徒捉住，又在一座破土地廟被黑囚狠揍一頓，然後被關在一個監牢裡，讀者說什麼呢？他們會說我了不起嗎？他們一定說我是大傻瓜，傻到像一個在五層樓上的人向下面跳，試一試會不會跌死。

「這不是新聞採訪，」我想：「這是我—我—的冒險。」我想了半天，想不出來適宜的名辭，最後湊上「冒險」兩個字。

這是沒有價值的冒險嗎？我那時的確曾懷疑過，我是被監禁起來了，在有法律的社會裡，被關進監牢後，出來還是一件極困難的事，在這沒有法律的世界，在這祇有仇恨、野蠻、憤怒、沒有理性的監牢裡，我想我這一生大半是完了。黑囚會怎樣處置我呢？我想有三種可能，一種是簡簡單單的他殺了我，第二種，是給我刑受，當我是「犯人」一樣的鞭打，用燒紅了的鐵塊來炙我的皮膚，最後一種也是最可怕的一種，把我放在這裡，等到我老，由老到死。

我試了試身上，別處倒是沒有傷痛的，我想大約黑囚下手很重，把我打昏後，派人抬我來的，我摸摸附近，手提包沒見了。

我籌劃一下下一步怎麼辦，我不能任他們這樣把我關着，如果這樣關下去，我將一點辦法沒有，我是一個新聞記者，我是打算來探險的，最初，我還打算來勸導黑囚投降呢！就是他要殺我，在我沒有死之前，我總還要活下去的呀，有一口氣，我就要爭一爭。

我站起來到了木欄邊，等那穿短衣服的人走來時，向他叫：「大黑！大黑！我要見大黑。」

那匪徒走過來，呼叱我：「你想死。」

「我要見大黑。」我大聲說。

我想到解鈴還是繫鈴人，我必須要找到黑囚和他談談，無論他採取上面三個辦法的任何一個都可以，但是我必須要預先知道，然後我才有法可想，如果黑囚一走，那麼，我的命運就在未定之天了。

匪徒冷笑一聲，走了開去。

我大聲說：「我要見大黑。」

匪徒不理我，我繼續大叫，那個匪徒走回來，他抽出短槍指着我：「你再叫，叫就槍斃你！」

我沒有再叫，說來很慚愧，在槍口下我眞的不敢叫，我攷慮到如果我再叫喊，他要向我開一槍的話，我是一點辦法沒有的，他也會這樣做，在像他那樣一個人的眼中，殺死一個人如同我們踏死一隻螞蟻，或者夏天伸手拍死一隻蚊子，同樣是不足為奇的。不過我卻感到屈辱，我後悔這一次的旅行都是無意義的冒險，沒有一點想法是正確的。我置採訪主任的忠告於不顧，無疑問是愚笨的，我竟然打算和匪徒打交道，說起來我們的同業或者會笑痛肚皮了。對於我從前的榮譽，我一股腦兒的推翻，我想我在這方面祇有血氣之勇，沒有十拿九穩的功夫，我很灰心，我當初怎樣不會想到我在人家的槍口下會受到屈辱呢，我想到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如果我今生還有回金山市的一天，我是不是要辭去自由日報的記者職務，像我這種誤打誤撞的作風在報社說來，或者是不適宜的………。

我想到這裡，打算從木欄退下去，可是，這時候有一個人影一幌，我看到那個矮子來了。

我大聲說：「我要見大黑！」



矮子口氣凌人的問：「貓子，他醒了嗎？」

「醒了，四哥，」被喚爲貓子的匪徒說：「剛才他在喊叫要見黑哥。」

矮子說：「那好，你打開門，放他出來，我帶他去見黑哥。」

矮子走過來，望着我：「我們放你出來，不要再撒野，看不出你這拿筆桿寫字罵人的，還會兩下呢？」

我跨出了監門，向矮子說：「朋友，我也是不得已啊！人家的拳頭打在臉上，我總不能不理吧！這樣吧，我們算是不打不相識。」

矮子哈哈一笑：「好傢伙、你也來這套，我看你做了我們的老五吧！走！見見黑哥去，向他說得好聽一點，黑哥那人也是菩薩心腸，如果不討他厭，他人是很和氣的；」他向側面看一眼，裡面傳出來呻吟聲：「像這個傢伙，竟敢出賣黑哥，現在够他受了！」

我聽到矮子這樣說，心中好笑，一個殺人的魔王，他還說是很和氣的，這眞是天下奇談。

「他是誰？」我探問。

「你曉得他，」矮子說：「曹豹。」

「曹豹，」我驚叫：「是他！」

我心中暗地叫苦：「是他！」

矮子淡淡的，無所謂的說：「是他！」

黑囚是一個異常狡滑的傢伙，不要說金山市的馬團長抓不着他，所有的保安部隊對他都無可奈何，方面固然是保安部隊處在明的地方，黑囚的人看到保安部隊，保安部隊卻看不見黑囚的人，像是金山市有幾十萬人之多，到那裡去找黑囚本人和他的黨徒？何況黑囚一直是在外地活動呢！除此原因之外，黑囚狡滑異常，你早晨聽說他在林口關，事實上他已經到了金山市，並且混進城裡面來，他住的地方在那裡，沒有幾個人知道，使人覺得他了不起的神秘。

他這次被捕，就是靠曹豹的報告，曹豹原來是黑囚的人，在黑囚被捕之後，我從保安團那裡知道消息，曾經去訪問過曹豹一次，他告訴我他原在大黑手下，因爲有一次去某一個地方有事，他遲了，使那次搶劫沒有到手，大黑對他頗不滿意，因此，他內心感到恐怖，打算找一條生路，他知道如果大黑對你有惡感的話，最好的辦法是早日離開他，不然，他隨時會殺死你，他殺一個人比別人踏死一隻螞蟻還要容易。最初他還不打算出賣大黑，他不敢這樣做，因爲他知道像大黑那樣的人，如果抓住了還好，抓不住給他跑了的話，他曹豹跑到天涯海角也沒有辦法逃脫黑囚的毒手，黑囚在庭上也曾公開揚言他要殺死兩個人，一個是判他死刑的法官，另一個就是報信的人。

曹豹自從決心打擊黑囚後，就守着機會，兩個月前，這天終予來了，黑囚帶着曹豹和另一個匪徒一同到金山市去買東西，由於他太大膽，曹豹向保安團報告，保安團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這個巨盜抓住了。

曹豹和我談話時，他的聲音是抖着的，他告訴我領到獎金後，立即遠走高飛，沒有想到卻是寃家路窄，他落在黑囚的手裡。爲了逮捕黑囚，保安團是懸賞的賞金很多，這或者也是曹豹動心的原因之一。

我邊想邊隨着矮子向前走，我所經過的地方，兩邊都是房間，談不上整齊，但卻沒有木欄，我這時發覺這不是走廊，而是一個大洞一樣，裡面的氣候很冷，陰慘慘的，上面是石頭還滴下來水點，憑我的判斷

，以及我的職業所得到的經驗，這裡是一個古怪的地方。它不單單是一個監牢，或者是他本身就具有一種孤立和可怕。

這是我最初的印象，以後的事實證明，他是太古怪了。

地下還算平坦，兩邊都留着開鑿的痕跡，這使我很容易明白了這是一個人工開鑿出來的地方，他或者是個山洞什麽的，我的故鄉的東面，就有一座大山，山上有很多石洞，我想，這裡大約和故鄉的山洞差不多，黑囚和他的黨徒經營這個山洞作為他們的窠穴，他是狡滑的，這樣的地方，恁誰也沒有辦法找到。

我向矮子探訪：「這是什麽地方？」

「這是仙宮。」矮子答。

「仙宮？」我奇怪了：「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地方啊！他在那裡呢？」

「他在天上，」矮子乾笑着：「仙宮當然在天上嘛，小子，你已經成為神仙了。」

說着話，他一拐，一片灯火照過來，那是一個大廳，裡面坐着三個人，桌上擺滿酒菜，他們正在吃喝着。

我一眼看到那個房間，心中一動，像那樣富麗堂皇的房間，不料會出現在這種地方，那個房間有四丈左右長，四丈左右寬，上面吊着一盞汽油灯，赤赤的作聲，照着四週精緻的陳設，地下是地毯，舖了多少層我沒有計算過，踏上去，異常柔軟，壁的四週垂着名家的字畫，有古裝宮女圖，花草、山水、掛得很亂，當代大家的和唐時的掛在一起，明朝的又和清朝的掛在一起，那雖然說明這些匪徒沒有懂得書的，但他們想雅卻是實在，這些匪徒還要這些東西，這倒眞是附庸風雅了。除了字畫之外，就是那一座的高大的櫃子，都是棗紅色的，四週低垂着白色的綾子，遮住後面的石壁，有幾張桌椅，桌是楠木的，黑漆漆的發亮，椅子都是高背靠椅，坐在上面的匪徒，不可一世。當我偶而向櫃子看一眼，我為那些黃色的金子迷惑，那紅櫃子一共有五座，裡面都是黃黃的，那都是金子。

我進去後，黑囚抬頭看着我，他是坐在最上首的。

他是太容易認出來了，那張黑臉孔和三角眼，已經是他的標誌，我知道今生我再也忘不了他，他差不多已經滲入我的靈魂了，無論是在萬人集會的大會場，或者是行人如流的大街道，如果他沒有假裝，我一定會認得他的。他不像在牢裡那樣的狼狽不堪，那時，我曾以為這傢伙是頂頂可憐的人，外面有看守，木

循吏傳

野叟

趙公紹鵬，桂陽世家子，祖居七里灣，山明水秀，代有賢哲！公，幼而聰敏，長而能文，弱冠成進士，授榮陽令，有政聲，夫人何氏，出道州望族，知書識禮，情好彌篤！履任三年，民樂堯天，尋遷夔州府，值大亂初平，盜賊如毛，益以凶年饑歲，民不聊生，公甚憂之！乃齋戒沐浴，先禱於永安宮，繼赴白帝城，禱於昭烈祠，情詞眞摯，為民請命！禱畢，小憩觀音洞，而衷心焦灼，疲憊殊甚，稍一轉側，不覺睡去，旋見武士數輩，傳丞相鈞旨，着即進見！公亦不知究竟？從與俱去，所歷道路，都不甚可辨，既而，至一宮殿，見武侯上坐，綸巾羽扇，白面微鬚，一如人世所傳者！公，傴僂上趨，俯伏盡禮，武侯命起賜坐，且慰之曰，汝關心民瘼，至荒寢食，慈祥愷悌，不愧民之父母！今予爾以善後之道，明日可去魚腹浦！會當有所發現！上帝臨汝，無二爾心！公，頓首受命，仍由武士送之歸、一覺醒來，始知是夢，回署後，質於夫人，夫人曰，夢雖幻境，但既切合今日時政：寧可信其有！幸勿漠然置之！，往而有徵，則造福吾民！否則，亦不過徒步之勞。詰朝，率奉節縣往，蓋「浦」即在東門外數百步也。遍歷八陣圖，迄無所見，私衷惶惑，頗感失望！忽聞對岸石壁轟然一聲，即見暴泉湧出，直射過江，達魚腹浦而止，嗅之有異味，嚐之則極鹹，蓋鹽泉也。是即所謂「白龍過江」，亦奇景色。公，於是即浦設廠，煮水為鹽，所屬難民，悉收容之，而命充鹽工，又命地方縉紳，出董其事，收入既豐！待遇亦優！饑民不僅得救，且極溫飽，盜賊久掠鄉間，民窮財盡，亦無所獲，即亦相率充鹽工！從此地方安寧，民慶來蘇！任滿，遷施鶴巴八屬兵備道，駐施南府，北關外常有野狐，時出祟人，營卒平民，苦患已久，公，履任之日，適由巴東來，須進北門，地方官紳，均在小渡口迎接，將抵北關，則見右側山林，懸尸累累！似為縊死者，公駭極，立即下轎，呼恩施縣問話！曰，林邊縊死多人，汝見之否？光天化日之下，何多怨尤？而竟使集體覓死耶？令亦駭絕！急命地方解救！男女百餘具，即又未死！問其何故自縊？則曰，今日來看新官上任，不知如何被吊？這件糊塗公案，自然又是妖狐作怪，公舍之，接印後，急召術士驅除，無效，府學諝公曰、此狐神通廣大，非術士可制，顧極畏關壯繆！曩之被祟者，懸關公像於其堂，往往有效，惜本府關廟在南門外，恐鞭長莫及耳，無已，曷再飭恩施縣於北門外建廟以鎮之！效，則民之福！不效，而府廟在南，縣廟在北，亦無傷也。公深然之，翌日，微服出北門，相度地勢，且求民隱，移時，至一處，山石嵯峨，呈赭赤色，石形方正，環境清幽，在松壽亭下，與鳳凰山隔河相對，公思鑿石為廟，

以垂久遠，商諸官紳，衆附和之，乃集石工，刻日營建，廟凡兩進，山門雄壯，正殿寬敞，神龕與神像，均就原石雕刻而成！左廂僅除一室，備進香者休息，右設便殿，殿後及左側各有石室兩間，楶柱櫺楹，亦就原石所砌！最奇者爲石色與關神面色，極相脗合，不假渲染，鬼斧神工，頗稱大觀！落成之日，公率八屬官紳，祭以太牢，又以妖狐殃民事實，告之於神，求爲驅除，自是狐患竟絕。是即名馳遐邇之施南石關廟也。未幾，公遷藩司，旋又巡撫安微，服官二十年，歷秩淸顯，而行年四十，膝下猶虛，夫人屢爲納妾，公不允，即亦置之，又數年，夫人竟產子矣！公，五十致仕，家居課子，優遊林泉，晚景澹泊，公子年十九，聘同邑陳進士女鳳仙爲妻，鳳仙旣嫻詩書，又精女紅，少年夫婦，恩愛逾恒！鳳仙有兄，嫂亦世家女，不幸以細故憤而自縊死！世俗相傳，謂縊鬼必得親人替代，始能轉入輪廻，否則，長夜漫漫，將永爲枉死之鬼？因此，鳳仙常常無故欲自縊，人咸認爲阿嫂所祟，益防閑之！無何，盜夜入室，見美妙少女，在東廂枯坐，如老僧之入定者，盜注視之，女開目見男子，不惟不驚！且笑迎之，盜初以爲得其所哉！趨就之，女出繩作環套，囑盜自縊，盜始悟爲縊鬼之求替代者，僞爲不知，笑而諾，遂以辮髮入環懸之！女擺手以示其誤！旣又以頭作入套狀，而又以環指頸，蓋示其必須以環套頸上，始得縊死也。而盜復以環套繫足指上，女又笑其痴！乃反復以前狀示之，盜乃以環掛下顎，女似嗔其僞？怒以環套頸上，作眞縊狀，盜出其不意，即緊收環索而力勒之！女驚悸，驀然脫去，而頓失所在，盜乃大笑！然糾纏通宵，神頗不支，斜倚几案，半坐半臥，合眼即已睡去！未幾，天大明，婢僕都起，羣見少年男子，衣着襤褸，睡少奶奶臥室外，不倫不類，莫測高深！老僕趨報公，夫人俱起，公見男子，搖之醒而問之？曰，我盜也！家貧親老，饔飱不繼，無已，小作穿窬！冀有所獲，俾供甘旨，昨入公家，不圖遇縊鬼！因以狀告，且曰，鬼受驚恐！當不敢復來矣。旣又認罪，望公原宥！公聞之，太息曰，汝之盜，非得已也！又具此智慧，旣能驅鬼，當可役人！言已，命取大錢十串，白米五斗，遣僕送之去，臨行復囑盜曰，明日可復來！我當爲汝謀小前程，蕩檢踰閑，豈是丈夫，盜泣謝而去！翌日，盜偕母來，見公而羅拜焉！公問身世，始展邦族，自言先君王治平，儒生也，不幸早世，俊卿生二十有五年，常習舉子業，奈文章憎命，屢落孫山！嘗欲去京師，企圖進取！以老母無依，卒不果行！年復一年，淪爲下流！不惟私衷不甘，抑且辱及先人！倘荷栽培？則生生世世，感且不朽矣！言已，母子拜伏於地，公扶之起，所以慰藉之良殷！言次，出白金五十兩，爲老母安置，零碎十兩，備俊卿旅途所需，又以私函致施鶴道，囑予俊卿以適當差使！母子感激涕零！俊卿自此奮志戎行，後以軍功荐至提督軍門！古謂「英雄不論出身低」，信然。

武俠小說　第二集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五月廿一日出版

出版者　玉書出版社
發行人　黃玉書
編輯者　本社編輯委員會
社址　臺中市自由路一號之一九號
直接訂閱　本社經理部
郵局賬戶　六九四號

定價
零售　每册三元
長期定閱　全年三十六期八十元　半年十八期四十三元　三月九期二十四元

承印：中英印刷廠　臺中市臺中路十三號

武俠小說

第三集

內政部登記證內警臺業字第四五九號

國家至上

民族至上

徵稿啓事

一、本社歡迎下列稿件

(1)長篇武俠技擊小說

(2)長篇神奇劍俠小說

(3)八千至一萬四千字武俠短篇創作小說

(4)關於武俠文字源流考辯的論著（以一千字到三萬爲限，特有價値者不受字數限制）

(5)凡屬長篇稿件，一次至少寄足三萬字以上。

二、來稿一經採用，版權即歸本社所有，但爲顧及作家之收益起見，如出單行本時，銷數在一千本以內無版稅，一千本以上每增加一本另付作者版稅實售價百分之十再版亦同。

三、來稿已經採用，稿酬從優 每一月結奉一次。

四、來稿請書眞實姓名及地址，發表筆名聽便，如需退稿請另附郵資。

五、來稿本社有刪改權，不願接受刪改者，請在稿件上註明。

六、來稿請寄臺中市自由路一號之十九，玉書出版社武俠小說集編輯部收。

第三集目錄

李百練大破七星會

七星會爲皖中之著名組織，會首張鐵髯，行年五十，碩健絕倫，左右手能開五石弓，設會所於霍山之松鶴觀中，最初入會者僅有十數人，以習藝爲事，均農家子，入後名漸震，遠近來歸者，不下五百人，鐵髯其時，僅充敎師之職，迨羽黨衆多，乃胸懷異志，示意於左右，鼓吹張氏之威德，衆望所歸，不可不立之爲主，會員僉是其說，蓋渠有五子一女，長子仁俠，次義俠，三禮俠，四智俠五信俠，女芳名十三紅，年最幼，但亦及笄，兄弟武藝均不弱，而尤以弱妹之身手，高超無敵，老父愛之甚，盡傳其絕技，連珠彈及響鏢二種，獨稱神技，五子則各有所長，但亦各有所短，不能稱全材也，當有華中嵩山胡靈龍因組織黃龍黨、聚草莽萬人，睥睨一切，官兵數剿不利，官家下旨招安，竟得武官二品銜，老張眼熱，爲霍山之主謀之益亟，迨爪牙溝通各部屬成功，遂擇於是年之端午佳節，竟築壇昇座，瀝血層牛，黨徒一萬五千數百人，拜舞壇下，尊奉張爲會主，更由該觀羽士名八環道長者，註規定律，按序敍級，會主以下，有會長十二人，會長以下爲會目，爲支會長，支會目，此外復有敎練官，敎練長，大隊，中隊小隊長之分級，以會主爲會中之至尊無上人物，亦猶之一國之有君主者然，二級十二會長，則亦無異乎五院六部，各有專職，此十二人中，張氏一門已佔其七，其他五人，亦爲鐵髯之入室生徒，長子仁俠，精通翰墨，爲人亦如其名，乃一文武兼才，秉性冲厚者，遂以之主司會中文牘之任，二義俠爲人精細幹練。命之任出納會計財政大權，三子禮俠，專任交游活動，遍樹耳目於各城市鎭村中，兼游說新人入會，四智俠則監督兵刃火彈之製造，及軍營秘室之建築，五信俠，則任本山總巡，兼司賞罰功罪之職，十三紅由一百二十大頭目之推擧，爲總敎練官，他如趙一淸任糧糈餉銀之分配，周玉隆任組織分會於各地，馮甘美任調查會員家屬事等，在成立大會，展幕之後，老張處心積慮，亟思步胡靈龍之故智，白手獵取高官，然尙未有其他奢望也，然以會中人數衆多，經濟來源缺乏，遂百計窮思開源之法，鄰近該山之陽寗七邑人民，均係種穀釀酒，與夫灌溉皮絲煙葉爲活者，綜計七縣之每年稅收，當在百萬以上，乃由其愛徒趙三淸献議於老張曰，「此間民情樸實渾厚，凡屬小康以上之家，子弟十九均來山入會矣，吾師苟能下一密令，着渠等返家，暗地接洽，一律以歲歉爲辭，拒付國課，同時由彼等按照捐稅減少三成，潛收集鼻，送至山上，則

百萬金轉眼可以立致矣，」老張曰，「計非不佳，然吾等羽毛未豐，未便明目張胆，與官府抗衡也，」三清曰，「吾師差矣，豈不聞衆怒難犯一語乎，七邑民，如普遍拒付稅捐，則官府亦無如之何也，倘官府必欲與我儕爲難者， 則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殺一警百，亦未嘗不可也，張意動，遂付全權於趙氏，尅日進行之，趙三清乃假借祖師爺聖壽之名，遍招新老入會會員，復詳告各隊長，分頭轉達會主之意旨，並訂有賞例， 誰能集收萬金交到者，可昇一級，任小隊長，更多則類推，衆皆唯命照辦。 若等回家先將此事禀於父母，更由父母轉勸隣屬，同樣繳納，則可在應納之數中，減去三成，且僅須繳納三次，以後可保十年不納分文，農人之頭腦，大都冬烘簡單者，彼輩僅知貪得便宜，遂不計利害，不畏國法，爭先恐後，向七星會會員繳納稅金，趙三清特遴選能言善辯之士五六百人，分赴各鄉村，宣講官府之苛毒手段，壓搾人民，唯錢是命，狼狽爲奸，所收稅捐盡入私囊等語，村民不知底細，乃紛紛投入若輩懷抱中矣，新釀登缸，煙絲煙葉，大量綑載售專莊，官府之稅收時期已至特派一楊某爲霍山縣之總徵收員，由楊更派遣若干人，開始挨戶徵收國課，初不料各村各堡始則互相觀望，繼則推諉，終則互相拒絕，楊某本爲稅收之十年老吏，揆情度理知有異動，竟思殺一儆百計，遍出告示，張貼通衢，大意昭告民衆，凡屬應收之稅捐，限於三日內完全籌備齊楚，以備收取，如再託故延挨，定必重辦不貸等語，誰知再度徵收，而民衆之態度，愈形強硬，楊某遂將趙家村之趙三寶與馮家橋之馮斯美二人首先拘入徵收所，此二人者，兩村之董事也，拘去未及兩時、千餘鄉民，大隊來困稅收所，揚言必欲置楊於死地，楊大驚遁去，民人恃衆逞威，除將兩村董釋放，後放火將徵收所燒去，官府得信急派大隊官兵趕來彈壓，則已不見一人，唯有一片焦土而已，縣長大怒竟硬指趙馮二人率衆拒抗收稅，尤敢大膽行兇，飛籤捉拿到案，庸知是日晚間縣長竟在土娼家被殺，城中大起擾亂，而兇徒尤敢寄柬留刀於二衙之臥室中，逼令即釋馮趙二人，否則併汝之性命。亦在須臾等等，二衙嚇煞， 當即私將馮趙放走，一面飛報府署，詎知隣縣亦同樣發生拒收巨禍， 縣長爲民衆毆傷，快捕爲民衆打死，告急公文，有如雪片，府尹徐元培，手忙脚亂，莫知所措，不得已親自借視勘凶案，巡閱各村，加之勸慰， 依然不生效力，三易官吏，未能收取分文，拘捕一人， 則一村或十餘村村民不分男女長幼，齊擁入城，而與官府廝併，不至開釋，不肯散去也，如此吵鬧，將近二年，而七星會亦於此紛亂中極度發展澎漲矣，綜合六邑抗繳之捐稅，已不下二三百萬銀兩矣，據總教練十三紅報告，新會員，在近一年中， 由一萬六千而增至五萬六千之衆矣，且來入會者，大都爲村保間之青年子弟， 苟加以相當訓練，則不難成爲勁旅也，至是張鐵髯之野心愈熾，乃與黨徒議謀，攻城刼鎮之計，其五子之主張，則以羽黨雖衆，究屬烏合，不經一擊，渠等獻計於老父，在霍山之西十五里之七星嶺，崎嶇陡削，草木叢茂，向無人跡，該嶺有平坡一面，大約五里，佔地不下五百頃之多，如秘密在該處設立一總練兵處，普通會員，應在農閒之時，受訓半年，由八月起至次年二三月，經此長時間之磨練，未有不成勁旅者也，吾等唯一信條，即嚴守會中之一切秘密，洩者當死，對於新會員之宣傳，應以義務教練武藝，作保家防身之用，然會中一旦有事， 無論何人，皆須接令即到，更以服從會主爲天職，俾若儕得到信仰之中心， 老張是其說，即命四子智俠督工，在七星嶺頭，開闢大教場一所，建築大寨一宅，兵房百餘幢，又將嶺下，裝設三道鐵木柵門，以堅防守，十三紅初不知乃父若兄懷蓄異志也，及至七星嶺之教場落成，彼始微有知悉，對於此舉，大不爲然，往勸乃父曰，「天下之大，何事不可爲，而必欲作強盜耶，竊以爲大人之計左矣，若爲利祿所驅，則五兄俱有兼人之武工，用之正途，在場考中，爭奪魁元，雖未敢料其必能攫得首席，以兒之拙見，亦未必名落孫山也，奈何不此之圖，反作此橫逆之事耶，」老張冷笑曰，「茲事體大，非汝女孩兒家所能知悉也，汝宜忠於爾事，實告汝，汝父雖愚、尚不至如汝所云，竟作盜賊也，……」十三紅不敢復勸，快快辭退。

然渠猶以爲老父不致蹈黃旗會及五神幫等之覆轍也，渠之職務，爲各股中最繁重者，日未出，即須起身，上十七班武功練習，每班十人，即皆爲老張之心腹弟子，固亦爲七星會未來之中堅份子也，若輩大都無家無室，且皆具有一身本領者，爲精益求精之計，遂令十三紅另列爲大武功班十七隊，分別練習各種武技者，中有一人，姓李名百練者，本係黃河水師總督李大忠之子，十五歲乃父忽萌異志，與湘北岳州總鎮澧祥同謀反判，百練苦諫乃父，朝庭勢大。不但不能成事，且將累及祖宗，其父不聽，百練遂隻身遁跡於鄂省雞公山中， 削髮爲僧，乃師法名悟濟者，係少林寺之特出人材，九皇下院， 有沃產數千畝，銀號存資十餘萬，爲華中有名之殷實梵林。因是遂引起當地土豪之覬覦，前任方丈，手無縛雞力，若輩宰割，莫敢喘息，暗中派人向少林寺乞援，悟濟大師，慨然出場任該寺方丈，適有當地惡覇名胡一斧者，竟敢率衆搶刼僧田中所收之五穀，一斧惡名被一方，土劣見之，猶爲股栗，月奉規陋若干千，供渠揮霍也，山僧因干涉彼等胡爲，竟被毆至片體皆傷，哭訴方丈，濟大怒，立即親入阡陌中，執一小偷兒問之曰，「汝等之首領係何人，可速告我，」小偷指一斧，悟濟縱身而前，緊握胡之雙腕，反翦於背後，臼骨脫骱，痛入

心肺，大嚎如斬豕，悟濟令人縛之樹上，執牛皮鞭上下抽擊殆遍，一斧初猶硬充好漢，罵不絕口，繼則力竭聲嘶，顧手下爪牙，皆大駭奔散矣，知不妙，遂央求悔過，請賒一死，悟濟冷笑曰，「本欲扑汝至死然後送官報案，祇以我儕崇信佛教，慈悲爲本，方便爲懷，故而不爲已甚，且將一條狗命寄汝身上，可即爲我遍告此間地痞氓人，凡以後渠等所佔之山產，限三日內物歸原主，否則……」渠言至此忽作一頓，飛起一腿，一斧右側之古柏一株，轟然倒下，一斧幾乎嚇死，聞渠言，汝可爲我轉告若輩，即謂九皇下院，現來此寺之方丈，係少林寺之二堂教師，不服者，亦在三日內。登山賜教，老僧竭誠歡迓，如不然彼輩不屑下顧，貧僧必到府侯教矣，來，給我解去胡施主之纏索，貧僧無理，務望勿存芥蒂，胡一斧被創之消息，立刻遐邇皆知，若干土劣氓爪，深自畏懼，不待悟濟登門討索，早已紛紛將所佔侵之地產糧食甚至銀錢等，如數歸還，不敢短欠分文，此而後九皇下院，竟無一人敢來囉嗦矣， 百練在家時已練得武功底基，經悟濟指教，乃若畫龍點睛，一日千里。唯百練不耐空門中之沉寂，趁未求修以前，乞准老僧依然還俗。

百練還俗以後，初在陝西永興鏢局之鏢師，旋以酒後失手打死一守備之子，畏罪潛逃至皖東，因友人紹介，乃正式加入該會爲會員，初猶庸庸碌碌，溷跡于普通會員之中，不願顯露其固有之本能，隨人俯仰，屈在第七隊中， 與新進諸會友相處，迨會操之日，召集各隊于一堂，當時百練小飲之後，豪情飈發，至比武場中，見各隊隊長，均紮玄綾七星巾，披黑羽七星氅，威風十足，跨馬橫刀，頤動指使，好生不服，當時場中， 正比較練力一門，級分五等，仙人擔五十斤而至千斤，大小俱備， 五十至百斤爲丙等，百五至二百爲乙等，二百至三百爲甲等，三百至五百爲優等，五百以上以至一千概列超等，丙等爲正會員，乙等，則昇一級爲小隊長，可轄十人，甲等則爲中隊長，可御束五十會員，至于優等，則任以大隊長，領袖五百人，苟達超等者，則昇爲會主之特殊子弟，可有分會之首領希望，更可管束大隊長三人至五人，推爲會中之驕子，月俸可得百金，並由會主贈刀賜馬，倍極優容，當試力之際，第一隊中有三人能舉二百斤之仙人擔，各隊隊員已十分艷羨，嘖嘖稱贊矣，瞬至二三兩隊皆有一二人入乙等選，始終未有甲等出現，及至第六隊，忽有洪性隊員，廿在三十內外，身體黑矮，肌肉飽滿，青筋暴露，一登場，人皆知其爲一氣力過人之流亞，渠初試百斤擔，即如孩童弄竹竿，毫不吃力，二次舉二百斤者亦如之，全場之掌聲，已鬨然四矣起。迨三百斤擔舉起時，彩聲越重，洪某爲賣弄氣力起見，廢除漸重式，由三百一跳而至四百，更由四百一越而舉五百斤之重擔矣，會員中舌撟不下者已大有人在矣，渠直至舉五百斤擔時，始見吃重，咬牙暴筋，一舉而起，萬人皆喝彩，聲震霄漢，三舉三落，然後放下石擔，躬身而退。監試官十三紅，親自將大紅披風將欲加之于洪某之身時矣，第九隊即有黑面大漢，出隊大呼曰，「慢來慢來，洪某舉重僅五百斤，何足爲奇， 焉能領取寨主之特賞。請看劉七獻醜，渠大踏步趕至場中， 徐步一週試將三百斤擔一手舉起，兩更左右手即換取五百斤擔，三舉之後，繼以五舉，進一步取六百斤之鐵擔，用盡生平之力竟亦舉起三次，始放下鐵擔，全場彩聲，如春雷暴發，劉七面有得色，即欲來領披風，殊不料，百練瞧得心頭火起， 大步出隊，對劉七大呼曰，「六百斤擔，三舉力竭，竟敢領取賞品，豈不羞愧煞人，………………」衆聞此跨大之詞，幾疑百練爲顛癇，復細視其人，年事甚輕，肌膚白潔，面貌英俊，如裘馬少年，五陵公子，乃僉笑其狂妄，蓋無一處可以表現渠爲有力人也，十三紅亦自納罕不已，然渠無寶刀，必不敢當衆大張海口，自討其辱也，遂暫停給獎，以現百練之身手，渠一入手，便是五百斤鐵擔，乾淨迅速，連舉十餘次，且易以六百斤者，舉約十數上下，神力漸來，七百，八百，逐次增長，面不改邑喉不氣喘，直將在場會員，驚訝至不復喝彩，瞠目結舌，不信人世間竟有如此大力英雄，最後迨渠將千斤擔舉起時，即見十三紅不待其放下，飛步而前，將大紅披風，爲彼披上，並出紛紅綃花二朵，插于百練頭巾之側，在萬衆狂呼報彩時，百練對十三紅躬身致謝，退入隊中，乃繼續選試人材。

總之，五十至百斤者可佔十之九，百至二百者，僅得十之一而已，在比力之後，十三紅即召請百練與洪劉紅人，同往總寨，參見會主，經十三紅之竭力揄揚，會主十分重視，乃將百練昇爲練功股總頭領，與十三紅雙方合作，指導教練，各隊會員。

百練由一普通會員，一躍而爲教練組總隊長，閤寨之人，莫不欽佩拜服也，百練復有一種美德即爲不驕不暴，當其執教授之時，循循善導，絕不憚煩，必使一般後學，窺得門徑而後已也，當十三紅任初期總隊長時， 若干身懷技藝之流，對于十三紅咸抱有一種輕視之心理，久之漸現于色， 若等皆以爲十三紅係一弱女子，無論藝技如何高超，終不足爲鬚眉男子之導師也，致有多數大中兩級隊長，對伊傲慢不敬，十三紅爲籠絡人心計，雖明知之而故昧之也，今得百練爲輔，不啻如虎生翼，如魚得水，彼儕向抱不恭不敬之態度者，今已一變而爲俯首服從矣，百練爲人亢爽，胸無城府，對于部下，均推心置腹， 職是若干悍將驕卒，爲渠所化，無形中敬畏百練不遑矣，而百練對于新來會員，尤能不分畛域，一視同仁，偶有一二

同人，遽生疾苦者，百練必往慰問，照拂如家人兄弟，此尤足使部下赤心擁護者，十三紅之於百練，初則欽其技，繼則愛其人，終則一寸芳心，完全爲百練所佔據，終日形影不離，而百練猶未知也，某日，爲十三日紅雙十芳辰，老張爲愛女祝壽，更借此日，大賞將士，隊長以下，均有賀儀，三日前，即籌備酒筵，大寨中，氣象一新，聚義廳設酒五十席，招待各隊隊長，除伍長而外，皆有入席資格，壽讌正期紅懸綵彩，分外熱鬧，其時大隊長中有張石舟者，其人係武進士張建陽之子，自幼不務正業，專喜與牧猪兒遊，即與當地土痞氓民相交往，學得相當本領父，死，惹草拈花，專爲他人不爲之事，行爲惡，稍長[illegible]，親友皆不與之通慶吊，致飄流而成匪類，聞七星會組織功成，渠即偕結拜弟兄五十人同時入會，渠善脅肩諂笑，深得老張歡心，某次派渠往某縣收結烟酒稅課，渠在牛角峯下，刼得曹銀二萬五千兩完全獻與老張，本人分文不取，於是益得老張之歡心，渠更曲意與張氏五弟兄結交，渠之所以如此者，無非着眼于十三紅身上，所謂五絃手揮，目送飛鴻耳，三子禮俠與長子仁俠，已窺得渠之用心，遂後先向老父進言，欲以胞妹嫁之，老張亦早有此意，然父子皆知十三紅之生性生硬熱烈，目空一切，爲婚事已兩梗父命矣，故老張有此意而遲遲不即與愛女相商者，正恐復蹈前轍，將事情弄僵耳，仁俠暗中示意，囑張與乃妹接近，不料十三紅素惡張某爲人陰鷙刁險，奸僞百出，見渠故來親近，乃竟遠而避之，有時相遇，未不願與之交語，有時見張與乃父竊竊私語，狀態鬼祟，不禁嗤之以鼻曰，「何事不可明言耶，必欲如此交頭合耳婦作人腔調，」是故張對伊愛之又利畏之，…………十三紅壽辰之日，張獨購金壽星一尊，金縷衣兩襲作爲壽儀，所費當不下數千金，午筵開始寨主有命，在五十席中間，特設兩席，令愛女坐第一席首座，而令張石舟坐第二席首座，其用意，不言可喻，詎十三紅不以爲然，當衆言曰，「以地位言，二席首座自應屬之李百練，始稱允當，張某爲普通隊長，不應妄佔首座也。」

十三紅陡出此語，不獨爲張舟始料不及，即老張亦未料到也，故老張以爲女兒故梗嚴君命令，且在大庭廣衆之間，自家女兒如此桀驁不馴，倘不能制止之，則何以服衆耶，興念及此，不禁虎鬚倒豎，怪眼睁圓，方欲發作時，更不料小鬟來作耳語曰、「太夫人請太爺立刻至後廳不能稍緩…………」張鐵翁者，外表雖具有楚重瞳風雲叱咤之雄姿，一至寢門，便有不堪聞問之譏，太夫人王氏，系出名門，知書識理，下嫁老張時，固一絕代佳人也，不苟言笑，嫻淑端賢，老張愛之切，亦畏之深，凡事必先禀告夫人，然後付諸實施，此次大舉招兵買馬，圖謀不軌，在夫人前，佯謂已受軍門聘任，行爲正當，夫人不疑，夫人愛女滋甚，對于老張之意向，極不贊同，故適間在屏後，頂知渠將叱責其愛女矣，遂急令小婢呼之入後宅，夫人冷然謂張，「吾女之言是也，張石舟不過諂媚小人耳，焉足以偶吾女耶，是誰假作聰明排此席次，汝老且悖矣，竟命張與吾女對席坐，成新郎新娘之暗合局面，是何居心，汝等眞欲以吾女嫁張石舟耶，」老張默然不敢出一辭，夫人又曰，「同姓不婚，古禮已然，汝年已知命，果併此亦不之知乎，女爲吾所生者，女之婚禮，得由我主持之，他人不得妄加置啄也，」言時聲色俱厲，老張益惶悚不知所對，夫人曰，「以我意度之，汝雖老悖，然猶不至亂命若此，此必另有他人獻說也，究係何人，請即告我，否則吾決不與汝甘休也，」老張不得已，以長子仁俠三子禮俠對，夫人愈怒，立呼二子至，大罵曰，「不肖畜生，妄自越俎，目中尙有爾母耶，汝儕平日因受張某之小仁小惠，遽願以胞妹送人，良心何在，廉恥盡喪，…………」二子俯首不敢答，木立階下，夫人叱之曰，「今日爲汝妹二十誕辰，凡事不應拂逆其意，渠平日對于汝儕諸兄長，固無非是之處，無論渠生性良善，即稍有不到處，汝儕亦應姑念弱妹齒稚，實不應隨便葬送汝妹之終身也，張某，一陰險刁詐脅肩諂笑之小人耳，不觀夫鼠目獐頭，鷹鼻蜂腰乎，交友且宜遠而避之，況與渠聯結姻婭耶，此而後，誰復提及婚事一語者，吾必重責不貸矣，去休，…………」二子垂頭喪氣，回至前廳，正李百練與張石舟互讓座位之時，仁俠方易口請百練接受乃妹之意向，坦然入座，不必再謙，百練至此始勉強，石舟又請別人陪坐，十三紅則請渠陪之。

百練爲人極爽快，胸無城府，聞十三紅親自點坐，即亦不辭，遂坦然入座，石舟面紅過耳，欲坐不願，欲辭又不可，頻頻以目視仁禮二俠，仁俠知事已不可挽，乃摯石舟出。低聲慰之曰，「今日之事，弟殊無以對吾兄，唯座位之高下，以弟度之，則亦無甚關係也，吾妹好大喜勝，不願受人指揮，然能敢料定，渠與李百練不過以同股關係，不得不在表面，與之親近耳，希吾兄不必介於放心，容弟等徐圖之，必能有以報命也，」石舟默然不語，良久始曰，「唯願君言能實現耳，爭座位，殊爲不雅，弟不若避席爲妙，」仁俠搖首曰，「吾兄之計左矣，汝欲博得吾妹之歡心者，即應以寬大爲懷，不必示人以偏急也，」石舟如夢初覺，急謂仁俠曰，「大哥之言是也，吾當勉如尊命，」言訖勉強展出笑容，按照紅姑所指之座入席，即執壺爲百練斟滿一觥曰，「適間因老寨主之命，不可違拗，妄自相佔，實深汗顏，竊思今日爲紅姑帨辰，政在紅姑，弟對于壽星，尤深抱歉者，」渠言竟，即又起身至紅姑前，躬身敬酒一大盃，狀至恭謹，紅雖痛惡其人之儇薄刁險，然亦不願當此大庭廣衆之間，予渠以過分之難堪，遂亦含笑起身，執壺反敬

一盃，請石舟飲之，以抵適間摘座之罪，石舟如奉玉旨，如聽綸音，接盃在手一飲而盡，有頃，石舟歸座，於是觥籌交錯，一天陰霾，在表面上似已消失矣，殊不知張石舟爲胸襟狹仄之小人，當筵出醜所謂兜着一腔怒氣，實苦于無法泄洩耳，菜數進，石舟笑謂百練曰，「悶飲殊不興奮，曷不一耍拇戰手，」百練笑辭曰：「請恕弟無拇戰資格，我不善飲，少飲即醉，拇戰一起，非以酒爲後盾不可也，」石舟笑曰，「姑戲爲之，圖熱鬧耳，豈眞如軍朱侯行酒者哉，」座上八人，石舟一黨者竟得其五，若輩目睹首腦生受紅姑之屈辱，乃竟遷怒于百練之身，以爲此事必出李之唆使也，正苦無法報復，聞石舟之提議，咸亟贊同，百練初不知彼輩一丘之貉也，終於開始拇戰矣，百練作第一莊主，每一拳飲酒三盃，每人三拳百練共負十三拳，飲酒三十九盃，已支持不得，申請退出，衆皆不允，勉力應至第四人時，益醉不能興，十三紅隔席冷眼觀察明白，瞭然于胸，知若輩欲以酒洩恨，圖報復也，至石舟與百練拇戰時，不意石舟三拳盡負，應飲酒九盃，不獨斟酒之人僅斟六盃，復有兩盃潑入石舟之衣袖內，紅按捺不得，縱身而至，冷笑曰，「君等欲謀灌醉一李百練，即亦不難，何必私相作弊，以上好美酒傾入袖口，此等處便非丈夫，」渠且言伸手握石舟之右腕，酒淋漓下滴，一臂盡濕，乃復冷笑曰，「拇戰不可無觴政，如張石舟之竊酒入袖，大犯酒政之淸規，玆以一罰五計，渠共傾酒十一盃，即應罰飲五五盃，不得藉故推託也，來，挈大壺來，」一役丁，立捧一大壺至，渠乃滿斟十盃，逼張立盡之，石舟羞汗無以自容，不得已如命飲之。十三紅隨斟滿十盃，促張二度飲盡，張口麻舌木，乃握箸夾牛脯一片。入口咀之，紅姑冷笑曰，「如此，則又應增罰一倍矣，在罰酒時，受罰人，不得妄自進菜，否則便是貧兒賤相，未嘗一赴筵席，睹菜肴滿簋，不待衆箸齊舉而一人先啖，最是煞風景事，若加一倍，則非力所能及，姑增十盃，俾汝稍受敎悔，下次不敢再犯也，」張石舟面如血潑，不敢置辯，唯有放開肚皮，頂備盛酒耳，飲至三十五盃後，百練反爲石舟乞免曰，「拇戰不過助酒興耳，必欲主賓轟飲至沉醉，不獨傷神耗血，亦且薄德敗行，觴政非軍政，可以原宥人情也，請紅姑免之，吾不願見同席好友，爛醉如泥，戕傷身體也，」紅姑冷笑答曰，「汝之菩薩心腸，待遇朋友，殊不知朋友對汝，恨不立即將汝醉斃也，今日之觴政非嚴行，不足以懲來者，六十五盃，少飲一盃亦不可能，」百練此時始恍然悟悉石舟輩之用心，不禁面勃變，怒視石舟不已，張在此威逼與諷誚之局面下。不好不硬起頭皮，先後將六十五盃麥酒吃完，立即天地異色，桌椅旋動，頭暈目眩，咕嚕一聲，翻倒廳上，張口大吐，噴濺紅姑之裙袄，紅姑大怒曰，「此輩無賴子只合打煞，自身不經三盃薄漿酒，即醉倒如死猪，冒噴汚穢，沾人衣履，尙欲以卑鄙之手腕害人，抑何可笑，」言已，即令兩羅卒來，舁之入臥室，衆亦紛紛散席，姑回顧百練，雖未如張石舟之狼狽可哂，但亦口舌生澀，面如重棗矣，遂笑問之曰，「兄尙能更飲三盃乎，」百練點首，大笑曰，「痛快哉，紅妹眞人世間之東嶽大帝也，賞善罰惡，絲毫不苟，今日爲紅妹之誕辰，下走待一口双肩叨此盛筵，殊可感也，請賜酒三觥，置于案上容我至後山活捉山君一頭來，作妹之消遣物如何，默計窠中小虎，當不若狸奴大矣，」紅姑許之，笑謂百練曰，」昔聖帝在十八路諸侯之前，斬却華雄酒尙溫之雄壯往事，山后之猛虎，苟擬諸當日之華雄，當在五十百步間，兄先往捉虎，然後歸來飲酒，溫酒，則我當陪飲六盃，否則罰雙數，」百練大喜，爽快起身，大踏步出寨，紅姑恐其酒後闖禍深悔適間向渠附和，急取百練之百子寶刀，及自之彈弓出，已不見百練，急詢守門人，則謂已經西向，紅追之而西，沿小徑折轉而北，竟仍不見渠之蹤影，紅姑且覓且呼，沿途而北，四谷回聲之外，迄無應者，渠猶恐渠醉倒於草叢中，復折回原道相覓，良久無耗，紅姑愈急，返寨呼屬下五十人，分頭尋覓，直至後谷平肩洞等處，搜索殆遍，絕無眹兆，紅姑大呼怪事時，一嘍兵持長衣一襲來，語紅姑曰，「此衣得之於望月崖邊，不知是否爲李爺所着者，紅締視之。不禁脫口驚呼曰，」此衣非百練今日所御者耶，如何置落於望月崖邊…………崖下爲萬丈深潭，百練酒醉發狂，自行投下耶，」渠急趕至得衣之處，仔細詳察亦無其他之痕跡可尋，俯視澗中，則流水潺潺，烟雲迷蕩與山鳥悲鳴，山花含笑而已。

十三紅徘徊於石崖之上，拾起百練之遺物、驚疑奇怪，莫明究竟，若謂渠爲虎狼所食，則斷無如是之快且遺物如此整齊，必係由身上脫下者，無故脫衣，又是何原種因，百思莫得其解渠乃思及適間筵上之狂飲情形，便聯想到百練必醉，人在大醉之後。每每行爲乖僻怪誕或竟惹殺身之禍，涉想及此，縱目崖下之萬丈深潭，其中時見一黃鱔粗如笆斗，體長五六丈，食一人則殊不足以點飢也，渠因酒醉燥熱，必思飲水而不易取，乃毅然決然脫衣…………洗燥？…………飲水…………慘遭妖鱔之吞噬矣，細細聯想及此，不由毛骨悚然，更不禁愀然以悲，泫然而涕，憤然而怒，織指直點寒水深潭，切齒咒曰，「百練果然妖鱔所食，妹必爲兄報此仇恨，」於是愴然四顧。無處可得彼之踪跡耶，頹然飲泣以歸，衆見其粉痕淋落，淚含星眸，大駭，疑與百練在後山發生口角所致，爭相慰問，十三紅擊桌長歎曰，「吾害百練矣，雖然，我固失一知己，但吾會失一重心柱石矣，不亦可悲可泣乎，吾必爲渠報仇，誓除此害也，」衆又問之，十三紅乃

將適間之事詳告於衆，衆亦不勝惋惜，其間獨有一張石舟，陡聞此項消息，如得一方金寶，幸慶不已，蓋情敵已去，十三紅不嫁渠，嫁與阿耶誰，然而渠猶假作慈悲，力言「非力斬此怪，則無以對老友，且此後他人亦將隨之遭其噬害矣，烏能任之猖獗耶，小姐如除此怪，小可願助一臂之力也，」十三紅性如烈火，立命嘍兵安排鐵索鋼鈎，鈎頭銲成倒刺，鈎大如小車輪，係舊鐵錨所改造者，春間，即思除去此物，乃聞山下土人云，此黃將軍爲唐宗以前物，性已通靈，不可犯之，恐有大禍也，老張遂下令免此一舉，唯此次因十三紅盛怒之下，重倡除妖之議，乃命小嘍兵，至圈中擄得活猪一頭來，十三紅親自動手，將肥猪簽於巨鈎之上，猪負痛不能死。大喊不已，百餘人分棒大鐵猪至後潭邊，一端擊於石骨空心之處，另將一端，則徐徐放下，猪首碰擊石頭，狂叫忿急，不轉眼，即已瞧到一巨喙浮出水面，碩大如八石缸，上額黃光燦爛，一望而知其爲妖鱔也無疑矣，僅見其巨喙一張，一隻肥猪，已囫圇吞下，少頃便見此碩大無朋之黃鱔，上半段忽躍出水面，如巨桶，又如粗甕，巨喙開闔不已，蓋鐵製利鈎，已搭勾渠之上腭，負痛翻騰，其景象若黃龍鬧海，澗中水花激起數丈，聲如雷吼，巨鱔左右扭拉，思脫利鈎之搭絆，終不能如彼之願，且愈拉扭而鈎爪入肉愈深，血如泉湧，汩汩自巨喙出，翻騰忿急，惡泉如山，繫索之石骨，吱呀作裂聲，其力大可知，十三紅急命人另以粗如盃口之蔴繩，附束於鱔根，以固其維繫之力，巨鱔在澗中翻騰約二時許，力敗勢衰，漸趨於沉靜地步，身體全部，蜷曲如環，腹部多半上浮，蓋已力盡死矣，此際合寨兄弟，都來瞻視莫不驚嘆十三紅之智力膽識，迥出於常人之上也，無何，紅姑下令屬下五十人，一齊動手，併力上拉，孰知如蜻蜓撼石柱，不能搖動分毫也，再益三十人，始稍活動，然猶不能拉上石崖也，更加五十人，始將此碩大無朋之怪鱔，完全拉上石崖，身體全部計五丈七尺許，頭大確如車輪，牙齒森森，如利刀之排列，望之心悸，紅姑親自動手，用劍由喉下刺入，直劃到腹下，不料鱔雖死，而野性未死，尾部忽地一甩，竟將道傍之小樹十餘株完全甩倒，並有嘍兵六人，爲彼甩跌於兩丈以外，頭破血出，幾乎送命，衆皆搖頭咋舌，死後之餘威猶如此驚人，其生前之神力如何偉大，蓋其可知矣，腹剖時紅姑早命屬下取盆若干來，將流下之血，完全盛入器中，以備應用，腹既開，在胃囊中取出金銀飾物，以及銅製之鈕頭一碗之多，在彼時，男女皆使用此項銅鈕作衣飾也，每五粒以一人計算則此孽畜祇少已食百數十人矣，在澗之東岸，本有一小村落在，祇因人畜不時失蹤，無法尋覓，先後不五十餘人，百數十頭牲口，始由該村一李姓老翁所瞥見，於是遷地爲良，而移居於他處矣，紅姑在檢視銅鈕時忽發現中有特大之壽字鈕五粒在焉，不禁芳心酸楚，傷心落淚，置此五粒銅鈕於玉掌之上，星眸含淚，出神不已，衆皆不明其故，獨張石舟中懷暗喜。竊幸情敵已去，十三紅必歸我所有矣，紅姑所以失望傷心者，實由於五粒壽字銅鈕爲百鍊所佩者，由此銅鈕推想，則百鍊已爲妖鱔所吞食，殆無疑義矣，人亡物在，焉能不俯仰生悲耶，於是手刃巨鱔之頭，擺設香案，致祭於百鍊所遺之衣冠之前，愴然祝曰：「筵前戲語，不料兄一時負氣，葬身於妖鱔之腹中，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妹已爲兄報復深仇妖鱔被捕，斬首致祭于兄之衣冠前，吾兄有靈，早昇三界，至妹與吾兄未了情緣，亦祇有待續于來生矣，嗚呼吾兄，陰靈不遠，能鑒吾誠，」十三紅祭畢，大哭不已，衆皆力勸，始收淚親葬其衣冠，怏怏回寨。

紅姑自失百鍊，咄咄書空，百無聊賴，每日以酒爲消遣物，懶於練軍，所有之事務，一切均委之於屬下代理之，紅姑之母，甚爲憂慮，每遣婢子，召之入內室，懇切勸之曰。「吾兒向以爽朗開明見于人，何故近來如此悒鬱不歡。要知人世無不散筵席也，且百鍊之生死猶未能切實證明。絕不可因數粒衣鈕便據爲證具也，自我觀之。百鍊爲人精警絕倫，雖被酒，而未必即亂其本性也，此我料瞧百鍊必故弄玄虛，實則借此已脫離此間，而佈此疑陣也，此後或有再見之期未可必，汝宜高瞻遠矚，愼勿效尋常婦女戚戚于生離死別也，無別離之苦，實不足顯再合之樂，憂能傷人，汝其勉之。」紅姑拭淚應命，然終不以老母之說爲然也，不久、乃父竟擇日向山下實行進佔各城鎭，大擧刼掠，賊兵四出，逐走五邑縣令，復招納六處之山賊湖匪，集其總數，當已不下二十萬羽黨矣，紅姑被推爲急進軍總指揮，渠率卒三萬，繼續北取定遠寗陽二縣，賊勢大張，二城之游擊及所屬軍隊，不敢與敵，率皆閉城死守，紅姑在連得兩邑叠獲勝仗之餘，竟引起一種貪變之思想，渠以爲苟用此類推，則勢如破竹，皖蘇兩省，指日可定，三月之內可下齊魯，復我漢室河山，逐彼胡虜，未始非佳事也。故渠之野心日熾，寗陽于次日半夜即下，定遠游擊任金同，自不量力，耐不得賊人終日辱罵，氣湧如山，立即引兵五千，開城大戰，賊兵首領花振綱固鐵蒿之得意門生也，刀馬均極犀銳，迎戰未十合，即聞得大吼一聲，任金同翻身落馬，早已身首異處，官兵失主將，群龍無首，立即四奔潰散不復入城，花乃乘勢揮衆掩殺，另以一小部份約二千人，衝入城內，渠則引軍飛趕五十里，又下市集七處，距離鳳陽僅五里矣，而紅姑處之報馬已到。謂在是日清晨卯牌已接到鳳陽之守將來書，自願高豎降旗。請勿妄殺百姓一人云云。紅姑自出發以還，即下令嚴約屬下，不許妄動民間一草一木，違者立斬無赦，另復下令，關於有功戰士，在奪城池要隘之後，特有殊賞，按職以定重輕，故紅

姑一路，民無怨言，西路爲智俠張石舟，橫暴殘忍，每下一地，必任所屬恣意奸淫刼掠，狂幹三日，然後出示安民，可笑者，待此項告示張貼後，早已無民可安矣。因此西路進展極慢。待北路已下鳳陽等七縣市集。而西路尙在百里之內，搶刼胡爲也，皖省軍門紀郁達。顢頇昏聵，實一衣架飯囊。毫無才識，七星會發難。渠猶以爲跳梁小醜，僅須當地官兵即可加以撲滅，何必動用牛刀，庸知時未一週，皖東皖北各邑，盡入七星會手中，告急之公文如雪片飛來，渠始惕然驚恐，乃召集屬下會商應付之辦法。副將周能公等咸主張傾全省兵力大舉會剿。紀軍門不得已從之。皖省官兵由周能岡任主帥，調徵寗桐遠各邑精兵共約五萬數千，分東西南三面來攻，同時行文山東總督黃會同，豫鄂兩省軍門各借調大兵共三十萬，陸續向七星會盤踞之地帶進發。西逼桐邱，北詣黃河，防圍之範疇極廣，七星會之進攻各路不遭遇強烈之正式抵抗，進展極慢，周龍光自統大軍與張石舟相遇於金牛鎭，雙方大戰一場，周爲練兵名將其部下之驍勇善鬪，爲皖軍中首屈一指者，今用以剿除七星會匪，可謂游刃有餘，在混戰中，張石舟不諳陣法，更無攻守策略，且屬下多數爲初臨戰場之農家子弟，眼見官兵排山倒海其勢如潮，不禁呼嘯一聲，棄去兵刃，紛紛四散，石舟喝止不得，只得與智俠各導一隊思奪路退走，庸知在鎭東五里坟地帶，韋參將統兵二千與劉游擊分兩路埋伏，及見賊衆狼狽東逃，急下令迎頭痛擊，韋光翔爲武解元出身，武技嫻熟，馬上馬下，十分利害，劈頭與智俠相遇，邀住便鬪，光翔之四竅八環春風刀，飛舞進攻，智俠雙鞭雖亦不弱，然究不慣馬戰，鬪到分際，韋參將大吼一聲，刀光閃處智俠頭顱，倏落於兩三丈外，翻身落馬，石舟大驚失色，手中之家數紊亂，劉游擊，手起處，軟索鎚將渠之馬頭打碎，石舟乃被掀落地上，官兵上前，將其活擒，賊兵見首腦一死一擒，遂皆棄刀投降，劉韋二將，同時奏凱，計張石舟智俠共領兵一萬五千爲前隊，一萬爲後隊，前隊在兩月間完全沉沒，後隊駐紮于新和集尙未知也，官兵乘勢追逼該鎭，如漁人撒網，將該鎭完全包圍，水洩不通，賊兵之領隊係爲智俠之兄張義俠也，次晨得報，赴高處瞭望，乃見旌旗遍野，聲勢浩大，知不敵，遂即高豎白旗，任官兵改編其部下，於是三萬賊人完全解決無遺矣，西路如此慘敗之消息，鐵膂毫未知聞也。

七星會以張鐵膂一念之差，墮入魔道，興師動衆，甘爲戎首，初期一月，節節勝利，掠城奪地，捷報頻傳，實不料官方大軍未至，彼輩所遇者，僅屬各地所駐之少數行伍，且太平已久，若輩游蕩好閑。懶惰性成。毫無預備，一旦有事，遂張皇失措，絕鮮抵抗之能力，故而形成該會之勢如破竹所向披靡之局勢也，今者三省軍督調大隊訓練有素之堅甲利兵，一經與賊衆相遇，不啻以石擊卵，勝負立見，賊人均爲烏合之衆，究難抗精銳王師，西南東三路賊兵，同時受挫，尤以張石舟一路慘敗尤甚，第三陣即爲官軍完全解決，張賊與鐵膂之四子智俠，亦被捕獲，立地斬決，北路以十三紅英勇無匹。偏師北上，直搗徐淮，聲勢之盛，神鬼皆驚，蚌埠爲魯皖蘇三省交通之樞紐。故官方厚集大兵，以逸待勞，預備迎頭痛擊，當十三紅統軍闖至章柳莊山道中，正思午夜前進五十里，攻下蚌埠，高枕無憂，不料在該谷中竟遭官兵兩頭埋伏，先行隊悍賊二千人，掃數喪身於亂箭擂石之下，進退失據，十三紅在後隊接到如此不幸消息，又驚又怒，立即下令停止入谷，自統萬人，在平崗村紮寨安營，探試官兵虛實，苟官兵勢大，則決由白唐河繞道圍攻蚌埠，否則直接先殲滅官兵主力，然後強行進襲，庸知次日清晨細作來報官兵不獨將張柳山全部佔領，並依山紮營，帳幕連雲，旌旗蔽空，官兵之勢盛於此可見一斑，渠好勝之心，猶未稍怯，蓋一路來向無一次痛快廝殺也，是日辰牌時份，渠親自率兵五千，列陣罵戰，官兵亦遣派大軍出營佈陣，一將官手握雙鞭，坐下烏雕馬，邀住紅姑，奮勇大殺，約五十回合，撥馬回頭，奔入陣中，渠縱馬亦追入降雲中，轉瞬，即不見雙鞭將之去處，官兵如潮湧至，層層圍住，密不通風，紅姑亦不甘示弱，左衝右突，爲法可以脫身，約炊許時，官兵中已有五員將官，與之輪流作戰，然不長拚，稍鬪即去。車輪戰爲陣雲廝殺中最厲害之一種，十三紅雖有若干技倆，禁不得五將輪流搏鬪。且紅姑之長處在於步戰，馬戰殊無不慣，于是漸入疲憊之態，紅姑最後與一青騌騎士大戰五十合，眼見自家陣脚已亂，乃無心戀戰，撥轉馬頭，長嘯一聲，舞動五刺梅花鎗，殺出一條血路，官兵見此紅衣女賊躍馬揮戈七進七出，莫不咋舌相向，群皆退避，紅姑竭力召鎭部下，僅有二千數百人列隊來歸，均爲官兵切成若干段，或加以剿滅，或予以收撫，大勢已去，紅姑至此始知官兵之勢力浩大，惕然自警，驕據之心，已失大半，當渠導引殘部赴回章柳大莊時，早見官兵幟旗遍插堙頭堡上，不知何時失去，深恨守鎭該莊之副統管施勇無能，致將根據地輕易拱手讓人，殺不可赦。然事已如此，憤恨何益，祇能統領賊衆，偏越該堡而向西南奪路，其實施勇守堡未嘗不克盡忠勇，雙方混殺一團時，突有一隊人馬，數千人，天色黎明中，守堙堡之賊兵，見來者，均打七星旗號，且服色皆與己同，當然毫無疑義，即刻開堡門納進庸知此輩剛入莊堡，即先將少數守堡賊人予以綑虜，放火焚燒民屋，奮勇直攻賊寨，施勇得報大驚，倉猝應戰，賊兵不經一擊即紛紛潰散，施勇力盡戰死，該莊堡始安然入官兵之手，紅姑直竄西南未三里，即見探馬回報，兩窰河邊，以及黃葉菴一帶要隘，旗令高飄，

盡爲官兵所佔領矣，紅姑震驚愈甚，無何包圍八方，正西及東南兩面亦有探子來報，均爲官兵扎定，無路可奪，紅姑始知歸途爲官兵所奪，不得已暫命屬下，亭止前進，紮營於皂莢林邊，再作議處，天已過午，東西三面之金鼓頻催，章柳莊之官兵亦有出追之勢，四面包方八受敵，未牌將至，官兵愈迫愈緊，北路軍列陣既畢，一將領着四品衣盔躍馬橫刀，向敵陣大呼曰，「十三紅賢妹，別來無恙乎」紅姑兜馬出陣…………………締視之，李百練也，驚喜交集，不待答話，當即下令部下，完全受撫，蓋百練酒醉遇師，翻然改圖，一舉而得鄉試解首，今復爲皇家立功殺賊矣，四姑一降，七星會遂因以瓦解矣。

印塵師慘遇鐵沙掌

吳門盤門內有無樑殿者，與開元寺鄰，殿純以磚石成，無一木也，故名，相傳昔有老僧名印塵，年垂八十，而精神矍鑠，少年子不遜也，居殿中十餘年，終日不出方丈一步，有窺之者，見其閉目端坐，群以爲一有道之僧耳，一日有少年僧自遠方來，芒鞋袈裟，風塵滿面，若不勝跋涉之苦者，至殿中即詢印塵，沙彌入報，印塵矍然起曰，「果至矣、我亦料其當至也，」乃大踏步而出，見少僧曰，「汝非法通師之徒耶、好好，老僧早知有今日，故留一副老骨頭在也。殿中地狹。請來殿外，」乃先行導之出殿。立廣場上，謂少年僧曰，「徒手用器，悉聽尊便，」少年僧微應之曰，「徒手可耳，」乃脫其外衣，虎步而上，二人交手矣，徒及知客沙彌等，素不見印塵有如此身手，驚駭不已，少頃，少年僧驟以一掌擊印塵之肩，印塵微緊其眉亦乘其不防，以一拳擊其胸，少年僧即倒地，即立起，踉蹌而行，印塵乃笑而入，諸僧隨，固詰根究，印塵曰，「汝等且毋詢，速拏出藥丸一粒，」謂沙彌曰，一里外覓該僧跟服之。以救少年僧一命，亦出家人慈悲之心也」衆駭其語，然不敢窮詰，下山覓之果見少年僧臥於道傍，面色鐵青不省人事矣，沙彌將藥丸，喂服歸，印塵於是謂衆人曰，十五年前，老僧一殺人不眨眼之大盜耳，案達數十，卒未爲有司所獲，亦頗有一身武藝耳，某次，有鏢師保十萬金過僧之山下，聆聞此鏢師甚有名爲江湖間，凡綠林中人，遇之者無倖免，我弟兄之死於其手達百人，余欲一試其技，特下山而鏢其鏢金，搏擊之時彼竟被辱於我，棄銀而去曰，十五年後，當走遍天下，覓爾一角，若老於病，亦當以我徒行我志，數年前，余聞試鏢師亦入釋門，改名法通，繼聞其已死，故知其徒當來矣，今彼徒遭我毒手，我不願再造殺孽，贈藥挽救免其一死，然我不過五日生命耳，蓋少年僧之掌曰鐵沙掌，絕技也，當之立死，老僧鍊氣十餘年，尚可支數日，然亦不免死耳，」語罷愀然，五日後竟圓寂其徒以火化之，此道光年間事也

江東女俠

瀟湘漁人著

余真画

前文提要

御史王正芝，因參哈努親王，倚仗王勢覇佔民女，含寃天牢三司會審問罪秋後處斬，幸得三部尙書合力保奏，改成削官罷職永不錄用，正芝携眷離京，乘蓬車南下，歸籍安徽巢湖，那知，剛擺脫官場恩怨，又遭北五省綠林盟首，神手追魂方元濟挾怨尋仇，欲報正芝任遼東道台時，殺妾之恨，幸得奇俠公亮感報舊恩，暗中護衛，並派其孫女江東女俠白鳳蝶，隨車保護，正芝有子王毓麟，一見鳳蝶，驚爲天人，不自主涉足情海。

王御史蓬車行至正陽關郊外一片枯林旁邊，遭羣寇攔劫白鳳蝶一劍懲兇，力敗羣寇，王夫人感姑娘救命之恩，收鳳蝶作爲義女，夜宿金家集客棧，王夫人替義女設宴賀功，毓麟酒醉，夜驚怪客，誤認鳳姑娘另有情，不由痛碎寸心
…………………………。

第三回：玉體送溫馨柔情似水　湖濱施絕技夜戲三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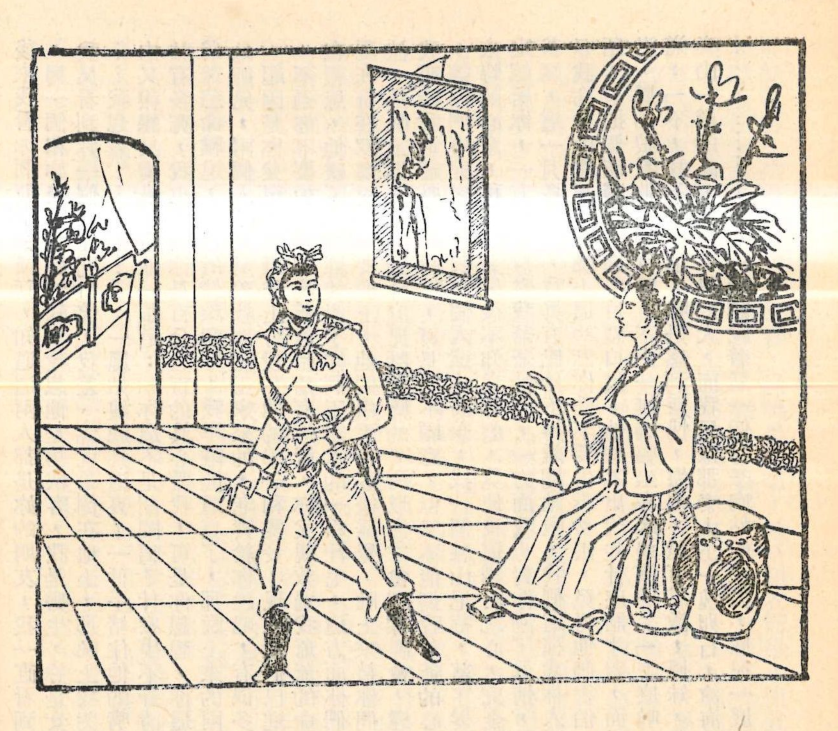
王御史家住在巢湖岸邊双溪村，那地方風景秀緻，民風純樸，双溪村左右有兩道清溪直入巢湖，那村也因而得名，王御史是村中有名大戶，也是村中聲望最高的人 双溪村因出個王御史而覺着村裏風水靈秀，這都是一般老百姓的看法，他們一到家，兩個老僕人王大王綠迎出來，在他們想着主人回來時，一定是銅鑼開道，坐着八抬大轎， 兩邊是金瓜月斧，一隊隊兵勇衙役前呼後擁， 做夢也沒有想到是馬車一輛，行李數件，還有就是老爺夫人公子小姐四個人；話雖如此，這兩個忠誠的老僕仍是忙着運東西，掃房子，安頓好宿處又做飯，鳳姑娘她在入村時已留心察看四週形勢，這個村子不算大也不算小，住有百戶以上的人家，前臨巢湖，旁依小溪，王家的房子在村東頭，前面是一塊大曬谷場，有十幾株高楊垂柳，後面不遠處就是一道溪水，院子分三進，房屋數十間，四外竹籬環繞，到是個清幽的住家所在，王家的人少房子多，一家人都住到後院，王夫人替鳳姑娘佈置了一個潔整清雅的香閨，又給她僱了個垂髫小婢，王公子另有他的書房臥室，反正王家的房子多。

王正芝到家後第二天，風聲就遍傳鄰里，地面上有頭臉的紳士，地保等都來拜望這位削職御史，說得上是車如流水馬如龍，這樣足足的鬧了三天，才算平靜下去，王正芝本不願這種虛僞的應酬，想閉門謝客一律不見，但經不起王夫人委婉勸告說，現在是和親戚鄰舍們談情叙舊，人家既然專程拜訪，無論如何不能拒人於千里之外，不妨略與週旋，免人難看，就這樣王正芝整整的忙了三天。

這三天時間裏，毓麟公子和鳳姑娘的兒女私情也有了新的進展，原來毓麟誤認鳳姑娘已有了心上情郎，他的心算是完全粉碎，頓覺着人生樂趣毫無 他怕看到鳳姑娘那秀美絕世的芳姿 那秋水爲神的鈎魂秋波，他這樣對姑娘閃閃躲躲，鳳兒一生氣也就收去那滋長中的愛意，但毓麟雖然躲避着姑娘，他是不敢見，而不是不願見，他把那一片愛心轉變成滿腹幽怨，每天躲在書房裏以淚洗面，要不是鳳姑娘那粒「九轉小還丹」藥力神效，恐怕毓麟早已纏綿病榻了，王夫人冷眼旁觀，見愛子雖然茶飯不思，但確毫無病容，爲着幫丈夫和盈門的賓客週旋，也就沒工夫去問他，鳳姑娘雖也感到有些愁懷難開，但她誤認爲王公子嫌自己出身江湖身世不明，不願再接近自己，所以收斂了一片愛心，她每夜二更過後必外出查看一下。有沒有

匪徒探道，然後才返臥室就寢，說她是睡吧，她是和衣而臥，而且還不時到房上巡視，她利用白天才眞正的睡會兒好覺，那夜她巡視歸來，從公子書房經過，見裏面灯光未熄，不由心中一動，飄身落在窗前，她用舌尖挑破窗紙向裏一看，不由鳳姑娘又動了同情之心，又鈎起她一片愛意，只見毓麟公子擁被坐在榻上，睁大着兩隻眼，呆呆的對着案上孤灯，不時流下來兩行熱淚，鳳姑娘一陣心酸正想叩門而入，忽聞毓麟又自言自語的說道：「鳳妹妹，妳是俠女，一定要配個英雄俠士，我是個文弱書生，我不配愛妳，可是，妳把我害苦了……」下面的她聽不下去了，鳳姑娘這一急玉掌疾伸，推開了一扇窗，双足一頓人如巧燕直停在毓麟的榻旁。

痴情的王公子，正在自言自語的低訴想思，猛聞窗上一響，接着燭影微晃人影一閃，榻旁邊俏生生多一個玄衣少女，一身急裝勁服愈顯出她纖纖柳腰，雙肩秀削，秀髮上裹着一條青絹，束腰香色巾外又扣着銀虹軟劍，一雙天足穿着小劍靴，左腰着一具鏢囊，不是日夜思念的鳳姑娘又有誰呢，這時她粉面上也掛着兩行淚水，那一雙鈎魂秋波裏，不是威稜懾人的神光了，而是一片溫柔慈愛，再加上蘊藏着盈盈淚珠，欲顯得明澈照人，她輕輕的喊了聲「麟哥哥，這樣深夜了你還不睡。」這聲麟哥哥委婉動聽，叫得是那樣幽怨，那樣甜脆，毓麟這當兒百感交集，不知道是喜是悲，他瞪着眼望着她，好像是千言萬語一齊湧到了咽喉，怔怔的說不出話來，他伸出兩隻手去握姑娘的手，她也溫順的把一雙柔嫩的手交給他，毓麟這時不知道那來的力量勇氣，猛可裏把手一拉，竟把個馳名武林的江東女俠嬌軀帶上了木榻，但她沒有反抗，柔順的像一頭小羔羊，兩個人，互相的依偎在一起，鳳姑娘轉過頭問毓麟道：「這幾天，你發的什麼呆，見了面不理我，躲着我，一個人又在書房裏流淚輕啼，你這樣折磨自己又是何苦呢？難道這就是你們讀書人的本色麼。」她說完話，不由微微一笑，看着他，毓麟被他這一問，又拘起疑竇，他左手輕攬鳳姑娘嬌軀問道：「鳳妹，妳問我麼，我也正想要問問妳，可是我不敢問妳，我知道我是個文弱書生，這在妳們女俠的眼光裏是個沒有用的人，我又怕妳生氣，我不敢對妳說，又不能對別人說，我只有一個人悶到肚裏了。」鳳姑娘她這時的俠心，完全化成了一片春水柔情，她用衣袖代公子拭去淚痕，把粉面全貼在毓麟左肩上，說道：「你說了半天，我還是一點也不明白，什麼事，你說吧！就是你罵我打我，我也決不生氣。」毓麟他做夢也沒想到一個女俠，竟是這樣依人可愛，他看着她那醉人的笑意，才笑着說：「那晚上，我吃醉酒，一夜沒法子入眠，我隔窗子看到兩個人進了妳的房子，我知道妳本領大決不怕他們，後來我看你們似乎在談話，知道這兩人都是妳的朋友，我一直看到妳送他們出來，其中一個人跳上了房子，另一個和妳談話稱妳妹妹，我想他是男俠客，我是書生，妳是女俠客，女俠客是不願意愛文弱書生的，我又看到妳一個人在門口笑，我差一點就暈倒在地上，那晚上我哭了一夜，我以後就不敢再見妳了……我想死……………」鳳姑娘聽到這裏？一伸手堵住他的嘴，對他這片痴情却起了極深的感動，不由又報怨又憐惜的看他一眼道：「你這不是胡鬧嗎？什麼事不弄清楚就胡猜亂想，你要是把自己給折磨死該有多寃，我也看出你是百分之百的眞心愛我，可是你想想，你這幾天表現的舉動讓人受得了麼，要不是爺爺慈命難違，和娘的情深意厚，我早離開這裏了，那晚上來的兩個人，一個是我爺爺的弟子，一個是我的師兄，兩個人都是爲着救你們王家來的，老實給你說吧，有很多綠林中有本領的匪徒，準備向你們尋仇，起因是你父親在遼東任上時殺了他的弟子和愛妾，現在他們已進入安徽境內，大概這幾天中就要有行動，不過你不要怕，一切我爺爺都預有佈置，你父親救過我爺爺的命，如何救法我也不清楚，我爺爺這次志在報恩，他決不會讓匪徒動了你們王家人的一根汗毛，這方面你們盡管放心好了，那晚上你見的兩個人，現在都在双溪村外面要道上，他們白天在客棧睡覺，晚上來替你們守夜，我們武林中人，不太注重世俗禮法，那晚上你一定聽到什麼兄呀妹呀的，所以你才會這樣誤會，還有一件事告訴你，越發使你驚奇一下，我來時我爺爺叫我嫁給你，可是我不願意，但又不能傷我爺爺的心，我這一生不想嫁人，我打好了個主意，等你們事完之後，我一個人遠走高飛，找一個深山尼菴，落了髮遁身空門，連我爺爺也不見他，這是我來時的心意，可是一見你後不知爲什麼，竟使我這鐵石之心，完全溶化，這也許就叫做緣分吧！現在我決定嫁給你，一方面可以慰我爺爺的心，一方面我也對你動了眞情，還有娘，她對我太好了，我很小就沒有爹媽，這一月多相處，我眞有點捨不得離開她啦，我們這種武林人說話比較坦白，但也是說到做到，你算是我命中的魔星，今晚上這些話你先不要告訴爹娘，免得他們害怕。」鳳姑娘急水下灘，一口氣說完這些話，只把個毓麟公子聽得目瞪口呆，他想不出說些什麼話才對，面對着如花似玉的美人，心裏又慚愧又感激，鳳姑娘看他那個樣子，不由一挺嬌軀坐在床邊笑道：「怎麼啦，你心裏害怕了，是嗎？」毓麟搖搖頭道：「不，我不是害怕，我是感到慚愧，悔恨，還有感激，鳳妹，我說不出這時心裏的難過，我感到妳像泰山一樣的高，滄海一般的大，而我只像那泰山上一塊卵石，滄海中一葉小舟，鳳妹，我的心痛死悔死了……………。」毓麟說着話一個身子向姑娘撲去，鳳兒一展玉臂攔住他的身子，嬌嗔道：「你又發



的什麼瘋，再這樣我就不理你了。」她嘴裏是這樣說着，可是她的身子也慢慢的向毓麟靠過去，漸漸的他倆依偎在一起了，毓麟軟玉溫香抱滿懷，只覺着鳳姑娘吐氣如蘭，中人欲醉，他的一顆心直似駕着雲飄飄的在空中飛，如醉如仙，鳳姑娘她亦是像隻依人小鳥，肌膚相親，讓那位多情的王公子盡情的領略享受，兩個人相互擁抱着，忘了世界上還有別人，足足有了頓飯的時候，鳳姑娘一挺身推開毓麟，她嬌笑着站起身子，毓麟他似乎是興尤未盡，一伸手又去捉姑娘的双手，鳳姑娘一閃身嬌嗔的喝道：「你呀，你是鬧起來就沒有個完，再這樣我以後不理你了。」毓麟只是望着她傻笑，只笑的鳳姑娘羞紅飛頰，她平伸玉掌，把毓麟往床上一按，含羞帶媚的嬌叱道：「乖乖的給我睡吧！不許你再發呆，」她說着又是嬌媚的一笑，人就像花蝴蝶似的穿出窗去，毓麟睜着眼沒有看出來鳳姑娘她是如何的走法，但他也不想看出來，他只是看着那半扇開着的窗門，回味着鳳姑娘她那溫情蜜意，她那柔體玉膚，她那滑膩双手，她那…………。

說起來很怪，毓麟經過那夜裏鳳姑娘明示愛意之後，又讓他偎親芳澤，這個王公子好像是吃了仙丹聖藥，把滿腹幽怨一掃而空，他不但又感人生可愛，而且他感到這世界上惟有自己才是最幸福的人，鳳姑娘告訴那群匪欲襲双溪村的事，他也不放在心上，好像那一刻纏綿他覺着死也值得了，毓麟是個聽話的人，尤其是鳳姑娘的話，他沒有把近日內匪徒們下手尋仇的事告訴王御史，他也沒有心去想那些危險，可憐這個痴情公子和鳳姑娘一刻溫存，意亂神迷，連即將降臨的一場腥風血雨，也拋到腦後不去想它了。

王夫人心細如髮，見兒子這幾天忽然眉展眼開，一反過去的戚容愁臉，再看他們義兄妹兩人一見面，鳳姑娘總是羞紅泛頰，忸怩作態，但却在有意無意之間，流盼送情對毓麟淺淺一笑，而且對自己更是孝順的無微不至，滿口的娘呀娘的，叫得王夫人心花怒放，母女倆也就更親熱起來，生龍活虎般的江湖女俠，一旦間跌入情網也就不能擺脫世俗兒女之態了，王夫人看在眼裏喜在心裏，她對鳳姑娘的秀慧是從心眼裏往外愛，這樣的好姑娘要是落到別人家眞是太可惜了，何况鳳兒一身武功蓋世無双，要是能和毓麟配成一對，不但毓麟得到個如花美眷，而且他衛護有人，連王家所有的人也受到餘蔭了，王夫人老謀深算，她知道鳳姑娘是一匹無繮野馬，除非她自己願意，誰也沒法子駕馭她，時機不熟說出來反而壞事，這就裝出不知道的樣子，而且處處給她們製造機會，她悄悄的把這當事給王御史商量過，王御史起初是大發雷霆，認爲這簡直是胡鬧有敗家風，馬上就要把毓麟找來敎訓一頓，可是王夫人解釋說，鳳姑娘雖然非名門閨秀，大家淑女，但她的秀慧可人，確不失山野的奇花，深谷的幽蘭，何况她有一身出奇的本領武功，又是我們王家天大的恩人，她如果愛上麟兒那是麟兒的福氣，今後你既無意宦途也不會讓麟兒出仕官場，何况你過去做事廉正結仇很多，開罪不少江湖匪徒，你雖息隱家園不問世事，難保他們不上門尋仇，有鳳姑娘這樣一個有本領媳婦，才能保得平安無事，目前只是我看出一點蛛絲馬迹，人家會不會愛麟兒還保不準，王夫人這一說，王御史覺得夫人的話句句金玉，自然不再反對，反而促使王夫人設法促成他們好事，那知他們倆早已心許了，這對老夫妻還蒙在鼓裏一個勁爲兒子打算，還不知北五省綠林群匪已追踪巢湖，双溪村中，即將展開一場俠盜的毒打狠鬪，醒風血雨的惡戰了。

那晚上淡雲纖月，乍隱乍現，鳳姑娘勁裝配劍，嬌小窈窕的身影，在那濛濛茫茫月光下好似穿雲巧燕

，驚鴻飛鳳，從王家的宅院到双溪村外，冒着夜露冷風巡視歸來，她此時已完全陷入情網之中，不自覺又走入毓麟書房，王公子早已依窗憑候，一見她如獲至寶，這兩個大孩子促膝而坐握手談心，相對含情，纏綿迷醉，鳳姑娘她更是百般溫柔，如春水，如綿羊，把玉體投入毓麟懷裡，讓那位多情公子盡量的領略享受，正在他們兩個人，相依相偎，情話喁喁的當兒，忽聽屋面上一聲輕響，這響聲雖極輕微，可是已驚動了我們耳目聰敏的鳳姑娘，她慌忙一挺身站在地上，玉掌輕揚處疾風一陣，那桌上燭火應手而熄，她輕輕的喝道：「麟哥小心。」話未完，人已施展「穿雲摘月」從窗口飛出房外，王公子心裡也明白是怎麼回事了，他只是依然的默坐書室。

且說鳳姑娘藝高膽大，她穿出窗外並不在院中停身，小劍靴一點地面，施展閉絕頂輕功「八步趕蟾」疾箭颷風似飛上對面房上，這才一回身妙目裏神光如電，果見對面房上也站個夜行人，一身黑的疾服勁裝，背後交插着判官双筆，在濛濛月光下已看出來人， 正是自己師兄飛天玉虎藍文俊， 那人也似看清鳳姑娘，脚底下一用力人便從屋面上翻下來，在院中實地上一借勁，又施展「一鶴冲天」的輕功，全身拔起兩丈多高，半空裏身子一旋人便輕颷颷上了房，他走近鳳兒身邊低聲說道：「今夜賊人已有了動靜，看去人還不少，只不知是探道還是要下手，姚叔叔已在村外和賊人暗中較量上了，不過不到必要時尙不準備和他正面亮像，免被他們摸清楚來路，昨天我和姚叔叔探聽到的消息，賊人中正點子和幾個老魔頭都還未到，想不到今夜他們就有所舉動…………」藍文俊正說下去，鳳姑娘一眼瞥見正南方兩條人影正向王宅飛來，而且身法也極快速，鳳兒輕叫一聲：「來了。」人便向暗影中飛去，藍文俊也一伏身隱入暗處。

那兩個夜行人，到了王宅之後，分由左右兩面，沿屋面往裏進，此時王宅裏燈光全無，到處是一片漆黑，兩個夜行人鹿行鶴伏的淌進第三重院來，鳳姑娘暗影中合了眼神看去，見兩人年紀都在三十上下，全穿黑色夜行衣，一個背插單刀，一個斜背一支鈎連拐，好膽大的賊人，相互一打手勢，人便落入院中，兩個人低語了一陣，那個背刀的忽然一長身就奔正房門口，那意思就想破門而入，那知他剛一發動，暗影中突然一聲冷笑道：「膽大狂寇，竟敢夜犯民宅還不留下命來。」喝聲中飛出一點寒星直向拏刀匪徒前胸打去，那匪徒陡的一驚，一怔神間一支燕尾鏢已挾一縷冷風打到，那匪徒武功不弱，一仰身施展「鐵板橋」工夫全身向後倒去，任你應變迅速，那支燕尾透風鏢來勢太疾，勁力極猛，竟擦那背刀匪徒頭頂一掠而過，把包頭黑巾劃破了一道口子，雖未傷及皮肉，但幾縷散髮已然颷出包頭黑巾之外，再晚片刻怕不透胸而過嗎？那人突遭此襲，已知王宅中伏有能人，不由他怒火狂燒哈哈一陣狂笑道：」想不到一個削職御史，仍有你們這一般奴才保護，有膽的亮出像來叫你馬二太爺見識見識，是個什麼樣子的人物。」他這喝剛住，暗影裏又傳來一聲冷笑道：「你們這般無法無天的匪徒，眞是有眼無珠，老實告訴你們， 我也不是什麼六扇門中吃公糧拏薪俸的捕頭將弁，我和人家王御史也沒有什麼關係交情，我只是看不慣你們這種趕盡殺絕的匪盜行徑，把江湖的道義喪盡，給武林中朋友丟臉，再說巢湖這地方也不允許你們這般人不法橫行，識時務的趁早給我挾起尾已滾回你們爲歹作惡的老窩子， 再要在這裏丟人現眼，擺來擺去， 我可要立下辣手，除惡人間了。」暗影中話音一住，那個背鈎連拐的匪徒忽然接口答道：「聽朋友你這一番話，分明是巢湖這地方上的瓢把子， 既然如此大家都算是線上朋友， 可否亮出像來大家彼此親近親近，不錯，我們都是北路道上， 今天足踏貴地可沒有存心侵佔朋友的地盤，我們和姓王的結過樑子， 也是爲姓王的才冒着千里風雪南下巢湖，既都是武林同道犯不着替一個削職的狗官賣命，…………」下面的話還未完，暗影中又是一聲冷笑道：「 你不必給我套交情，拉關係， 總之我這巢湖地面不準你們這般人胡作非爲，不要說殺人越貨，就是動我一草一木也不讓妳們整頭整臉的回去。」他這一番話，激怒了兩個匪徒兇性，那個背鈎連拐的立即怒喝道：「朋友你好大的口氣，既然不懂交情，不妨報上名來讓我們聽聽巢湖這地方的瓢把子是多大名氣的朋友，再不然你就亮出像來讓我們看看是什麼三頭六臂的人物，就憑你幾句閑話，要是能把我們嚇回河北，我們也不敢到巢湖來了，你要再隱身暗處，不亮出像來，可不要怪我出口罵人了。」他口裏在說着話，眼裏兇光四射注定剛才暗影說話的方向，準備看定對方停身的地方， 然後再突下辣手，他想的是滿好，可是對方竟毫沒一點回音，好像是人已走了多時，這一下可把兩個匪徒氣的七竅冒火，背鈎連拐的一聲怒吼，竟向剛才發話方向的暗影中猛撲過去，身子一起，右手反臂握着拐頭，借前撲之勢一翻腕，三尺九寸的鈎連拐已拏手中，人隨拐進，帶起一陣風竄前一丈七八尺遠近，落地運拐護身，双目合神向暗影裏搜尋，可是對方行踪已杳，竟不知何時走去。

那匪徒此時已怒火攻心，見發話人不知去向，回頭便對那背刀的說：「馬兄弟，屋裏闖，能下手就把姓王的先幹掉再說，這次是我兄弟倆露臉的機會，叫北五省道上朋友也看看我們遼北雙鳥兄弟的手段。」他這一說，那背刀的立時一聲應「好」。一翻右腕抽出背上的古銅雁翎刀，左手探囊取出千里火筒，双足一

點已飛到正屋門前，這五間大小的上房正是王御史夫婦臥室，這賊人膽大包天，他料定了王御史夫婦不過是一對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之人，可是他忘了剛才暗影中打來的一支燕尾透風鏢幾乎要了他的命，他一抖左手，點燃了千里火筒，火光一亮見兩扇黑漆棗木門閉的緊緊的，他一抬右手就想用刀劈開，準備明火執仗的硬淌，不過他可不知道這房子是不是王御史的臥室，他想萬一不是，這房裏也定住着王家重要的人，自己拏刀一逼不怕逼不出王御史夫婦的臥房來，他這一轉念間就要下手，猛聞左側輕輕的一聲嬌叱：「可惡匪徒，不要命了麼。」隨這聲嬌叱，接着是一聲慘吼，他手中那柄古銅雁翎刀和千里火筒一齊拋到地上，人也倒在地上亂滾，那另一個仗拐巡風的傢伙，見鐵鵓鴿馬允無端的拋刀丟筒滿地亂滾心裏一急「魚鷹入水」從屋面上直飛下來，一把手扶起馬允道：「兄弟你是怎麼啦。」鐵鵓鴿疼的只咬牙顫着聲道：「我中了暗靑子。」一句話如雷貫頂，听得遼東双鳥之首金翅鵰薛國亮一身冷汗，因爲不管什麼暗器打出都帶破空之聲，否則定是透骨釘梅花針等的絕毒的覇道暗器，而且他看了半響找不到傷處，低問馬允道：「兄弟傷在那裏快給我看看。」馬允答道：「左右後肩。…………」講着話人已經支持不住似的要往地下倒。金翅鵰慌忙向他右後肩一看，果然右後肩微透出血跡，但看不清傷口，知道今夜遇上高人了，可是這個金翅鵰薛國亮，心高性傲，平時在遼東橫行無忌那吃過人家這種大虧，立時朗聲說道：「何方鼠輩不趁人不備竟施出梅花針的歹毒暗器，有本領的亮出像來給你薛大爺一槍一刀的分個勝敗。」他說完話，也在管馬允，一順鈎連拐跳到院中一站，滿臉殺氣，等人斯殺，這當兒忽又從左側屋面上傳出二聲嘿嘿的冷笑道：「你這個混賬強盜，眞是不要臉到極點了，你連人家用什麼東西打傷你們的人都看不出來，還要臉紅頸子粗的鬧着同人家比武，不要說別人一出手就沒有你們的命啦，就是我也賴得和你們動手比劃，告訴你吧！你那個該死的伙計中的飛魚刺，趕緊回去開刀取出來，要不然刺身鋼鬚愈陷愈深，過久了那條右臂就得殘廢，總是人家存心忠厚，沒有用有毒的飛魚刺，也沒打他穴道，你如果在這樣給臉不要臉的一味胡鬧，不等別人出手我就下手連你也擱在這裏。」金翅鵰薛國亮一听飛魚刺三個字，眞是魂魄皆飛，一身兇焰完全消失，他雖然沒有到過江南道上，可是他听說過笑面閻羅申子明這個人，飛魚刺是江南中原一帶綠林人物聞名喪膽的東西，申子明只要一發出飛魚刺，就沒有人能逃得過去，想不到今夜叫自己兄弟遇上，這就不敢再氣焰萬丈了，他一轉身，背起受傷的馬允，拾起單刀，跳上屋面急急的逃去。」

本來兩個盜匪在院中大吵大叫，王御史夫婦已經驚醒，他們知道有一個武功蓋世秀美絕倫的鳳姑娘在

保護着他們，王御史宦海餘生，他已把人生看成朝露春夢，數十年豪華富貴轉眼就變成鏡花水月，所以，他到很鎭定的在房中靜靜的听着，夜靜聲寂，屋外面對話的聲音雖然不大，但已被他听去了大半，他奇怪的是兩個男子的口音對話，但自己家裏除了鳳姑娘外不管男女就沒有一個會武技的，這位幫自己的男人是誰呢？爲什听不到鳳姑的聲音呢？大概這個是鳳姑娘請來助拳的朋友吧！他想着想着立時故意提高嗓門咳嗽一聲，跟着這咳嗽聲，窗外傳來了鳳兒的聲音道：「爹麼！怎的還沒有睡熟呢？」王御史答道：「鳳姑娘，賊人走了嗎。」王御史話說完，窗外又飄進鳳兒嬌脆的聲音道：「兩個毛賊，全敗走了，爹和娘放心的早些睡吧，什麼事都有鳳兒呢！」王御史不由他長長的嘆了口氣，也不再說什麼。

第二天，王御史夫婦倆親自到姑娘香閨裏去看鳳兒，只慌的鳳姑娘跳起來伏身下拜，王夫人拉着姑娘的手又是扶又是抱才把姑娘拉起來，連聲說：「我的好女兒，你是我們王家的恩人，今後妳義父和娘的這兩條命全仗着妳保護，還有妳麟哥他是個書呆子，除了讀書外什麼能耐也沒有，今早晨妳義父和我談起，說姑娘妳強煞也是一個人，我們全家老少就沒有一個人能幫助妳，要不要通知官府裏派點人來也好助妳一臂之力，這地方縣衙正堂，是妳義父過去的門生，他雖然削了職這點力量還有，好孩子，妳看這事該怎麼辦呢？」鳳姑娘听完，兩條柳眉微微一挑，嬌臉上神色儼然，雖然她還是微笑着，但確無形中透出一種懾人的威嚴，她一歛那種少女的羞怯之態，踈踈說道：「爹和娘既然昨夜都親耳听到，女兒我也不便再哄瞞兩位老人家，確是有不少綠林匪盜準備向我們下手尋仇，不過女兒前天提到的那位受過義父救命之恩的風塵異人，已約請了不少武林中能人在暗中衛護，到時候他還要親自同幾個武林前輩到來幫忙，昨夜，爹也許听到的一個幫我們的男子口音，那位就是他約請的人員之一，本來我們是安善的良民，請官府派人保護未常不可，可慮的是這次預和我們尋仇的人，都是江湖中極有名氣的大盜，不要說一般衙役官兵他們不放在眼裏，就是堂堂正正節制之師也奈何他們不得，他們大都有很好的武功，飛房越脊如履平地，總然請得三五十個官兵也是無濟於事，再說官兵中一有死傷牽纏公事，就難辦了，以女兒淺見不必驚動官府較爲上策，不知爹娘認爲如何。」王御史點點頭道：「這話很有道理，老夫昔年浮沉宦海，手下一般衙役官兵們對這種江湖獨脚大盜作歹犯科也是一籌莫展，請他們來反增麻煩不少，只是妳說有幾位暗中衛護的俠客高人，不知是否可以請他們到這裏小住，也讓我們盡點地主之誼。」鳳姑娘笑道：「這個爹娘盡管放心，他們目前都正在監視賊人舉動，到時他們會自己尋上門來。」王御史夫婦听鳳兒一說，也就略放寬心，

王夫人又和鳳姑娘閑談一陣這才離了姑娘香閨。

鳳姑娘送走王御史夫婦後，一個人心裏面也暗暗的焦急起來，听昨夜藍師兄的口氣，賊人似乎已到了不少，可是爺爺却沒有一點消息，自己這方面總共不過三個人，萬一對方提早發動傾巢來犯，迎戰尙可，再想護人就感到困難了，鳳姑娘想着不由她愁鎖眉尖，心裏暗暗的報怨爺爺兩聲，這是她過去從沒有過的事，她不是怕賊人中有什麼樣利害人物，她是怕王御史夫婦有什麼失閃，還有她的麟哥…………她覺着這樣一付千斤重擔，壓的她有點兒喘不過氣來，天不怕地不怕的江東俠女，爲一個情字所累，竟一反往昔那種豪氣凌雲傲視江湖的性格，急得像熱鍋螞蟻似在香閨團團亂轉。

不說鳳姑娘憂心如焚，單講遼東双鳥金翅鵰薛國亮背了鐵韓鴿馬允，從双溪村王宅中狂奔逃命，幸喜一路上未再遇攔擊，他們住在離双溪村十里左右一個隱密的漁村中，那個地方名叫楡樹灣，是靠近巢湖一個極小的村子，總共不過十幾戶人家，却住着一個極有錢的富紳，這富紳過去也是綠林中一個大盜，姓吳名叫占魁，後來因做了一票大賣買發了財，看中楡樹灣這個地方僻靜，隨大興土木建築了一所大宅子，購了數十隻船放給貧苦的漁民們施用，按月三七分賬，他和七星神鞭邱仲衡是磕頭兄弟，所以這次河北道上群匪躡踪王御史到巢湖之後，隨由邱仲衡找吳占魁商借落脚的地方，嗅氣相投，吳占魁當然答應，這座小小楡樹灣，變成了河北群匪的集會之所了。

這次神手追魂方元濟因冀北三虎追殺王御史不成，反遭武林高手用暗器打穴之法制住三虎，一怒之下動員北五省群匪南下巢湖誠心和人一拚，自己又遍走冀北約請幾個歸隱已久的魔頭準備趁南下一戰機會，把勢力擴充到中原江南一帶，因此晚到一步，由飛叉天王許劍鳴，七星神鞭邱仲衡等先率群冠分兩批南下追踪，飛叉天王一般盜匪準備途中攔刼，不想荒林一戰，被江東女俠白鳳蝶打得落花流水，二死四傷，青面虎楚二福在正陽關客棧中又被人用飛魚刺打傷右眼，這場慘敗群匪喪膽，不敢再有所舉動，只是暗中釘住王御史的蓬車，等到巢湖邱仲衡帶第二撥人亦隨後趕到，這才合到一處借了楡樹灣吳點魁的家住了下來，飛叉天王談起王御史家有個美艷絕倫的小婢，本領大的出奇，自己幾人一戰之下幾乎鬧的全軍覆沒…………」



前文摘要

名鏢師羅九峯，厭棄江湖風險，携愛妻雷湘蘭、女寒瑛，兒雁秋、及弟子玉虎兒隱居衡山雁鳴峯下，遭遇昔年仇人，馬百武夥同、川，湘、黔、滇、四省綠林大盜，苗疆三魔尋仇衡山，九峯得好友周冲，傳警助力、和群寇激戰，不想又遇廿年前苦戀湘蘭情人，胡天衢，現身刼持女俠，湘蘭貞烈，自戕身死九峯亦爲胡五鬼陰風掌所傷，寒瑛，被胡天衢刼走，雁秋遭胡打下懸崖，幸逢奇俠悟玄子，救到峨嵋山摩雲峯，傳授絕技，玉虎兒則隨周冲投師太湖。

雁秋技成，得師伯贈一前輩俠隱遺物白霜劍，離山尋訪仇踪。無意中救得義僕李福，偵知雪山派成都分堂惡跡，隨一劍前往懲兇，又結識武當派兩位小俠，結伴東行，異旅逢舊和蕭俊等五人結盟通江，進探大巴山，羅雁秋追賊遇險巧逢俠女凌雪紅，青靈谷定情證盟，蕭俊等亦得凌雪紅女俠之助脫險離山，巴東義拯孤女余棲霞，又和雪山派黨徒交手，幸得羅雁秋及時趕到，力挫李英白，和余棲霞結伴赴徐州定遠鏈局探視舅父雷振天、劉氏荒園中紅衣女司徒霜，剖心示愛，雁秋力誅尋仇鏢局群寇後踐約武當山，中途窺得仇踪，一劍追索而去，余棲霞，小白猿飛馬報警，鐵書生小乞俠等八人分批入魯東，萬翠蘋，余姑娘，私下武當山，追賊失踪，蕭俊賭命鬬金剛，沉鴦潭畔弔盟弟巧遇羅寒瑛，江南神乞掌傷碧眼神鵰，羅寒瑛私離靈水崖，和蕭俊等結伴西行，夜過沂山，遇得乘鸞仙女。回首經歷，恍若夢幻，夜宿濟寧双英樓，救助天山双傑，和雪山派四名高手交技，鐵書生不支遇險，幸得美婢素月及時趕到織掌驚四兇，救了蕭俊，天山双傑左明堯，施鳳傑往訪鐵出生感謝援手，說起白仙子神奇事跡，鐵書生等動身西返，路過古刹，巧會得羅雁秋和江南神乞並听得尙乾露談起血戰靈水崖一段經過…………

原來尙乾露在萊陽客棧中說了寒瑛幾句之後，催促蕭俊等八人立刻動身西返，自己却單人提前赴約靈水崖去，江南神乞藝高膽大，縱橫江湖四十餘年未吃過敗仗，雖然明知六指仙翁白元化五鬼陰風技絕武林，但仗自己精湛內功和劈空掌力，也沒有把對方放在心上，那知正巧趕上雪山派掌門師祖三弟子追魂手魏英也趕到了靈水崖，會合鬼手潘洪之力，幾乎使這位風塵怪傑送命勞山。

尙乾露輕功卓絕，翻山越嶺步履如飛，當天下午已到了靈水崖下。白家莊依着靈水崖山勢而建，白石樓閣隱現於蒼松翠柏之間，四週山峯環抱，中間是一塊，三四里方圓的盆地，芳草如茵，野花處處，這靈水崖一峯特高，峯腰中清泉交錯，如舖着幾百條白色綾帶，隱聞到峯後面三瀑合流激射而下的陣陣水聲，景物幽奇中帶着秀麗，確不失一世外桃園，尙乾露看的暗暗點頭，心想：白元化老兒眞還有一點眼光，怎麽會選到這樣一個好地方。

江南神乞心念初動，遙聞幾聲長嘯破空傳來，嘯聲未落，白家莊院中同時飛出來兩條人影，沿道而下，捷逾巧猿，不大工夫已停在尙乾露前面數丈之外，兩個人都是一身黑的短服勁裝少年，但都空着双手未帶兵刃，他們四目神凝，看了江南神乞一陣，左面一個年齡較大者抱拳笑道：「恕晚輩兄弟眼拙，未識老前輩大駕何人？敢請賜示名號，以便通禀家父迎客。」

尙乾露仰面一陣大笑道：「怎麽，白元化回來了嗎？那好極啦，我老要飯的正想找他，你就說江南老叫化子登門拜訪，順便來赴嶺南鬼手潘洪的約會。」尙乾露幾句話，兩個少年人面色突變，剛才發話的少年又冷冷接道：「原來是江南神乞尙老前輩，晚輩兄弟失敬的很，潘師叔曾面示過近日內俠駕光臨，想不到老前輩竟提前趕來。」

江南神乞冷笑一聲答道：「老化子走遍了天下名山，靈水崖一片窮山幽谷難道說還能和五嶽爭勝，你們兩個娃娃兒少給我廝煩囉嗦，快點叫白元化和嶺南鬼手潘洪出來見我，老化子沒工夫和你們兩個後生小輩鬬口。」尙乾露說完話，環眼圓睜，兩道冷電似神光遇視住兩個黑衣少年。

這兩人都是六指仙翁白元化的兒子，左面年齡較大的叫白天雄，右面一個叫白天玉，六指仙翁威振一方，白家子弟們素受武林中人物敬仰，那聽過這種刺耳的話，白天雄氣的臉色變青，長笑一聲答道：「靈水崖雖然是一片窮山幽谷，可是從沒一個人敢在這地方撒野賣狂，你江南神乞的名頭可以震住大江南北綠林道上，可是吓不住靈水崖三尺童子，我們對你客氣是武林中應有的禮貌，並不是怕你姓尙的絕世武功，

白家子門人不惹事，不是怕事，你要再口出狂言，我白天雄先接你三百個回合。」

尙乾露仰天一陣狂笑道：「憑你們這兩個毛孩子，也配說接我三百個回合，只要你們能接我十招，老化子金盆洗手，從今後永不在江湖上露面。」白氏兄弟，在六指仙翁屁護之下長大，從沒受過別人小覷，江南神乞幾句話激的兩兄弟頂門冒火，双双怒吼，一齊出手，白天雄兩掌合擊一招「双風貫耳」猛攻上盤，白天玉右脚飛出「魁星踢斗」直挑小腹，兩兄弟含怒發招，勢快力猛，內勁外吐，非同小可，偏偏遇上江南神乞這個大行家，這位風塵怪傑那把兩人放到心上，看他們聯手搶攻，急如流星，不由微微一笑道：「好啊，這算第一抬。」話出口，人影一閃，呼的一聲從兩人頭頂上一掠而過，白氏兄弟拳脚落空，回頭一看尙乾露一襲百結鶉衣，飄飄大袖，站在三丈以外的地方，搖着頭望兩人笑道：「快是够快，只是準頭差點。」

白天雄看南乾露閃避身法，快速超凡，心中暗想：這老要飯的果然名不虛傳，看來不下辣手決難取勝，心念一動，立時狂吼一聲，左掌護胸，右掌一招「金豹露爪」再次飛擊，江南神乞若無其事的喊道：「這算第二抬。」話未落，白天雄護胸左掌突然打出，一陣強風當頭罩下，尙乾露一晃身，飄飃大袖一拂，人踪頓渺，白天雄掌風遙擊地上，立時斷草橫飛、再看尙乾露停身右側二丈多遠的地方，仰面望天上白雲變幻，一派優閒神情，連看也不看兩人一眼。

白氏兄弟這一氣，非同小可，兩人一左一右分進合擊，眨眨眼連攻六招，尙乾露只是一味閃躲，並不還手，兩人攻到第七抬時，猛聽江南神乞一聲大喝：「十招太多，你們接我老化子一招如何？」右手袍袖猛揮，一招「腕底翻雲」，強風起處白天雄被震退了七八步一交跌倒，同時左手一個「牽龍手」扣住白天玉打來右臂一牽一帶，白天玉只覺着半身一麻，勁力頓失，不自主向前衝出去八九尺遠近，才拏樁站住。

這當兒，猛聞破空傳來一聲大笑道：「兩個無知蠢兒，你們有多大本領，敢和尙老前輩動手，還不快起來回去，誠心要給我現眼丟醜嗎？」尙乾露聞聲看去，見三個人聯肩併立在三丈以外，左面一人枯瘦禿頂，三角眼，黃眉毛，塌鼻高顴，大嘴巴，留着稀疎的山羊鬍子，正是鬼手潘洪，中間一個，藍綢長袍，修軀壽眉，赤紅臉，福字履，飃胸長髯，右手大指一分爲二，這人正是威震一方的六指仙翁白元化，右面一個，年約三十八九，身材瘦長，手如鳥爪，面色白中透青，一臉陰氣，襯着嘴角上冷峻笑意，直似死過幾七的人還魂復生一樣，這個人尙乾露並不認識，但看他那兩道神光烱烱的双目，就知是內外兼具的武林高手。

六指仙翁喝退了白氏兄弟後，才對尙乾露拱手笑道：「什麽風吹來了，佳客貴賓，恕我白元化未能遠迎，兩個犬子無知，露兄不要見怪才好。」

尙乾露聽完話，晃晃大腦袋答道：「老要飯的一輩子不會講客氣話，這次到靈水崖打擾你，自非無因，前幾天我在三合飛瀑下，失手打傷了你門下弟子…………」白元化不等尙乾露說完，就接口答道：「江南神乞，威震大江南北，綠林道聞名喪膽，敗在你手下不算丟人、何況劣徒傷勢已經好轉，爲這點事咱們老朋友翻不了臉。」

六指仙翁幾句說，聽得尙乾露臉上一熱，心想：「白元化這老兒一向剛愎自用，今天怎麽會這樣大方起來。心在想，嘴可沒停，也笑着答道：「承你抬舉老化子，我心裡可實在感激，不過這件事中間另牽纏着一段恩怨因果，我老要飯的也弄不清楚個中詳情，自然沒法子給你說明白，其實這事也用不着老化子管，羅雁秋要是眞的死在你們靈水崖沉鴛潭中，他是東海三俠的唯一弟子，自有東海三俠出頭露面，查問這件事的經過，致於我老化子和你門下弟子那段糾紛，承你放手不顧追問，這一層老化子當永放心上，什麽事冲着你一了百了，我老要飯的就此告別。」說完話，一拱手轉身就走。

白元化突然喊道：「露兄慢走一步，小弟還有話說。」

尙乾露停步回頭，白元化又笑道：「劣徒傷勢雖已好轉，但距復元尙遠，等他痊癒之後，我必追查其中因果，只是小弟門下一位女弟子，在露兄掌傷劣徒那天，亦爲露兄和同來的幾位武當門人一起出走，小弟歸來始悉經過大概，正準備再過幾天，親赴武當山拜晤松溪眞人，請求交回私逃的女弟子，這件事有關小弟祖傳門規，我也做不得主，露兄和松溪道長交稱莫逆，人又是露兄帶走，小弟只望追回私逃弟子，以正門規，其他一無所求，這件事想露兄必可答允吧？」

尙乾露聽完話，一皺眉頭，怔了半響神答道：「確有這麽一回事，不過那個女娃兒就是遭難沉鴛潭羅雁秋的姊姊，這當事中間既另有恩怨牽纏，不如等你查明其中因果之後，再找我要人不遲…………」

江南神乞一語未完，白元化突然一聲長笑道：「這麽說起來，露兄一人做的全對，我白元化無一是處了，靈水崖雖然是一片荒山窮谷，白元化也沒有創宗立派，但國有國法，家有家規，白家幾代相傳的家法，總不能毁到我白元化手中，露兄，你打傷白家子弟我可以放手不問，如果拒不交出白家私逃女弟子，是逼

着我走極端，作事不可做的太絕，還請露兄三思，免得老朋友翻臉成仇。」

白元化一席話軟中套硬，尚乾露一時間眞還想不出適當措詞回答人家，細想別人說的頗近情理，這就難壞了素以精明著稱的江南神乞，他沉吟半響抬頭答道：「白兄說的話，盡在情理之中，老化子既感且愧，不過白兄門下女弟子，已隨松溪眞人大弟子蕭俊等西返武當山去，老化子離此後兼程西趕，我見了張慧龍必善謀解決之法，這件事總要還白兄一個公道。」

那知六指仙翁聽完話，面色突變，冷笑一聲答道：「靈水崖從沒有介入過江湖恩怨，武當派憑什麼帶走我白家女弟子，你抬出張慧龍是不是吓我。」

尚乾露看白元化臉色鐵青，話鋒咄咄逼人，知道和善解決已告絕望，不由也漦出心頭怒火，仰面一聲狂笑道：「白兄既早存留難之心，又何苦故示大量，老化子既然敢來你靈水崖，就沒有打算再出勞山，白兄五鬼陰風掌獨步武林，鬼手潘洪名震嶺南，老化子一日間得會兩位高人，埋骨靈水崖夫復何憾。」

這當兒站在白元化右側那個身材瘦長的人，聽尚乾露只提白元化和鬼手潘洪兩人，全不把自己放到眼裏，不由陰惻惻一聲冷笑，但他爲人陰滑，殺機深沉，心中雖不滿尚乾露的小覷自己，但只冷笑一聲，却不接話，冷眼看白元化如何對付江南神乞。

果然六指仙翁被尚乾露幾句話激的無名火起，兩條長壽眉一豎，怒道：「尚乾露，別的地方容你老化子撒野賣狂，需知靈水崖却容你不得，今天不交出白家私逃女弟子，你就別再想離此一步。」

江南神乞冷笑答道：「白兄有本領盡管施展，不見得老化子就出不了勞山。」白元化氣的混身顫抖，尚未來得及說話，鬼手潘洪已搶先飛出，冷冷接道：「你這老要飯的少逞口舌之俐，咱們已有約會在先，今天不是你曝屍荒野，就是我姓潘的埋骨魯東。」說過話，翻腕取下背上鐵鬼手，又厲聲喝道：「老化子快亮你軟索蛇鎚，今天我們倆總要有一個血濺勞山。」就說聲中，鐵鬼手「分雲取月」，挾一股冷風點去。

尚乾露「鷂子鑽天」，全身騰空直上，半空中右手探腰鬆開蛇鎚扣把，再落地手中已多了一條奇形軟兵刃，潘洪不待尚乾露還手，鐵鬼手二次進招，直點江南神乞「丹田穴」，尚乾露一聲長笑，左掌一揚打出劈空掌力，右手軟索蛇鎚抖的筆直，反點潘洪「天鶖穴」。

潘洪見尚乾露掌風疾猛，蛇鎚出手又快如離弦飛矢，兩招齊出，同時打到，不禁暗暗一驚，心想：無怪這老叫化狂妄異常，實在是眞有幾下，掌吐內勁，鎚找穴道，如非內外兼修高手，自難一下打出兩種不同的力量，潘洪本來是攻人，這一下不得不易攻爲守，右臂猛的一拉，硬把打出的勁力收回，鐵鬼手變招「玄鳥劃沙」迎着蛇鎚，左掌含勁外吐，也打出一團勁風，兩人一較內家掌力，捲飛起一片沙石，尚乾露制敵機先，略滂一着，潘洪吃虧在收力發力勁道不足，當堂震退三步。

江南神乞一招搶先，爭回主動，攻勢立時連綿而來，軟索蛇鎚，颼帶起陣陣勁風，眨眨眼搶攻了十四五招，名家交手，錯在毫髮，尚乾露一掄快打急攻，着着辛辣，不容潘洪有緩氣還手的工夫，鐵鬼手一陷被動，全成了招架之功，看得一旁觀戰的白元化心裡直發急，那個身體瘦長的人却掛着一份陰森森的笑意，看着兩個人捨命狠鬪，他心裏大概是在想最好能打死一個。

且說鬼手潘洪被江南神乞搶了主動，軟索蛇鎚打、點、掃、纏、招招攻的要害穴道，一時間把潘洪迫的團團亂轉，窮於應付，不過鬼手潘洪的內外功夫，都到爐火純青之境，十合之後，漸漸的穩定下來，一隻奇形鐵鬼手展開生平絕學，「三十六式追風巧打」，和尚乾露搶取主動，只見他捷如鷹隼出塵，快比流星趕月，龍騰虎躍，奮猛撲擊，鐵鬼手變化無窮，忽點忽刺，縱送橫擊，直似怒濤裂岸。

尚乾露見潘洪變招搶攻 其快如風，確爲生平僅見敵手，長嘯一聲 亦施出軟索蛇鎚上獨特奇技，「奪命八鎚」，別看這奪命八鎚只有八個招式，可是每一個招式都費了尚乾露無數心血，這是他一生中積研各種武技精華，採長補短，創出這八式奇招，八招翻覆運用，變化層出不窮，最妙的是每出手一招，後面七招暗藏於出手一招之中，八鎚連環，綿綿不絕，形如八隻軟索蛇鎚一齊出手，這奪命八鎚，尚乾露很少施用過，今天情勢迥然不同，強敵當前，双雄環伺，如不下辣手先寒敵膽，恐怕眞的難出靈水崖了，何况鬼手潘洪施出三十六式追風巧打，易守爲攻後凌厲異常，鐵鬼手一招緊似一招，愈打愈快，江南神乞逐漸被迫的改取守勢，長此下去，必敗無疑，心念一動，奇招立出，隨着尚乾露一聲長嘯，展開了奪命八鎚，剎那間軟索蛇鎚光影翻滾，只似無際大海中湧起來萬丈波濤，好像千萬隻蛇鎚當頭落下。

鬼手潘洪反守爲攻後，剛慶得手，猛見尚乾露身法突變，一柄蛇鎚由四面八方合圍而來，不由心中一慌，自己三十六式追風巧打，專門以快打慢，尚乾露身法一變後，好像憑空多出來無數個江南神乞，無數個軟索蛇鎚，不要說還手，簡直是無從招架，剛覺不好，已被罩在蛇鎚光影之中，一瞬間連遇險招，竟自不能還擊。

這時候，旁觀的白元化，見潘洪命懸於須臾傾刻之間，再也顧不得武林中單打獨鬭的規短，和自己身份了，立時揚手打出五鬼陰風掌力，一陣凜冽寒風，急捲而出，白元化功力深厚，五鬼陰風掌力自不能和碧眼神鵰胡天衢同日而語，尚乾露激戰中猛覺一陣急勁寒風襲來，知是白元化打去的五鬼陰風掌力，趕忙一收蛇鎚躍退一丈多遠，一揚手也打出內家眞力劈空掌風，兩團掌風在半空裏一陣激蕩，飛起一片沙石，尚乾露應變够快，但亦覺着身上微有寒意，不禁一怔，幸得他內功精湛，又未吃掌風眞力擊中，經一陣運氣調息後，立刻復元，可是心中暗暗吃驚，白元化五鬼陰風掌力的確不凡，正當他心念轉動時，白元化已搶前兩步，冷笑道：「你江南神乞既是衝着我白某人東來勞山，寃有頭，債有主，自然有我白元化和你結算，潘兄是我白家客人，他犯不着和你拚命。」

尚乾露聽完話，縱聲一陣狂笑道：「望重四海的六指仙翁，原來不過如此。我老要飯的早已有言在先。到你靈水崖來，就沒再打算在活着出去，你們用車輪戰法也好，合力圍攻也好，老要飯的全都捨命奉陪。」

尚乾露幾句話，說的白元化和潘洪一陣面紅耳熱，六指仙翁惱羞成怒，厲聲喝道：「老化子，今天要讓你出了勞山，白元化更名易姓，俐口傷人算什麼英雄人物，先接我三百個回合再說。」說完話，含怒出手，双掌平推打出去五鬼陰風掌力，尚乾露剛才已接過六指仙翁一掌，那裏還敢大意，趕忙一提丹田眞氣，兩掌一前一後，打出劈空掌風，這一下兩個人都是運足了內家眞力，只聽呼呼兩陣強風交接，震的幾丈外松枝搖擺，白元化只覺兩眼一黑全身血氣一陣翻湧，尚乾露也當堂退出去四五步遠。

六指仙翁一定神，全身騰空飛擊，左掌橫打，右掌縱擊，再次打出陰風掌力，尚乾露一生好強，自是不肯示弱，勁貫兩臂揮掌一迎，又硬接一招，這一次白元化一個身子被尚乾露內家反彈之力，衝起一丈多高，在空中打了兩個轉才落實地，可是江南神乞也被震的連退了七八步一屁股坐在地上。

兩個人硬打硬接，兩招過後，尚乾露和白尤化臉上全變了顏色，彼此都知道再這樣內勁交擊打下去，至多落一個兩敗俱傷。

尚乾露挺身縱起後，斷喝一聲：「白元化，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有本領，再接老化子一掌。」說話中，又打出劈空掌力，江南神乞見對方三人均屬高手，心知今天要想逃出勞山，勢比登天還難，一時間竟存下和白元化同歸於盡的決心，所以他反手還擊時，仍圖以內家眞力交拚，只要白元化再硬接這一招，兩個人都得當場重傷。

六指仙翁和尚乾露兩人交拚內功眞力之後，不由暗地膽寒，自己獨步江湖四十餘年的五鬼陰風掌力，竟無法震傷和鬼手潘洪力戰後的江南神乞，如果不是潘洪先擋一陣，耗去尚乾露部份精力，恐怕剛才兩招內功交拚之下，自己早已傷在對手掌下，他本來不願再和江南神乞硬拚，偏是尚乾露存了寧爲玉碎的心意，出手之前故意用話激怒六指仙翁，使他不好不硬接自己一招，這一掌尚乾露而用盡全身眞力，掌風疾勁，快如迅雷下擊。

果然白元化被尚乾露激出心頭怒火，咬牙出聲，亦盡全力推掌猛迎，這當兒，那瘦長身材掛着一臉陰森冷笑的人，和鬼手潘洪都看出苗頭不對，同聲喊道：「白兄，使不得，你何苦和他硬拚…………」話出人動，颯颯兩聲風響，兩個人一齊出手猛撲過去，他們動作够快，可是仍然晚了一步，只聽蓬的一響，白元化和尚乾露三次內勁比拚已然交上，這次兩人都用了全力，六指仙翁悶哼一聲，耳鳴眼黑，五腑六臟似乎要湧出口腔，一身子也搖搖欲倒，他趕忙運氣護傷強自鎮定，再看尚乾露，双目圓睜，臉色慘白，黃豆大小的冷汗珠兒，一顆接一顆由頂門簌簌下落，兩人內傷都够慘重，這時那身材瘦長的人已搶到白元化跟前，冷笑一聲，揚手一掌猛向江南神乞劈去，尚乾露倉促間忘記了自己已元氣耗盡，身負內傷，本能的揮掌一接，及自警覺，已然過遲，幸得他神志未昏，在掌力發出後隨着對方打來掌風，向後一躍，雖未能完全避開，却也減少很多硬接壓力，饒是如此，江南神乞一個身子仍被人家掌風彈震出去一丈開外，一張嘴，吐出來一大口鮮血，頭一暈仰面栽倒地上。

鬼手潘洪見有機可乘，那肯放過，騰空下擊，鐵鬼手「金針定海」，猛向尚乾露前胸點下，他是誠心要毁去江南神乞，眼看鐵鬼手挾一片寒芒點中前心，驀地尚乾露双目一睜噴出一股鮮血，血如水箭打中潘洪臉上，人却着地一翻又挺身而起，鬼手潘洪怎麼也想不到尚乾露人已昏迷栽倒，竟還能運用內功噴血作箭，事出意外，距離又近，再想躲避，那裡還來得及呢？只得把双目一閉先護住要害，拚受一擊，別看是一口鮮血，打在潘洪臉上，尤如一片鐵沙，把鬼手潘洪一張怪臉打的皮破血流，疼的這個嶺南魔頭落地後連聲怪叫，潘洪流的血，和尚乾露噴出的血，在他臉上混合一起，不停的向下滴着。

江南神乞却拚盡最後一點餘力，軟索蛇鎚又捲風打到，鬼手潘洪受傷後，驚疼未復，尚乾露出手又是奪命八鎚中最狠的一招「降龍伏虎」，鬼手潘洪只覺眼一花，已被軟索蛇鎚頂端蛇頭形鋒尖透胸穿過，靜

寂的山坳裏響起來一聲凄厲的慘叫，聲如狼嗥梟鳴，震的空谷傳響，隨着這慘聲叫，潘洪手中鐵鬼手機簧連響，鐵鬼手奇形兵刃頂端中指和大指內十支毒針電射而出。尙乾露力盡筋疲，那還能夠躲避，左手袍袖一拂護住面門双目，十支飛針打中五支，三支打中左臂，兩支打中右肩，尙乾露中針後，只覺傷處一痳，知道飛針有毒，右手順勢一收蛇鎚，一股熱血噴射，鬼手潘洪屍體當場栽倒，這不過是刹那間的工夫，

江南神乞目視潘洪屍體一陣哈哈大笑道：「一命換一命，血債血還，老叫化死的不寃。……」他話未說完，那身材瘦長一臉陰氣的人，突然陰惻惻一聲冷笑接道：「你想就這樣死去嗎？沒有那麼容易，我要你嘗受下零刮碎割的滋味再死。」說話時，縣掉手扶的白元化，猛向江南神乞撲去，尙乾露和六指仙翁三較內功掌力，已經眞力耗盡，又接那瘦長身材的人一掌，雖未接實，但已震傷內腑，吐出鮮血，全憑幾十年內功火候勉強支持着巧斃潘洪，潘洪屍體栽倒後，尙乾露也鬆了最後一口眞氣，就是那身材瘦長的人不出手，江南神乞也頂不過十二個時辰，何況他在鎚斃潘洪時又中了鐵鬼手中暗藏的五支淬毒飛針，這時，那瘦長身材的人再一出手尙乾露自是無力招架，就在那瘦長身材猛撲江南神乞的當兒，同時一條人影也捲着急風破空落下，瘦長人還未近尙乾露，那人已先他而至，在江南神乞面前一擋，右手寬大道袍一拂立時捲出一陣強風猛推過去。

那身材瘦長的漢子，揮掌一接，立判優劣，道人屹立不動，瘦長漢子却被震的兩耳雷鳴，全身飛出去一丈四五尺遠，瘦長漢子定定神，看道人鬚髮如銀，飄飄仙風，不由一呆，半響才帶怒說道：「道長功力不凡，自是有來歷的人物，敢請賜示仙居道號，以便日後再赴寶觀拜領教益。」

道裝老人微笑着說：「貧道踪萍四海，居無定址，不過你一定要找我，自然有再見之日，天涯若毗鄰，人生何處不相逢，我知閣下來自大雪山十二連環峯，但不知和紫虛道長是怎麽樣個稱呼。」那身材瘦長的人，一聽道裝老人提起紫虛道人，心中一驚，氣焰頓滅，一張陰氣森森的臉上浮現一絲笑意，拱手答道：「那是本派掌門師祖，亦是晚輩恩師，晚輩是他老人家三弟子魏英，道長和家師相識麼？」

那道裝老人笑道：「閣下原來是紫虛道長高足，貧道失敬了，回去見着你師父面時，就說天南舊友懷念故人，登山拜訪，來日不遠，」說這裡，回頭望望重傷倒臥地上的江南神乞又道：「此人業已身受重傷，出家人慈悲爲主，請閣下看貧道薄面，放他一命如何？」

魏英聽完話沉吟一陣抬頭答道：「道長既是家師好友，吩咐的話晚輩本應遵從，不過這姓尙的老化子震傷此地主人之後，又用狡計打死此地主人好友，道長請看，死傷具在，晚輩如果應允放他，何以對得住兩位傷亡好友，這一點只好請老前輩原諒了。」說完話，手指潘洪屍體和盤坐草地正在運氣護傷的白元化。

道裝老人神目如電，看了看鬼手潘洪的屍體，和閉目調息的六指仙翁，微微點頭說道：「如以双方這次傷亡論斷，貧道自是不應提此無理要求，不過這中間另牽纏着一段恩怨因果，而且和貧道還沾着關係，所以我就不能不管了，…………」道裝老人話還未完，驀聞一聲馬嘶，魏英一轉頭，見一匹馬如飛而來，馬上美少年勁裝背劍，眨眨眼已到跟前，他縱身下馬，垂手侍立道裝老人身側，兩隻星目微帶怒意注視着魏英。

老人回頭指指尙乾露對那少年吩咐道：「秋兒，你先把他帶走等我，我回頭就來。」少年應了一聲，立時抱起江南神乞縱身上馬，那馬快的出奇，只聞得得蹄聲，瞬間人馬具杳。

道裝老人俟那少年走後，對受傷坐地調息的白元化一拱手笑道：「藺因絜果，強他不得，施主望重一方，素不沾江湖恩怨，何苦手染血腥徒招煩惱，貧道言盡於此，個中道理只有施主去追查體會了」。說完話，飄然退去。

魏英自知功力和人相差太遠，追人家無疑自取其辱，只好扶着受傷的六指仙翁先回白家莊院，另派人收拾了鬼手潘洪屍體，魏英却乘機勸請白元化加入雪山派內，合力對付武當派和江南神乞以替亡友潘洪復仇。

白元化此經此挫折氣憤異常，又傷心老友慘死，那還會深加思索立時應允入盟，魏英綽號叫追魂手，心裡的陰毒和他那付慘白如死人一樣地面孔，同樣使人可怕，他在紫虛道人三個弟子中是最工於心計的一個，他見白元化應允入盟之後，特地在靈水崖多留了幾天，直等白元化大體復元，才返回大雪山十二連環峯總堂覆命。

且說那勁裝背劍少年，抱着唵唵一息的尙乾露，，翻身跳上馬背，那馬兒神駿異常，仰首蹬峯，如履平地，片刻工夫已走入一個陰暗的山谷裡，兩邊峯高千丈，挾持着一條崎嶇羊徑，馬順着那條小道上蜿蜒繞進，轉過幾個山角，形勢突然一變，眼前是一片畝許大小的空地，除來時一條小路外，四週都是排天奇峯，靠北面崖根有一個天然石洞，洞不深却有三間房子大小，少年跳下馬把尙乾露放在石洞一座舖有乾草

黑囚

畢珍著

余真畫

的大青石上，坐一邊望着江南神乞出神發楞。

驀的尙乾露睜開了一双失神環目，看身側坐一個豐神如玉的少年，搖搖頭問道：「你這娃兒是誰，把我老要飯的救這裡幹什麼，我已經震傷了內腑，又中手鬼潘洪五支淬毒飛針，決不能撐過今夜，總有靈丹妙藥亦難留住老要飯的這條命，你不用白費心機啦。」

美少年看尙乾露還能說話，面有喜色立時倒一碗水送到江南神乞面前答道：「晚輩叫羅雁秋，老前輩傷勢雖然不輕，但有我師祖施救，必可好轉，你先喝了這碗開水定下神，他老人家馬上就到。」

尙乾露躺着點下頭笑道：「你就是羅雁秋，果然是美材良質，我老要飯的沒死之前能見到你，總算有緣，你姊姊已和你幾個盟兄蕭俊等離此上武當山去啦，你不用多費工夫，老要飯的是救不活了，你快點放下手中的碗，趁我還有最後一口氣，把我一點壓箱底的本領傳給你，你師父東海三俠，武功要比我高出百倍，不過我這幾招都是一生心血研創而來，借你之手轉授給我小要飯的徒兒吧？」

羅雁秋一聽他提起小乞俠諸坤，想此人一定是江南神乞尙乾露了，他到靈水崖來必是爲幫助蕭俊等尋查自己行踪，不由心裡一酸，星目裡蘊含兩包淚水答道：「尙老前輩東來，必是爲查晚輩生死行踪，爲我羅雁秋牽連老前輩受此重傷，晚輩心中感愧極了，我師祖散浮子醫道通神，他老人家必能醫好老前輩的傷勢，致於老前輩授技晚輩，羅雁秋更不敢受……………」羅小俠心地純厚，講着話淚水兒奪眶而出，他還未說完，尙乾露已接口笑道：「你這娃兒哭什麼，生有處，死有地，豈能挽回，老要飯的一生江湖行踪，殺人無數，年登七十死而何憾，快點收淚，聽我說出壓箱底的本領，再晚了恐怕我熬不住啦。」

羅雁秋不忍拂他心意，由一膝跪他身側聽他講解奪命八鎚的招式。尙乾露講一遍，羅雁秋已心領神會，江南神乞嘆口氣道：「你這娃兒的靈慧的是少見，十年後必爲武林中放一異彩，這奪命八鎚雖是由我軟索蛇鎚中研化出來，但這八招却可適用於任何兵刃。」羅雁秋含淚拜謝，再抬頭尙乾露双目已閉，這一驚非同小可，他輕輕叫兩聲：「尙老前輩……………。」但江南神乞已無力答應，微睜下眼又立時閉上，羅雁秋只急的望着他簌簌淚落。

正當羅雁秋悶的六神無主，洞門外走進來天南劍客散浮子。這位風塵奇人搖搖手止住雁秋流淚，然後摸摸江南神乞前胸，脈膊，一皺兩道斜飛入鬢的長眉，從寬大道袍中取出一粒朱紅色的丹藥，命雁秋扶侍他吃下去，才開始檢查他身上傷勢。

前文提要

一個新聞記者接受匪徒的挑戰，結果呢，他被捕了，被送進盜窟裡……。

在他被捕時，他被狠狠揍了一頓，關在一個監牢裡，但是，他被釋放了和大盜黑囚同桌吃酒，那盜窟滿是奇珍異寶，猶如傳奇中的神話………。

欄有鐵鎖，他自已還帶着重重的脚鐐和手銬。現在呢？他穿着一件灰色的皮袍子，領口和袖口都露出來一寸長的白毛，我相信那一定是最好的西口貨，他戴着一頂絨帽，嘴角掛着冷酷的笑，問我一句：

「你還沒有死？」

我不知道他會怎樣對待我，我記起來他曾打過我時，心中很害怕，我想使自己英雄一點，但是，不成，我的腿直是發軟。在一個殺人的強盜面前，你不曉得將來的命運怎樣，他可能碎割你，也可能向你頭上開兩槍，就這樣終結你的一生。平常的強盜如此，在殺人如蔴的黑囚面前，我更沒有辦法打算未來了，我曾經在報紙上要求處决他，我說他是黑囚，我又接受了他的「挑戰」，來到他的「仙宮」裡。我不敢回答他的話，望着他，等待他拔出來他的手槍。

黑囚見我不敢回答，也不敢動作，爆出一陣尖銳的笑聲，笑過之後說，「好小子，你怕我了，我還說你眞是一個英雄呢！哈——哈。」

他笑過之後，臉向上一拉，我想他要殺死我了，心也跟着向下一沉。

「老四，」他向矮子發話：「醒過來沒有？」

「黑哥，」站在我一邊的矮子說：「醒過來了。」

煤油灯下，我看到黑囚臉升起一陣殺氣，他轉向另兩個人說：「老二、老三，來，我們乾兩杯，再收拾那小子。」他轉向我：「來呀，朋友，來喝兩杯。」

我遲疑着不敢向前走，好像前面就是禁地，祇要跨進一步·那麽·我的生命也就跟着完蛋，這時候，我懦弱得可怕，我不知道自己的勇氣到那裡去了，今日想起來我還感到羞恥，如果我當時立即大步走過去，那麽，或者我今天可以大書特書我是如何的英雄了。我那時祇想到生命，想到生命的可貴，我就心祇要我微的觸怒他，他會立即殺死我，我想到在土地廟前和他毆打的事，心中怦怦作跳。

黑囚見我躊躇，又尖銳地，自滿地大笑：「來呀！朋友，喝兩杯。」

矮子這時在一邊催促：「黑哥賞給你酒吃，還不去。」

我不由自主的走近桌子坐下來，黑囚那双三角眼仍然惡毒的瞪着我看，那使我想起來他在獄中·舉起双手，用手銬迫我要火的時候。

黑囚看我半響，又是一陣大笑：「你怕我了！」

他在另一個人手中拿過來一把高式酒壺，替我斟了一滿杯酒，自己也斟了一杯，然後舉起來：「乾！」

我是時來不及考慮那是毒藥或者蒙汗藥，舉起杯來，邀另外兩個匪徒：「乾！」

「乾！」那兩個匪徒滿意的舉起杯子。

我喝下那杯酒，我不知道那是一杯什麼酒，喝進嘴裡，有一陣濃烈的香味和辛辣，我是一個新聞記者，為了應付許多喝酒的混合，從取得會員證開始，就開始喝酒，到今天已經有多年的歷史了，無論是高粱、燒酒、威士忌、白蘭地等等，我都能喝幾杯，但是，我沒有喝過像黑囚這樣香、這樣烈的酒。

黑囚又替我斟上第二杯，他指着一碗祇吃一半的鷄：「來吃一點。」

我抬頭看他，他的眼光變得溫和了，這使我大為安心，我相信他不會殺我，不會給我刑受，也不會把我關在牢裡直到老死，我還不曉得他究竟怎麼處置我，祇要不是上面那三種，我是忍受得了的。

旁邊兩個人我先以為有那個大個子，事實不是，我想是那兩個中等個子的傢伙，他們一個穿着灰毛的皮袍子，另一個穿著黃毛的皮袍子，緞子面子，圍着靑色的圍領，他們中一個是獨眼龍，一隻眼睛古怪的看人，很兇惡，另一個是眨巴眼，歪脖子，當他眼睛睜大時，可看到殘忍的眼光，在他們面前，都放着一支手槍。這種人聚在一起，難怪會使黑囚惡名遠播了。

黑囚指着獨眼龍說：「這是我們老二汪龍。」又指着歪脖子：「這是老三阮永安。」再指着矮子：「施矮子，我們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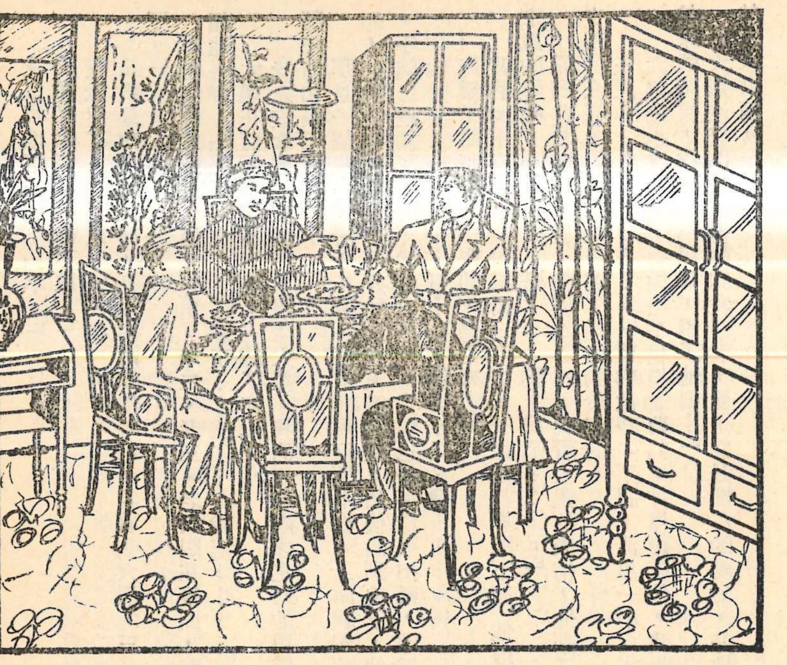
他介紹一個人，我看到一個人，他們都古怪的看着我。這裡沒有老大，我原以為黑囚就是老大，其實，他不是的，他是大黑，是黑哥，那個大個子是老大，他的名字叫周阿大，那個陰狠而兇殘的傢伙。

黑囚最後指着我：「老畢。」

接着他舉起酒杯，沒有表情的看着我：「乾！」

我舉起杯子，應聲說：「乾。」

第二杯酒下肚，我就有點受不了，恐怖也被酒精的力量冲淡，漸漸地，我和他們談起來。我要知道的是這是什麼地方，這點對我很重要，我在舉起第二杯酒時，心中已決定了當我有一天能夠回金山市的時候，我要寫一篇「盜窟歷險記」，我所想的是對的，一個新聞記者當他垂死前的一刻，他不應該想到他死



「仙宮，」大黑說，他强調：「仙宮。」

後的遺產怎樣分配，或者他子女的教育怎樣完成，他應該想到新聞，想到他死後報紙上會怎樣寫他，會把他死的新聞用幾欄或幾號字刊出來。要寫「盜窟歷險記」，首先要知道這是什麼地方，施矮子曾經告訴我：「這是仙宮，我當然不相信他的鬼話，如果我把「匪窟」寫成仙宮，那眞會笑掉讀者的大牙了。

放下酒杯後，我問：「這是那裡？黑——哥。」我叫黑囚為黑哥了，當時感到臉上一熱，我不敢再稱他為黑囚。」

「仙宮，」大黑說，他強調：「仙宮。」

我心中想：「荒唐。」

獨眼龍轉頭看着我：「老畢，你打算去報告保安團嗎？」

我搖搖頭。

大黑大笑說「諒你也不敢。」他指着我的頭：」你有幾個腦袋我砍不掉。」

施矮子在旁邊問：「老畢，你問這裡幹嗎？還想寫新聞嗎？」

我沮喪地搖搖頭：「不。」

大黑又大笑：「你不敢。」

我默認了：「不敢。」

當我還想問什麼時，外面傳過來慘叫聲，我看到大黑的三角眼一橫，臉上滿佈殺氣：「那傢伙幹掉算了。」

他立即站起來，領先走出，老二、老三、老四跟在後面，我也跟在後面走出，出門便聽到一陣令人震顫地叫聲：「黑哥，你……饒了……饒了……我吧……。」

大黑在前面恨聲不絕地：「饒了你！」

阮永安拿着一支電筒，照着大黑，我們走過剛才走過的甬道，進入一間房子裡，剛一走進去，我就為那恐怖和殘忍驚得呆了。

那是一個狹小的房子，有一個像門那樣的木板，上面躺着滿身傷痕的曹豹，有劃裂的傷痕，有火炙傷的，混身沒有一點地方是好的，血流遍門板，然後淌到地下，他的双手被分開，用繩索勒緊在一個鐵環裡，手腕已經勒了好深，滲出血來，兩隻脚也是那樣被扣緊，頭髮散亂，血凝聚在上面………。

他叫着：「黑……哥……饒了……我……。」

施矮子這時說：「曹豹，黑哥來了。」

曹豹動下身子，膝手都動一下，樣子像是打算跪下來，他這樣一動，手足勒痛了，「哎喲」叫一聲，又求恩的慘叫：「黑……哥……饒了我吧……。」

看到曹豹這種慘樣，我感到心悸，我看大黑的表情，他那三角眼瞪着血人，灯光把他那張黑臉塗抹成奇形的光亮，對曹豹的呼號，是無動於衷的。

「黑……哥……。」曹豹微睜一下眼，流出一串淚水。

大黑動也沒有動，他掏出手槍指着曹豹，打算殺死他，我大約是吃過酒後，增加了勇氣，在他一掏出槍來的時候，我說：「黑哥，饒了他吧！」

大黑沒有開槍，他轉向我望着，臉上滿是鄙夷的神氣，好像說：「你自己的生命也處在危險裡，還要替人家求情。」

「饒了他吧，」我說：「看他這樣子，再也別希望活得久了，由他自己去死好了。」

大黑一陣獰笑：「我被判死刑的時候，你就沒有替我求他們饒了我。」他說的快，動作更快，我差不多剛聽清楚他的話，便覺得一陣嗡嗡的音，他狠狠的打了我一巴掌，我感到臉上火辣辣的。

大黑打過我後，沒有開槍，他望着我，直到我從昏迷中醒來。

「你還說什麼？」大黑問。

「判你死刑的是法律，」我說：「人是不能反抗法律的，可是，在這裡你有權要人家死，在金山市誰也不能為你向法律說話，向法律求情，在這裡我可以向你說話，向你求情；你恨曹豹，別人也恨你，這有什麼兩樣呢？你要報仇，別人也要報仇的呀！看曹豹祇有一口氣了，還殺他做什麼呢？」

我這樣說，自然不足以換回他的决心，可是，他竟然收起槍，沒有殺曹豹，我當時倒為他這個做法內心感到很快樂，我想，要是我多下說辭，倒能夠如我曾經和採訪主任說的，說服他去投降呢！事後證明我的想法非常愚笨和可笑。

大黑說：「放了他吧！」

他說完，便走出房外，我和獨眼龍跟在後面，老三和老四留在裡面釋放曹豹。

回到原來的房子裡，大黑繼續喝酒，他那張黑臉拉得長長的。

他喝了兩杯，睜着血紅的三角眼看着我：「我不會饒曹豹，我非要殺了他不可。」

「啊！」我茫然應一聲。

「我不會饒他，」大黑繼續說：「他差一點把我毀了，這是我第一回失風，說不定以後都是霉運了，那都是曹豹害的。我不饒他，也不殺他，嘿！嘿！」他一陣陰凄凄的笑：「他自己會死！」

他這時已經喝了很多酒，我在他清醒的時候已經不敢沾惹他，在他酒意薰人的時候，自然更不敢招他了，他身上帶着手槍，隨時都會使我死亡。

我也悶悶的喝酒，心中很煩，剛才我又挨了他一記狠狠的耳光，如果是在金山市，任何人打我這一耳光，他就會坐三個月以上的牢，在文明世界裡，法律畢竟是好東西。

大黑抬頭看着我說：「老畢，你怕嗎？」

我想說不怕，了不起一死而已，怕也怕不了那樣多，但是，我點點頭承認我是怕他。

「你不要怕我，」大黑說，他的聲音中帶着一小部份眞實的感情，我想可能是他已經恢復了一部份人性，人是有一份人性的，我們曾經看過許多殺人案件，可是，被殺的人都是殺人者的仇人，殺人者很少殺害他的親人的，那麼，如果世界上都是他的親人，給他親人般的愛，那麼，他不就不會殺人了嗎，或者，大黑已經對我有一份人與人間的感情了。「我有什麼可怕呢？人家不侵犯我，我不會侵犯人家，你們有愛，我也有，你們愛法律，那個坐在高高的位子上的傢伙，就够資格做法律的代表者嗎？他愛不愛女人，愛不愛黃金？愛不愛鈔票？」大黑的眼光投向那些高大的裝滿珠寶的櫃子：「他們也愛，那麼，他與我們有什麼不同。在這裡我就是法律，我就是王，我就是一切，你不惹我，我不會動你一根汗毛，老畢，不要怕我，我們成爲好朋友了！」他說到這裡，端起辛辣的酒，邀我乾杯。

我聽了他以上幾句話，心中感到奇怪，他能够說這幾句話，已經告訴我他除了有一張經常生氣的臉和一顆狠毒的心之外，還有別的東西，那些東西是他對社會的體驗，我想也可以說那是他的殺人哲學吧！

新聞記者在這些時候，都有他職業性的勇氣，我怕大黑怕得要死，這時也向他提出來幾個問題。

「黑哥，你的話是矛盾的，」我說：「我有問題向你請教，例如說你所有的這許多珠寶、字畫，原來都是人家的，他們並沒有惹你，爲什麼你要搶來呢？」

「這很簡單，我需要這些。」他說着轉向獨眼龍：「老二，不是嗎？」

獨眼龍古怪的問我一句：「不是嗎？」

我還沒有回答，大黑又說：「那就怪那些有錢的人，爲他什麼要有錢呢？爲什麼要有那樣多的珠寶呢？他有了那樣多的錢，那樣多的珠寶，才使我們想去搶他的，讓他們放在保險箱裡，何不拿來花呢，反正他們是花不着那些的。」

這眞是古怪的論調，他搶刧人家，還把罪過推在別人身上，說是人家錢太多了。我又問：「那麼，那一些女人被強姦了，又是什麼原因呢？」

「那更簡單了，」大黑說：「誰叫她生得那樣漂緻的？」

我簡直無話可說了。

施矮子和阮永安進來，他們吃了飯後，老二、老三走了，我想是去另一個房間去休息，祇剩下我和施矮子陪伴着大黑，他抽煙抽得厲害，一支接一支燃燒着，喝了一杯茶後，他站起來說：「來，老畢，看看我的東西。」

他領着我看他的珠寶，那高大的櫃子被灯光烘托得很莊嚴，裡面都是奇珍、寶石、黃金、白金、首飾，有玫瑰色的、瑪瑙色的、紅色的、灰色的、藍寶色的、粉紅色的、橙褐色的、淺紫色的、暗綠色的茶花的……說不盡的珠光寶氣，豪華萬千。

那些畫也都名噪一時，在市場上有很高的價値不用說，在畫壇上更有輝煌的地位，這必然是些大官巨賈，詩人墨客收購了藏在家裡當傳家之寶，被大黑搶了來的。

看完了那些，大黑帶我到另一個房間裡，裡面有許多書籍，有寫字的文房四寶，還有一些小說、課本、報紙、雜誌，亂七八糟的，大黑望望那小小的房間，表情有點黯淡，好像他有什麼隱痛，他說：「你就住在這裡。」

那個房間距剛才那個大廳大約有十幾步的距離，裡面的佈置都是堂皇的，四週都垂着綾幔，有各式各樣的花紋，使得房間變得古裡古怪，靠着牆邊有一張床，那竟然比我在報社裡所睡的還要好，是席夢思的，我眞不知這些匪徒過的是這樣快活的日子。

「那裡面是老大和老二老三住的地方，」大黑指着更深的地方，那裡很陰暗：「你沒有得到他們許可，可不要向裡面走，當心他一槍打中你的腦袋。」說着，他狂妄的敲了我的腦袋一下。

他又看看要我住的小房間，剛才那種黯淡又顯現出來，他說：「這裡曾經有一個女人住過兩個月，她是有學問的，後來死了。」

我問：「你幹掉的？」

「她被人家殺死的，」大黑說，他的口音悽惶，但是，接着就鎭定了。他像回憶什麼一樣的說：「她很漂緻，我喜歡她，這些東西—，」他指着那些書報：「都是替她弄來的。」大黑停了停，眼中的黯淡消失，換了一種快樂的神情：「老畢，你怎樣？喜歡女人嗎？」

我不置可否的笑笑。

「我喜歡女人，」大黑說：「誰不喜歡女人呢？她給你快活，給你體貼，給你溫柔，給你………。

」他形容不出來女人的美好，頓了頓這樣接續：「女人天生的是好東西，他媽的，要沒有女人，我從那裡來？天上掉下來？那也會跌成爛泥。」

他又接着說：「遲早我會弄一個女人來。」

大黑的話是應驗的，在以後他眞的弄來一個女人。

他說這個房間曾經住過一個女人，我也祇是知道這點，那個女人長得怎樣，她姓什麽？叫什了名字？怎樣被大黑弄來？怎樣死去？大黑沒有告訴我。

從小房間出來？我們站在一條甬道裡？他指着靠右首的地方說：「那裡是幾個小把戲住着，」他指着我斜對面的小房間：「那是老四住的。」

他始終沒有告訴我他住在那裡。

老三這時從遠遠的地方走過來，在燈光下的歪脖子，表示他是不屈服的那一類型的人，他一走近，我就看到大黑臉上充滿殺氣，他低聲向大黑說幾句，大黑獰笑一下，喊：「帶來。」

他叉着手站在甬道中央，看着前面，歪脖子迎過去，獨眼龍帶來一個人，那是曹豹，他被拖曳着，跌跌撞撞的，到大黑面前，他卜的跪下來，哀求着：

「黑哥，你…………。」

大黑狠狠踢他一腳，陰沉沉的口氣說：「曹豹，你聽着，我要你在我話說完後，就離開這裡，你站起來，」曹豹站起來，大黑不知在什麽時候已把槍拿出來：「老畢替你說情，我不殺你，那邊是一條生路，你在我數到五的時候，你要是能够逃掉，你就祇是活命，要不然，你就會死在我的槍下，開始，一－二－。」

人在生死的剎那，有一種天然的勇氣，像曹豹那樣受傷的人在平常可說是寸步難移，他却在大黑開始數「一」的時候，轉身狂奔，大黑殘忍的聲音高喊「二－三－四－－－。」

他「五」字還沒有出口，那邊傳出一聲慘嚎：「哎…………。」接着，聲音寂然。

大黑大步走過去，我也走過去，那條甬道很黑，歪脖子用一個三節電的電筒照着，我一看前面，駭出一身冷汗，前面是一座刀板，一塊木板釘着二十多把尖刀，曹豹整個人劏在刀林上。

他已經死了。

曹豹劏在刀林上，死了

第三章　穴　居

我躺在沙發床上，瞑目想着過去的事情。

一夜的休息，我已經從疲勞中恢復，我有腦力來思索在一日一夜間所發生的。

我看看錶，是八點十分，這是又一天的開始，今天是八月十六日了，室內室外很靜，像沒有人一樣，過去的事情像夢境，也像傳奇，如果我能離開這裡，在自由日報上發表我的故事，一定會吸引讀者的。可是從大黑說話的神氣裡，我不曉得那年那月才能够離開，或者，我終生將被囚禁在這裡。

這是什麽地方，我還不知道，我不相信他們所說的，這是仙宮，這是人間，這大約是一種秘室之類的，隱藏在山叢中，這裡是人工開鑿的，我摸着牆壁就知道，裡面的空氣潮濕而陰冷，異常汚濁，使人在裡面有呼吸困難的感覺，我想，這秘室在很深的地下，可能是在土地廟的地底，我也

聽到一種聲音，那是一種轟轟的聲音，好像是海水，這個秘室距大自然有很遠的距離，他不但是盜匪的天下，並且也是一個孤獨的世界。

沒有聲音，我覺得很奇怪，大黑的手下有很多人的，他們都到那裡去了？曾聽到一個匪徒說他們可以回家了，這又是什麼說法呢？

我想到大黑使用詭計謀害曹豹的事，心中就感到震顫，這個強盜頭子的心是太兇殘了，說來他是沒有殺曹豹的，可是，他要曹豹自己去死，曹豹在臨死時還不知道他已經存心殺死自己，以為他眞的放他一條生路，不會在內心裡恨他，這種手段，是奇特的、陰險的、殘忍的，我從前在報上所主張的把他處決，並非沒有見地，如果處決了他，那麼，今日不但曹豹一條性命不會送掉，並且還會掃除這個殺人、為非作歹的組織。

我想到金山市的朋友和報社，不知道他們會怎樣想，或者他們以為我已經到了林口關，他們不會相信大黑有這樣大的胆子，剛剛從法網中逃脫，立刻幹搶劫殺人的勾當，這樣，我自然是平安的到了林口關了，如果今天有人去林口關沒有看到我，他們會知道我失踪了，那麼，他們以後怎麼辦呢？是立刻請馬團長派出保安隊來清剿，然後打到這裡，用大炮把這密室摧毀，我被救出去，或者是就死在這裡，埋葬在這裡……………。

我想到這裡，矮子進來了，他眨巴眼問：「老畢，還沒有睡好？」

我爬起來，看到矮子眼角的眼屎，他才起來不久：「起來啦！」

他走到我面前，說：「怎樣？不比城裡差吧？」

我笑笑沒有回答他。

穿了衣服後，我才發覺燈還點着，這使我愈發想到這是個秘室，是不透天光的，所以，白天也要點灯，空氣又是這樣的汚濁。

施矮子眨眼說：「你快穿衣服，等會去吃東西。」

他說着，人就走了，他回身時，我看到他屁股後面鼓鼓的，那當然是手槍了。

我的房間比較說來，在這秘室中會有這樣好，已經不錯了，它不太大，可是，設備很全，如果有自由，住在這種地方是不壞的，尤其是他有許多書籍，更可作為我排遣寂寞的良伴，我想，如果他不殺死我，在這秘室裡，倒是可以過一段安靜的日子啦，這多年來，我一直幹的是外勤，整日都是東奔西走，沒有片刻寧靜，現在倒是給我休息的時候。

兩世因緣

趙彥，字幼明，世居嘉禾東鄉之趙家坪，家道小康，慧敏異於常人，七歲能文，十一歲以神童入邑庠，年十五，一表人材，卓爾不羣，鄉里羨慕，父母鍾愛！人皆以為其前程當不可限量也！顧其父雖非儒林中人，亦頗有文人學士之風！又能扶弱濟貧，排難解紛，息事寧人，悉力以赴，鄉黨稱賢焉！幼明年近弱冠，父母將為論婚，邑中望族之有閨秀者，咸欲附為婚姻。近鄰有楊氏女，美而賢，幼明稟於父母，欲娶之！且曰，娶妻，求其能主中饋，作賢妻良母而已！應不計較門第！父然之，遂委禽焉！婚後，楊氏頗盡婦道！魚水甚歡！惜文章憎命！幼明自得一衿之後，即屢落孫山，寸心抑鬱，徒呼負負！幸楊氏頗識大體，極意慰籍！眞是「福無双降，禍不單行」！正苦青雲坎坷！而父母忽相繼逝世！喪事甫竣，又遭回祿，小康之家，僅餘立錐之地！朱買臣家徒四壁，而幼明竟四壁無存！幸其父子為鄉人所敬重，今遭大故，羣相贊助，為建數椽屋，俾避風雨，又為立私塾，俾作舌耕，奈地方不靖就讀者少，以致收入甚微，生活清苦，匪言可喻，賴楊氏以女紅補助，荏苒二十年，方以為皇天眞負苦心人矣？居無何，楊氏四十歲竟懷孕，但逾十個月，竟無分娩徵象？夫婦頗感驚異！延醫診斷，又無病狀！未幾，將次臨盆，幼明請村中楊伯母代為接生，岳母亦聞訊趕至，幼明無此經驗，茫無頭緒，因而坐立不安，正惶惑間，忽見青年書生，氣宇軒昂，手搖紙扇，竟向內室走去！正思攔阻，已無及矣！岳母開門招幼明曰，恭喜汝！生相公矣！心知適纔青年書生，即此前身，回憶情態，殊無惡意，妻頗困頓，然中年生子，興奮異常，幼明告以所見，夫婦益喜，因名之曰駒，字千里，蓋望其為趙家千里駒也。自此境遇日漸好轉！塾館蓬勃，束修頓豐，兒亦漸次長大，慧而能讀，幼明悉心培植，既而，屢列前矛！將晉京會試，苦旅用不足！無已，囑千里親去阿舅處辭行，商借資斧，舅素愛兒，聞所求，慨贈二百金，以壯行色，餐後留宿，兒以臨行未稟告父母，不敢在外住宿，舅益愛之！始遣之行，歸途雖不甚遠，但由舅家回趙家坪，必經耿家瑩山，蔓草荒烟，四無居人，又値下浣，僅影約可辨路徑而已！舅擬親送之歸，千里婉拒之，乃已。無何，進入墓地，聞女子聲，且呼己名，初聞而驚！即亦不懼！凝神注視，則見妙齡少女，立近身前，千里雖極膽大，然亦惶恐無措，乃倉卒問曰，夜闌人靜，誰家姐姐，獨行踽踽，得無迷失路途？何以預知小生姓名？女曰，郎君無須恐驚！妾與郎君，二十年前舊相識也！妾耿氏秀蘭，曩年携婢往寶覺寺進香，歸途遇大雷雨，因而

避雨三神廟，不圖郎君先在，而大雨傾盆，自午迄夜，由夜達旦，天始放晴！婢臥墻下，郎君獨坐神龕後，妾生而怕雷，更何況迅雷風烈，使妾聞而膽寒，無奈，自投郎君懷抱，冀作保障！感郎君志行高潔？竟然少女坐懷而不亂，柳下惠不得專美於前矣！妾雖意愿情牽，亦不敢神前非禮！第恨賤婢長舌，歸後肆意傳播，繪聲繪色，使妾與郎君同蒙不白之寃！鄉里不齒於人類，更不見諒於親長？萬般無奈，妾與郎君双双自殺，眞是不謀而合！郎君投生趙氏，仍是翩翩少年，不亞疇昔面目！妾一縷遊魂，不忍遠離郎君，故二十年來，魂夢迴旋，郎君苦不知也？顧念長此終非了局，乃將此情訴之本境城隍，蒙神同情寃抑！今晚遣妾與郎相會，郎君此去可以高中，然前途坎坷尚多，屬郎好自爲之！妾亦可還魂，將與郎成就百年夫婦！了前生緣耳。千里聞此，眞是如夢初醒，彷彿記憶前生，事果不差，因握女手曰，蒙姐姐錯愛，感銘肺腑，既已註定有數，小生何幸如之！願姐姐珍重！歡會行有日耳。言已，別去！回家後，亦未將此情告之父母，即日進京，三場揭曉，得成進士，殿試又中經魁！應酬已畢，怱怱返家，不意長途跋涉，身心勞瘁，中途病不能行，幸僕人忠貞，爲之百計醫治，病狀雖有起色，而資斧告罄！焦灼之際，適聞鎮上王員外有女絕美，年華二八，偶染絕症，百藥罔效，醫生束手，員外情急！申言，誰能醫得女兒病好？願分家產一半與之，若係單身青年？更願以女妻之！僕人苦思無計，因謂千里曰，主人曷僞稱醫生？去王員外家敷衍一場，雖不望得家產一半，然旅途所需，當無問題？千里不肯，僕又言，主人尚有補藥，只須換上包裝，即可魚目混珠，員外小姐，有何大病？也許是女大懷春，主人見之，其病當愈！何須藥石？千里曰，汝眞癡人說夢！即我去看病，又何能與小姐當面相看？此事萬萬不可！僕曰，我想員外救人要緊，更不會競競以男女受授不親而自陷其女於死地也。豈不聞孟子「嫂溺援之以手，權也」。千里爲窮途所迫，又爲僕慫恿！乃強起而行，將至門口，即聞王宅內外，一片哭聲！王小姐已經玉殞香消！僕謂門者曰，汝速通報員外，我們特爲小姐治病而來，即是氣絕，亦有妙藥，可以回生！司閽聞此良醫，即刻稟報！王員外倒屣相迎！直將千里主僕導入小姐香閨，小姐已陳屍地上，員外即求千里施藥！千里口雖不言，內心則慌做一團，此事將如何了局？正在此際，忽聞耳邊小語曰，郎君勿慌，妾耿秀蘭，將借王小姐屍體還魂！與郎好合正長，今可施藥，則此後生活所需，將恃以無恐矣！千里驚喜，乃謂員外曰，可將溫開水來，此藥一丸即可見效！無何，藥始下咽，而死者長嘆一聲，已起坐矣！調養數日，其病若失！員外聞千里係今科經魁，不但照付家產之半，且堅持以女妻之！千里私心良慰，惟必須歸稟双親而後成婚！員外另遣僕馬送千里榮歸，父母知耿秀蘭之兩世姻緣，亦樂成之，於是遣冰人委禽，使有情人終成眷屬焉！

武俠小說　第三集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出版者　玉書出版社
發行人　苗　玉　書
編輯者　本社編輯委員會
社　址　臺中市自由路一號之一九號
直接訂閱　本社經理部
郵局賬戶　六九四號

定價
零售　每冊三元
長期定閱　全年三十六期八十元　半年十八期四十三元　三月九期二十四元

承印：中英印刷廠　臺中市臺中路十三號



國家至上

民族至上

徵稿啓事

一、本社歡迎下列稿件

(1)長篇武俠技擊小說

(2)長篇神奇劍俠小說

(3)八千至一萬四千字武俠短篇創作小說

(4)關於武俠文字源流考辯的論著（以一千字到三萬爲限，特有價値者不受字數限制）

(5)凡屬長篇稿件，一次至少寄足三萬字以上。

二、來稿一經採用，版權即歸本社所有，但爲顧及作家之收益起見，如出單行本時，銷數在一千本以內無版稅，一千本以上每增加一本另付作者版稅實售價百分之十再版亦同。

三、來稿已經採用，稿酬從優每一月結奉一次。

四、來稿請書眞實姓名及地址，發表筆名聽便，如需退稿請另附郵資。

五、來稿本社有刪改權，不願接受刪改者，請在稿件上註明。

六、來稿請寄臺中市自由路一號之十九，玉書出版社武俠小說集編輯部收。

內政部登記證內警臺業字第四五九號

第四集目錄

東方鐵報友救嬌容

彤雲密佈，朔風怒號，萬竅齊鳴，花飛六出。玉龍鬪於太空，鱗甲紛紛被地。樹成粉飾，屋御素衫，整個秣陵關，完全成為碎銀宮闕，梅李樓台矣。斯時也，道無行人，室多爐火，垂簾下幕，凡屬貧富四民，均居家圍火，不願出門，貧者樹根煨暖，富家獸炭驅寒。大有附庸風雅之流，所誰踏雪尋梅，賞雪煮酒，「晚來天欲雪，能飲一盃無？」何況「晚來已漫天大雪，」酒人雖典衫沽醉，亦不願放棄此大好飲酒時光也。該鎮首富郭幹誠父子，均屬善飲而名為一邑者。自釀甕頭春，日游醉鄉，復好客如命，凡有一技之長，登門一揖，自道經歷，主人便延上座，親斟佳釀敬奉君前，老小孟嘗，賢名震白下。此日以天氣奇寒，若干友輩，皆畏寒不出。僅二三常年食客，相與圍爐小閣，漫作清談，無俚特甚，小郭推窗外望，不禁失聲嘆曰：「雪花已如人掌，不飲更待何時？吾人混談許許時，眞辜負天公美意也！奴子速來備席，多煮美酒，以備狂歡。」役人唯唯應，廚丁紛亂，七素八葷，盃盤臚列，肴菜紛呈，郭氏父子及食客三人，近窗入席，高捲湘簾，且飲且賞雪景。意自得也，方在盃籌凌亂，酒興初來時，忽聞門前有吵鬧聲，一人抗聲曰：「汝輩狗眼看人，僅識衣冠禽獸，敬重衣架飯囊之輩耳，俺之衣衫雖襤褸，而腹內不襤褸，人雖窮，而道志不窮！為慕汝家主人賢名，特來一拜識耳，見與不見，其權在主人，報與不報，則亦唯汝儕之願否？絕不相強！何出語侵人，眼毛三寸長，慢客如此，賢主人而有惡奴僕，眞天下之大煞風景事也！」即聞閽者厲聲喝曰：「速滾，吾家主人雖好客，絕不願與乞丐論往還也，再延當以大杖敲汝狗脛骨矣！」至此，忽聞噗通一聲，小郭急起身近窗視之，乃見閽奴已被此人拋至三丈以外之雪堆中而滾落豬圈塘矣。郭開疆大異。雖未見其人之面貌如何？然其人之力大，於此可見。而談吐風華，又不似游俠之類，急趨大門外視之，則一破衣大漢，虎頭燕頷，神氣充沛，頷下帶髯蜷虬如環，闊口高鼻，一望而知其為非常人也！無疑義矣，且身御百結鶉衣，挺立大雪朔風中無寒縮之色，有振奮之神。小郭抱腕向之謝罪曰：「閣下冒風雪涖臨寒舍，蓬蓽生輝。奴輩無知，妄辱尊客，抱憾尤深！然尊兄海涵春育，必能許弟重加教訓也。敢請教尊姓台甫？仙鄉何處！………」其人注視小郭，良久始蹤聲大笑，如虎嘯龍吟，如裂帛碎絹，琅琅然震人心膽。即向開疆長揖致答曰：「有緣哉，此間主人果符道路傳說也。小可復姓東方，單字曰鐵，號飯牛，亦稱虎伯。先伯籍隸中州，家父以經商故，移居東魯嶗山。逾年生我，及長，學書學

劍，皆不能精，醇酒婦人，寄情聲色，家嚴以弟不務正事，操大杖逐弟門外，父子之關係乃絕，於是立志游歷國內之名山大州，「兩足踏翻淮海路。半生沽酒傲公侯。」此吾之簡明履歷也。前日游白下莫愁湖，聞談士相告曰：「秣陵郭家父子，風雅如秋雲薺月，胸襟海闊天空。慷慨好客，近世孟嘗。以兄之才華拔俗，器宇出塵，必能使倒屣以迎，訂交於酒樽施筒間也……。仁兄即是此間少主郭開疆乎？…………」小郭忻喜無旣，應聲邀之入府。而老父聞食客先報，風雪之夕來一異人，遂十分歡忭親候於大廳之前。開疆向虎伯紹介曰：「此家嚴幹誠，專誠迎君者！」東方鐵見郭老已鬚眉半白，當即執以晚輩進見禮。然後自報姓名，隨父子同至暖室之中，相將入座。開疆又復爲東方鐵逐一與諸客介見，俾便尊稱。而座客與家人，莫不鄙其傖獰襤褸，均報以白眼，不甚與之應酬。獨小郭愛其豪爽邁人，而雄談闊論，若決江河之水，源泉混混。飲未數樽，即起身語小郭曰：「久耳君家之佳釀珍肴，待客極厚。老饕聞之，莫不涎垂三尺也！今有一不情之請者，小可雖不能飲，然極好之。尤好佳釀，希勿陋賤哂我，不慣小盃，乞賜大觥來。庶幾牛飲數觥，暫借釣詩鈎，掃愁帚也！」小郭大喜，親取明角大觥來。每觥可得四兩之多，酒爲洋河高粱，芳香卄冽，能使嗜之者，當筵醉倒也。虎伯狂飲三大觥之後，逸興湍飛，談鋒大健。舉一反三問一答十。上自天文地理，家國興亡，人物才德，名將功勳，更多結論，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郭氏父子愈益謹敬，惟恐不至，二三食客，至此始改容相對，自顧無顏矣。然虎伯外貌，望之若引車賣漿之傖夫俗子，實則崎嶇之山，始蘊美玉。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矣，半酣，虎伯張髯笑曰：「落拓風塵，十易寒暑，從未遇得賢主人如郭氏喬梓者，狂奴醜態，若玄狐之尾，得糟即露矣。當此風雪漫天，一枝破臘之時，正不可無詩以紀今日之盛會也，」小郭即命人捧文房四寶來，老郭出梅雪之題，命衆以梅雪二字作底韻，各作七律七古各一首，此語一出，座客均吮毫伸紙，各搜酒腸，吟呻不已，獨虎伯狂飲如故，主人又命家奴焚香約時，香熄而詩不成，各罰三盃，以示儆戒，繳卷快且佳者，則由主人另獎珍肴兩味，以助文思，小郭之思想與筆墨，均極流速，向爲若干食客所欽佩者，獨於此日，竟未奪得頭籌，蓋虎伯落筆如風，不打底稿，兩首律古，在衆客未着一字時，已一氣呵成，書成，獻於主人，一句一歎，一字一贊，乃詡爲曠世奇才，而字跡拔峭韶秀，剛勁婀娜，又令座客輩，歎服不止也！酒筵至深夜，亥牌始散。小郭命僕煮茶焚香，圍爐相對，高談轉淸。而家奴以米盤捧新綢襖褲一套，狐裘長袍一襲，虎嶺大氅一件。獻之前曰：「奉家主人命，恭請貴客易裝。」虎伯笑辭曰：「生就一副窮骨頭，寒儉乞兒相，無福御此

綾綢衣褂也！」開疆曰：「此爲家君待客之微末敬意，深願吾兄爽快受下爲愈。彼此旣訂知交，便不容再存謙遜舉動矣。且卿袍之贈，爲憐范叔之寒也，取之不傷廉潔。」虎伯長揖謝曰：「弟落拓不羈，向視御新衣爲最苦事。且久凍之骨，殊不宜乎驟易奇暖之裘。所謂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兄守此詞久矣，老伯果願曲加宥諒者，則說易舊布棉袍褂一襲，則當九頓首以謝受也。」開疆知虎伯爲風塵之奇士，亦不便強彼所難，乃命家奴遵從虎伯之意旨，易青布棉袍出。開疆親爲披上曰：「吾兄可謂銅筋鐵骨不畏寒冷者矣：」虎伯掀髯大笑曰：「鐵骨銅筋之地步，尚未到達。然自幼曾從泰山觀岳大師習運氣之技藝，不過僅得少許皮毛末技耳！銅筋鐵骨四字，以之贈吾大師，實屬當之無愧矣。」開疆驚喜曰：「吾兄文才如是絕代，已可謂晚代之魯殿靈光，鳳毛麟角矣。殊不知允文之外又復允武。所謂名士游俠，兄兼之矣！未識能否賜告一二痛快慷慨之過去事蹟否？」虎伯笑曰：「平生奇懶，又不喜多惹閑事。每至一處，輒隨遇而安。縱有一般不平之事，入我眼簾，我又喜估量對方實力。遜於我必善言爲解釋，而不願以猙獰面目向人也。所可告兄者，僅有力劈惡僧了因，與夫撕殺李龍生兩事；較爲痛快也。」小郭大喜曰：「願聞願聞！」

東方呷茶一盃，徐徐言曰：「了因和尙，與李龍生二人，一爲禪門中之敗類，一爲人海中之食狼，均橫屍於我寶刀之下茲不妨略告其梗概也：了因爲海州天露下院之方丈僧人，掛塔三載，罪惡滔天。我由銅山過海邑，該寺之知客淸塵和尙，係我之幼年同學，其人風雅儁朗，渾厚天眞，頗爲該邑士林所推重。我乃留宿於寺中，淸塵慨然告我以梗概。了因色膽如天，膽敢置秘室於方丈室下，藏汚納垢，爲所欲爲！我聞之，不禁爲之髮指。待淸塵去後，遂仗刀入秘室， 乃見渠方向一及笄少女施行強暴。另有兩少婦，均光赤其下體、助紂爲虐。一剝袴，一縛女子之雙手。惡僧亦一絲不掛，五大皆空，憤滿胸臆，當即揮動寶刀，先梟和尙腦袋落地，圓滾如西瓜 。兩淫婦亦次第斬決， 然後以草純將三屍赤身縛成一團，懸掛於天井中之梧桐樹下。將少女釋放任其還家。並書罪狀於寺外之粉牆上。天將拂曉，遂不別淸塵悄然自去。聞事後官府在秘室二處中，抄出淫賤女子七人及少婦四人。蓋大殿之下，尙有一碩大之秘室在也至於李龍生爲我所殺者，因渠爲淮北著名之土豪惡霸也。我就飲於太白酒家， 憑攔觀望，街市中一五十餘歲文弱老人，頓足搥胸，爲三四豪奴所拽，迤邐東向，酒保憤形於色，然不敢作批評語。我細言之，酒保初猶不敢言。旋不能忍，召我至無人處謂我：「客官當係初至敝地者，故不能悉此種不平之事也。適間被拖者，係東吉莊吉有光秀才也。渠有二女，皆爲國色。長曰隨珠，次明珠，相差僅一齡。城中捕快領班李龍生，涎吉

其色，遣人說媒。吉不允，竟以強橫手段，擄隨珠以歸，強納為彼之側室，隨珠乘人不備，遽墜樓死。渠此番竟又看中明珠，依樣葫蘆。復將明珠搶到家中，私做偽帖，硬派此帖，為吉秀才親筆所書與彼者，吉秀才冤憤攻心，遂赴縣府，擊鼓鳴冤，初不料為衙役所阻止。實則李龍生未下手以前，早將衙門裏外之差胥吏役，均以買倒，屆時當然辭不受理矣。此次係二次來鳴冤者。拽彼。皆為李家之豪奴惡僕也。」我聞此語，氣憤填膺，當即趕出土衙攔住豪奴惡僕，略施手脚，若輩便知秋風吹落葉，四散奔逃。路人數百，均撫掌稱快不置也！當時，我即慰吉曰：「汝且歸去，李某與我交誼極厚，我往勸之，必能將汝女送歸也。」吉初不置信，旋聞再三保證，又思及方才打散李之爪牙，始疑信參半，再拜致謝而去，是夜李與狗才縣令均為我之寶刀所斬矣，我乃將吉氏次女救回。並在公庭粉壁上題詩留名，然後繼續南游，我愛西湖風景秀麗，山光水影，艷絕人寰，遂卜一宅於葛嶺之下。居二年，因友人之邀請，遂復移家至皖之甯國充任總督麾下之特任游擊兼兵馬總監司，我之生性，早如野鶴閑雲，不能復受縛束矣。一官累人，竟不及一棺附身之爽快也。所以勉任半載。即向陳總督提出辭呈，李不准，而挽留益急，無如我去意已堅，總鎮盛情，祇有心領，我之謝官，本有兩種主因，一即本人耳濡目染。宦海中碌碌無奇，隨人俯仰。機詐權變，滿盤皆假，我之生性嫉惡如仇，苟依情性而言，則寶刀新磨，恨不能殺盡一輩齷齪害民賊，始得一網打盡也。第二謝任原因，則由於陳總鎮，熱心利祿之徒，涇渭不能合流，我遂絕計不幹。重回武林湖畔之舊居，還我本來面目。…………」小郭至是忽插言問。「吾兄之尊嫂夫人現在西湖舊宅耶？已有令郎令嬡幾人矣。」虎伯忽黯然垂頭，良久不語，察其色，似若不勝重憂，而復有難言之隱者，開彊大異。私度虎伯為人可謂亢爽已極。今忽忸怩作態，是必有深故焉。乃正色語虎伯曰：「彼此一見論交，即成知友！知無不言，而言無不盡，兄究有何事不便言，亦不願言乎？」虎伯仍不答，頹然倒臥干木炕之上，酣然入夢矣。開彊意殊怏怏，明日夜起彌望皆白，大雪猶未止也。午牌將至，復邀虎伯作歡飲，渠欣然諾之。一盃在手，萬慮皆消，高談縱論又如昨日矣。開彊在酒後，忽取貢絹一束，乞虎伯留一紀念，以深他日之迴思也。虎伯不辭，乃爰筆先作「寒山夕照圖，」潑筆山水，空靈活躍，力透紙背，復題近作詩一律於右角。其詩慷慨悲壯，慰世嫉俗，雖漸離擊筑，易水蕭蕭。實不能專美於前也！其詩結搆之謹嚴，對仗之工穩尤為晚代所罕見者。其詩曰：

曲盡琴持落此身，不聽杜宇也傷神！剖心有血酬知己，滴淚無聲哭古人。

埋劍已封三尺土，征衣重浣十年塵；編茅補迄西湖屋。再與梅花作舊鄰。

題成，郭氏喬梓及諸客皆大驚歎。詩之妙處，既可見矣，而字亦蒼老雄奇，無此書則不足以偶此字，合此詩。唯虎伯在書畫完成之俄傾，忽重行攫之到手。嗶叱嗶叱，撕作片片蝴蝶舞，離座。向郭氏父子謝罪曰：「狂奴故態，慎勿見罪！日來心緒不甯，實不宜乎作字畫。勉強為之，不獨自感慚愧，亦覺無以對此賢主人矣。乞暇以時日，待心境較好時，經心着意，敬繪一幀，上奉主人，留為紀念物，方不使我朝夕不安時時愧汗也！」郭氏父子，啼笑皆非，亦祇有順水推舟，唯唯而已，然小郭在詩中已經料到虎伯之心中事件矣，即私與老父互商曰：「吾觀虎伯之家境必甚貧困也，可以設法遣專足往濟以金，聊盡朋友之情可乎？」乃父讚許其意，遂出二百金遣家奴飛馬趕往杭垣，在湖邊葛嶺之下，果然覓得茅舍數間，扉門緊閉，扣之，久無應聲，異而詢諸西鄰人，始悉東方夫人陳氏，病數日矣。家中僅一幼子才七齡，另一老婦，則係陳氏之親娘。郭僕遂大聲呼門、始聞老婦出應，門啓，一老媼鶉衣百結鵠面鳩形，少神無力，向僕問曰：「阿哥得毋尋錯人家否？寒舍複姓東方，主人終年流蕩在外，未嘗有若何親友登門也！」僕曰：「吾欲尋者，正是府上也，令郎遣我來者，請閉門入室，有要事面談。」老媼如其言返身閉門，屬客入西屋。景象凄涼，家徒四壁，唯可異者，南窗之下，牙籤玉軸，滿架琳瑯，簽條如藥肆抽斗之提環。其書史之夥，不問而知矣！窗之左右，有聯一副，係東方鐵本人所書者，「窮不賣書留子讀，老猶栽竹與人看！」主人之胸襟可想矣。老媼曰：「吾壻亦有家報帶來耶？」僕人遂在坐騎背囊中，取出大銀錠十枚，每枚二十兩，完全納之老媼曰：「令郎並無信緘交我，僅我步行時，再三叮囑，夫人既有不適，宜即請醫服藥，早日痊可，奉母教子，撐持門戶。渠在臘底正初，決歸一次，省視岳母及妻子也。銀兩請老太愼妥收藏，冬寒年盡之時，雖免不有穿窬君子。在傍覬覦也。」老媼大喜過望，蓋乃壻飄流流在外。數月不一歸，雖歸亦未嘗携帶銀兩也。忙至北屋，轉告愛女，扶之出室，勉向郭僕致謝、乃一半老佳人，梨面黃枯，星眸倦重，喘息謂僕曰：「煩君寄語吾夫，妾疾沉綿多日，決難有生還之望矣。苟渠尙能一念香火之情者，則請於半月內，必須予我一最後晤面之機會也！」僕敬諾，夫人命具治雞酒，款待僕人，而甕中無米，灶下無柴，乃子方牽衣苦啼飢也，夫人輕撫愛子之髮，勉作笑容。以慰愛子曰：「兒乎，汝父已寄回大量錢財三年之內，無虞凍餒矣，有客在勿恣意擾人也。」僕人細觀此子之面貌舉動，酷似乃父。尤奇者，虎伯之右腕下有硃砂痣一塊，此子亦如之。不過具體而微耳。唯以家貧營養不足之故，面黃肌瘦，委頓可

憐。心中惻然。乃助老婦入市糴米購柴，舉凡日常用品，幾乎一件皆無也，歸來途中，始聞老婦喟然告僕曰：「吾壻可稱人中之傑，渠本北方人，九年前之春際，我與吾女方在天竺敬香歸來，中途遇雨乃入道傍之古廟中暫避，初未料此中藏有歹人五名，不獨盡刼母女之衣飾零金，竟強迫其女卸下褻衣，將強姦矣。於此際，忽來偉丈夫，髯眉如戟，威武逼人。小賊等大怒群起攻之。偉丈夫稍展手脚，即將彼輩五人完全打倒，用各人之褲帶，反縛彼儕之雙手，拴扣寺外之白果樹下。並將彼等之罪狀，宣佈於壁間，然後始伴我母女返家，我感其恩義，思有以報之唯吾女以女兒淸白之身，已爲渠飽閱無遺，實不願另嫁他人，誓非偉丈夫不嫁也，至是，始通姓氏，乃知複姓東方，單字一「鐵」詢渠曾已授室乎？則曰：「無」我乃將我女之意告之，脫東方不應，則吾女勢將覓短見矣。東方聞吾言乃慨然應之，收拾衾帳，擇吉以招贅之儀式，草草成禮。詎料事有出人意料之外者，即三朝而後，新郎突然出走。並且留書與吾女，其大意爲：「鐵英雄也，丈夫也。不料因一時之衝動情感，遽允汝母之請，而與不貞女子結褵，以致一失足成千古恨。雖然不能懸崖勒馬，但亦能忘羊補牢也。今而後任憑汝女改嫁，絕無異言也……………」我遂追問吾女有何不貞之處，爲彼發現乎？吾女初僅自悲傷憔悴 絕無言也。我詰問不過，祇得告我，洞房之夜，夫婦作首次和合之前，渠竟置白巾於衾低。殊不料事後檢驗，竟無女貞之赤色，渠即指我爲不貞之婦人矣，寃哉！女兒爲我所生者，十九年來，未嘗與我須臾離。若謂不貞。則斷無如此不端之事也，吾壻不諒。竟一怒而去。其實老身出嫁之時，亦曾如吾兒之受寃者，且大興訟事，婆家竟令老身大歸，吾父不服，控阿翁於餘杭，邑宰趙鑑淸大人，明察秋毫，阿翁發堂被責，邑宰之言之啻菩薩說法，相去五十年，猶歷歷在耳。默誌於心也。渠之言曰：「處女與否，絕不能以此區區落紅有無以作標鵠判斷也，須知處女之行動，言語。以及眉峯雙乳皆與婦人有不可朦混之不同點在也。且此項紅膜，亦有不生者，亦有生而破裂於婚前者，類如農家女子幼時即踏戽水車，前攀樹採桑， 稍不經心， 即將此膜破裂矣。丈夫可以原諒者，則爲平生幸事，反之，糾紛大起，輕則訟事喪財，重則無辜吾人一命，生爲寃人，死爲怨鬼，含恨九泉，不能瞑目也，汝回府之後，敬請將吾兒病况轉達於吾壻之前，則含感不盡矣。」家奴唯唯，乃於次晨拂曉在大雪中 尋路歸來，至家，潛將虎伯家中之事，完全稟告於家人之前，小郭不潞詫異曰：「虎伯爲一胸懷闊達不拘小節之人，竟有此等謬舉，我將有以勸之也。」渠尋思片晌，始得一法，召食客五人來，各授以閒談，應對之言語，午膳時，因奇寒而設席於面陽暖閣之上，酒數巡，一客憤然謂小郭：「落拓在外，無所依歸，多蒙賢喬梓情深義重，收留下走此恩無日或忘也。唯有一事。恕我不能不方主人之雅命矣…………。」小郭忙問何事，程客大聲歎曰：「我生不辰，竟娶一不貞之女子入門、欲退之，固非事實所能允許，如不然者，則我唯有終身作鰥夫耳。尙有何說？」小郭極度詫訝曰：「新婚不久，何以知其並非貞婦耶」程曰「同房之初夜，驗貞之雪白羅巾，未染若何顏色，此猶不足爲不貞之鐵證耶。」小郭至是，忽爾仰天大笑曰：「腐儒何淺見之甚耶，苟依汝之謬論。則不知寃殺天下幾多貞烈姑娘矣。來來來。今日不妨以此爲探討其因之話題可也。我試言之，如有誤謬之處 則不妨請君予我糾正也，」小郭言至此乃作一頓，衆客停盃以待洗耳恭聽，而尤以虎伯爲甚也。開彊飲盡一盃，滔滔汩汩詞鋒泉湧，開始即曰：「以此極小之「貞紅，」而即云疑非處女，其人固已大謬不德。苟或竟因此誤點，而致夫婦失和。反目仳離，或另結新歡，其人猶覺狼心辣手，別具肺腸者。就實題而論，女子之貞淫判別，斷不能如鄉曲武斷，僅憑「貞紅」有無以爲標的也。根據名醫告我處女所以有」貞紅」者，實緣於陰膣中之邊壁有薄膜一層，「貞紅」即在此中。待其出閣， 新婚之夜，第一次與男子交接， 此膜乃被軋炸破，貞紅遂出矣。於是一般愚謬之夫，遂奉此說爲天經地義，無「貞紅」即疑恨乃妻之不貞。殊不知當少女在未出閣前，或因劇烈震盪，無意中將此膜震破，固屬多數，他如雨天行路不愼，雙腿前後叉開，而致滑倒，此膜遂被崩裂者。游戲千秋等，不愼兩腿拯開，均足破裂此膜，何能即據此爲口實乎？以上爲一種理由，其第二解，則爲欲在新娘第一次判別女子之貞淫。若言有形色者，雙眉柔和而服。乳峯堅實而翹凸，撫之有起伏彈力，呼吸緊張，脈息狂跳，如被甘酒者然，且肢蜷曲，如鼠遇貓，畏縮之態可掬，且動作生硬呆板，擧手投足，必待乃夫親執其勞，猶不能即如己意也，至無形方面判別法，凡屬貞潔女子，首次與丈夫合歡之前，必羞愧難禁，怯懼不潞，風情不解，在在顯露處女特有之妙曼難得神態。絕非僞裝可以掩飾也。若爲非處女，或竟爲一淫婦人，未出閣前，已穢聲四播，則此時必異乎處女矣。不獨眉張乳軟，即在神態中仔細觀察，渠不獨心神鎭定，即床第間之動作，必較處女老練多多矣。」虎伯此際，面色頓異，終席之後，即向開彊曰：「吾將歸矣，吾負吾婦甚，」開彊暗喜，亟出銀百兩之曰：「此戔戔者，用作嫂夫人愈後補養之資也可。」虎伯接銀，亦不申謝，僅先到暖閣，向老郭再拜辭行。後至膳食處。一一與衆客握別，上馬行矣。至是諸客均不明其究竟。訪問虎伯緣何突然告別。開彊始將虎伯之家中秘密，宣示於衆，諸客爇贊小郭之功莫大。臘盡春來，桃符又換。新歲中，郭家例有盛大詩酒之會、小郭苦思虎伯其人，即命專足，一騎東南，專緘邀

請，詎於四日之後，得虎伯之覆緘，詳告不能參與盛會之苦衷云：「昨歲至家，聞吾兄暗遣家奴，賫贈巨款。此恩此德，刻骨鏤心，入後又蒙借題開我茅塞，使失和已久之夫婦，重歸於好合，此又為盛情高義，直薄青雲，虎伯既返，婦病正篤，悵觸前塵，空幃獨守時，益悲不自勝、且喜夫壻回心轉念，然本人竟瘦骨支離，旦夕即將長辭人世。一念及此，悲痛益甚。虎伯急為之延醫買藥，悉心調治，其妻之疾，直至新正之後，始漸痊可，更不料乃母因愛女之疾，日夜操勞，婦稍痊，而母又臥牀不起，終日侍奉茶湯，聊盡人子之道，近三日中，母病雖為藥力所制，並不再加劇重，但亦未見稍痊。回憶過去十年，飄零書劍，浪跡天涯，有母而不知侍奉，輒自揻不已。吾兄雅意拳拳。尤令我徬徨抱歉，囿於境地。亦祇能有方台命。異日登門負荆，求責吾過也。……………」開彊擲曰，「會中少此一人，頓教余會減色不少矣。否則詩酒賽和。必能造成若干驚人之筆也。」白下諸文士有與虎伯有舊者，亦皆謂虎伯不來，四座當寂寞不少也。小郭所以置此詩酒會友者。實由於自負才華不俗，屢拙於文場，欲藉此以洩胸中塊壘耳！詩酒高會後，復有花朝文會，踏青雅集，端陽集敍，天中賞荷等，幾乎按月皆有雅會，諸文友中，亦有輪流當值者，不過郭家因主人好客，舉行之次數，實較他人為多耳，迨至中元節之迎秋小敍時，即作本年鄉試之總預備矣。

虎伯至四月間忽寄小郭一緘，謂將為八閩百粵之行。須時三閱月，始克北返，小郭益悒悒不歡。時光如流。轉瞬間，鄉試之期，已經迫近，小郭功名心切，在中元節佳會之後，日夕用功苦讀。而老郭則殊不為意，竟語乃子曰：「求功名者，無異尋煩惱。頭巾未戴之前，有見他人戴得此巾者，輒艷美不置。力求戴得而後，則忻喜時間，至為短暫。迨汝看透個中原委時，則又味同嚼腊，欲去不可矣。汝儕年少好弄，屢戒罔聞，亦唯有望汝早戴此發愁帽子耳。」小郭笑曰：「然即不以考事為前提，白下之玄武莫湖，秋光大好，正可携琴載酒，前往一游也。」於是知照家奴速備船隻。西鄰童振藻公子，與郭為同窗好友，每逢鄉試，輒風雨同舟，同去同返，而又均懷才不遇，三度入闈，皆告鎩羽，文章憎命，彌可慨者，此屆童又與郭同船，相對默然，已不復如前數次之目空一切。氣吞斗牛矣。童郭在七八年前，即有稜陵兩神童之目，縣試府試，均列前茅，童文清麗整飭，郭文雄渾蒼奇，各有千秋，且復為詩詞之能手，若於前輩文衡，莫不推手嘆服也。既抵京，下榻於高陞客棧，命舟子維舟於莫愁湖畔，以供游覽之預備，高陞為城中有名之仕宦行台，各邑考生均紛紛下榻其間者，一則因地方幽靜清潔，再則靠近烟花門巷，狎妓作樂，僅須茶役隔樓招呼一聲，鶯鶯宛宛之流。莫不群來相就矣。童較郭長二齡，生平未曾作狹邪之行，但於前度因文場失敗，心灰意懶。神經大受刺激，遂反常態，選色徵歌，幾無虛夕。小郭有興，亦從傍附和之。此次同至白下。開彊熱心功名，夜間不就枕。翻閱各種參考書籍。常至天色黎明，始酣然就枕。某日，開彊以秋雨一天，東窗沉寂。遂有綺游之思。當時渠所請之客邸，距離枇杷門巷，近在咫尺，即命茶役召一妓來。茶役唯唯去，不久即見一青衣僕婦，引一妙齡妓女，携帶琵琶，款段入房，深深萬福，艷麗容光，照映四堵，小郭乃驚為天人。細視女之服飾，並不華奢，僕素俏麗，雖荆釵裳，絕不能掩映其天生之姿色。年可十六七見郭殊靦覥羞縮，似為新出道者。郭甚異之。乃向之問曰：「姑娘芳名貴姓？隸屬何家，應徵幾年矣？」僕婦代答曰：「梁姓名紅玉年才十六。入樂籍才三月也。隸於生吉班中。」郭曰：「才三月便能撥動琵琶耶？」婦笑釋曰：「是兒殊穎慧，教工仔細。才一月便琯琯上手矣。」開彊又問曰：「渠之原籍何處？」曰：「即在秦淮河畔，乃父亦曾一行作吏者，祇以宦海多潮變。晚景不佳，無計以謀升斗，遂將其愛女鬻入青樓也。」郭聞之，不禁為感喟者久之。乃命操絃行歌，女強含羞容，慢舒皓腕，較絃準索，既竣事。向郭曰：「巴里之歌唯恐不入大雅之聽，奈何？」郭笑曰「姑娘客套 觀卿之較準絲絃，已知為行歌高手矣。」女低首黯然者久之，欲歌又止者屢；婦人怒之以色曰：「又作如此惡腔耶！……………」女強作笑容語郭：曰「妾出自閨門，向不諳此，倘有舛句乖音之處，希客見宥也！」言訖，扣絃作歌，哀感頑艷，一波三折九曲百囀。淒惻之聲，如泣如訴，一時隔室考生，聞聲集於門外者，得數十人之夥，咸拍節賞歎。一闋既畢，郭大加賞贊。

平常酬歌之例錢一百，郭竟以千錢，復語紅玉曰：「汝既能作淒惻哀艷之，音亦能作綺麗悅之曲乎？」紅玉點首曰：「習之亦未久，字音恐不能正，唯妾以遭際悲惻，不願作媚悅之歌也。君為我之知音，則不妨勉強獻醜也」言已，復奉琵琶，重作濃艷之歌。如春柳黃鸝，悅耳動心，聞者莫不鼓掌贊歎也。開彊語婦人曰：「汝且返，留女於此，我特留之侑酒也。」即賞婦人百錢，婦人拜謝而去。紅玉見門外之聽客煩多，羞縮侷促，窘態可掬。開彊遂起而掩門，聽者始先後散去。郭遂與女作長談，女始告以身世，自言本非梁姓，芳名亦非紅玉、渠之眞實名姓，係董姓，名素秋，乃父董涵清，為秦淮河畔董家集人。涵清為辛酉科之孝廉，曾任職於會稽府署中，祖遺家產極厚，性復好客，孟嘗門下，食客盈千，該鎮鎮董杜剛，與董交稱莫逆，後以鼠雀之爭，乃成冰炭，後以杜氏慕捐造橋，侵蝕公款一案，官以事情恍惚，乃招董孝廉涵清入署，問詰案情之眞相，藉判是非。董生性剛直廉介，遂告以杜侵蝕公款一萬數千金之鉅，邑宰大怒，立即查抄杜家，復將吞侵之款，全部追回，數處徒刑三年，杜遂恨董如切骨，杜有子名小旗者。一

亡命之徒也，日與匪類相往還。一日至監中探視其父，杜囑其子曰：「汝不能爲我報復，非我子孫也！董某進讒於邑宰，陷我予狴犴之中。二十年威望，毀於一旦矣！」小旗憤曰：「我自有法，使渠傾家喪命也。」乃有友人，往告董氏，希爲戒備，以防不虞，董笑曰：「居心無愧於人，何鬼祟乃爾。」絕不作戒備之想。果爾，旬日後、忽來盜匪多人，明火執杖，大肆刼掠。幸董涵清適赴友人之召，入城訪黃太史去。及歸，老妻已被匪傷瀕危，家中財帛刼掠一空，董明知必杜小旗招引匪類，意圖報復、故有此惡果也。董亦不甘示弱遂往有司報案，直指此事係杜小旗所爲，詎邑宰已經換一皖人王某，貪污枉法，向爲政界所不齒。今易宰江陵，無異爲董氏添勁敵也。董狀入，杜氏已先將刼得董氏之鉅金向王邑宰處賄賂，王得賄，即將董收監辦以誣告，並欲治以罪，幸得本邑若干士紳爲保證，始釋之去。董憤火攻心，致成心胃之疾，臥床不能起，延醫服藥，一稔始愈，不料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方將病愈，持杖下榻，而官府吏役，如虎如狼，將董捕往縣署，鐵索郎當，淒然下獄。次日上堂詢問，董竟莫名其妙。蓋有殺人之盜案，由杜串通獄中之兇犯，生呑活剝，硬咬一口，董知反辯無用，皮肉枉受痛苦，不若誣服矣。渠之家屬，四處託人設法向邑宰疏通，終無效果，竟被判定徒刑七年之久。幸董氏之友誼廣偏，各方不斷予以同情之援助，逐步向王石先斡旋，遂又由七年而減至三年。更經活動，又易監禁爲罰金三萬兩，須於旬日內將罰款完全繳到，始可釋放，家屬極力籌措，將田產賣去五分之四，僅得二萬金。親友分頭借助，又得五千金。尚缺五千，羅掘俱窮，實無其他辦法可想，闔家啼泣，灶下無烟。長女素秋挺身而起，商之乃母曰：「以兒之姿色，賣與秦淮北里，雖不能得五千，三千金可以立辦也。」母亦泣曰：「兒乎此事不可爲也。不獨送汝入火坑，亦推母入愁城矣。」素秋曰：「捨身救父，死且不惜，況作妓乎？」素秋之意志堅決，乃母亦因所天在獄中患病甚劇，除鬻女之外，實無他法可施，於是不得已，痛令家奴召錢二嫂來。錢爲一邑著名之官賣婆，前曾受恩於董氏者。聞董夫人召，當即屛擋來見；夫人哽咽語之曰：「二嫂：然在急切籌款營救董先生出獄、尚少五千之數。羅掘俱窮，實無其他辦法。頃衙門中人，來透消息，苟三萬金無法籌足，缺數百至千餘金，均可通融，唯不能超出二千數外也，長女素秋，粗具姿色，渠自願鬻身救父，來商於汝者；實欲乞汝助一臂之力，爲渠覓一出路，愈遠愈好，蓋渠父病於獄中朝不保夕也！」二嫂聞之，嗟嘆不已，當夜入城，與生吉班鴇母議妥，爲二千六百金。二嫂回思昔日身受董氏大恩，今日不報，有愧天良。遂慨然出四百金，頻年之儲蓄，盡在於斯。乃併付之夫人，夫人稱謝不遑，當即如數繳入衙門，始將董釋出。涵清至家，始知田園典賣殆盡，頓足大悔曰：「早知如此，吾寗願瘦死獄中，亦不願歸來矣。更聞愛女爲父鬻身於勾欄北里之中益憤慨悲鬱。疾愈篤，未出旬日，遽赴道山。夫人以人財兩空，悲不自勝，竟亦

自縊而死。身後蕭條，無法成殮，幸得友儕集得二十五金，料理後事。二子雖已成人，然均爲斯文之輩，不知生計，終日泣哭父母之靈前。里人憐之，乃爲長子槊設一館地於其家、舌耕糊口，次子則入外求之商肆中習業矣。人事不常，二年以前之董家，賓客如雲，進出熱鬧異常。降至今日，則門可羅雀，備見淒涼…………」紅玉言至此，已泣不成聲，開疆亦爲之不平歎惋者久之。…………」開疆後向渠問曰：「汝現在之生吉班中，生活如何？領班鴇母，汝待亦寬厚乎。進出亦自由否？」紅玉雙淚盈眥，默然不語，開疆不加追詰，乃邀之共飲，此際忽有一人，昂然入室，年約三十餘，黑衣裝束，滿臉橫肉，二目賊光朔朔，一望而知，即非善類，渠入室之後，紅玉立即起身，面現驚惶之色。即聞此黑漢以粗暴之語氣，謂紅玉曰：「院中不諄諄告汝乎？接一客至多以二時爲度，不能逾越時間者。汝來此間，自知已逾時乎？」紅玉低首不敢答，黑漢又語紅玉，「可即向貴客作辭，院中候汝之客已不下十餘矣。」紅玉聞言，面現無可奈何之色，凄然向開疆作辭曰：「蒙君錯愛、感遇知音，來日有暇，還請光臨敝班。」妾當掃地焚香，以待知音佳客也。」言下不勝戀戀，無奈，且隨黑漢出門而去。開疆爽然若失，竊爲此可憐之女子不勝扼腕也！明日，秋雨未止，復召紅玉來。不忍使之彈唱，厚賞跟隨娘姨，使之返院，得隙乃與玉作清談。女讀書知禮，每出一語，輒風雅宜人。姿態亦冰清玉潔，爲塵世中不易尋覓之好女子也。由是開疆召之愈頻，而愛之愈深矣！至紅玉之於開疆，亦含情脈脈。許爲知音也。不意好事多磨，當遭鬼妬。某日，紅玉又被召來，則眉稍眼角，猶有啼痕。開疆怪之，待僕婦去，私詰之，初又不肯吐實。旋以開疆追詢益急，不得已，搵淚告之曰：「妾將與君長別矣。」開疆驚詢曰：「卿何故忽出此語？…………」玉掩袖泣曰：「本擬以白璧之身，留待愛我之君子。初不料，昨日院中忽來一豪客，年已近知命，麻黑傖俗，使人欲嘔。渠竟願出萬金，爲我脫籍。而鴇母以妾日進百數十金，無異搖錢之寶樹，遂亦不願以萬金脫手。妾當時頗幸事之不成，而不料惡客野心不死。竟轉詢鴇母之價值究屬何幾？鴇母乃對以五萬金。渠雖詫爲非常，然竟不能稍殺其得妾之野念。由萬金增至萬五，復加至二萬，最後竟增至三萬金，唯未有結果。惡客悻悻而去，料其必將復來也。奈何？奈何？」開疆扼腕不已，相對默默者久之。無已，開疆乃向之曰，「此惡客之名，姓汝亦知之乎？」紅玉曰：聞之院主云：「惡客邱姓名蓮塘去歲曾在生吉班購買一鶵妓去，年才十五，尚未梳櫳。「後聞人言：鶵者其家未至半載，即玉殞香消，以病瘠死。後聞人言：此鶵妓之死，實因邱施用特殊之殘酷手段，吸取少女之精髓，自益其身、實亦害人之妖魔惡鬼也。祝媽與我善，乘間告我曰：汝苟去邱某之家，是不啻自投地獄之門也，不獨爲彼恣意淫汚，結果必將一條性命斷送於彼之手中也。吾聞此言，寸心如割。設不幸，我被惡魔攫去，無法脫身者，計亦惟有死耳！」言已，珠淚紛紛，不



勝悲感。開疆乃撫渠之腕，柔聲慰之曰：「院主討價如斯之鉅，是亦不願醫汝也，渠或知難而退。」紅玉執郭之手，嗚咽曰：「君子如斯愛我，不能設法作一援手乎？妾至君家，雖退列婢奴之列，亦所甘心也。……………」郭聞之，亦興愛莫能助之感。蓋邱志在必得，所以，竟能出價至三萬之巨也。自顧家境雖非措大，然欲在反掌間即籌集數萬元之鉅款，實非環境所能允許。不得已，直告紅玉曰：「我於卿前實不願作誑語，吾家雖素封，惟皆為不動產。且有家嚴在堂，照料一切，我向不問家事，遑論經濟。吾欲報汝非籌足五萬元不能為功也。」紅玉聞之，殊然失望之色，星眸盈盈，低首於郭之胸前，悲泣不已。郭亦怛惻不能復作一詞以慰此人世之可憐蟲也。少間，紅玉忽取案上之鼠毫，濡墨疾書兩行於郭之掌心，粉面緋紅，自抑悲淚，以巨觥酌酒，埒生同盡三器，然後始准展掌視字。郭許之，三觥以後，玉忽以翠袖障其頸，羞媚之態可掬。郭異而展掌視之，所書為：「別時容易見時難，一刻千金莫等閒，不願獻身沙托利，嬌花未放待君攀。」郭狂喜，幾疑為夢境。蓋紅玉之所以突然有舉動者，因半月來，與郭繾綣之情極深，實不容其不作如是獻身相報之舉動也。另一原因，則紅玉自思此清白終難免為賊人汚辱也，與其如此，轉不若以此貞潔寶貴之處女白璧身，貢獻於郭，亦可謂不負此身矣！當時在房間中者，紅玉與郭二人而已。郭自不願放棄此可珍可寶之機會，於是在兩相需要之下，彼此携手同入羅幃矣。一度春風，情深萬斛，紅玉又恐僕婦來催，不得已結束下牀，彼此方整巾理衣間催玉之黑漢竟又來矣。玉無奈，顰眉蹙額，悃然隨之去。郭亦無挽留之法如是惆悵益深；蓋自渠與紅玉發生關係後情愛火焰，愈益熾燃，惴惴焉唯恐心上佳人，為他人奪去也。次日又召紅玉，則消息傳來，竟為邱姓惡客，量珠聘去矣。其身價共為四萬五千元。開疆聞之如失魂魄，展轉牀第，終難入寐。維時冷月窺人，清風習習，階下蟲聲，悲鳴不已，愈覺牢騷萬種，不盡淒涼也！

鼓三下，忽聞窗外有彈指之聲，開疆疑而起身，不禁幻想曰：「遮莫是紅玉不堪虐待，插翅飛出耶？」遂輕啓窗門 乃瞥見黑衣大漢 右脇下挾一美人，倏由窗外躍入。郭睇視之則大漢非他人，東方虎伯也，女人則係渠方作遐想之梁紅玉驚喜之餘，不信人間有此巧事。遂聞虎伯拈髯微笑曰：「別來無恙否？常思無一佳好機會以報我知音，前月我已抵此，寓間壁之客房中。本擬即來拜晤，但恐生人岔眼反足僨事，於是暫不與兄謀晤。今者，事已告成，借花獻佛，亦聊報故人知我之厚耳。」蓋渠在二鼓前，施展其驚人絕技，潛往邱家。先往縱火，然後躥入紅玉所在之房中，悄然背之登屋行矣，才子佳人，重圓破鏡，虎伯之功，實莫大焉。

前文提要

御史王正芝，因參哈努親王，倚仗王勢覇佔民女，含寃天牢三司會審問罪秋後處斬，幸得三部尙書合力保奏，改成削官罷職永不錄用，正芝携眷離京，乘蓬車南下，歸籍安徽巢湖，那知，剛擺脫官場恩怨，又遭北五省綠林盟首，神手追魂方元濟挾怨尋仇，欲報正芝任遼東道台時，殺妾之恨，幸得奇俠白公亮感報舊恩，暗中護衛，並派其孫女江東女俠白鳳蝶，隨車保護，正芝有子王毓麟，一見鳳蝶，驚爲天人，不自主涉足情海。

王御史蓬車行至正陽關郊外一片枯林旁邊，遭羣寇攔劫，白鳳蝶一劍懲兇，力敗羣寇，王夫人感姑娘救命之恩，收鳳蝶作爲義女，夜宿金家集客棧，王夫人替義女設宴賀功，毓麟酒醉，夜驚怪客，誤認鳳姑娘另有情郎，不由痛碎寸心後得鳳蝶纏綿慰解，始冰釋誤會，鳳姑娘，夜巡王宅，飛魚刺警傷遼東双鳥中鐵脖鴿馬允，双鳥狠狽敗回榆樹灣，和群匪研談鳳兒來歷…………。

那知他的話還未說完激起和邱仲衡同來的遼東双鳥、燕山二鬼的怒火，當面譏笑許劍鳴這些人過於無能，竟連一個弱女小婢都收拾不了，飛叉天王本來是準備把鳳姑娘用的軟劍和飛魚刺說出來，大家來研究她的來歷，但這樣一來他不說了，邱仲衡恐怕鬧起衝突趕忙勸住遼東双鳥和燕山二鬼，不過他自己心裏也有些不服氣，就憑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丫頭會有這樣大的本領，暗地裏和双鳥二鬼一商量，決定明晚上去双溪村會會那個美艷小婢，順便探道，燕山二鬼更有另一種打算，他們是名符其實的色中餓鬼，一听王家小婢既美又艷，不由動了色心，他們想先去把她活擒過來樂上一樂，二鬼存了這個心就要立刻前往，經邱仲衡再三助阻才算答應明晚同去。

第二天初更，七星神鞭邱仲衡同遼東双鳥金翅鵬薛國亮，鐵脖鴿馬允，燕山二鬼活無常普九，白面吊客趙通，五個人全穿着黑色夜行勁服急急向双溪村趕去，他們還沒有進入村子，已被在村外巡視的八卦掌姚中元，飛天玉虎藍文俊發現了行跡，姚中元叫藍文俊入村去通知鳳姑娘早作準備，自己一個迎了上去，那知五個匪黨在村外一停分成兩路向村中闖進，遼東双鳥由左面入村，邱仲衡同燕山二鬼從右面入村，這一下可難壞了八掛掌姚中元了，他略一猶豫，決定攔擊右面三個，那兩個即讓進了王宅有鳳姑娘一柄銀虹劍，藍文俊的兩支判官筆決討不了好去，姚中元主意一定，立時施展「燕子飛縱雲」的身法，把身子隱入路旁一棵古柏樹上，暗中看去見三人果照道路入村而來。

邱仲衡這個人雖然是北五省道中有名大盜，但有一點好處就是不犯淫戒，他知燕山二鬼是出了名的色狼，怕他們借夜探王宅的機會，遭塌人家婦女，所以自己不同遼東双鳥入村，却和燕山二鬼一路，三人沿村右小道急如風馳丸飛，一路前進，快近村前一株大古柏時，猛聞一聲「打」字，古柏上枝葉一陣輕響，三塊沒羽飛皇石分向三人打去，勁大力猛，三人匆忙中一伏身避開身子，飛蝗石只飛出六七丈遠近才力盡石落，這突然的襲擊眞把三個積年大盜吓了一跳，暗想這個姓王的還眞有點什麽來歷不成，憑他一個削職的官員那有這種武林高手給他撑腰賣命，看起來許劍鳴說的一番話到不能不信哩，他們一轉念不過是舜間的工夫，這當兒那古柏樹上忽然傳出一聲宏亮的長笑，接着一個低沉的嗓音喝道：「你們這三個毛手笨脚的東西，也敢到巢湖來賣狂撒野麽，識像的趕快給我滾回去，等着你們瓢把子姓方的來了以後，大家堂堂正正約個地方比劃比劃，如果你們自己認爲會幾手花拳綉腿，妄想胡作非爲，施展雞鳴狗盜的看家本領，偷偷摸摸的往人家家裏去，今晚上…………」那古柏上聲音未住，燕山二鬼已是無

名火起，那還耐心的听得下去，立時齊聲怒叱，同時發動，活無常普九一抬腕子打出一支喂毒袖箭，白面吊客趙通右手疾揚打出一支梭子鏢，夜色裏兩點寒星交映，流星般向古柏上發話處疾飛過去，二鬼心想總然不中至少也把那人逼的亮出像來，只要他一現身立時再各發暗器，打他個措手不及，二鬼心裏想的到是滿好，那知鏢箭打入那古柏之上，只打得技葉一陣輕響竟不見那人現身躲閃，好像人家已走了似的，二鬼不由一怔，又听古柏上一陣哈哈大笑道：「就憑你們這點破銅爛鐵，也在我面前賣弄施展，眞是不知道什麽叫丟醜現眼，來而不往非禮也，接着你們自己的傢伙吧！」就喝聲中果然那支梭子鏢，和那支喂毒袖箭破空向二寇飛去，別看是他們自己的東西，二鬼自問還沒有接它的能力，尤其是袖箭這種暗器是用箭筒機簧發射出去，那人竟用腕力彷照拋手箭一樣的打法，而且同時把鏢箭一齊打出，按說這一手就比二鬼高出很多，無奈燕山二鬼平時窮兇惡極，今天又有七星神鞭邱仲衡在側，更不便認輸服敗，明知比人家相差很多，但硬着頭皮也得接下去，二鬼見鏢箭近身，慌忙閃身一避，兩般暗器都是掠着兩人耳根打過，二鬼情面悠關惱羞成怒，活無常一拔背後虎頭双鈎，狂吼一聲，双鈎護面，双足點地一用力身子騰空而起，普九怒極拚命，俟身子升高一丈二三双鈎一分「金鵰展翅」斜向那株古柏搶去，身子游近樹身，右手鈎向樹上一個母枝上一搭，借力翻身人已上了古柏，這時白面吊客趙通，七星神鞭邱仲衡，也各展開輕功提縱身法一連兩個飛躍都上了柏樹，三個人在大樹上蝴蝶穿花似的搜來尋去，鈎影刀光劈的技葉亂飛，奇怪的是竟找不到那人停身的地方，正當三人找的急怒交迸的當兒，忽聞樹下不遠處又傳來一聲冷笑道：「我把你們這三個瞎眼的東西，也不看看樹上有人沒有，盡管砍那些枝葉怎的。」三人循聲望去，果見離古柏三丈左右淡淡昏月光下，影綽綽站定一人，活無常怒火攻心，狂叫一聲：「那來的鼠輩竟敢戲弄你普九太爺，是漢子不要跑，普太爺給你拚了。」說着話双鈎疾展「魚鷹入水」向那人影撲去，趙通、邱仲衡一鞭一刀也跟踪而下，三人發動也不過就是瞬間之差，往上一圍一進，那知對方並不動手還招，一轉身向村外野地中跑去，七星神鞭燕山二鬼這時已是怒不可遏，一轉身各展飛行輕功疾追下去，前面走的那人似乎故意和三人開玩笑樣，你追的快他跑的快，追的慢他跑的慢，中間總是保持着三丈左右的距離，以任三匪喝止叫罵，他只給你個不應不理，這就把三人逗的頂門冒火，晃眼追出二三里路，淡月下見前面一片茫茫白水，知已到了巢湖岸邊，三人心中一高興，暗想這一下你可走上了絕路，匆忙裏三人一打手勢分成左右中三面包圍上去，活無常普九一聲獰笑喝道：「好朋友，還往那裏走。」說着人也加快了速度，施展出「



邱仲衡和燕山二鬼，見古柏三兩丈遠處，夜色裏站定一人

蜻蜓三點水」的工夫，一口氣三個急進，已追到那人身後三尺左右，双鈎平伸進招「二龍剪水」兩道鈎影一閃，橫斷那人中盤，看看鈎快到身上，那人竟頭也不回猛可左脚一滑全身向前栽去，看上去似乎是吃普九鈎光迫逼失足栽倒，實則這是武門中極難練的一種工夫叫做「點力撐山」，這工夫比鐵板橋又高一等了，普九一見那人失足前栽心中大喜，双鈎疾沉口裏喝道：「好朋友，你就躺在這裏吧！」那人兩個脚尖點地，前胸離地向有數寸猛的向右一翻身，口中應道：「未必見得。」人已翻滾出去三尺多遠，閃開双鈎，普九是恨透來人双鈎用了十成勁力，誠心是把人家擱在巢湖岸邊，誰知事出意外收鈎不及，自己到向前一栽，正想進步穩住身子再翻手進招，那知對方身逾飄風「拗步轉身」已到普九背後，單腿一抬踢中普九後臀，口裏喊聲：「下去吧。」普九也眞听話，一個身子直向湖中飛去，只听「噗通」一響寒冰似的湖中水花一翻，活無常連人帶鈎掉了下去，

這當兒七星神鞭邱仲衡白面吊客趙通已分由左右包圍上來，眼看着普九被人家舉手投足之間打入湖內，不由驚怒交加，邱仲衡七星軟鞭「橫掃千軍」挾一片勁風打去，趙通運刀如風「鐵牛耕地」直掃下盤，兩人同時發動一齊襲到，那人他一聲長笑，竟展開空手入白刃的工夫，蝴蝶穿花似在刀光鞭影中竄來飛去，邱仲衡一面動手一面留神對方，看年紀不過三十五六，一身黑色緊身夜行衣褲，一張方形紫臉留着稀疏的短鬚，肩後斜背一柄罕見的外門兵刃「双鋒生死判」，但他並不亮兵刃迎敵，只一双肉掌施展開六合拳法，從容應付一刀一鞭，而且還步步緊迫招招進攻，兩人各展所學算免強打個半斤八兩，轉眼就是八個回合，活無常普九已由湖中爬上岸來，全身水淋淋活像一個落湯雞樣，他左手一柄虎頭鈎在落水後沉入湖底，現在只餘右手的單鈎了，他吃了幾口水才掙扎着游上岸來，見邱仲衡，趙通一鞭一刀仍戰那人不過，這就顧不得滿身是水單鈎一舉以三打一，三般兵器狂風驟雨似一陣急攻，那人也被逼的有點發火，立時濃眉軒動，驀然一聲淸嘯，接着掌法一變，施出成名江湖的八卦龍虎掌法，一霎時掌影交錯，勁風呼呼，別看邱仲衡燕山二鬼挐着兵刃，仍被那人一雙肉掌逼的團團亂轉，這樣又打了十幾個回合，那人突的施一招「羅漢打虎」把白面吊客趙通打出去七八步跌個仰面朝天，那人趁機長身竄出一丈四五尺，站身回頭對邱仲衡等三人喝道：「今晚上不過略施薄懲，稍挫爾等兇焰，如仍怙惡不悛，助紂爲虐再犯我手決不輕饒，听信與否這就全憑你們了。」說完話，在那濛濛淡月夜色之中，一溜烟似的消失了踪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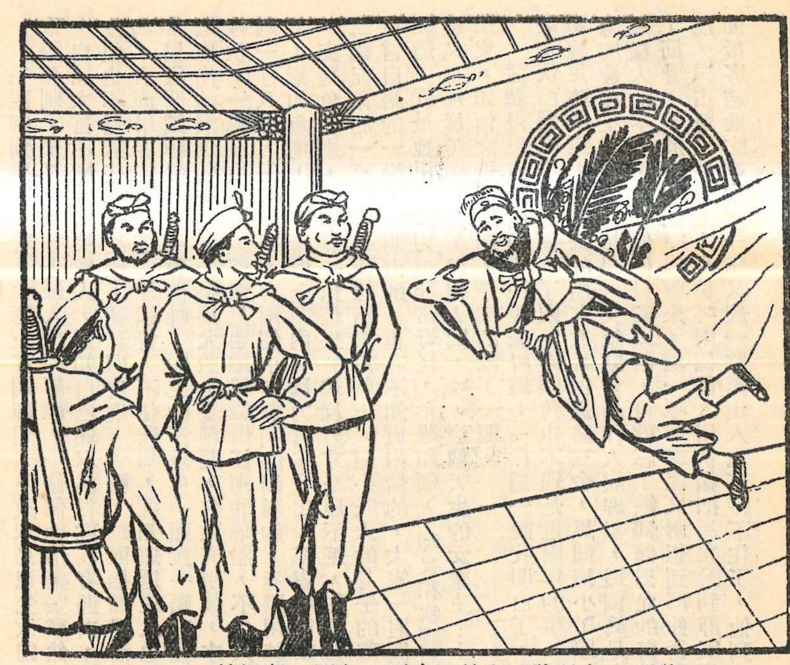
第四回：燭光搖紅 一聲怪笑來蛇影 施媚撒嬌 不惜色身騙學技

那位暗中戲弄七星神鞭邱仲衡和燕山二鬼的人，正是八卦掌姚中元，他本意只想隱身示警，使他們知難而退，並不願正面亮像過招動手，以免對方發現廬山眞面，無奈燕山二鬼窮兇極惡一味糾纏苦追，激動了這位中原豪客眞火，施展出八卦龍虎掌法，力敗三寇，留下警語後飃然退去。

三匪除邱仲衡外，燕山二鬼都吃了苦頭，經這一折騰，他們才眞知道王家確有不少能人代爲保護，許劍鳴的話不能不信了，今夜雖未弄清對手來路，就憑人家一双肉掌把三人逗的暈頭轉向，一個落湖，一個中掌，這身手分明是位武林中極高的能人，他們只是想不通一個削職歸籍的御史從那裏請來這些人，可笑燕山二鬼和七星神鞭，在北五省道上也是噹噹響的人物，今夜一戰之下銳氣全失，那還敢到双溪村中去輕捋虎鬚，匆匆的返回榆樹灣去。

三匪回到吳府一看，大廳上灯燭輝煌，遼東双鳥已先敗歸，金翅鵰薛國亮正手揮小刀替鐵鵓鴿馬允起取飛魚刺，飛叉天王等十餘人環列靜視，一個個面情緊張肅然，邱仲衡燕山二鬼都覺着有一種難言的隱痛，自己大言不慚的譏笑別人，那知自己連双溪村就沒有進去，被人攔路邀截打了回來，燕山二鬼雖然臉厚皮粗也不覺有些羞愧泛煩，硬着頭皮進了大廳，羣匪抬頭見活無常滿身是水，背上的虎頭双鈎也變成了單鈎，白面吊客趙通面上一片鐵青，不住喘氣，就知道這三人也吃了大虧，羣匪慌忙裏把三人按了坐位，這當兒猛聞鐵鵓鴿馬允一聲慘叫，頭上的汗珠兒一顆接一顆直往下滾，血水浸透了夜行上衣，金翅鵰薛國亮把取出的飛魚刺一放，先替馬允敷上金創藥，包紮完事後，才拏起飛魚刺迎着燭光搖搖頭道：「好利害的傢伙，」羣匪中可說大部未見過這種震懾江湖的暗器，不少人往上一圍，細看這暗器，小巧異常，全長不過一寸八分，尖端扁平，有兩個小而鋒利的倒鬚鈎，通體用純鋼打成，晶瑩耀目，後尾處有兩片極薄的鋼葉，形如魚尾，這種暗器全憑內功眞力貫掌發出，羣寇看後無不驚奇，這當兒，飛叉大王探手入懷亦取出一支飛魚刺來，兩下裏一比較果然式樣分寸毫厘不差，許劍鳴點點頭道：「果然又是那小賤人的東西，楚二福兄弟的一支左眼也斷送這飛魚刺上，這小賤人的身手的確不凡，今後眞還得留她的神哩。」許劍鳴這自言自語的一說，有明白的，也有不知道內情的，大家一追問，許劍鳴嘆口氣道：「這個小賤人不但暗器覇道，就是她用的兵刃也非常奇怪，形雖如劍，却又和軟鞭似的可圍在腰裏，一出手又很又辣，但看去她又是那樣美媚無比，艷絕人間，唉，這個天生的女魔王……。」他說到這裏才把自己八人荒林攔劫王御史，如何交手的經過，詳細的說了一遍。

猛聽得吳占魁啊喲！一聲驚叫道：「你這一說我明白了，你們遇到的那個少女，一定就是傳言中的江東女俠白鳳蝶了，這個小丫頭，露頭角也不過是近兩年的事，可是江南綠林道上已被她鬧的鬼神不安，只要她足跡所至，吃黑飯的朋友們都得退避三舍，風聞這小丫頭一身傲骨，最看不起做滿淸官員的漢人，她怎麽會和王家絞到一起呢，又怎麽甘心作人奴婢呢，這倒眞是奇而又奇的一件怪事，可是除了她，誰還有那樣大的本領呢？」他們只顧談話，可就忘了鐵鵓鴿馬允的傷勢，他雖然咬牙苦忍，無奈傷口過大，又動了筋骨，終於疼的他哼出聲來，這一哼，羣匪又聯想到邱仲衡和燕山二鬼來，顧不得再研究這飛魚刺的來歷，吳占魁慌忙以主人身份叫兩個僕人用軟榻把馬允送到靜室療養，又把活無常普九領到後邊換衣服，白面吊客趙通吃姚中元一掌又經一路奔走人也支持不住了，他到認乖，不要人讓，自己到後邊休息去了。



群匪正在討論王家美婢來歷，忽聞一聲怪笑，大廳上燭光搖紅，飛入一人。

吳占魁吩咐擺上酒筵，大廳上羣匪落坐，計議着如何對付江東女俠的策略，你一言，我一語，可是誰也不出來一個完全的辦法，遼東雙鳥燕山二鬼，在目前這一般匪徒羣中也算是頂尖的人物，他們連人家王宅一草一木都沒有動到，落個負傷而歸，明知是白去送死，誰還有這個膽子呢？邱仲衡一看這情形，就是討論到明天也弄不出個所以然來，不由嘆口氣對羣匪道：「照今夜情形推斷，王家除了你們所說的江東女俠以外，另有不少高人，不是我說洩氣話，咱們這羣人就是全體出動，恐怕也討不了好，瓢把子既然只叫我們釘梢探道，摸清楚姓王的落脚窰子，這任務我們總算是辦到了，以後的事只有等瓢把子來了再說……。」

邱仲衡話尚未完，猛聞屋外面一聲長笑，聲音淒厲如梟鳥悲鳴，羣匪一驚，全都起立，正想出屋查看，突然大廳內燭光微晃，巨鳥似由門外飛入一人，身法奇快，捷逾飄風，不過眨眼工夫來人已站在大廳正中，燭光裏羣匪定神看去，見來人已到五旬開外，穿一件灰綢子棉長袍，白襪薄履，五短身材，兩道八字眉直垂眼角，鷹鼻鷂眼，濶嘴翻唇，留着黑白交雜的山羊鬍子，一張臉黑中透青，斜背一個黃緞子長形包袱，頭上却戴一頂黑絕帽，這打份不倫不類，越發趁出他那份怪模怪氣的樣子來，許劍鳴一看來人這份裝着形像，猛可裏想起一個人來，慌匆匆搶前兩步，抱拳躬身問道：「尊駕可是蛇影子朱冲朱老前輩麼。」來人却傲然一笑答道：「老夫已退出江湖廿年矣！想不到還有人記着老夫名號。」他這一答應羣匪全都一怔，蛇影子朱冲這個人，卅年前已名滿綠林，是北五省最負盛名的獨脚大盜，陰狠，毒辣，縱橫江北道上，毀在他手裏的名捕鏢頭不知凡幾，後來他遭北五省鏢局鏢頭們聯合圍擊，負傷逃走，此後就沒有再出現江湖，風聞一死，今夜竟突然出現在楡樹灣中，羣匪對此人過去也不過是耳聞，從未晤面，算起輩份這般人都算是晚輩，大家都抱拳行禮，衆星捧月似的把他讓入上位，許劍鳴陪笑說道：「老前輩大駕光臨，使晚輩們有機會得瞻仰風彩，略慰生平渴慕之念。」朱冲哈哈笑道：「老夫息隱之後，本不願再出入江湖之中，此次因盛情難却應了金風禪師之邀，一則來助方元濟一臂之力，二則那些自鳴俠義正派人物近來猖獗更甚，實令人再難隱忍，老夫此次出山當以廿年深山苦學和彼等一交長短，爲我綠林道上朋友保留一份生路，也不讓那般人盡自揚眉吐氣，炎炎不可一世。」說完話，滿臉狂傲之色，這時吳占魁已吩咐另排新筵，替這位前輩盜魁洗塵，酒席間邱仲衡談起夜深雙溪村鍛羽而歸的事情，朱冲却嗤然冷笑答道：「老夫始才已聽到大部，本來我想等到金風禪師和貴當家的方瓢把子到齊之後，再動手不遲，如此說來，老夫倒要先去會會那那幾個替人看宅護院的鷹爪們，是什麼樣子的人物了。」他這話剛剛說完，大廳後窗上突然傳來一聲冷笑道：「你這個不要臉的老怪物，好大的口氣，別看那些看宅護院的都是後生小輩，但就憑你那一手還未必準行，到時候栽到人家幾個娃娃手裏，我看你這張老臉放到那裏去，……………」後窗人語未住朱冲早已霍然離坐，探囊揚手，三點寒星直飛後窗跟着一轉身就想追出，那知身還未動，窗外又颼來一聲冷笑道：「你不要急，如果想和我比劃比劃你還不配，到時候自有人收拾你，這三支純鋼棗核鏢、大概就是看家的本領啦，我也懶得帶這些破銅爛鐵，還是原物歸故主，怎麼來怎麼去，我可要失陪了。」聲音甫住，破窗飛入銀星三點，分打朱冲双目前胸，來勢急勁，快速異常，朱冲一伏身棗核鏢掠頂打過，「啪啪」兩響嵌入大廳磚牆上一寸多深，這手法腕力確實驚人，朱冲讓過棗鏢，一蹤身飛入院中，等他躍上屋面、對方已走的沒了影兒，只氣的蛇影子跺脚大罵，羣匪四下搜尋一陣，仍是踪跡全無，蛇影子朱冲急怒交

加，恨着聲自言自語道：「朱太爺三天之內不血洗双溪村，我就枉稱蛇影子。」

第二天中午時候，楡樹灣來了三匹快馬，兩個三旬左右的大漢，一個廿四五歲的女人，那女人看去生得頗具姿色，尤其眉目之間，風騷入骨，穿一身玄色對襟密扣緊衣，纖纖柳腰，束着一條青絲綉花汗巾，柳眉鳳目，粉面朱唇披着淡紫色薄棉風氅，騎着榴紅色小川馬，脚套軟皮小劍靴除臉上透出一種兇淫之氣外，到不失一個豐姿婷婷的美人，那兩個大漢好是這女人的侍從，又像是多年的好友，這關係很複雜，微妙，局外人很難弄的清楚，不過有一點可以看得出來，就是這女人似乎有一種支配那兩個大漢的力量，他們三騎馬進了楡樹灣後，直向吳家那所高大的莊院走去。

三個人剛剛走近吳宅，早有守門人傳報進去，呀然一聲兩扇黑漆門大開，吳宅主人吳占魁含笑迎於門外，一見三個人拱手笑道：「什麼香風吹來了百花娘子，及金陵双義，吳占魁有失遠迎，快請入內容我治酒謝罪。」

那女人點下頭盈盈笑道：「啊喲！你吳爺太客氣了，我們可不敢當。」說着話她下了馬，可笑她身後兩個大漢搶着過來接繮繩，吳占魁呢！他也趕着促熱鬧，三個人同時伸過去三隻手，那女人想一下，大槪因爲吳占魁是主人，玉臂輕伸把馬繮交給了吳占魁，吳家那所大宅中立時又湧出來三個莊客大漢，分別接過主人和金陵双義手中馬繮，吳占魁和金陵双義，却前護後擁的把百花娘子讓進了大客廳。

大廳上羣寇環坐，正中間坐着怪模怪氣的蛇影子朱冲，百花娘子第一個進了大廳，她進了門媚眼亂飛，逗的大廳羣賊起了一陣騷動，吳占魁慌忙替羣寇介紹百花娘子和金陵双義，說双義那是高抬兩人，其實他們兩個人眞實姓名，叫裘虎，盧龍，兩個人都是獨脚大盜，臭氣相投結作了金蘭兄弟，在江南綠林道上很有點名氣，和吳占魁也是多年老朋友，裘虎以金鞭，瓦面鏢稱雄，盧龍以一對銀鐲和一手子母彈馳名，兩個人本來是各不相識，七年前爲在金陵渡口劫截一個珠寶客人，碰上了頭，爲爭一箱珠寶打了半夜，結果裘虎打中盧龍一鞭，盧龍子母彈也打傷了裘虎左臂，兩寇彼此受傷後，互相敬佩起來，化敵爲友，結成了叩頭兄弟，從此結伴江湖，合作爲歹，兩個人爲紀念金陵渡口相識經過，自號爲金陵双怪，双怪叫起來比較難聽，所以朋友們見面打招呼都稱他倆爲金陵双義，兩人合作做賊，自然要比一個人強些，竟是無往不利，幾年工夫着實搶了不少値錢珠寶，人已有了錢身份自然不同，双怪那能例外，在金陵郊外買了一塊土地，大興土木建造一所堂皇別墅，無奈狗總是改不了吃屎的毛病，双怪雖已有了百萬家產，但仍做着強盜生涯，一年中他們倆也難得在別墅裏住上個三月兩月。

双怪名頭在江南綠林道上愈來愈響，那就是說殺人越貨的勾當也越做越多，這時候正趕上江東女俠白鳳蝶在江湖中初露頭角，双怪霉高星照首當其衝，被白鳳蝶查出惡跡，小姑娘追尋到双傑住處，一場惡戰，双怪不支逃去，小姑娘沒有手刃兩個惡徒，把怒氣發到房子上，一把火把双怪建造的堂皇別墅燒成了一片焦土，從此二寇又變成無家可歸的流動大盜。

双怪在江南一帶又鬼混了一年，仗兩人武功不凡又撈了不少油水，本來人足可恢復舊觀再蓋一所堂皇別墅，不過這時候江東俠女白鳳蝶在江南風頭越來越健，今天傳出她挑了這家山寨，明天又傳她毀了那家窰子，總之小姑娘在江南露臉一年時光，已成了江南黑道上的致命尅星，她藝高膽大，人又機智，江南黑道人物幾次想暗算她，都被她看出破綻，鬧個傷亡狼籍，大敗而逃，這一來誰也沒膽子再打姑娘主意，凡是白鳳蝶芳踪到處，黑道上的盜匪們無不望風而逃，退避三舍，双怪驚弓之鳥，那裏還敢開山立窰，這一對叩頭兄弟也就到處飃蕩起來，好在他們有的是黃金珠寶，住那裏都是一樣錦衣玉食。

双怪又飃蕩幾個月，無意中遇上了百花娘子廖金蕊，這女人天生媚骨，淫蕩異常，說武功一道，金陵双怪合起來也得甘敗下風，這還不算，最使人拜服的還是她床上工夫，只要一和百花娘子接觸過的男人，再和別的女人接觸時，那就味同嚼腊，毫年樂趣，這女人就仗這一點特殊本領，不知征服了多少個成名武林的人物，臣服她石榴裙下，双怪本不貪色，可是碰上百花娘子這樣的女人，那還能把持得住，三個人見面不到兩天，双怪都變成廖金蕊裙下的不二之臣，這女人也眞有她一套，擺佈的双怪死心塌地爲她効忠不算，最難的是兩個人分沾雨露，却不會爭風吃醋，最低限度，兩個叩頭兄弟沒有表面衝突起來。

百花娘子收服了双怪之後，三個人結伴遊息，日日打情罵俏，夜夜春宵不虛，說快樂也眞快樂，可是這種快樂中另含有兩種隱憂，第一是双怪都知道像百花娘子這種女人，那會有什麼眞情，隨時有振翅飛投他人的懷抱可能，第二是兩兄弟同侍一個女人，時日一久難免不起妬意，彼此心裏都想獨佔百花娘子，這一對叩頭兄弟難免要翻臉火拚。

可是百花娘子却不管這些，因爲男人爲她拚命濺血，何至數十百次，見多不怪，這些事她根本不會放在心上，所以仍是帶着双怪到處遊樂，這天到了安徽六安縣境內，忽然想起過去一位老朋友吳占魁來，因此帶着双怪趕來楡樹灣，她這一來不要緊，帶給北五省南來群匪一場自相殘殺的血戰，自古美女多禍水，



冲寃一怒爲紅顏，吳三桂爲一個陳圓圓甘心作異族爪牙，出賣了十萬里錦綉山河，爲女人拚命濺血自然是宵些小事，何足掛齒，時代進步到現在，仍有不少痴情郎殉身示愛，可惜死的只管死，活的仍然嫁，天下多的是男人，死幾個，算不了什麽。

且說百花娘子廖金蕊一進廳門，看這廣潤的大廳上坐的盡都是帶刀掛劍的綠林人物，高的、肥的、瘦的、矮的、應有盡有，正中間坐着個八字眉，鐵青臉，留着黑白交雜山羊鬍子的老者，吳占魁替她一一引見，才知道這些人都北五省中的黑道朋友，那老者更是廿年前名震江北的蛇影子朱冲，百花娘子對這些北道南來的朋友們每個人給一個媚眼嬌笑，走幾下春風俏步，在朱冲那桌坐下來，粉面媚眼對着蛇影子黑裏透青的怪臉，怎麽看也不調和。

這當兒，金陵双怪已由吳占魁招呼到別的桌上坐下，蛇影子鷂子眼一翻，狠瞪了百花娘子一下，緩緩起身說道：「神手追魂方瓢把子和大沽青雲寺金風禪師，恐怕還需要幾天才能趕來，老夫今夜中準備親赴双溪村一探究竟，看看幾個替王家護宅守院的是些什麽人物，順便會會那個什麽江東女俠的女娃兒，各位中有願和老夫同行一次的麽？」

群寇中幾個頂尖的人物，如飛叉天王許劍鳴，七星神鞭邱仲衡，遼東双鳥，燕山二鬼，冀北三虎等都吃過苦頭，自然不好再抱奮勇，其他的更是微不足道，蛇影子朱冲連問了三聲，大廳上數十個綠林盜匪竟自無人應聲願往，這一下蛇影子的氣可大啦，怪眼一掠大廳群匪，冷笑一聲，還未來得及開口罵人，百花娘子廖金蕊却緩起嬌軀笑道：「晚輩願陪朱老前輩一行，不知可否？」她這一說去，要去的人可就多啦，首先是金陵双怪，裘虎、盧龍，起身應道：「我兄弟亦願隨朱老前輩一行如何？」

燕山二鬼活無常普九、白面吊客趙通，這兩人是出了名的色鬼，見百花娘子美媚異常，早就怦然心動，趙通昨夜中雖被姚中元打中一掌，尚未復元，但他有着寧願花下死，做鬼也風流的精神，得一親近美人芳澤的機會，再挨一掌何妨，所以二鬼見百花娘子要去，也就挺身願去，七星神鞭邱仲衡、飛叉天王許劍鳴也起身答應願走一趟。」

前文摘要

鏢師羅九峯，厭倦江湖，携愛妻、兒、女、弟子，隱衡山雁鳴峯，遭昔年仇人夥川、湘、黔、滇，大盜尋仇，九峯得友周冲助力，迎戰群匪，不幸夫婦相繼戰死，女寒瑛遭人刼走，兒雁秋幸遇奇俠悟玄子，帶往峨嵋山授以絕技。

雁秋技成，得師伯贈一寶刄，下山訪仇，於成都破雪山分堂，結識武當兩小俠，異旅逢舊，結盟通江，訪仇大巴山，羅雁秋追賊遇險，巧逢俠女凌雪紅，定情證盟，籍凌女之助，脫險離山，巴東夜鬭李英白，荒園赴約司徒霜，力誅尋仇鏢局群寇，索敵入魯東，余棲霞傳警武當山，蕭俊等分批尋盟弟，沉鵝潭畔逢寒瑛，西返路上，夜半驚女仙，投宿双英樓，救人鬭四兇，得美婢素月之助，纖掌退兇頑，荒廟會義弟，聽尚乾露談起血戰靈水崖，蛇鎚斃潘洪，受傷遇救，雁秋慨贈大還丹，……………

第三十三回•花明月暗　客路驚鴻蕩情波

這時鬼手潘洪打中江南神乞的五支淬毒飛針，毒力已發，每一傷處都成了一個銅錢大小的紫塊，散浮子先替他二取出毒針，又在傷口地方敷了藥，讓雁秋去取山泉燒一壺熱水，羅小俠一邊燒水一面問道：「師祖看他傷勢是否有碍」

散浮子搖搖頭答道：「內腑震動，功力已失、他又拚用了最後一口眞氣，致元氣全散，是否能挽回他性命很難預料，不過就是救活他，恐怕功力也要完全失去，這一生也不能習武了。」

羅雁秋滿臉傷感的又問道：「難道就沒救了嗎？師祖，尚老前輩也是爲尋秋兒才東來勞山，說起來是秋兒害他受此重傷，他若不能得救，秋兒要抱憾一生了，師祖你想辦法救救他吧！」說完最後一句，他又急的星目淚落。

散浮子嘆口氣道：「你這孩子，要是有救，我還能坐視不成，………」說這裏停一下又道：「遍天下只有兩種藥物可以救他，而且還可以保持他的功力，一種是天山神尼清心的回生續命散，一種是東海無極島空空大師的大還丹，這兩位都是當代風塵中半仙奇人，塵寰中難得一見，往那裏去求這兩種曠世奇藥。」羅雁秋聽完話、一下子跳起來笑道：「師祖，你怎麽不早說呢，秋兒有大還丹嘛。」說着話從懷中取出一個白玉小瓶，倒出來他僅有的一粒大還丹，這還是他離開大巴山青靈谷時凌雪紅送他一粒，要他萬一遇到什麽災害時服用，想不到會拏來挽救江南神乞的性命。

羅雁秋把丹丸交給了散浮子，睹丹思人，又想起來他的紅姊姊，屈指算來，凌雪紅在東海學劍屆限將滿，他想：如果他的紅姊姊知道他幾個月中遭遇的驚險，恐怕連劍也不學了，早就趕來看他………他想着想着，站那兒出起神來，不只是他，連天南劍客散浮子也在看着大還丹發呆，他實在想不出這孩子怎麽會有這種世間奇藥………

半响後，散浮子才轉頭問道：「秋兒，你怎麽會認識東海無極島空空大師呢？這大還丹又從什麽地方得來？」幾句話問的羅雁秋臉飛紅暈，撲的跪倒地上低頭答道：「秋兒並沒有見過空空大師，這粒大還丹是秋兒一位姊姊贈送。」

他這一說，天南劍客散浮子越發弄得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了，不由長眉一皺又問道：「你起來，把話說清楚，她是誰，怎麽會有這種曠世奇藥大還丹，又怎麽成了你的姊姊？」

羅雁秋抬頭望着天南劍客，滿臉乞求神色答道：「師祖恕秋兒萬死之罪，才敢面陳………………」散浮子微笑接道：「世間一切，常出人料，你說吧？」雁秋見天南劍客臉無慍色，才囁嚅着答道：「她是東海無極島苦因禪師女兒，大巴山救秋兒得免毒手，青靈谷盟約許身，這粒大還丹是她送秋兒防災之用，……………」散浮子微微點頭笑道：「苦因禪師是不是空空大師傳人？」羅雁秋答道：「秋兒聽苦因禪師說過，空空大師已圓寂登仙，他已承繼了空空大師衣鉢。」

散浮子聽完話，微微嘆息一聲道：「一代仙師，竟作古人，天地間仙道之說，看來是不可憑信了。」說完話，也不再追問，立時走近江南神乞跟前，左手輕扣下顎，尚乾露一張嘴，散浮子趁勢把大還丹送入口中，又命雁秋用少許開水送下丹丸，散浮子運用內功，掌心中立時透出熱氣，在尚乾露幾處要穴一陣推拏，助他暢通血脈。

大還丹是天地間百種奇珍異藥，調合煉製而成，藥方出自無極島空空大師，復傳於苦因之手，功能起死回生，延年益壽，和天山神尼清心的回生續命散，併稱為武林繼命双寶，不過天山神尼清心，和無極島空空大師，都極少涉足塵寰，武林中百年來都有這兩個人神奇事跡的傳說，但眞正見過這兩位異人一面的人，却是少之又少，絕無僅有，像天南劍客那樣出類拔萃的風塵大俠，也不過只是聽聞過傳言而已。

果然靈丹妙用，出人意想，尚乾露服過大還丹後，人竟悠悠醒轉，一睜眼見身側站一個長髯如雪，仙風飄飄的道裝老人，心知必是羅雁秋剛才所說的天南劍客散浮子了，一挺身就想掙扎起來，散浮子搖搖頭笑道：「藥力剛剛行開，元氣尚未復聚，不宜多動，你先閉目靜息一陣，有話晚一刻再說不遲。」

尚乾露苦笑一下點點頭，立時閉目靜養不再說話，不到一個時辰，大還丹藥力完全行開，江南神乞只覺着腹內熱氣上騰，遍體汗出如雨，散浮子命雁秋用煮開泉水，浸濕一塊方巾，替尚乾露抹去全身汗水，說也奇怪，尚乾露出過一身大汗之後，立時感到週身痛苦全失，暗裏試行運氣，仍能貫走四肢，除了略覺疲乏之外，內腑所受重傷竟似完全恢復，不由暗暗感到驚奇，尚乾露以前雖未見過天南劍客散浮子，但却聽說過江湖中有這麽一位風塵俠客，如果以在武林名頭聲望來說，散浮子並不比東海三俠聲名更高，自知所受內傷極重，遍天下沒有藥物能救，所以當雁秋說起散浮子醫道通神，必可挽回他的傷勢時，並沒有勾起江南神乞惜命的念頭，因為大凡一個內功精湛的人，如果在和人動手時把內勁眞力耗盡，必需立時住手運氣調息，以功力深淺分別休養三至七日才能完全復元，最少亦需調息三個時辰以上才能行動，尚乾露和白元化三拚內功，不但耗盡眞力，而且在眞力耗盡之後又接了追魂手魏英一掌，雖然他見機較早，這一掌沒有完全接實，但已震傷內腑，口吐鮮血，內傷之後又拚盡幾十年內功火候的最後一口元氣噴出血箭，軟索蛇鎚巧斃潘洪，使受傷的五腑六臟完全離位，江南神乞心中自知就是華陀再生，也無法挽救自己這一條性命了，他自知必死無疑，所以並不作逃生之想，逼着雁秋學了自己奪命八鎚，免使一生心血創研而成的八招絕技失傳。

那知服過丹藥之後，竟能很快康復，他心裏驚奇的超過了感激，睜開双眼，呆望着天南劍客，半響說不出一句話來。

散浮子神目如電，知這時大還丹藥力完全行開，尚乾露已脫險境，看他驚奇臉色已明白他心存疑竇，不由微微一笑道：「尚大俠一生江湖，誅惡救世，善心慧果，才能遇上這樣巧事，恭喜尚大俠不但性命得保，而且功力不失，為武林中多保一份正義實力，天道朗朗，冥冥中已分出善惡定數矣！」

江南神乞微微點頭嘆口氣道：「久聞道長風塵奇人，賴靈丹妙手，使老化子復生人間，大恩不言謝，只有永埋老要飯的肺腑深處了。」

散浮子搖頭笑道：「如果以尚大俠所受傷勢而論，縱然扁鵲重生，恐怕也無能為力，貧道這點微末醫理，豈能緍魂起死，此全賴尚大俠數十年播種善因，才有這樣奇巧遇合，尚大俠所服靈藥，乃武林中傳言的繼命双寶之一，東海無極島大還仙丹，貧道何許人，焉敢居功。」

尚乾露聽完話，愈覺驚奇，睁大一双環眼又問道：「這麽說起來，道長和空空大師定是方外好友了。」散浮子仰面一陣大笑道：「空空大師，一代仙尊，貧道塵寰中俗凡之人，怎麽能談到好友二字，八十年四海行踪，就沒機會一叩仙顏，說起來這靈丹來處，恐怕愈使尚大俠感到驚奇了，你傳授了秋兒這孩子八記絕招，他却還敬你一顆靈丹，双方恩德相抵，彼此不許言謝，不管怎麽算你也是長輩，又是為他東來勞山，剛才他只管急慮你傷勢，忘了禮儀，………………」說這裏回頭對雁秋喝道：「秋兒，還不快過來叩見你尚老前輩麽。」

羅雁秋聞言搶前兩步，拜跪地上說道：「晚輩羅雁秋叩見尚老前輩，並謝賜傳八招之恩。」慌的尚乾露搖着兩隻手晃着大腦袋道：「武林中那有長幼，通者為師，你救了我老要飯的一條性命，再這樣是誠心給我過不去，再說老要飯的一輩子最厭恨世俗禮法 快站起，要不然我可得掙扎起來還你一百個響頭了。」

尙乾露這樣一說，羅雁秋差一點要笑出聲，強忍住起身答道：「尙老前輩既不喜世俗禮法，晚輩自不敢相強，恕晚輩無禮了。」說完話，侍立天南劍客身側，星目深注着江南神乞，浮動着一臉憨笑。

尙乾露剛才兇強支撐着慘重內傷，忍痛傳技，並沒有細看雁秋，這當兒，他經大還丹藥力解除了全身痛苦，不由側頭打量雁秋一陣，細看之後，可把尙乾露吓了一跳，只覺他秀朗如玉，神采奪人，再細看，氣度閒逸飄然出塵，英健中透出一種嫵媚，聰明中帶有一派純誠，直似晝裏神童，耀眼奪目，不禁油生愛意，看一陣才點頭笑道：「聚天地間靈秀之氣，集山海環宇之精英，若干年後必能領袖群倫，創武林另一主脈。」

散浮子接口笑道：「靈秀有餘、武德不足，殺機隱現眉間，情孽藏歛双目，天生此子，無非是爲武林造一場血雨腥風，決難領袖群倫，開武林另一主脈，此固是人干天怒，魑魅在刼…」，說此倏現住口，默默不再發一言。

羅雁秋聽兩人談話，心中似有所覺，星目流動，不時輪看兩人臉色、可是散浮子和尙乾露都不在談這事，羅雁秋自是無法追問，過了一刻工夫，散浮子笑對尙乾露道：「大還丹雖然是曠世奇藥，但尙大俠受傷太重，一時間恐怕難完全復元，我們不妨在此休息幾天再走，貧道亦要西行一趟，順便送尙大俠返武當山去，也好讓他們姊弟兩人早些見面」尙乾露正想推謝，散浮子又回頭對雁秋說道：「我傳你的龍虎風雲劍法，和尙大俠賜傳的奪命八招，趁尙大俠這幾天靜養工夫，你可多多溫習幾遍。「雁秋笑應一聲，自赴洞外習劍去了。

尙乾露傷勢雖重，但經服大還丹後，慢慢好轉起來，又得散浮子從旁照顧，不過兩天工天，竟能行動如常，除面色較過去略顯蒼白之外 已算完全康復，在這兩天中羅雁秋雖幾度請命散浮子，要再赴白家莊院劍誅碧眼神鵰替爹娘復仇，散浮子却淡淡笑道：「目前時機未熟，不必急在一時，縱然你目前取得胡天衢之首級，也無法奠祭你父母靈前，俟你們姊弟重會之後尋獲父母遺體，再追殺侵犯衡山元凶，昭雪你父母沉寃，再說目下武林中殺機瀰漫，不日中將有大變，我自遍游海外歸來，始覺此中形勢已成，未來這場拚鬪，不知要毀去多少成名武林人物，和息隱山野的奇人，我和大雪山十二連環峯紫虛道人原有舊誼，急於西行一次，試圖以人力消除這場大禍………………」說這裏，尙乾露突然插嘴接道：「道長悲天憫人，其心可敬，不過雪山派近年作爲，實令江湖同道難再隱忍，跋扈囂張，處處和江湖同道爲難，近年更作狂想，結崆峒而於横掃武林，看來這場殺刼勢所難免，道長總有救世之心，恐怕亦難喚醒那般魑魅魍魎們野心惡夢，挽回天數了。」說完話長長的嘆了口氣。

散浮子點點頭答道：「貧道雖知大數已定，但不得不略盡心意，月前晤秋兒師伯慧覺長老，談起此事相對唏噓，他勸貧道試圖一盡人力，東海三俠和紫虛道人原有小隙，風波一起，自難免捲入漩渦，這和尙老謀深算，又托我東來勞山挽救秋兒之難，稚子赤心，靈秀可人，誰見他亦難免怦然心動，愛烏及屋，不期而然跌入了和尙謀算之中，西行成少敗多，自可斷言，如今騎上虎背，已難制身事外，慧覺棋高一着，貧道滿盤皆輸了。」話到此處，回頭看看雁秋，這孩子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閃動着兩隻大眼睛笑道：「紫虛老道人有什麽厲害，難道說你老人家合我師伯，師父和師叔四人之力還不能把雪山派幾個首腦殲滅麽，餘下的那些蝦兵蟹將，自有秋兒和幾位盟兄動手，………………」他話未說完，猛聽山洞外面飄傳來一個沉重的聲音接道：「無知蠢子，你有多大本領，竟敢狂妄至此。」話落人現，山洞門口站一個青袍長髯，面貌清奇的道人，壽眉入鬢，目光似電，望着洞內三人不斷點頭微笑。

羅雁秋看清那道人是誰之後，嚇的連跳帶爬迎上去，拜伏地上再也不敢抬頭。

散浮子起身迎上去笑道：「剛才還提過你們東海三俠，想不到你却趕來，幸好我沒有罵慧覺和尙，要不然你聽去那還得了。」

青袍道人合掌一禮笑答道：「怎敢勞你起身迎接，聽大師兄說，鶴駕爲救劣徒趕來勞山，貧道心感盛情特來道謝了。」說着話又是躬身一禮。

散浮子還禮笑說：「你先別說閒話，孩子快要吓哭啦，偵我個面子叫他起來吧？我這游蕩慣的野人，從來不會替人管敎徒弟，你要當我面前處罰他，可是誠心給我難看，一言九鼎，我決不會翻悔，不管怎麽樣我總要去見見紫虛道人，你們東海三俠編好的圈套讓我跳，旣然我已經上鈎，難倒還會給你們撒賴不成。」

青袍道人一臉嚴肅神色，合掌答道：「貧道亦正是奉師兄遣差，一來答謝拯救劣徒之德，二來轉告大駕西行之事暫作罷論，紫虛道人雖和你誼屬老友，但他已非昔日面目，你此行難免節外生枝，傷了你們和氣不算，恐怕你一片仁心好意，反而招致到一場兇險。」

散浮子聽完話面色微變，繼而搖頭笑道：「紫虛道長雖已迷失本性，但料想還不致對我也下毒手，事

關武林同道一場浩刼，貧道焉敢不略盡寸心，快些讓孩子先起來，我們再作長談。」

青袍道人低頭看雁秋仍拜伏地上，隨微帶怒意叱道：「你不過略通一點武技皮毛，竟敢大言不慚，處處狂妄，以後再要如此，必於重責不貸，起來吧？」羅雁秋自師父悟玄子現身之後，就跪拜地上一直不敢抬頭，聞言始敢仰起臉答道：「弟子知罪，以後決不敢再放狂言。」說罷起身，垂手侍立一側，悟玄子兩道冷電似的眼光，不住在雁秋臉上打轉，突然一皺長眉，似要問話，但却又忍下去沒有出口，可是羅雁秋早已吓的心中通通亂跳。

散浮子介紹尙乾露和悟玄子認識之後，江南神乞笑說：「老要飯的久聞東海三俠之名，恨無機緣一見，今天幸會道長，不虛勞山之行了。」

悟玄子微笑答道：「我兄弟三人，山野草莽，浪得虛名，何以敢當三俠之稱…………」說此，又笑對散浮子道：「大雪山之行，最好免去，…………」話未完，散浮子已搖頭接道：「我既說出口，那能不去，何況前日遇上他三弟子魏英時，我已托魏英轉告紫虛道長近日登山拜訪。」悟玄子低頭默然，半響才抬頭笑道：「既是如此，我不再勸，秋兒尙請你代管教些時日，我要先告辭一步。」說畢，起身出洞，羅雁秋送出洞外，悟玄子大袖一展，人已凌空而起，好像有着火急事情，連話也不及再說，幾個飛躍，人踪已杳。

悟玄子走後，羅雁秋呆站在山谷裏，望着師父身形消失的方向出神，他本來有一肚子話想對師父說，可是悟玄子匆匆行色，致雁秋根本就沒有說話的機會，他想不出師父爲什麼會走的這樣倉促，…………

…………師徒們見了面連說幾句話的工夫都沒有。

正當羅雁秋想的出神，石洞裏傳來了散浮子的聲音道：「你這孩子站外面發的什麼痴，快點進來收拾一下，我們也要趕路啦。」羅雁秋轉身緩緩走進石洞，他爲恩師異常行色愁懷難釋，懶洋洋的胡亂收拾一下，跟在散浮子，和江外神乞兩人身後，出了留居近月的石洞，在這四週奇峯環立的一片小山谷中，羅雁秋學會了天南劍客的龍虎風雲劍法，和尙乾露的奪命八招，幾天來他苦心揣摸，已把江南神乞奪命八鎚奇招，融合於劍術之中。

三人沿曲道繞出峯谷，羅雁秋仰面一聲長嘯，嘯聲嬝嬝，繞山傳響，餘音未絕，驀聞長聲馬嘶相應，接續從對面山峯上疾駛下一匹健馬，快如飛鳥下降，越澗縱躍而來，不大工夫已到三人跟前，馬見雁秋，立時收蹄，依偎身側，狀極馴服，看的尙乾露暗裏稱奇。

羅雁秋拍着馬頸對江南神乞笑道：「老前輩傷勢未完全復元，此馬脚程奇速，又能越峯渡澗，正好用作老前輩代步。」尙乾露搖搖頭笑道：「老要飯的一輩子沒騎過馬，還是你騎上走吧，大還丹藥力神效，縮住了老要飯的餘生殘魂，我既然沒有死，這點山路大概還可以走得。」羅雁秋和尙乾露幾天相處，已瞭然江南神乞怪僻性格，他既說不願騎馬，多讓反招致沒趣，隨不再堅讓，牽着馬繮繩跟在兩人身後西行。

散浮子顧及到江南神乞傷勢不敢急進，可是尙乾露一生好強，仗大還丹神奇藥力，功力未失，竟自咬着牙兼程趕路，經過五六天急走緊趕，他們反超出蕭俊等前面，經萊陽、高密、過沂山，抵達濟寧郊外，尙乾露忽然傷勢復發，吐兩口鮮血後，人便暈倒地上，事出意外，散浮子一時間也弄得張慌起來，羅雁秋那更是抱着尙乾露星目淚滾，天南劍客細查尙乾露脈膊，內腑，並無變化，任你散浮子醫道通神，竟自也查不出病源何在，他席坐草地，低頭沉思，忽的抬頭說道：「秋兒，你快去找一個清靜的地方，愈靜愈好。」羅雁秋心覺奇怪，清靜地方和治病有什麼關係，他本想問明白用意何在，可是散浮子却一叠聲催他快去。

羅雁秋不敢再問，翻身躍上馬背疾馳而去，虧他苦心尋找，竟被他尋着一座久絕香火的呂祖廟，廟處荒郊四不靠村，雁秋把大殿打掃乾淨後，才飛馬報告天南劍客，他把尙乾露扶上寶駒，縱馬馳到呂祖廟中，大殿一角暫作了江南神乞病榻，散浮子先替他推宮過穴，然後又撬開他牙關，服下去兩粒丹丸，直到尙乾露面色轉紅，才長長嘆口氣說道：「我一時大意，忘了他元氣傷損太重，大還丹雖然神效異常，也不能在短短兩三天中使他完全復元，最少也需七天以上時間，才能元氣恢復，不致再發，可是我們三天後就動身上路，他又盡力緊趕，致傷勢復發，幸好尙無大碍，不過要須七七四十九天以上的靜養了，你去採購一點吃喝食物用品，爲他這場病勢，又要多躭誤我西上十二連環峯的行期了。」羅雁秋赴濟寧街上購了食物，三個就暫時在這荒廟中安居下來。

尙乾露經天南劍客悉心療治，第二天已能轉動說話，這位風塵怪傑，在這時候已無法再逞剛強，吃飯起居都得雁秋扶持，第四天上，尙乾露已可勉強行動，雁秋扶他到大殿後面一片草地上坐着，春日暖陽，和風徐來，尙乾露仰面望天空白雲變幻，不禁觸景傷情，想自己一生江湖，縱橫南北，不知經過了多少陣仗，誰知勞山一戰幾乎埋骨魯東，看來在江湖上行走，實難落得好收場了…………正當他感慨叢生，

忽見兩隻白色健鴿劃空向西急過，不由心中一動，剛想招呼雁秋，讓他用暗器上打落一隻，那知心念初動，又有兩隻灰色健鴿由北向南急飛過去。

江南神乞心知有異，雁秋也自警覺，他皺着眉走到尙露乾身邊說道：「這四隻健鴿有點怪道，晚輩在大巴山時，曾見雪山派用健鴿互通信訊，這四隻鴿子不似尋常，難道這一帶也有雪山派的黨徒麽？」尙乾露點點頭答道：「雪山派黨徒滿天下，爪牙密佈，紫虛老道不虧武林中傑出梟雄，可嘆他一念失錯，不知要毀去多少成名武林人物的性命。」

羅雁秋扶起他笑道：「多行不義必自斃，雪山派倒行逆施，無疑是自掘墳墓，有一天他們會風消雲散，一敗塗地，羅雁秋雖然是螢火之光，但我能活一天就要和他們週旋一天。……………………」話未說完，驀聞一聲冷笑傳來，接着暗器風動，雁秋急推尙乾露向旁一閃，一隻喪門釘掠着雁秋左臂衣袖打過，這一下壁的羅雁秋心頭火發，探手入懷取出兩顆銀蓮子。正想騰身飛上殿脊查看敵人隱身所在，猛聞一聲斷喝道：「鼠輩敢爾。」隨着這聲斷喝，又傳來一聲悶哼，接着天南劍客出現大殿左側招着手說道：「賊人已中我一記劈空掌，負傷逃去，你們回到大殿來吧！」

雁秋扶着尙乾露走進大殿，散浮子面色很嚴肅的對雁秋說：「秋兒剛才賊人入廟時我已發覺，暗中在監視着他，這人武功很高，決不在你之下，你罵雪山派自掘墳墓，他才突下辣手，這證明他一定雪山派中人物，剛才四隻健鴿分往西，南飛去，可能是雪山派在魯西辦什麽緊要事情，以我推斷，他們在這附近的人還不是少數，也可能有極厲害的人物，說不定等一下他們還會有人來此，我還要西上大雪山訪晤紫虛道長，不願和他門下弟子黨徒們就此鬧翻，有我在此量他們也不敢無理取鬧，等會兒，如果眞有雪山派中人再來，不許你開口多話。」散浮子說過話目光如電，直逼視在雁秋臉上，羅小俠那裡敢和師祖頂嘴，懷着一肚子不高興點頭答道：「秋兒遵命，別人就是罵我，我也不還他就是。」他說完了，才覺得話裡有毛病，瞪着兩隻大眼看着散浮子憨笑。

天南劍客嘆口氣，閉目靜坐，他不是恨雁秋，而是覺得這樣靈秀可愛的孩子，偏偏會隱歛着無窮殺孽，這時間三個人都不講話，荒野空廟大殿上靜的如一池秋水，驀然散浮子睜開双目，向殿外注視一陣，緩緩起身向殿外高，雁秋童心未退，那能忍住不動，輕着步跟在天南劍客身後，散浮子背手卓立殿外台級上，似乎在凝神靜聽，羅雁秋也凝神聽了一會，却聽不出一動異聲，他又不敢追問，只好也裝的若有其事的靜站着發呆，約有一盞茶的工夫，雁秋才聽得脚步聲音逐漸清晰，又過一陣，才見由破損的圍牆上躍入兩人。

左面一個光着頭，穿着一件破僧袍，一張臉黑如煤炭，左面個一身百結鳩衣，赤着双足，兩個人似乎沒有發現羅雁秋和天南劍客，但雁秋已看清楚右面那人正是小乞俠諸坤，不由高聲喊道：「諸兄弟。」小乞俠一轉頭，雁秋已飛奔着迎過去，雙手握着諸坤一隻又黑又髒的手搖撼着說道：「諸兄一定是爲小弟的事東來，我羅雁秋感愧極啦。」

諸坤拚脫手笑道：「兄弟，我這手又髒又臭，你不怕汚了你一双瑩玉似的手掌麽。」雁秋急的面紅耳赤的說：「你怎麽能這樣說，我……………………」他話未說完，站在旁邊的黑羅漢已接口笑道：「你不要聽小要飯的話，他那張狗嘴裡永遠說不出一句人話。」小乞俠仰面大笑一陣，才替雁秋引見了三寶和尙，雁秋帶兩人進了大殿，散浮子已早回殿內，小乞俠這人天不怕地不怕，不管見什麽人總要先和人家說幾句玩笑，就是見了尙乾露有點膽寒。

這時尙乾露正盤膝坐息，小乞俠看師父臉色發黃，精神萎靡，心知有異，不禁一驚，双膝併跪，喊了聲：「師父」立時滾出兩行淚水。

尙乾露笑道：「沒出息的東西，哭個什麽勁呢？老要飯的還沒有死，起來。」小乞俠那裡敢答腔，忍着淚站起來，垂手身側，江南神乞本人最厭惡世俗禮法，所以他也不命令小乞俠拜見天南劍客，只淡淡說一句，那位道長是散浮子老前輩，老要飯的沒有死全仗散浮子老前輩施救，小乞俠、黑羅漢，双双拜見，散浮子笑道：「你們起來吧？我這山野之人，也怕多禮。」兩人剛剛站起身子，羅雁秋已經忍不住問起她姊姊和蕭俊等行踪，小乞俠長話短說，剛剛把經過講完，廟外傳來了一陣馬群蹄聲，諸坤點點頭道：「蕭師兄機智異常，可能是他們也找到了這裡。」說着話和黑羅漢起身向殿外走，打開門果然是鐵書生等一行六人，寒瑛雁秋姊弟重逢，相抱大哭，散浮子喝止兩人，羅雁秋收淚後帶蕭俊等進入大殿，聽江南神乞說出他血戰靈水崖巧斃潘洪的一段經過。

江南神乞說完經過，天色已快近午，雁秋笑道：「這段時間裏小弟學會做菜煮飯，現在天已快到中午，我去燒一餐飯，各位哥哥嘗嘗小弟手段如何？」說着話，起身向大殿一角走去，那地方放着鍋碗之類，寒瑛追過去說：「弟弟，我來做吧？」



雁秋笑答道：「妳幫忙吧。」說着話，動手生火，這時蕭俊等也都趕了過來，搶着要動手，淘米、洗菜大家搶着做，如果說羅雁秋眞會做飯做的很好，那是笑話，不過這段時日和他在摩雲峯學技時，因經常動手，倒是練習的可以把生的煮熟，講內行還是羅寒瑛，女孩子天賦的煮飯本領就比頂聰明的男人要強。

幾人中除了散浮子、尙乾露坐着未動外，小乞俠和黑羅漢站一邊看熱鬧，大概是自覺手太髒的關係，其他的人全都動了手，七手八脚忙一陣，總算是做好了飯菜，自己做的東西不管怎麽樣，吃起來好像比別人做的香，一餐飯過，雁秋忽然想起了自己的烏雲蓋雪寶馬大半天沒有看見，隨一個人溜出大殿向後走去，呂祖廟最後面是一塊空地，長滿着一尺多深的荒草，寶馬通靈並不要雁秋照看，常常獨個兒跑外面找食，雁秋進了後院，見馬兒正嘴嚼着青草，雁秋走到寶馬身邊摸着牠鬃毛笑道：「馬兒！馬兒，最近也眞苦了你，過幾天我要好好的喂喂你。」

靈馬似懂人言，依偎主人身側，搖頭幌耳，猛的靈馬長頸一甩，把雁秋全身推開，羅小俠一回頭，不知什麽時候身後站一個玄裝少婦，那女人長像相當秀美，臉潤桃花，髮覆綠雲，柳眉含翠，眼瀲秋水，少婦風韻，別一番撩人情態，她本來是綳臉豎眉，面帶煞氣，可是羅雁秋一轉頭來，她竟不禁一呆，兩道眼神釘在羅小俠臉上再也收不回去，慢慢的透化成了一臉春風，眉稍嘴角不自主浮現盈盈媚笑，看她臉上紅暈恐怕已春心蕩漾，少婦們大概對美男子的反應，要比少女更快。

羅雁秋被這突如其來的少婦，吓了一跳，他倒不是爲那少婦撩人風韻所動，而是人家怎麽樣落在自己身後竟是毫無所覺，就憑這份卓絕輕功就比自己高明，他怔了半響神才喝問道：「妳是誰，來這裏幹什麽？」

玄衣少婦格格一陣嬌笑道：「這又不是你的家廟祖產，爲什麽我不能來，你兒什麽嘛。」

雁秋一皺劍眉又說：「我倒不是不讓妳來，我是問妳偷偷的落到我身後面，是不是存心暗算我，」

玄衣少婦双眉揚答一，道：「你呀！還用不着我暗下毒手，就是明着打，你也準要落敗，不過我現在倒不想再和你動手啦，只要問你幾句話，你能老老實實的回答我就行。」

前文提要

一個新聞記者接受了匪徒的挑戰，去盜窟裡採訪，見面禮是狠狠的揍了他一頓，然後在他昏迷中帶到一個記者不知道的古怪的地方。

他醒轉來後，認識了大盜黑囚，和—大黑—黑囚同桌吃酒，附近却是高大的櫃子，裡面裝滿了珠寶，那裡是洞天福地，猶如傳奇中的神話。

這時，有一個出賣大黑的人被大黑抓住，他施用巧計迫死了他，大黑迫着人向前面跑，前面有一片刀林等着他……。

第二天，當記者醒來的時候，全洞中靜悄悄的，除了眨巴眼矮子外，大黑已經走了！

我這樣想，是有一部份哲理的，人都有聽天由命的個性，當不得已的時候到來，他會努力掙扎一下，抗拒一下，一旦已經無法挽回時，也就默認那不得已是自己命運的挫折，活該忍受。

我離開住處後，就到昨天那個客廳——我自己這樣稱呼——裡，我原以爲大黑、歪脖子汪龍都在那裡，他們並不在，祇有施矮子一個人，我是帶着毛巾、牙刷的，他引我到外面一個地方去洗臉。

那裡是厨房，有兩個匪徒在洗魚和肉，他們年紀都不太大，相貌平常，我向他們打招呼，他們理也不理，祇做着自己的事。

矮子怪笑說：「老畢，這兩個寶貝是聾子，他聽不到你說話，他們還是—啞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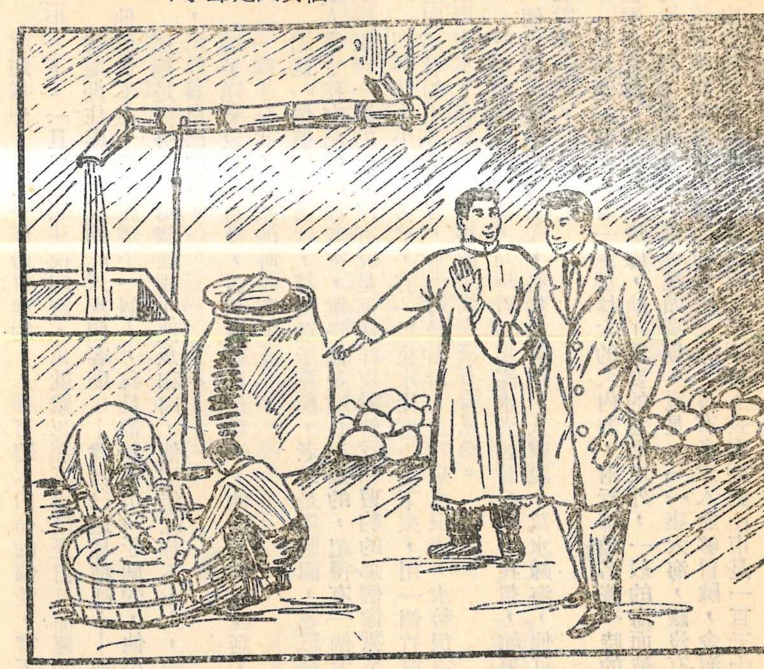
「噢！」我不自禁的叫一聲。

這是一個醜惡的結合，打從矮子算起，老二是獨眼龍，老三是歪脖子，燒飯的又是啞吧，大黑在這些醜人當中建立起他的權威來，難怪他是順心遂意的，記得有一個大個子，來這裡後就沒有見到，那是唯一生得整齊一點的人，再有就是那個昨夜看管我和曹豹的那個像獄卒一樣的傢伙，他也不見了。

在那間小小的厨房裡，有一股泉水從壁上流下來，用一個竹筒接着，流進一個水池，水池有一條溝，通向黑暗的遠方，我想，那大約是出口，那股泉水很清，水勢很急，淙淙地，源源不絕的流出來，這種天然自來水，在外面的世界倒是從來沒有看見過。

我蹲在水池邊洗臉，同時看着那條水溝想着心事，我想，如果我要逃亡，就仰賴這條水溝，它必然有一個出口，這出口的所在，必然是活路，人家說，萬水歸海，他可能通向某一條大河，或者是他通向金海也說不一定。

金海是一個面積有一縣那樣大的大內海，附近都是名著一時的水道，在中學生的課本上也找得到，這個海是荒海，到處都是暗礁，除了重要的通道之外，一般的海面被視爲恐怖和噬人的陷阱，一些富有經驗的漁人們，提到金海，都會搖頭嘆息，說是：「一座大海，藏沒有幾條魚。」他們的意思是，金海雖然大，沒有幾條魚可捕，海面的危險太大，沒有多少人能够冒險，金海四週都是叢山峻嶺，也是幾省的交界地，由於他是交界地，也就變成了三不管：金海距金山市是一百三十里路。



矮子怪笑說：「老畢，這兩個寶貝是聾子」

他是通向金海嗎？或是經過一條長長的河流流向金海呢？

我回到客廳和施矮子吃早點，早點是紅棗稀飯，還有桂圓之類的，桂圓在金山市是稀有的禮品之一，想不到這些匪徒們却拿來煮稀飯吃。

我問矮子：「大黑呢？」

「黑哥！」矮子說，他似乎不滿意我稱大黑。

「大黑。」我說，我不能稱一個匪徒爲哥哥，也不能要一個匪徒稱我爲弟弟，我是一個新聞記者，在社會上有我的地位，我不能和匪徒稱兄道弟。

矮子聽到我還是說大黑，他冷笑一聲，紅眼角一動。

「他出去了。」半響，矮子說。

「他大黑去那裡呢？」我問。

矮子搖搖頭說：「我不曉得。」

我知道他曉得，他是不告訴我。

早餐吃得很好，飯後我說：「我不相信這是仙宮，這是人間，是在某一個秘室裡，在我們的四週可能有一個地方有天，要不然，爲什麼要點燈呢，現在已經是白天了。」

「黑哥臨走的時候，他吩咐過，等會我帶你去看看這個地方，要不，我料你住不安心，你打算逃跑，黑哥說過，你是個鬼精靈的傢伙。」

矮子說到這裡，便站起來。

「大黑那一天才回來？」我問。

矮子望着我：「黑哥。」

我固執的說：「大黑。」

矮子又冷笑了，眼睛不停的眨着，他說：「我不曉得，十天半月，一年兩年都沒有一定。」

「是的，」我想：「如果他失風了，他這一輩子也不會回來。」

不過，我想得到他並不會失風，他永遠不會失風，在他身邊，如果沒有第二個曹豹，他的安全是沒有問題的。

大黑會說我鬼精靈，是出於我意外的，他或者認爲我是上流社會的調皮鬼、搗蛋鬼，一般人也都這樣來評論我們新聞記者的；當然，我也想得到大黑會預防我逃走，他怕我逃走，他曉得我會設計逃走的，他在金山市的監牢中，也有個這種經驗，他曾經希望有一次小火警，使他離開死囚牢，然後再設法逃亡。

矮子領着我向前走，他房上這時有一把電筒光一閃一閃的向一條黑暗的走廊走去，那條走廊就是曹豹送命的走廊，黑漆漆，陰慘慘的，走了幾步，氣溫一變，我突然覺得陰涼起來，前面很遠的地方，好像有一個聲音，呼呼！轟轟！咚咚！等響聲混合着，使人感到恐怖和心悸，那使我想到前面是一個萬丈深潭，祇消有人輕輕一推，你這一生就告絕了，你可能很有錢，你可能還有父母、愛人，可是，那時候你一切都沒有了。

我先還不知道矮子帶我到這裡來做什麼，我想，那可能是大黑已經告訴過矮子，要他處死我，如同他處死曹豹一樣，我知道在大黑這樣的人的內心裡，是不知道同情和憐憫什麼的，他也不知道人間還有除了珍珠、寶貝、殺人搶劫等以外的感情、溫暖、快樂等，他殺死我是很容易的事情，幾乎可說是完全不當一回事的，如同我們在偶然間踏死一個螞蟻，當我們故意踏死一個螞蟻的時候，在以後會感到不安呢。

走了一大段，地面變得不平了，我變得顛顛躓躓的，這更使我心中想到我所去的地方是個危險的地方，或者是一條死亡的途徑。我在想，如果矮子眞的打算謀殺我，我一定要反抗，死也就死了，但是我要死

得痛快，死得英雄，他要是殺我，在我沒有被殺死之前，我一定要和他拚一拚，這樣想着的時候，我發現我是英雄了，我也發現做英雄的道理，發現做英雄的條件。

路更凹凸不平，而且更黑，我發覺這條路是斜下去的，有嘩嘩的流水聲音，那可能是上面流下來的泉水，我心中一動，前面可能是出口嗎？

再走幾步，我忽然聽到前面有一陣巨大的響聲，我的採訪經驗告訴我，那是海濤的聲音了，我也立刻知道前面不遠的地方，就是那大名遠播的海，同時，那必然是金海。

我曾經在近海的地方住過多年，在那裡，我每逢夜晚，都會聽到海濤的聲音，哈—哈—哈—的響成一片，忽遠、忽近、忽響、忽逝，使你神往，使你相信海的偉大！海的快樂！我必然走近金海了，因為附近祇有金海，沒有別的海，而且，在金山市到林口關那樣的地方，路途是艱難的，沒有車船，在半日的時間他不會從那松樹林裡把我送到幾百里或幾千里的地方，我承認大黑是個殘忍的人，也可能是有權威的人，但是，他決不能有移山倒海的神奇。

再走幾步，一陣勁風吹來，因為我沒有預備着，人被吹得向後倒退幾步，矮子伸手抓住我，才使我不致跌倒，在那時，我覺得矮子有無窮大的力量，他抓住我手臂的地方，以後痛了好久。

我立刻被他那無窮大力量震駭了原先我還以為可以輕而易舉的打倒這個矮子和那幾個啞吧逃走的，現在呢，事實上決不可能，別說矮子身上有鎗就是沒有槍，祇是他這一手蠻力，我也沒有辦法去反抗他，在他的力量下我像是一個小孩子。「這樣沒有用。」矮子咕噥說。

他彎下腰，從下面抽起來一塊板一樣的東西，這一來，海濤聲音更響了，有天光傳進來，他首先鑽出去，我也跟着鑽出去，外面是一個陽光罩着的海，我不禁歡呼：「啊！」

人家說，失去了自由，才知道自由的可貴，我可以說，失去了光明，才知道光明的可愛。

我祇不過是二十個小時失去了光明，可是，當我初看到天光時的歡愉，已使我畢生難忘，這與我和大黑住在監獄裡的心情是完全不同的，那時候是我在觀察人家，我可以隨時離開監獄，恢復自由，因此，並不覺得監獄是個可怕的地方，現在呢，我是失去自由了，我想離開，如果人家不同意，我就沒有法子，那時候我保有我自己，現在，我已經屬於人家了，是人家的獵獲物了；這也使我們想到一般人為什麼那樣喜愛自由，而一般監獄去的人犯又是為什麼那樣渴盼刑滿而重新做人了。

首先，是使人暢快的空氣，接着我感到風大得怕人，連矮子也有點站不住的樣子，他靠着洞壁的一邊，紅着眼向我笑，我知道他在向我眩耀他們此處的神奇。

前面那片海，是茫茫無涯的在海的遠處，有一個一個突出來的礁石，明礁有那樣多，暗礁自然遍海都是，不要說大船，就是漁船也沒有辦法進入到這裡的，如果他不放我出去，等到別人來找到這洞口，可能是永沒有希望，想到這裏，我心中黯然。

我想知道我所在的這個洞的全貌，却沒有辦法，到現在為止，我才知道這是個洞，而不是我以前所想的秘室之類；我的下面就是水，祇要再走幾步，就可摸到海水了，海水衝擊着，發出巨大的驚人的聲音，水滴濺起來，兩邊都是那種轟轟嘩嘩的聲音，撞擊着，發出回聲，回聲和回聲再相撞，沒有休止的，於是聲音就永遠那樣巨大可怕了。

這個洞口很大，有七八尺左右，看來像個小房子，如果有人來探險，這裡倒是很容易發現的，四壁都是礁石的黑色，可能是磋砧石之類的，在洞的四週，還有蝙蝠和四脚蛇之類的小生物。

矮子一直看着我，我知道他是看我有什麼反應，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經看出來我驚訝，或者是他一點也沒有看出來什麼，我告訴他：「這裡是金海。」

矮子驚得一跳：「誰和你說的？」

我說：「我自己猜想到的，一定要說是人家告訴我的話，祇有這海，海告訴我他就是金海。」

矮子搖搖頭，讚賞的神氣說：「老畢，你這傢伙眞的鬼精靈。」他接着說：「你說的不錯，那海就是金海，金海怎麼樣呢？有一個縣那樣大，你知道這是那裡，你想逃跑嗎？」

我說：「如果你們不殺死我，我終久會離開這個洞的，我不想逃跑，因為我就是會游泳，也沒有辦法從這裡游出去，老施，你不說這是個仙宮嗎，我還不想離開呢！」

「你怕死嗎？」矮子問。

「我是怕死的，」我說：「人誰不怕死呢？不過我怕死是在我生和死還沒有決定的時候，在這時候，有生的可能，也有死的，我希望生存下去，甚至是找尋生存的方法，如果是死的命運已經決定了，死神已經光臨了，我就是怕死，死還是要到來的，那麼，我又何必不英雄一點呢！」

我說這些話時，心中也覺得好笑，我是太矛盾了，在這二十個小時之內，我希望委曲求生，也希望



我告訴他，「這是金海。」矮子驚得一跳

轟轟烈烈而死。我想不僅是我個人，就是任何一個人，當他站在生死之間時，他會想盡主意求生的，當一般有殺人權力的人呼聲：「我要你死！」許多有志節的也會爲之戰戰兢兢的。

我不敢問矮子是不是怕死，因爲我知道他也怕死的，可能他會說他不怕死，他會說他是英雄，當他身上那枝手槍握在我的手上後，他就不敢英雄了。

矮子沒有和我繼續討論生死的問題，他又問我：「你打算逃跑嗎？」

我想說當然想逃跑的，可是，不敢這樣說，怕他爲了防止我逃跑，會開槍殺死我，這時候我知道矮子不會放我走，他要聽大黑的命令。

如果我對於這裡的秘密一無所知，大黑或者會放我走的，可是，我已經告訴矮子，我知道這是金海，那麼，他會考慮到如果放我走，他的秘密就會外洩了，我會在自由日報上發表我的「盜窟歷險記」，我也會知道馬團長，派他的保安隊來剿滅這個盜窟，雖然大黑沒有殺死我，我不該來揭發他的秘密，但是，我是一個新聞記者，我要站在正義這一方面！

我這樣想，便告訴矮子：「這一點，大黑會告訴你，他被關在監牢時，會是什麼感覺呢！」

矮子眨着眼：「黑哥。」

他是不要我稱大黑的，這兩個字差不多是他的匪號，可是我沒有理他。

我和矮子回到洞中時，已經是九點了，如果是在金山市，我現在要出去跑新聞了，可是，現在我祇有坐在小房間裡發愁。

大黑曾經告訴我，這裡有一個女人住過，我瞑想那個女人一定是出奇的美麗，所以才會被大黑看中，擄了來做「壓寨夫人」。我打算找一找那個女人的痕跡既然有書報雜誌，那麼，這個女人當然是認得字的，如果她記的有日記的話，這日記必然是這盜窟中了不起的文獻，於是我開始找尋，我以爲有日記，是感到一個女人被關在這洞山中，她會有一股超過我所有的鬱悶，那一股鬱悶，她需要宣洩出來，她當然不敢和大黑相抗衡的，也必然不敢和大黑撒嬌，她也不會像我一樣還有別的打算，打算脫險之後寫一部「盜窟歷險記」的特稿，用來發表在自由日報上，給讀者一種新奇的感覺，給他們創造一種冒險的印象，她却不然，她會憂慮就是脫險以後，她的家人、親戚、朋友會怎樣看待她，既使她在這裡的地位是「壓寨夫人」，可是，人家以爲她是衆多匪盜的洩慾器，一個女子落在匪徒的手裡，那可說是她最大的不幸，那個女人既然有這種憂慮，她又沒有排解的地方，那麼，就祇有寫下起來了。

我這樣想是我的新聞腦在作怪，一個新聞記者的腦中，他有太多的「新聞想法」，這種想法有時會帶來他所希望的新聞，有時會帶來大失所望。

當我仔細的搜索了我的房間後，我失望了，沒有任何東西，連片紙隻字都沒有，我把每一本書，每一本雜誌都翻遍了，沒有找到那個女人一點點的痕跡，我堅持自己的看法，會有東西留下來的，不過，當那女人離開這裡以後，她的房間曾經被人小心的清理過，所有的痕跡，都被抹去了。

那個女人是死了呢？或者是她幸運的離開了這裡呢？這些問題又在我腦中泛起來，我想她可能是死了，大黑和我提到一個女人的時候，他的表情是黯淡的。她如果死了，又是怎樣死的呢？是被殺了，還是被活埋在那裡？如果是後者的話，在這附近一定有她的屍體了。她如果是活着離開了，她又是怎樣離開的呢？會是大黑把她送走了嗎？或者是爲了一個女人，這裏曾經發現了一些事情，大黑憤而把她處死了，也或

者是當大黑被捕入獄時，那個女人跑掉了。

我也想到，如果那個女人是逃跑了的話，她是從那裏逃跑的呢？她是被一艘小船駛來接走的嗎？船似乎是不能通達這裏的，當然，可能有一條很熟的船，它經常駛來，那船也當然是大黑的。不然，她會從那裏逃走，這是一座岩洞啊！

一個新聞的靈感這時閃擊過來，我猛然醒悟，這裏可能有一個通向外面的隧道，那個女人是從隧道裡逃走了，我越想越像，不然的話，大黑他們進出的時候，還有那些吃的東西，用的東西從那裡來，甚至是我又是怎樣被他們送進來的？

我想，我問問矮子我知道了。

接着，我警覺起來，我不能透露出來我曉得隧道的事，如果他們知道我曉得隧道的事，他們一定會加意所範，那麼，我逃出的機會就更少了。

我沉思我所能逃出的機會就祇有那條隧道了，我想，不可能有船通向這裡的，無論是漁船或者是大黑的船，都沒有辦法到這裡走，那些明礁沒有吞噬它，那些暗礁也會吞噬它的。

我看看錶，已經十二點，肚子餓了。

我想如果大黑不放我出去，我也找不到那個隧道，我會在這裡住一個很長的時間，至於那時間究竟有多長，憑誰也想不到，首先我要知道以後的日子，那我雖然可以每天去海口看看，太陽出來了就是又一天的開始，但是我那裡知道在以後是那一月那一日呢！我在一張白紙上記下我的日子。

——一九四〇年八月十六日。

我想，以後每天我就畫一個記號，時間以我的手錶作準。

當我看了看那些堆着的書報和雜誌時，我感到很奇怪，因爲那些是太雜了，有各種不同的，包括文字、美術、婦女、少年等等，我想這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這個女人的興趣是多方面的，她讀獲到各種學術，另一個可能是因爲這些匪徒不知道她喜歡什麼書籍，把一個家庭裡有大學生、中學生、小學生所有的書籍都搶來了。我的腦中這時很紊亂，不知道想些什麼，過了很久，當我看錶時，已經是一點鐘了。

爲什麼還沒有吃飯呢？

我離開了房間去到客廳裡，以爲會看到矮子的，裡面除了那紫紅色的高櫃、桌、椅、地毯之外，沒有

人在裡面，燈光依然，雪亮的照射着，靜靜的。

身後一個聲音說：「老畢，你想偷東西嗎？」

那是矮子，我告訴他：「我們新聞記者是不偷東西的。」

矮子眨眼說：「都是寶貝啊！」

「寶貝和泥土是一樣的，」我說：「在我們的腦中寶貝有它的價值，泥土也有它的價值，我雖不然能够把珍寶和泥土混在一起來看，但是，不屬於我的珍寶，和泥土並沒有兩樣。」

「不對，」矮子說：「黑哥說過：『我們的是我們的，人家的也是我們的。』」

我心下想：「強盜口吻！」

矮子這時問：「你到這裡來幹什麼？」

他提起來，我想到我肚子餓了，我說：「我是來吃飯的呀！」

矮子眨着眼：「你想吃飯嗎？」

我點點頭。

他問：「你帶了米來了？」

他問話的神氣不好，我聽了愕然。

「你沒有帶米來，」矮子自問自答：「那還有飯吃嗎！那裡來的飯給你吃呢！」

我是有自尊的，我不能容忍他這樣奚落我，我沒有再和他說話，回到我房間裡去。

燈光慘黃色，給我一種沒落的感覺，我餓了，而且餓得厲害。

我倒在床上睡一覺，這樣，胃的摩擦輕一點，使我心中好過一點，我想大黑可能已經下了命令，要矮子來折磨我，他打算把我餓死在這山洞裡。

初躺下去，還好過一點，不久，又難受了，胃裡面像是乾枯了一樣，也像是有沙石在裡面摩擦着，一陣一陣的空洞的滋味傳遍全身，身上枯燥得像要冒火，我想入睡，也想想個辦法出來找些東西吃，那兩個啞吧會不會給我一點東西吃呢？我是不是任他把我餓死在這裡，而不反抗呢？我可以和矮子拼命，如果我殺死他，那麼，我可順利的逃走，我可找出來隧道，不然，我就投身在金海裡，那樣也比餓死了好受一點。

我想着這些，人也慢慢的入睡了。醒來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五點，這倒出我意外，我會睡這樣久的，起初我還忘了我是餓着肚皮的，一坐起來，才知道我已經快十個小時沒有吃東西了。

我坐了一會，心煩意亂，我想這問題一定要解決，餓死不是好受的，我決心找矮子談判，此念才起，我人已向客廳走去，到客廳的時候，我看到矮子坐在那高背椅上，正在吃東西，我站住脚瞪着他。

他擧起一隻雞腿子向我：「老畢，你餓了嗎？」

「我餓了，」我怒聲說：「我要吃東西，大黑是不是叫你不給我東西吃？」

「黑哥沒有！」矮子說。

我走上一步：「那麽你爲什麽不給東西我吃？」

矮子眨眼看看桌上，桌上有四個菜，都是肉類的：「這些東西都是黑哥的，我們都是吃黑哥的，你沒有黑哥，就沒得吃了。」

我不懂他說話的意思。

「黑哥的，你懂不懂，這是黑哥的！」

矮子繼續說：「你不叫黑哥，就沒有東西吃了。」

這時我明白了，他不給東西我吃的原因，是因爲我不願意叫大黑爲黑哥，我不能認一個匪徒爲大哥，我是一個新聞記者，一個落難的人，我不能够認賊作兄。

可是，現在我面臨困難了，如果我不叫大黑爲黑哥，那麽，我可能沒有東西吃，矮子是不會對我屈服的，他一定認爲我稱呼他爲大黑是大不恭敬的事，或者他認爲大黑是了不起的大人物呢，大黑是黑囚的匪號，我這樣稱呼他，他的弟兄們當然反感了。

矮子眨眼說：「要想吃黑哥的東西、請坐下來，你吃你老子給你的東西，你總不能不喊他老子吧！」

對他這樣說，我很感憤怒，可是，我沒有辦法，飢餓繼續在襲擊我，特別是在這時候，吃的東西已經呈現在面前，我的神經被催促着去吃一點，以阻止可怕的飢餓。

矮子誘惑說：「來呀！」

我應聲過去，坐了下來。

邱懷古

湘南西雲山，在江華縣城之西北角，距城僅十餘華里，山勢雄偉，高聳入雲，因以得名。山腹林木青翠，風景宜人，又有小盆地，大可十餘畝，中有自然水井一口，清澈無底，井沿悉爲岩石形成，遊人或以頑石撞擊，其聲鏗鏘，如鐘如磬！邑人邱懷古，名士也，晚年鄉居 殊無聊賴，乃號召縉紳，於井傍建廟，供奉觀音如來諸佛菩薩，期年而成，顏曰慈雲寺，適有遊方和尚，自君山來，貝葉經文，我佛慈悲，無不瞭然於中 芒鞋錫杖 可證涅槃，志行高潔，眞是戒行之僧，首士會以其有緣，留爲開山主持，禪號慈雲，亦巧合也。開光之日，善男信女，朝山進香，午間，大雨如注， 古井生波， 霹靂一聲躍出飛龍十餘，龍長尺許，四足五爪，遍體鱗甲，頭生短角，喙有長鬚，廟前積水盈尺，群龍遊戲其中，並不畏人，在場僧俗，莫不嘖嘖稱怪，主持曰，諸檀越不知底蘊，無怪驚異，啮緣此井實通洞庭深處，所見群龍，即洞庭君之親屬與其族裔，今聞本寺諸佛開光，特來遊戲，適間雷雨，即其威儀也，然亦足證本寺得山水之靈！行見造福一方！貧僧當預爲祝賀！於是倡議即井邊創建龍王廟，衆贊成之，仍由慈雲寺首士會承辦，首士會以邱老先生熱心公益，頻勞杖履，實感不安，特於慈雲寺內闢精舍一間，陳設雅緻，兼備裀褥，俾邱老涖寺，有憩息之所，自是以後，西雲山之不獨爲江華名勝，且爲極具靈應之清淨佛地，邱老初與慈雲僅煮茗論諫，間亦暢說禪機，然實際消磨歲月者，則爲象戲，有時一局竟盡一晝夜之力，始能結束，因此，邱老將山麓邱家莊別墅， 囑兒輩照料， 已則遷居寺中，精研碁理，欲製成一完整奧秘之象碁？按我國象棋，古稱象戲，創自神農氏，初以日月星辰爲象，不甚完備，迄至唐代，文宗大和年間，牛僧儒爲相國，始用車、馬、將、士、加砲，代之爲棋矣。宗司馬光作有古局象棋圖，棋局方，縱橫各十九行，內容以周及秦、楚、燕、韓、趙、魏、齊七雄爲背景，周用棋子一，居中不動，七國各用十七子，由七人各相一國，人數不足，尙有變通之法。郭老以爲神農氏之象，與牛僧儒之棋，均偏於簡！而司馬光之古局，又失之繁！於是斟酌損益，以甲乙對局，甲用帥，色紅。乙用將，色黑，士、象、車、馬、砲，甲乙得各用二子，帥用兵五，將用卒五，其行動，均有不同之限制，是即今日之象棋也。從此一僧一俗，以哲理發展棋理，以禪機促起棋機，優遊二十年，愈闡愈明， 而流傳亦頗廣！某年八月，二人沐浴入室， 焚眞香，佈新局，

由朔而望，不飲不食，不眠不休，仲秋之夜，深宵猶聞敲子聲，翌晨，則双双失其所在！衆論紛紛，久而無耗！首士會乃以慈雲大師弟子法慧和尙承繼衣鉢，向之精舍加鎖鍵焉！室內陳設，一任其舊，俾留手澤。未幾，有何姓秀才，苦城市酷熱！假西雲山避暑，入寺，欲下榻精舍，法慧敬諾，秀才登高遠望，城廓人民，歷歷如繪！熙熙攘攘，瑣屑萬端！安得遁跡山林？享此淸福！無怪蘇子有「遺世獨立，羽化登仙」之想，事實使然也。晩餐用齋，澹泊爽口，益信「內食者痞」，入室，窗明几淨，一塵不染，正中置大石桌一張，紫檀棋局一方，象牙棋子一付，仍按位置散放，東西設羅漢靠椅各一張，似頃間尙有人對奕者？窗前則置鑲大理石八仙桌，桌上有茶具兩套，製法奇古，近北一榻，衾枕俱在，秀才心曠神怡，頗涉遐想？然奔波終日，合眼即睡，迨一覺醒來，頓感奇寒，睨之，則廟宇無存，衾枕杳然！獨臥叢莽中，更不知其何處？衷心惶恐，匪夷所思！情急亂蹿，幸得辨識方向！仍在寺後山巖、攀援而下，近午始到，詢知爲邱老所居，自悔孟浪！秀才去後。百年來扃鍵如故，亦無有問津者！民國卅五年，偶隨軍至江華，聞此勝境，心向往之！一日獨去，景物天然覩此精舍，令人留連，詢以何秀才曩年陳跡？主持僧雲夢長老告余曰，此屋實况，頗涉離奇！因而百餘年來，未加使用，近雖科學倡明，對此疑案？寧可信其有！「君子趨吉避凶」，檀越以爲如何？余頷之，興辭而歸。事雖無稽，仍不失爲茶餘酒後淸談資料！亟誌之，以饗讀者。

武俠小說 第四集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六月十日出版

出版者 玉書出版社
發行人 黃玉書
編輯者 本社編輯委員會
社址 臺中市自由路一號之一九號
直接訂閱 本社經理部
郵局訂戶賬 六九四號

定價
零售 每册三元
長期定閱 全年三十六期八十元
半年十八期四十三元
三月九期二十四元

承印：中英印刷廠 臺中市臺中路十三號